

武俠世界
37年
7
$18.00

編者話

今期乃刋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雉雞山莊」。屈志本是江侯爵爺手下的一個小軍士，也許是命運的安排，於一次觀看歌姬表演時，竟愛上了她——寶玉，天予其便，碰巧親王府的人襲擊侯府，便借機携美逃出。然而，侯爺居然接二連三的派出「四奇士」「鐵騎軍」四出追截二個下人，甚至二十年後仍鍥而不捨……欲知屈志爲何建立「雉雞山莊」，侯爺爲何絕不放棄追尋二人的行踪，他們如何艱辛逃避追擊之强敵？請閱本故事。

* * *

今期選刋的一期完短篇「龍在江湖」乃孟浪先生所著。武功高强的年輕俠士方則正何因委身馬場當馬伕？故事新奇，打鬥激烈刺激，且看道家玄門純陽眞氣如何鬥玄冰掌？

* * *

下期將刋祈福先生撰著的哀艷巨型小說「情劫俠女恨」，一期完短篇「蝕骨追魂針」，請拭目以待。

* * *

84.6.6.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侠世界

第37年
第7期
(總號186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江湖奇情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雉雞山莊

「師傅，師傅……」一臉秀氣的少年，一邊走一邊嚷着。

來到門口，他有點猶豫，但只停了一陣子，便用力推開那大門。

他口中仍然嚷着：「師傅，師傅！」

大門之內，只見四週懸滿了字畫的房間，一個老人正站在書桌之前揮筆寫字。

那老人長髮披肩，灰白的頭髮兩旁却插了一些顏色鮮艷的羽毛，這個打扮好古怪。

「師傅，師傅！」

「什麼事？」老人仍然集中精神於他的筆墨之間。

「你有沒有見過……」

「見過什麼？我不是早已說過，每當我練字的時候，無論發生甚麼事，都不要打擾我！」

老人大筆一揮，力透紙箋。

往事如夢　歷歷在目

「我見到一個人……」

老人有點錯愕，停住了筆，道：「有人來？」

少年人點點了頭。

「雖然我們雉鷄山莊平素少人來，但有人到訪，也並不出奇！」

「是的，有人來，並不出奇，但那人却是飛來的！」那少年一邊說，一邊仍然壓制不住他的驚奇。

「什麼？」老年人呆了半晌，隨即又笑了起來，道：「你說什麼，你說有人飛來？」

少年人大力地點頭。

「飛來？」

少年人又再用力點頭，表示非常肯定。

老人問道：「怎樣飛來？」

「隨着我們山莊那隻雉鷄王一起飛過那邊樹林！」

「與我們的雉鷄王一起飛來？」

少年人道：「我沒有看錯，那人一身白色勁裝，在雉鷄王的旁邊飛，非常奪目！」

「那是一個人？」

「肯定是一個人！」

「會飛？」

「是的，會飛！」那少年人毫不猶豫地回答。

「一個人怎會飛？他是抓着雉鷄？」

「不，雉鷄自己展翼飛翔，而那人，一身白衣，在牠身旁齊飛！」

老人坐了下來，呆呆地望着前面。

「師傅，我們去看那會飛的人！」

「他在哪裏？」

「直飛入了雉鷄林內！」

老人仍然呆呆的坐着。

「師傅！」那少年有點怯懦地道：「你不相信我說的話？」

老人搖了搖頭。

「人眞會飛嗎？」那少年道。

老人道：「恆兒，你習武多少年了？」

恆兒道：「我自六歲來雉鷄山莊，便開始跟師傅習武，轉眼已有六年了！」

他實在覺得奇怪，為什麼他們一直在說着有人會飛的事情，而師傅忽然會扯到自己學武的事情上去。

「六年，轉眼便是六年了！」老人似乎陷入了回憶之中，不過，他很快便再道：「恆兒，如果你以一個習武之人來看，一個人是否會飛？」

恆兒想了一刻道：「如果以習武來看，只要一個人有足夠的輕身功夫，他大概可以自己的輕功，加上內勁，可以飛越一段距離！」

「對，你也可以。」

恆兒想了一想，道：「我也可以橫飛五丈！」

「那麼，既然你也有此本領，何必大驚小怪！」

「不過，師傅，那人並非飛五丈、十丈，而是與雉鷄王齊飛，飛身入了雉鷄林之內！」

老人道：「你自問武功如何？」

恆兒道：「得師傅教導，自問也可以……」

老人道：「以你的武功，可以飛越五丈，如果一個人，他的武功比你好十倍，那麼，他便可以飛越五十丈了！」

「對，如果他的武功……」

老人接口道：「如果那人武功比我好上十倍？」

「那麼，那麼……」恆兒一時之間，不知如何再往下說了。

「那麼，他便可以與雉鷄王一起，飛身入了雉鷄林之內了！」

「那麼，那人的武功……我們還不去看看？」恆兒不明地問。

「那人既然來了，他一定會來找我！」

「我入雉鷄林內抓他出來！」恆兒道。

老人笑了起來。

「師傅，你笑什麼？」

「一個可以與雉鷄王一同飛的人，以你的武功來說，你可以抓到他？」

恆兒明白師傅的意思。

老人道：「恆兒，你不用擔心，是福不是禍，要發生的始終要發生！」

恆兒似懂非懂的望着師傅雉鷄老人。

＊　＊　＊

雉鷄老人正是這雉鷄山莊的主人。

雉鷄山莊之所以叫作雉鷄山莊，是因為山莊的主人養了一大批的雉鷄。

雉鷄是一種非常美麗的動物，牠有美麗的羽毛，特別是那長長的鷄尾巴。

當雉鷄站在樹枝之上，那鷄尾巴的羽毛如彩虹下墜，迎風飄揚，彷彿有如美女婀娜多姿的舞姿。

當雉鷄在天際翺翔，那長長的羽毛，在風中一起一揚，有如彩帶飛揚，有說不出的美妙。

雉鷄老人既然把自己的名字改爲雉鷄，又把這山麓一角的山莊命名爲雉鷄山莊，他自然是對雉鷄情有獨鍾了。

他不單用雉鷄的七彩羽毛裝飾自己的雙鬢，而且還把那些羽毛裝飾了整個山莊，無論在屋內、屋外以及在他的字畫上，都以雉鷄羽毛作裝飾。

他還以雉鷄的羽毛，編織了不少日常的用物。

此刻，雉鷄老人站在窗前，撫着一把雉鷄羽扇。

眼前見那個雉鷄的樹林，雉鷄老人養了這麼多雉鷄，並非把雉鷄困在籠中，而是讓牠們自由自在地在雉鷄山莊上空飛翔盤旋。

雉鷄本來並非被人飼養的飛禽，不過，這些雉鷄大概是過慣了既自由而又易於獵食的山谷內日子，不再想離開這個山莊，而且聚居在這個小樹林之內，繁殖牠們的下一代。因此，雉鷄越來越多。

＊　＊　＊

已是深夜，雉鷄林內並沒有半點聲息。

雉鷄老人仍然撫着那雉鷄羽扇，但眼前不再是一片黑漆漆的山林。

而有一個人。

一個打扮比雉鷄還要美麗的女人。

那女人是一身雪白的衣裳，她輕盈的舞姿，飄起兩條長長雉鷄羽毛，那刹那的漂亮，直把雉鷄老人年輕時的心弦震動。

他一眼看去，便知道這是他夢寐以求的夢中人，那時他只有十八歲。

而這個以雉鷄羽毛作裝飾的女子，也只是十六歲。

不過，當他清醒的時候，他知道，這個夢寐以求的女子，只是在夢中才可以得到的女人。

因爲他倆地位懸殊，或者可以說，他們根本是兩個格格不相入的人。

他是這大侯爵府中一個小小的軍士，而她是大侯爵府中的一個歌姬。

雖然，侯爵大人暫時並沒有看上這個歌姬，不過，始終有一天，她會被爵爺看上，飛上枝頭作鳳凰。

看她的眼睛，她的確是想一飛沖天，否則，她也不會在這許多霓裳舞衣的歌姬中作這麼突出的打扮。

那兩條鮮艷奪目雉鷄羽毛，應該可以在衆佳麗當中，吸引爵爺的注意。

那是一個相當隆重的宴會。

江侯爵是當今世上天子身旁的紅人，他的一言一語，足以影響聖上的一切決定。

朝中哪個人敢不奉承這位江爵爺。

不過，江爵爺雖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他也有要奉承的人。

這人便是今天這個晚宴的客人，這人是個胡兒，不，他懂得說中原語，也作中原人的打扮，因此，也可說不算是個胡兒。

可是，他懂胡語，也有一個生父是胡人，因此，他又可算是個胡人。

這人在侯爵府內用了一個中原名字，叫作吳爾希，而在胡人那邊，他又有另一個名字，叫什麼莫斯林爾。

吳爾希就是因爲這樣特殊的身份，他才會被江爵爺視作上賓。

江爵爺看一曲舞罷，舉杯道：「吳爺，乾杯！」

吳爾希却並沒有舉杯。

對江爵爺來說，這實在是無禮，不過，江爵爺並沒有惱怒，反而大笑道：「吳爺，吳爺，你可是看中了什麼人？」

吳爾希被笑聲驚醒，道：「爵爺，爵爺……」

江爵爺大笑道：「只要吳爺開口，你要什麼有什麼！我江爵爺的，也就是吳爺的！」

這吳爾希，是個混血兒，本來，混血胡兒大多是非常漂亮的，但恰巧吳爾希並非合乎慣例。

吳爾希一臉疙瘩，牙齒上下不齊，說話是陰陽怪氣。其實江爵爺對此人，也不想應酬，但爲求他可以在那個番邦的駐守處說幾句好話而已，此外他並不想與他多作一刻週旋。

吳爾希道：「剛才那個……那個……」

江爵爺立時明白，道：「吳爺原來看中了那個小歌姬，那個，那個，究竟是哪一個？」

吳爾希道：「那個……那個有長羽毛的……」

「那有雉鷄長羽毛的？對，這小妮子不錯，吳爺眞有眼光！」

吳爾希道：「對，對，就是那個……」

江爵爺道：「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只見那個吳爾希，猛吞了一口口水，提高了聲音道：「那麼，我要……」

江爵爺道：「你要吧，今晚便送到府上！」

「好極，好極！」吳爾希開懷地大笑，他的笑聲非常刺耳，並且噴出了口水，那副德性，就算是男人，也實在難以忍受。

那軍士聽了他們的對話，本已渾身不自在，再看到這個吳爾希的面貌，實在不寒而慄。

他想：「我這麼遠遠地看到他，已不寒而慄，如果那位帶上雉鷄羽毛的女子，被送到這人……」

他實在不敢想下去。

忽然，這軍士心底有一陣熱血往上衝，自忖道：「我一定要救這女子！」

這時，江爵爺與吳爾希舉杯之後，江爵爺道：「那麼，我要托吳爺之事……」

說到這裏，江爵爺突然停了下來，向衆人道：「你們全部出去！」

這大廳之上，有服侍飲宴的侍婢，也有守衞的軍士，這話一出，衆侍婢首先離去，然後，那侍衞長也喝令所有軍士離開。

這青年的軍士無可奈何，也要離開。

大廳之中，此時只剩下江爵爺與吳爾希二人。

江爵爺道：「吳爺，拜托你與金將軍所說之事……」

吳爾希道：「一切包在我身上！」

「不過，我託你向金將軍所說之事，一直以來，都是……沒有什麼……」

吳爾希咧開那猪一般的嘴唇道：「爵爺，你要與金將軍所言之事，並非普通事，而是要在適當的時機，才可以說，而且我一定要在非常有把握的情況下，一說出來便要成功，不能……」

「當然，這點我明白，否則，事情弄得半湯不水，那時，你我都有問題。」

「爵爺明白便最好，我答應你，下次再來的時候，我一定會帶來好消息。」

「好極，好極。」

兩人舉杯暢飲。

吳爾希道：「不過，今天晚上……」

「啊，我一定會把那小妮子送到客房。」

吳爾希喜極，發出尖銳的笑聲。

他們這番說話，以爲沒有人聽到，哪知道，那個年輕的軍士，一直擔心爵爺是否眞的要把這美麗帶有雉鷄羽毛的歌姬送與吳爾希，因此，他在保衞長帶領他們出外之後又趁一個機會偸潛了回來，聽到他們兩人所言。

這軍士並非擔心國事，他只擔心那美麗的女人被送到這可怕的吳爾希的床上。

最後的一句話，令這軍士心如撞鹿。

假若不去救這女子，今天晚上，她便會被蹂躪，她會……

這青年的軍士，實在不敢想下去。

他想：「我無論如何也要救這女子，就算她不是我夢寐以求的女子，我也應該救她。」

可是，回心一想，以自己的能力與地位，怎能救出這一個女子呢？

就在這時候，他聽到外面傳來一陣叫囂的聲音。

「有刺客！」

這三個字好像針一般刺在青年軍士的心上，因爲他以爲有人發現了他。

那軍士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有刺客！有刺客！」

外面又再傳來一陣刀劍之聲。

大廳之內，江爵爺與吳爾希亦聽到了聲音，開始有些忙亂。

不過江爵爺還是見慣了這種場面，道：「吳爺，不用緊張，我們再多喝一杯。」

吳爾希道：「刺客？有什麼刺客？」

這時，外面傳來更嘈雜的聲音以及刀劍互擊的聲音。

本來，這對那位青年的軍士，是一個脫身的好機會，他可以一躍而出，守着這個大廳，或是攻出去，混在人叢之內，那麼，他偸窺爵爺與吳爾希之事便沒有人知道，偏偏他在這時，却猶豫不決。

一刻的猶豫，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

突然，有人碰了他一碰。

他吃了一驚，猛地回頭，腰間的匕首同時遞出。

「你躲在這裏作什麼？」是個女人的聲音。

軍士回過頭來，只見那女人躍開，避過了他的匕首，當他想再發第二招時，他整個人却呆了。

因爲面前這個女孩子非常面善，不過，却又似乎欠缺了些什麼似的。

「你是誰？」軍士輕聲道。

「我……我是這裏的歌姬。」

「歌姬？」

那女子點了點頭。

「你是剛才帶着雉鷄羽毛的歌姬？」

那女子又再點頭。

外面刀劍碰撞之聲更爲劇烈，而且四方八面都傳來吆喝的聲音，看來所有軍士都出動了來對付刺客。

「妳在這裏做什麼？」軍士問。

「你在這裏做什麼？」那歌姬也

如此反問他。

軍士想也沒有想，便回答道：「找妳！」

「找我？」歌姬非常詫異地問。

「是的，爵爺說要把妳送給那個……」

歌姬道：「那個比豬還要醜陋的傢伙？」

「是的，我只想救你。」

這時，軍士才發現，這歌姬不單頭上再沒有那長長的裝飾雉鷄羽毛，而且臉上也沒有脂粉，她已改穿了一般平民百姓的衣裳。

「你想救我？」

軍士毫不猶豫地點頭。

「眞的？」歌姬仍有點疑惑。

「眞的。」

「那好極了，這是一個大好良機，你快脫下你的軍服，趁這混亂的當兒，帶我逃出爵爺府。」

那軍士想也沒有想，立時脫下了身上的軍服，不過，沒有軍服，這樣走出去，更令人注意懷疑。

歌姬自她所携的那個包袱中拿出了一套衣裳，道：「快穿上！」

軍士也不遲疑，把那套丫環似的女服穿在身上，這時，大廳裏面的爵爺與吳爾希，早已從另一個門口，逃了出去。

外面的人聲，似亦靜了下來，可能是刺客逃到另外一邊去了，他們暫時聽不到什麼聲音。

那青年的軍士穿上了丫環的女服，但頭上仍帶着那軍士帽，更顯得不倫不類。

歌姬道：「你把頭幪上。」她拿了一條黑色絲巾，叫他紮在頭上。

那軍士脫下了軍帽，紮上了黑色絲巾。

在這短短的一刻，他總算改成了另一個模樣。

歌姬道：「爵爺府內的道路我非常熟悉，但一出了爵爺府，我却不認得路。」

軍士道：「不用怕，逃出了爵爺府，我自有辦法。」

歌姬道：「你眞想救我？」

軍士點了點頭。

「你不後悔？」

「絕不！」軍士斬釘截鐵地道。

「那你跟我來。」

歌姬領着軍士，繞過了爵爺府的另一邊，所經路上，他們看見了很多軍士倒在地上，看來這班刺客非常厲害，刺斃了不少軍士。

忽然，東邊屋瓦頂猛冒出了濃煙，接着火頭冒起，東邊已失火。

軍士道：「姑娘，東邊既然失火，他們的注意力肯定是集中在那邊，我們從西邊走，一定安全得多。」

歌姬道：「西邊是通往後面的山嶺，我不知道是否有路可走。」

軍士道：「攀過後面的山嶺，便是緬江，沿緬江而下，他們一定追不上我們。」

歌姬領着軍士，往西邊走去。

果然，一路渺無人跡，他們很輕易來到後門，從後門走出了爵爺府，便是西邊山嶺。

軍士對這山嶺雖不熟悉，但知道只要攀過這山嶺，再沿山而下，他們便安全。

江爵爺府本來是刁斗森嚴，但他們巧遇這良機，便安全的逃出了爵爺府，並且往這峻峭的山嶺攀上。

他們幾經辛苦才到了半山。

這時，暮色開始四合，他們回過頭來，只見山下的爵爺府，除了這西邊的山嶺下，每一處都冒出濃煙，間中還有一些火焰升起來。

＊　＊　＊

半夜，江爵爺府又再度燈火通明。

江爵爺怒氣冲冲地坐在太師椅上，問道：「侍衛長，刺客入侵爵爺府，這事你對我如何交代？」

那侍衛長，衣衫不全，抱拳道：「屬下保衛爵爺不力，望爵爺饒恕。」

「究竟有多少刺客？」

「足有三十人之多。」

「全部都殺死了？」

「只活捉了一人。」

「還不快捉他上來？」

侍衛長吩咐下屬，捉那活口上來。

不一會，下屬回來，却並沒有帶來什麼刺客，只低聲向侍衛長耳語一番。

江爵爺怒道：「究竟又發生了什麼事？」

侍衛長道：「稟爵爺，最後的活口也死了。」

「死了？你們怎樣看守那刺客？」

「我們把他重重鎖上。」

「怎會死？」

「他嚼舌自盡。」

江爵爺聽了，實在也無話可說，連最後一個活口也抓不住，他內心感到異常的震驚，可是，在侍衛長跟前，他的震驚變得憤怒。

「你們怎樣守衛爵爺府的？今次他們三十人來，下次又如何？」

侍衛長道：「屬下保證沒有下次！」

「如果有呢？」

「屬下當獻上人頭。」

江爵爺再沒有咆哮。

那侍衛長立時也放心下來，因爲下一次才獻上人頭，那麼，而今可暫免死罪。

江爵爺道：「送吳爺回去了嗎？」

「已遵爵爺吩咐，他已安全回府。」

「點算過有多少軍士殉職？」

「點算過，五十個死亡，三十人失踪，受傷的不計其數。」

「刺客是三十人，你們有百多人，爲何……」

「稟爵爺，他們是勇闖入侵爵爺府，他們一可擋十。」

「刺客來自何方，總有點踪跡？」

「屬下……」

「快說。」

「屬下不敢。」

「快說！」

那侍衛長略作猶豫，道：「據說是來自親王府。」

「親王？」

「屬下早已說過不敢說。」

所謂親王也即是皇親國戚，是當今聖上的親屬，這話當然是不可說。

江爵爺聽了，似乎是心裏有數，不再追問。

「爵爺府中，有什麼損失？」

「除了軍士，東南北三邊的房屋，都因打鬥或火災而損毁。」

「金銀財寶？」

「倒沒有什麼，不過……」

「不過什麼？快說！」

「爵爺，歌姬之中，走失了一人。」

「誰？你怎知本爵爺有多少歌姬？」

「因爲那歌姬是爵爺曾經點名送與吳爺的。」

「那裝上雉鷄羽毛的歌姬？」

「正是。」

「她逃了？」

「相信是，她並且帶走了同房歌姬一些金銀首飾，連訓練她的老師，也被她偷去了一些財物。」

「有沒有偷了爵爺之物？」

「相信沒有。」

江爵爺忽然想到另一個問題，道：「我答應過吳爺，會送這歌姬到他府中，而今人走了，你叫我如何向他交代？」

「屬下相信她走不遠。」

「那還不派人追？」

「屬下早已派人去追，但仍沒有消息。」

「好極，當你們拘捕那歌姬回來，立即送去吳府，免夜長夢多，因爲這歌姬既有逃走之心，一有機會，她又會再逃。」

「是的。」

江爵爺嘆道：「這些日子，我總吃些霉頭，快吩咐人好好清理爵爺府，並且每個軍士獎賞黃金一錠，府中傭僕，也一概獎賞白銀十兩。」

侍衛長連忙向爵爺多謝，道：「屬下當再領軍士，好好保護爵府，並且立即拘捕逃走的歌姬。」

＊　＊　＊

追捕一個潛逃歌姬，應該是一件輕而易擧的事，因爲京城遍佈線眼，一個小小的歌姬，如何可以逃出這些線眼？因此，侍衛長只派了一小隊人去辦這件事。

兩日下來，却沒有這歌姬半點訊息。

最大的原因，這歌姬可能死了，但一直沒有發現歌姬的屍體，如何向爵爺交代？

第三天，爵爺府的情形已穩定下來，江爵爺見侍衛長還沒有回報，於是，親身召了侍衛長來。

「找到了歌姬嗎？」

侍衛長道：「沒有！」

「你怎樣辦事了？」江爵爺有點惱怒。

侍衛長道：「也許她並沒有走出府邸，早在混亂中死了！」

「屍首呢？」江爵爺問。

侍衛長却是無言以對。

「沒有屍首，始終無法證實她是否眞的死了！」江爵爺頓了一頓，又問道：「你下屬的情形如何？」

「失踪的都找到了，只欠一人……」

「一人？」

「一個小小的軍士！」

江爵爺道：「失踪了？又是連屍首也找不到？」

侍衛長只好點點了頭。

「你找清楚了沒有？」

侍衛長又再點點了頭。

忽然，江爵爺似有了發現似的道：「一個軍士，一個歌姬，會否趁府中混亂……」

「看來不大可能！」

「不可能？」

「一個歌姬，一個軍士，他們之間根本沒有甚麼聯繫！」

「軍士是個男的，歌姬是個女的，單憑這點，你還敢說沒有甚麼關連？」

侍衛長無可置答。

江爵爺像是自言自語地道：「一男一女，趁刺客在這混亂當兒，一走了之……可能是歌姬要求軍士保護，也可能是軍士爲英雄救美，護花出走……」

「那個軍士……那個軍士……生性害羞，武功也平常，看來並沒有能力……」

江爵爺仍然沉緬在他自己的忖測當中，道：「當日刺客一來之前，我正吩咐人把歌姬送往吳府，如果這歌姬突萌逃離之心，也不奇怪，因爲那吳爺的尊貌，實在是……實在是……」他自己想起吳爾希的尊容時實在也有點過意不去。

他又繼續吟沉道：「那時，刺客由四方八面攻入，我們退守大廳之內，然後，東邊失火……東邊失

火所有人都湧到東邊去……」忽然，江爵爺停了下來，問侍衛長道：「如果你是那軍士與歌姬，你會往哪一方逃去？」

侍衛長無可奈何地回答道：「往西邊！」

「西邊？」江爵爺突然有點緊張起來。

侍衛長道：「西邊是爵爺府的後院，後院的後面是峻峭的山嶺，他們逃不了！」

「逃不了，哼！假若他們攀過了山，再下山嶺，那時，天空海闊任鳥飛！」

「他們根本攀不過那山！」

「山上……」江爵爺似乎是越想越覺不對勁，道：「你快召集人馬，我們一齊上山搜尋！」

侍衛長道：「我想他們不會那麼辛苦攀山越嶺的，那歌姬是弱不禁風，而那軍士也……」

江爵爺已不再聽他說下去，惡聲道：「還不快備人馬，與我上山搜尋？」

侍衛長當然不敢抗命。

江爵爺竟然親自披甲上山。

侍衛長領着二十個軍士的隊伍，來到山坡之上，江爵爺一馬當先。

這西邊山嶺，其實可算是爵爺府的禁地，一來這地方是怪石巍峨的山嶺，就算來這地方，既沒有可玩的地方，也沒有風景可以欣賞，因此，這後院根本沒有人來；二來這是禁地，連一般軍士也不會巡邏至此。

江爵爺對這山嶺之道路，似是相當熟悉。

他一路駕馭着馬匹，一路小心觀察。

侍衛長在他身旁，亦步亦趨。

「你看，似乎是有人走過的痕跡！」

侍衛長也不能否認，因爲這地方閒來並沒有人來到，那些足跡無可否認是新近才印上的。

忽然，江爵爺勒馬停了下來。

侍衛長却看不到他要停下來的因由，但也只好拉着馬兒，停了下來。

江爵爺看了侍衛長一眼，眼神充滿怒火。

「爵爺……」

「你還不去替我把那片羽毛撿過來？」

「羽毛？」

侍衛長立時親自下馬，把擱在一塊石頭上的一片小小的羽毛拾了起來。

這片羽毛雖小，却是彩色斑爛的。

江爵爺接了過來，道：「果然不出本爵爺所料，這小歌姬突然逃上了山上。」

「歌姬？」

「你記不記得這歌姬，那天晚上她帶有雉鷄羽毛作裝飾，這片羽毛……」

「對，爵爺果眞是料事如神！」

這一句話倒令江爵爺開心了一陣子，不過，他隨即却拉長了臉孔，道：「吩咐你的下屬在這裏守候，只有你隨我來！」

江爵爺說畢，已策馬前去。

侍衛長對下屬道：「你們在這裏守候！」

他立時雙腿夾馬，使馬兒追上江爵爺，不過，江爵爺所走的路，越來越難行，不單馬辛苦，人也辛苦。

他們來到了一個山洞。

山洞之前，有清晰的足印。

「隨我來！」他們已下了馬。

兩人入了山洞不遠，便見地上有些食物與燒過的樹枝枯草的殘餘。

「他們果眞來過！」江爵爺臉如土色。

侍衛長道：「既然證實他們來過，我立即回去，召集所有軍士，大舉搜山！」

「搜山？在這個時候搜山，還有甚麼用處？」

侍衛長不敢再多一言。

「完了，完了！」江爵爺大聲叫道，山洞之內滿是迴音。

這山洞外表看來非常淺窄，不過，隨着爵爺多走兩步，前面突然之間，豁然廣闊起來。

這根本並不是一個天然的山洞，而是一個經過相當浩大工程，人工斧鑿出來的山洞！

再入山洞之內，竟有一個大油缸，缸內有長明燈，燈火雖不算非常明亮，可是，室內一切，非常清晰。

室內兩旁，擺了一些兵器。

當中有一片非常光滑的牆壁。

江爵爺望着那光滑的牆壁，叫道：「完了，完了，沒有了，沒有了！」

侍衛長道：「失了甚麼，爵爺？」

「失了甚麼？」江爵爺回過頭來，道：「失了甚麼？失了我最重要的東西！」

「那是甚麼？」

「是一幅畫。」

「是甚麼畫？」

「一幅山水畫！」

「啊……」侍衛長吁了口氣，原來只是一幅山水畫。

江爵爺又道：「還有……」

「還有甚麼？」

「一對聯子！」

「爵爺，這像是私人的靜室？」

江爵爺並沒有理會侍衛長的問話，只道：「這對狗男女，倒也識

貨，不過，他們逃不了，也拿不走的！」

「一幅山水畫，一對聯子，有甚麼干係？」

江爵爺怒道：「有甚麼干係？」他突然抽出了配劍，望着侍衛長。

侍衛長退了兩步，口呆目定。

「你可知是我……」江爵爺不再說下去，他一劍刺出，刺向侍衛長。

侍衛長跟隨爵爺這麼一段日子，當然明白他的脾性，見他目露兇光，更抽出配劍，早有防備。

他在江爵爺一挺劍之時，已抽出他的刀，江爵爺一刺，他不敢以刀相迎，因爲江爵爺是他的主子。

他本想求爵爺饒命，但他沒有時間開口。

江爵爺再一挺劍。

侍衛長再無選擇，他抽出刀，側身閃過，然後以刀格劍。

「轟」的一聲，刀已斷成兩截。

江爵爺用的當然不是普通的劍，而是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劍。

侍衛長這柄本用精鋼打成的刀，在寶劍一削之下，竟如朽木般，斷成兩截。

侍衛長在驚懼與錯愕之中，胸前已被長劍刺中。

他張大口來，叫道：「爵爺……你……」

江爵爺叫道：「這是我的山洞，沒有一個人知道，而今你知道了，並且知道我那幅山水畫與一對聯子的事，你不能再活下去！」

「我……我會保留秘密……」

「守秘密？」

江爵爺另一劍又再刺出。

手裏只有半截刀的侍衛長當然再沒法擋開，他的胸口開了一個大窟窿，血如泉湧。

江爵爺道：「守秘密！只有死人才可以守秘密！」

可憐的侍衛長，死不瞑目，因爲他還沒有知道那是甚麼秘密，已再沒有性命把秘密保留下去。

江爵爺把劍倒提，讓血一滴一滴的淌下，然後把劍入了鞘，道：「盜去我的畫與聯子的人，一定要被我寶劍飲血……飲血……飲血……」

他的聲音震動了整個山洞。

江爵爺終於回復了他的理智，他把侍衛長的屍體拖出了山洞，然後再上馬，回到那批軍士前。

那批軍士，看見活生生的侍衛長與爵爺入內，但見侍衛長的屍身被馬拽出，他們當然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不過，他們也不敢問，甚至不敢表露驚詫的神色。

江爵爺道：「誰是副侍衛長？」

一人站了出來，道：「是我，爵爺！」

「好極！你們的侍衛長殉了職，好好的給他風光大葬……不，回來之時，再讓他風光大葬……而今先回爵府，再大量召人手，往山後搜索！」

「是，爵爺！」

江爵爺率先下山，並親自監視這個副侍衛長，點齊人馬，往山後搜索。

這次出動了爵爺府中七成人馬，因爲山後是那緬河，新侍衛長得了命令，凡緬河流經的地方，都要搜索，並且要把歌姬與軍士帶回，生死不論。

* * *

歌姬與青年軍士決定往山上跑之後，便一往無顧，但畢竟那歌姬走不慣這種崎嶇山路，走不及半山，便停了下來，氣喘不停。

軍士道：「我們還是休息一下。」

歌姬點點頭。

可是，在這怪石嶙峋的山頭，哪處是可以休息的地方？他們走了一會，居然發現了一個山洞。

他們坐在山洞之前，休息了一會。

這山嶺剛好是江爵爺府後面的一幅天然大屏障，因此山下所發生的事，既可盡收眼底，而聲音也可以清晰的傳了上來。

下面是熊熊的烈火以及鼎沸人聲。

軍士道：「下面越是忙亂，我們這裏越是安全！」

歌姬經過這一番休息，恢復了正常，道：「軍大哥，你爲甚麼這麼幫我？」

軍士沒有回答，望了歌姬一眼，又垂下了頭。

歌姬道：「其實我連你的名字也還不知道！」

「我姓屈，單名一個志字！」

「屈志！鬱鬱而不得志？」歌姬笑了起來，那笑容比她在歌舞筵前，更爲嫵媚。

「小姐，不，大姐是……」屈志如此稱呼，是因爲自己心亂，找不到他認爲正確的稱呼。

「不用叫我大姐、小姐，我姓寶，也是單名，一個玉字！」

「寶玉姑娘！」

「屈！屈相公！」一時之間，寶玉也不知如何稱呼屈志才對。

屈志道：「你不用客氣，你叫我阿志便可以！」

「不，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叫你阿……我叫你志哥哥，好嗎？」

「好極，寶玉姑娘！」

寶玉道：「你也不用那麼拘謹，在爵爺府的歌舞團中，所有人都叫我玉兒！」

屈志道：「那麼，我也叫你玉兒好了！」

「好極，志哥哥！」

兩人互通姓名之後，反而有點陌生起來。

還是寶玉姑娘先開了腔，道：「志哥哥，本來我們素不認識，爲甚麼你要救我離開！」

屈志望了寶玉姑娘一眼，立時又把視線移開，道：「其實……其實……我早已見過你在爵爺華筵之前載歌載舞，因此，我們不能說素不認識，我認識你很久，只不過你並不知道在此有這一個小小的軍士！」

寶玉道：「就算你早認識我，你也不應該以性命來作這一次賭注！」

「賭注？」

「是的！而今你我在一起，不論你是否有意或無意，你也是身負一個非常嚴重的罪名——拐帶歌姬，私自潛逃，而這是一條死罪！」

屈志並沒有任何驚愕之態，因爲他一早知道，他踏上的是一條不歸之路。

寶玉姑娘見屈志沒有甚麼反應，問道：「你覺得後悔嗎？」

「不，我完全沒有後悔！」屈志斬釘截鐵地道，頓了一頓，又道：「當我知道爵爺要把你送給那個吳爺的時候，我早已下了決心，要救你出來！」

「救我？你打算怎樣救我？」

「我打算……其實沒有甚麼打算！」

「那麼，你爲甚麼要救我？」

「我……我……姑娘是花容月貌，怎能匹配一個那麼醜陋的吳爺！」

寶玉垂下了頭，道：「小女子命薄，做了爵爺府的歌姬，無論是爵爺要我，或者他要把我轉送給任何人，我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

「你甘心？」

「當然不甘心，但又有甚麼辦法！」

「其實，你可以……」

「我可以做甚麼？我父母早死，被賣入爵爺府當個小小的歌姬，我還有甚麼選擇？」

「你……」

「其實我在這個無可選擇的環境中，也作了一個抉擇，我要打扮出衆，我要歌舞出衆，引起爵爺的注意，免得一世在爵爺府中，寂寂無名，成爲白頭歌女！」

「所以你才用雉鷄羽毛裝飾！」

「你看到？」

「當你用雉鷄尾長羽毛夾在髮邊，在絲竹聲中飄然起舞時的妙姿，那簡直是仙女下凡哩……」

寶玉姑娘聽了，紅霞滿臉，羞赧地低頭，道：「多謝志哥哥的誇讚！」

屈志道：「不，我並不是誇讚，而是事實！」

「可惜的是……」

「可惜的是，爵爺雖也注意到你那份丰彩，只不過，他不懂憐香惜玉，還把你轉送了給那個可怕的吳爺！」

「其實那只是我的天眞！」

「爲甚麼你這麼說？」

「爵爺府中歌姬盈百，有才有貌的，何止十個，我這樣以雉鷄羽毛裝飾，引爵爺的注意，只會惹來這一場災禍——那眞是『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那豈不是一場禍？」

「如果不是引起了爵爺的注意，他也不會把我轉送給吳爺！」

屈志接口道：「但如果不是他把你轉送給吳爺，你也不會下這麼大的決心——逃離爵爺府！」

寶玉姑娘點點了頭。

屈志道：「所謂『福兮禍所倚，禍爲福……』」

寶玉姑娘續道：「禍爲福所伏！」

屈志道：「因此，本是好事，變成了壞事，而今壞事又變成了好事！」

「好事？」

「你能逃離爵爺府，還不是好事？」

寶玉聽了屈志的話，實在非常茫然，前路茫茫，是福是禍，有誰知道？

寶玉道：「我可能累了你！」

「不，你怎會累我？我伏在大廳一個隱蔽角落，無意聽到了江爵爺與吳爺的密謀，而突然有刺客出現，我一時間不能現身，將來我也不能向侍衛長好好解釋，我也再沒有機會再在爵爺府中當軍士！」

「你說過想救我？」

「是的，不過，江爵爺府中，多的是禁地，你們歌姬所住之地方，我們作軍士的，半步也不能踏入，我想救你，其實也是天眞的幻想！」

「不過，凑巧我要逃出來！」

「所以我才有機會保護你，這是上天給我的機會！」

「不過，你帶我逃離，你也會成了江爵爺手下一個永久通緝的叛徒！」

「是的，不過，我不怕！」

寶玉姑娘聽了，心中好生感激。

「不過，我們應該往哪裏逃？」

「天下之大，何處不可容身？」

屈志對將來，反而是充滿了信心。

「天下雖大，有時候眞的是無處可容身！」寶玉姑娘喟嘆着。

屈志道：「而今已晚，我們今夜便躲在這個山洞之內，過了這一宵再下山去！」

「躲在這裏，不怕爵爺派人上來？」

「我看爵爺府中仍然被那些刺客弄得天翻地覆，而且這地方山勢險峻，他們就算懷疑我們逃了，也不會懷疑我們躲上此山！」

屈志安慰着寶玉。

不過，到了半夜，他們被自己腹中飢餓餓得醒來，精神可以安慰，但肚餓却是無法用言語充飢。

兩人都在臨天亮之時醒了過來。

屈志道：「這個山洞十分乾爽，可能是爵爺特別在這山上弄的一個秘密地方，如果是這樣，大概洞內會有一些糧食，我去找找！」

寶玉姑娘也沒有異議。

屈志在地上找了一些枯枝，用火摺子燃亮了，暫時當作火把，往洞中去。

這山洞其實不大，很快便到了盡頭，不過，屈志在石壁上左拍右拍，居然給他發現了一道小門。

「小門？」屈志叫道，他說完便要走過去。

寶玉一手抓着他，道：「小心！」

屈志停了下來，道：「我還是這麼魯莽！」

寶玉道：「我們小心走過去！」

兩人再在附近看了一會，看不見有甚麼機關或陷阱，最後還是由屈志先闖過去，寶玉亦步亦趨。

這道小門過去，竟然是一個儲物的地方，他們很容易找到一些乾糧，並有一些臘肉之類的東西。

既有食物，他們便拿了出來，生了個火，好好的吃了一頓。

翌日起來，山下似乎已完全平靜了下來。

寶玉道：「看來爵爺已平定那些來犯的刺客！」

屈志望着下面的爵爺府，只見有很多地方，仍有煙冒出，並且有很多地方，也塌了下去，道：「這次刺客來犯，爵爺的損失也大！」

「他會發現我們逃離？」寶玉道。

「大概還沒有！」

「不，他一定會發現我失了踪影，雖然刺客來犯，爵爺還是要把我送入吳爺府！」

屈志想了一想，道：「他們就算是發現了，也不會這麼快便來到！」

「那麼，我們還是趁他們未到，趕快離開此地！」

「對！」屈志收拾了一下，他不想留下太多痕跡，以免爵爺追踪下來。

寶玉非常焦急想離開。

突然，屈志又發現了另一個小門，這小門一開，外面是豁然開朗。

「咦？這又是甚麼地方？」

寶玉道：「不要再理會了！」

「不，這地方既有食物，自然有更佳居停之處，既有居停，可能有一些實用的物件……」

「有又如何？」

「如果有些黃金白銀，那便好了！」

「爲甚麼？」

「這次我們下山去，要逃離爵爺的追捕，樣樣需要錢，所以……」

寶玉也覺得屈志所言有理，便往裏面一看，也費不了多少時間。

屈志先入內。

這本來不見天日的地方，爲甚麼竟會這麼光亮？

原來當中有一個大油缸，缸內有長明燈火，所以這裏才光亮的如白晝。

這個大大的山洞，比外面那個幽幽的小山洞，修葺得更爲講究。

當中掛着一幅山水畫，一對聯子。

兩人開始並沒有注意，他們只希望有些黃金白銀，或者其他貴重的東西。

找了半天，却是無所發現。

這時，屈志却望着這幅山水畫出神。

寶玉道：「你在看些甚麼？」

「這畫？」

「這畫有甚麼出奇？」

「出奇的並不是這畫，而是爵爺爲甚麼要建這個山洞來藏這幅畫與這對聯子！」

「對，其實爵爺府中，已滿是書畫聯子！」

「那麼……」屈志欲言又止。

「那麼，這幅山水畫與這一對聯子，自不尋常！」

屈志道：「既然甚麼也沒有，我們便拿了這幅畫與這對聯子，希望日後能發現其中秘密，也說不定。」

寶玉並沒異議。

收藏這幅畫與這對聯子，十分容易，因爲這幅山水畫與聯子，下面都有一枝用象牙雕刻而成的捲軸，把畫與聯子捲起，非常容易收藏。

就在這時，外面傳來了人聲。

屈志與寶玉立時緊張起來。

寶玉道：「他們來了！」

屈志道：「他們這麼快便來了？」

兩人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因爲人聲已在外面傳來，再不能依原路出去，這是一個密室，再沒有另一條通道。

他們沒有其他藏身的選擇，一起迫到儲物室內，關上了小門。

不一會，江爵爺與侍衛長一同進來。

江爵爺發現不見了山水畫與聯子，大為緊張，咆哮起來，侍衛長在旁只有賠不是。

屈志與寶玉二人在儲物室內，並沒有聽清楚他們在說什麼。

不過，有兩點有關他們生死問題，他們都聽得一清二楚。

第一，江爵爺對失去了字畫與對聯，十分緊張。

第二，他們將會派人往緬河附近，只要緬河流經過之處，他們也派兵搜索二人的踪跡。

最令他們害怕的，是江爵爺下了命令，格殺勿論。

幸好，江爵爺很快便離開，離開之後，屈志並沒有出來，再等了一段時間，才走出來。

他們走出山洞，只見侍衛長倒斃在外面山洞之中，他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但總也猜測到，江爵爺被人偷了字畫聯子，又被刺客所擾，一時之間，怒不可洩，一切都遷怒在侍衛長的身上。

屈志總算也受過侍衛長的提携，決定先把他葬了，才領着寶玉，攀山而上，再下山來到緬河。

可是，他不敢乘船下緬河，因為他清楚記得，江爵爺說過，只要緬河流經之地，他也會派人搜索，為了避開被捕之險，他下了決定，絕不乘船，也絕不到緬河所經的地方。

* * *

緬河是由西流入東面，既然他們決定不到緬河所經之地，因此，他們便由陸路往西而去。

走了一天，他們來到一個小鎮，鎮上的人不多，但都投以奇異的目光。

屈志道：「玉兒，你有沒有發現，這地方的人都用奇怪的目光看我們。」

寶玉道：「是的，也許我們是外來人，而且衣飾在他們眼光中，有些古怪。」

「我們此行，目的是避開……一定不能引人注目，否則爵爺耳目眾多，終有一天給他發現。」

剛巧他們來到一間買故衣的小店。

屈志道：「我們先換過衣服。」

二人進入店內，這店堂賣的都是故衣雜物，並沒有什麼講究衣裳。

屈志只稍為選了一下，便揀了一套普通粗布的衣裳，並且當時便換了。

可是，寶玉揀了又揀，選完又選，總無法滿足心意，她向來穿慣綾羅綢緞，而且女兒家又要嬌俏，在這故衣店裏，叫她如何下手。

屈志換了衣服出來，但見寶玉首先是一個錯愕的表情，然後便大笑起來。

屈志道：「玉兒，妳笑什麼？」

「我笑你看來……看來像個傭工，完全再沒有你在爵爺府時的氣度。」

屈志笑道：「我正要這全沒有氣度的裝扮，妳還沒有選到一件衣裳？」

寶玉皺了皺眉。

屈志隨手拿了一套，遞與寶玉，道：「你立即換過這套看看。」

寶玉接過，眉頭再皺，不過，屈志已推了她進入後面那更衣的地方。

不一會，寶玉換了衣裳出來，屈志本想笑，但看見她衣裳穿得平庸，而那頭上光滑的髮髻，顯得不倫不類，便道：「你選一頂帽子吧！」

寶玉又是左挑右選，了無主意。

屈志又隨手拿了一頂，道：「就要這一頂吧！」

寶玉接了，拿在手中，不願戴上。

屈志索性搶了帽子戴在她的頭上，他看着這個怪模樣，眞忍不住的笑了出來。

兩人離開了故衣店，路上的人似乎不再注意他們，因為他們看來只是兩個青年的小傭工。

寶玉道：「走了一天，我們今晚要在哪裏渡過？」

「先吃些東西，再找間客店。」屈志道。

兩人來到一間略見規模的飯店。

寶玉正要入內，屈志一手把她拉住，道：「為安全計，我們還是找間普通一些的。」

寶玉道：「這間也不算普通？」

屈志搖了搖頭。

他們轉入了一些內街，在街角處找到了一間小飯店，內裏只有三兩個客人，顯得有點冷清清的。

「就這間吧！」屈志道。

兩人入內，店中的小二，也是店中的老闆，親自上來招呼，屈志隨便叫了一些饅頭與牛肉。

這些都是非常粗糙的食物。

可是，寶玉卻吃得異常的津津有味。

「怎麼，好吃麼？」屈志問。

寶玉一邊吃，一邊點頭。

屈志雖然也覺得這小店弄的牛肉，味道不差，不過，也算不上是什麼頂尖兒的貨式。

「你以前沒有吃過？」屈志問。

寶玉把最後一件醮滿了牛肉汁的饅頭放進了口內，並且連手指的肉汁也用舌頭舐了，才道：「好味道！」

「也不見得！」

「我以前吃的都是精細的食物，幾時有這麼大塊肉可吃。」

「其實這只是非常普通的牛肉。」

「不過，我從來沒有吃過。」

「既然覺得這麼好味，我們再多叫一盤。」

「吃不完吔！」寶玉話雖如此說，但卻仍現出一副饞態。

屈志多叫了一盤牛肉，又再叫了一些饅頭。

兩人可眞飽餐一頓。

屈志道：「玉兒，妳眞要多吃一點，因為我們一直往西走，不知再有沒有這麼可口牛肉吃。」

寶玉道：「我會我會。」不過，頓了一頓，她似乎覺得屈志這話有點毛病，道：「你以為我是一隻駱駝，可以把食物儲在體內？」

屈志聽了，也笑了起來。

這位自小在爵爺府中長大的歌姬，雖在爵爺府中並不算是什麼，但食物也比一般平民百姓講究，從來沒有試過這些粗菜饅頭，而今反覺這些普通食物，更勝爵爺府內的百倍。

付了賬後，他們準備離開了小店。

他們拿了銀兩出來，老闆竟然無法找贖，寶玉索性放下了銀兩便走。

那老闆日常招呼的都是一些普通貧民百姓，幾乎一個月來的生意，也沒有這麼多銀兩，但見他們竟放下而不用找贖，當然是千謝萬謝，親身送他們出來。

他們離開小店，轉出大街。

這時天已入黑多時，他們準備找間客店。

其實這地方不大，只要轉出大街，再多走幾步，便可以找到那間平安客棧。

可是，他們轉入了大街之後，却又不知如何轉入了另一條內街，因此，走了一圈，仍然找不到那間客棧。

忽然，屈志覺得有點不對勁。

他沒有回過頭來，却感到有人跟踪似的。

屈志道：「玉兒，似有人盯着我們。」

寶玉沒有江湖經驗，立時回過頭來，那個盯着他們的人立時閃開，隱入了黑暗之內。

寶玉道：「可能是……」

屈志道：「這裏越來越黑，道路也越來越窄，不似有客棧。」

寶玉道：「我們還是轉回……」

她的話未說完，前面已閃出兩個黑影，並且撲向他們而來。

屈志停了脚步。

其中一人道：「識相的，放下包袱！」

另一個已亮出了大刀。

屈志道：「我們……我們……」

「不要再說什麼，放下包袱。」

另一人已急不及待，橫刀劈過來。

屈志本來想說些好話，裝一下窮人，免得與他們打鬥，那知沒法多說一句，那人已動手。

屈志雖然手無寸鐵，但見他橫刀劈來，立時伸手，反手欲奪那人的刀。

那持刀的，想不到這小子，不單可閃過他這一刀，而且更有反搏之力，叫道：「有點功夫，快搶！」

他是吩咐他的同道搶包袱，而他自己又再一刀一刀的劈向屈志。

屈志見他來勢汹汹，一招虛晃，讓他劈下，然後一個矮身，立時抓住他的手臂。

那人想掙開，可是，他越是掙扎，屈志所用力道越大，那人感到劇痛，竟把刀丟了在地上。

寶玉雖然並不懂得武功，可是她是個練舞的人，身手也靈活，避開另一人的糾纏。

當她見那人丟下了刀，立時上前，拾起那刀，晃了幾下，叫道：「讓我殺了你這個小毛賊。」

那兩個根本是小毛賊，被她的刀嚇得怕起上來，竟然連刀也不要，便往前面跑了。

寶玉看着他們，道：「這兩個眞是毛賊，連刀也不要，眞是……」

「眞是偷鷄不成，還蝕了一把米。」

寶玉似不明白，道：「你說什麼？」

屈志道：「那可能太粗俗，你沒有聽過，你可曾聽過——賠了夫人又折兵！」

「啊！那倒聽過，是周瑜獻策的故事，對，他們連刀也賠了。」

兩人迅速離開這小巷。

屈志道：「這地方也不太平，我們只是兩個傭工的打扮，為什麼這兩個小毛賊，也會打咱們主意？」

「那兩個毛賊，找錯了人？」

「不，懂得出來行劫，大概也懂得看人，我們打扮這麼平庸，他們也下手，當然有他們的想法。」

「難道是爵爺！」

「沒有道理，就算爵爺追來——不會，一來沒有這麼快，二來這二人根本是想搶我們包袱……對，你這個包袱……你這個包袱。」

寶玉道：「我這個包袱，有什麼不對？」

「不對！」

寶玉看看自己的包袱，並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對。

屈志道：「你看，你改穿了這件傭工衣裳，但手提的却是用綢緞所做的包袱。」

寶玉把包袱掛在自己身上，看

了一看，也笑了起來，道：「對，這個包袱，在我改穿了這些粗布衣之後，更覺名貴，怪不得他們想下手。」

屈志道：「快把包袱收了，免得又惹來痲煩，還有一點……」

「什麼？」

「我們剛才把一些銀兩給了店主，那太多錢了，一定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果眞財不可露眼！」

「對，如果我們還想活命，以後更要小心。」

兩人一邊走一邊說，終於看到了平安客棧。

* * *

平安客棧之內，只有那個掌櫃在打瞌睡。

屈志入內，咳了一聲。

那掌櫃驚醒過來，道：「兩位客官！」

屈志道：「我們想要一間客房。」

「有！」掌櫃拿出了他的登記簿，道：「那邊有個上房！」

屈志道：「我們不要上房，普通的房就可以了。」

「那……那便在西邊。」

寶玉插口道：「要兩……」

屈志並不讓她說完，道：「我要這一間。」

掌櫃見他們不是什麼大客，便道：「你們自己上去可以嗎？」

屈志道：「好極！」

寶玉看見這個掌櫃，竟然用這種態度對付客人，心中極爲不憤，但屈志却沒有什麼，反而自己拿了鎖匙，上去掌櫃所指的西邊客房。

寶玉一邊跟着走，一邊道：「你看這掌櫃，狗眼看人低……」

屈志道：「他不理會我們更好，免得又惹起他人注目，反爲不美！」

寶玉這才明白他沒發怒的原因。

「不過，你只要一間房間……」

這時，他們已來到這西邊普通房間，他們推門而進，並立時亮起了桌上油燈。

屈志道：「玉兒，我並不是想什麼……如果我們這樣的身份，而且是兩個男兒打扮的人，又要兩個房間，那豈不是叫做此地無銀三百兩，叫人再啟疑竇，引來那些大小毛賊，最怕的是惹上了爵爺府的人！」

寶玉聽了，也覺得是，只道：「那麼，我們今晚怎睡？我……」

「妳睡在床上，落下紗帳！」

「你呢？」

「我隨便睡在什麼地方也可以了！」

屈志把幾張椅子併了起來，竟不用一刻，便呼呼的睡着了，反使寶玉覺得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翌日一早，他們便離開了客店，再往西走。

艱辛逃亡　死裏求生

屈志與寶玉漫無目的的往前走，幾乎是只要有路，他們便趕着走。

他們越走，越覺得荒涼。

本來是幾里路之內，也有一些散落的村莊，但漸漸却只有幾間村屋，再走遠些，竟連茅屋也不見一間。

在這渺無人煙的地方，他們兩人倒覺得自由自在，毫無拘束。

屈志道：「玉兒，看妳過去走的也沒有像這兩天走這麼多路！」

寶玉點頭道：「是啊，自從被賣入了爵爺府之後，雖然爵爺府很大，但我們仍不用走多少路！」

「幸好妳要天天練舞，才有這種腳力！」

「對，不過……說來也奇怪，與你一起走，却並不覺得十分辛苦。」

「這兩天我們要趕快擺脫那班爵爺府來的追兵，心下有一個目的，自然沒有什麼問題，多過兩天，我們遠離了險區，那時，你才會覺得雙腿瘦軟難忍！」

「其實，我也有些腳軟！」

「玉兒，妳懂得跳舞，你利用跳舞的方法，盡量放鬆腳板，就不會瘦痛難受！」

「怎麼放鬆？」

「走路時不要太用力！」屈志示範了一下，並且順便教了她一些運氣省力之法，其實這些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只是學功夫的入門進階。

寶玉依言，果然覺得步履較爲輕快。

屈志又再教她走路之時，順着呼吸，使整個人在走路之時，呼吸順暢，身心鬆弛，並不覺走路是苦事。

兩個少年人，一路越走越覺投機，那會有什麼困累的感覺，反而覺得前路雖茫茫，却有天空海闊任鳥飛的感覺。

午間，他們正感到有些飢餓，却見前面有一間小屋，屋頂上的煙囪，正透着縷縷輕煙。

屈志道：「看來我們還有點運氣，不用啃些乾饅頭充飢！」

寶玉道：「你以爲那屋內有食物給我們吃？」

「妳看不見那些輕煙，屋內的人看來正在弄午飯，我們趕快過去，也許還來得及！」

屈志向來爲人較爲樂觀。

當他們來到這小屋，却見一片冷清清。

原來寶玉的估計沒有錯。

不過，多走兩步，却傳來一股烤肉的味道。

屈志上前，叫了一聲，道：「有沒有人？」

聲音未完，屋內却走出了一人，那人身穿一件破爛的元兵服裝，一見了二人，便如狼似虎的撲出來。

屈志不多思考念，閃身避開。

那元兵撲了個空，大嚷道：「烏里烏里咕……」他說的並不是中原話。

接着，屋的四周出現了幾個同樣衣服的元兵，看他們滿身破爛，正向他們圍過來。

屈志叫道：「大哥，你們想怎樣？」

那些元兵，只會嚷着：「烏里咕烏里咕……」並且不理會二人，只撲過來，要殺二人。

屈志護着寶玉，一拳一腳與那些元兵對打。

本來只有七人，應該是幾下手腳後便可擒住他們二人，哪知道他們都是手軟腳軟的元兵，又沒什麼默契，屈志施展雙拳雙腿，轉眼便打敗了二人。

看來這些元兵並不是生來軟手軟腳，而是多天未有食物到肚，才會如此不濟。

雖然他們是軟手軟腳，却是拚了最後的勁道似的，要把這兩個陌生人吞噬下去。

屈志氣力充沛，而且武藝也在這些元兵之上，他搶得了其中一人鋼刀之後，大開殺戒，轉眼之間，殺了二人，其餘的立時便膽怯。

元兵既是膽怯，反而顯得屈志勇猛，他又連連刀劈，又再多殺二人。

寶玉本來是非常驚慌的，但見屈志刀來刀去，把那些元兵打得死去活來，不但不再害怕，反而勇敢地拾起一些石塊，幫助屈志。

屈志看見寶玉也可保護自己，放開顧慮，又再多殺二人，其實屈志並非嗜殺，只見那些元兵，前仆後繼，而大家言語又不通，屈志只好爲保護自己而殺人。

寶玉也搶了其中一人鋼刀，刺斃了一個元兵，她拔出那染滿血水的鋼刀，呆呆的站着。

一個元兵看到這大好機會，閃身撲過來，不過，他實在沒有什麼氣力，雖說是閃身，其實動作緩慢，可是，寶玉却一時之間，不知受襲。

屈志看在眼內，急忙一刀攔着，再一刀揮出，連這個最後的元兵也殺了。

寶玉仍呆呆的站着。

屈志道：「玉兒，妳怎麼了？」

寶玉如從惡夢中驚醒，笑道：「我……我殺了人……」

「是的，而且妳剛才也幾乎被人殺了！」

寶玉全身顫抖。

屈志知道，殺人的感覺並不好過，自己初初出來行走江湖之時，何嘗沒有這種感覺？

屈志道：「不用害怕，也不用埋怨自己，因爲妳不殺人，人便殺妳，這是江湖的定律！」

「他們眞的要殺我們，爲了什麼？」

「爲了生存。」他嘆了一嘆，道：「正如我們一樣，我們也是爲了生存而要殺他們！」

「爲什麼要殺我們？」

「可能是太餓了！」

「餓？裏面似乎有肉香！」

屈志一嗅，果然覺得陣陣肉香自那邊廚房傳出，道：「既有東西吃，爲什麼……」

他隨着香氣傳來之處，到了一個非常簡陋的廚房，那廚房內的土灶，上面架起了一個烤架，架上有一塊肉，正在火上燒烤，發出了滋滋的聲音。

「好香！」屈志本來也有些餓，嗅到了這些肉味，又覺飢腸轆轆。

寶玉道：「爲什麼他們不吃這肉，反來攻擊我們？」

「可能他們怕我們來搶！」

「不過，其他人也似不想吃這肉，爲甚麼？」

兩人實在想不通。

屈志往灶邊走去。

反而寶玉在廚房到處環視了一周，突然一手拉着屈志狂叫道：「千萬不要吃這肉！」

屈志一手護着寶玉，問道：「爲什麼？」他以爲寶玉發現了什麼毒藥之類的東西。

「你看！」寶玉指着離灶較遠的地方，而她自己，却掉過頭去，不敢再看。

「那是什麼？」寶玉似乎不敢肯定。

屈志依她所指一看，連他幾乎也驚叫出來，因爲不遠之處，竟有一個女童的屍體，屍體半裸，只見她臀部處少了一塊肉！

「原來……」他也不敢再看下去，一手拉了寶玉，走出廚房。

寶玉知道自己所看的並沒有看錯，登時嘔吐起來。

「走……走……」屈志也三步兩腳走出了廚房，然後直奔出茅屋。

兩人奔走了一段路，才停了下來。

屈志喘氣道：「原來他們是烤人肉，但他們也不想吃，見了我們，以爲可以找到其他食物！」

寶玉道：「天下間竟有這樣的事？」

「那又有什麼奇怪，當他們再

沒有什麼東西可吃時，爲了生存……」

「生存果眞這麼重要？」

「當然……好死不如賴活……」

「如果有一天，你太餓了，你會不會吃了我？」

「我不會……」屈志道。

「你不吃我，你不能生存下去！」

「我與妳一起死去。」屈志斬釘截鐵地道。

寶玉被這話深深感動，不經意的伏在屈志的胸前，兩人自此之後，更覺心意溝通。

這時，他們已再沒有飢餓的感覺，來到另一間被棄置的小屋，屋裏沒有人，而且被破壞不堪。

屈志道：「那些元兵，是西面野蠻之人，來這附近强劫民居，哪知這些地方本身已是貧困之極，哪還有什麼可搶，才落得如此報應！」

寶玉道：「那些是元兵？」

「也說不定！」

忽然，一隻小鷄慌忙竄出，屈志一手捉着，道：「小鷄，小鷄，對不起了，你逃過一難，再也逃不過我們！」

寶玉雖然可憐小鷄，但也可憐自己的肚皮。

那天晚上，他們吃完了燒鷄之後，便在這茅屋之內，渡宿一宵。

他們被一陣馬蹄聲音驚醒。

屈志伏在門隙細看，只見那隊人馬，足有十人之多，他們本是直向前面奔去，但隨即又停在茅屋不遠之處。

寶玉也伏在一旁，輕聲道：「這些人似乎……」

忽然，在十匹坐騎之中，有人說話。

「看來他們沒有理由逃得這麼遠！」這人說的話赫然是中原語。

「這一帶非常荒涼，他們會不會停在這附近？」

「如果他們停下來，不是被元兵砍死，也像上次我們所見，就要砍死所有元兵！」

有人勒過馬頭，道：「要不要搜這茅屋？」

「這茅屋？」

屈志與寶玉見那些人把馬轉向這邊，並且慢慢的過來，一時之間，二人有膽顫心寒的感覺，因爲這些人正是來自江爵爺府！

「看來這也是個好藏身的地點！」有人道。

另有人接口道：「這地方即使有得吃，也早被元兵搜掠一空，還有什麼好躲！」

另一人道：「倒不如一把火燒了，內裏有人也躲不了……」

兩人聽了，更覺驚懼。

有人又道：「江爵爺吩咐過，抓這兩人回去，生也好，死也好，不要太過張揚……如果這兩人躲在裏面，一把火燒死他們倒也好……不過，他們偷了爵爺的字畫，却也要一併燒爲灰燼，那也可惜……」

屈志看看那個包袱之內，字畫與對聯仍在，他本來並不知道這些字畫與對聯有什麼好處，只不過是在那洞室之內，沒有什麼好拿，便隨便拿了這兩樣東西，却千萬也猜不到，似乎有用！

另一人又道：「走吧，前面是陽關，再錯過這大市鎭，再找他們也難！」

雖然還有一人反對，但結果衆十騎還是勒轉了馬頭，直往西走。

他們走後，屈志與寶玉才鬆了一口氣。

不過，他們仍然等了一大段時間，才敢稍動說話。

屈志道：「你怎麼了？」

寶玉道：「沒有甚麼。」

「想不到江爵爺消息那麼靈通，竟然派了人馬來這邊搜查我們！」

「看來江爵爺對我們的失踪也大爲重視！」

「我們……其實應該怪那些刺客，弄到他們天翻地覆才對，關我們甚麼事？」

「不，我看目的在這字畫與對聯上！」

兩人都不期然望着那個包袱。

屈志走了過去，拿出了那幅字畫，打開了卷軸，看了一會，寶玉也過來，一同細看那字畫。

那是一幅非常普通的山水畫。

他們看不出那畫是甚麼地方，因爲有山有水，有亭台古柏，也有流水曲橋，根本沒有甚麼特別。

再打開那副對聯。

對聯上寫的字是非常潦草的草書，龍飛鳳舞的字，根本沒法知道上面寫了些甚麼，他們只覺得，這幅對聯，古雅蒼勁，勉强可以說得上十分有氣魄而已。

這兩幅東西有甚麼重要？

兩人實在摸不着頭腦。

寶玉道：「既然爵爺派人千里來尋找，目的不是我們而是這對聯字畫，我們定要好好收藏，說不定這東西可以救回我們的性命！」

屈志也同意，於是好好的把兩卷東西收藏。

他們不敢再往西面，改向北面去，希望與那些人馬，離開越遠越好。

走了不久，道路越來越窄，而且崎嶇異常，他們只好揀些還可以走的路。

到了傍晚，他們來到一條小鄉村，本想找間客棧歇宿，哪知道，這小村落根本連客棧也沒有。

不過，這些村民倒很熱情。

其中一戶老夫婦，竟讓出了一間空置的農屋，讓他們在這裏過夜。

這農屋本來是放置農具的，連床也沒有，經過一日的勞累，他們也不計較甚麼。

那對年老夫婦，不單讓他們有地方歇宿，還煨了一些蕃薯，讓他們當作晚餐。

兩人飢腸轆轆，當然吃得津津有味，那些蕃薯，煨得香甜美味，吃過之後，兩人倒頭便睡。

到了半夜，屈志覺得內急，便起來往外面解決，當他到了門邊，却看見外面遠處，有兩個人影。

月光之下，這兩人離開這農屋相當遠。

不過，這兩人一高一矮，移動迅速，不一會，已來到這農屋附近。

屈志本來內急，但看見有人來，一時之間，動也不敢動，伏在門內細看，連內急也記不得了。

兩人走近農屋，停了下來。

那高的漢子，身材異常瘦削，在月色之下，肩膊像個衣架子似的，而他身上那件長袍，彷彿是掛在他的肩上，迎風吹起，給人一種非常怪異的感覺。

另外那個矮的，却是一個胖子。

他的袍緊繃着他的身體，那圓大的肚子，看來使他像個冬瓜，非常滑稽。

兩人身形雖然古怪，但行動非常迅速。

他們竟然停在農屋之前。

那高瘦的漢子道：「找這兩個小子，竟然要咱們來這荒僻之地……你看，附近鬼影也沒有一個，找些甚麼？」

那矮胖漢子道：「高老怪，你還是按捺着脾氣吧，爵爺派你來了，你便來，一路上這麼多嚕囌又如何？」

屈志一聽到「爵爺」二字，全身也顫慄起來。

那叫高老怪的漢子道：「矮老怪，難道你眞忍得住這一口鳥氣？」

矮老怪道：「當然忍不住，不過，這個時候，不能忍也要忍，否則將來想忍也沒機會忍！」

高老怪道：「你一天到晚說忍，我們實在應該忍到甚麼時候？」

「忍到抓到那一雙狗男女！」

「那狗男女？」

「女的是個歌姬，男的是個軍士，吃裏扒外，不是狗男女是甚麼！」

屈志聽了，汗開始汩汩而下，因爲他們口中的狗男女，當然是指他們。

高老怪道：「那個軍頭，自己想領功，帶着他的鐵騎隊，走了陽關，却指派我們倆來這窮鄉僻壤，哪裏去抓到那雙狗男女！」

「高老怪，你又怨不得人，他們是『鐵騎十人』，我們只是『高矮二人』，陽關地大，他們有十個人，倒可以把整個陽關抄得天翻地覆，我們二人，到了陽關，又可以做些甚麼？」

高老怪道：「你天生總是幫着別人！」

「不，我不是幫人，而是講道理！」

「你這矮怪，有甚麼道理可言？」

矮老怪道：「我要講的道理可多，這地方雖是窮鄉，但却是藏人的好地方，說不定他們眞的來到這裏，給咱們碰個正着，那時，那個軍頭便好看了……」

「那時他再也不能當他的軍頭了！」

「當然，我們抓到人……不，最重要還是找回那張山水畫和那對聯子，我們才可成爲爵爺府中一等一軍頭，看他再有沒有威風！」

高老怪聽了，開心地道：「對，那時，我們才是一等一軍頭，你要不要那些甚麼鐵騎？」

「當然要，那些鐵騎用來替咱們拉車！」

兩人說到這裏，竟樂得笑了起來。

屈志伏在門邊，看着聽着這二人對話，覺得只是一對渾人，不過，他們却又說得頭頭是道。

突然，那高老怪拔地而起，雙手抓向天空。

屈志不知道他在抓甚麼，只見那高老怪在半空之中雙手一抓，似是抓了一些東西下來。

屈志看不到他抓了些甚麼下來，却聽到一些非常怪異的聲音，聲音似來自那人的掌內。

矮老怪道：「你又要喝血？」

高老怪兩手合掌，只聽見幾聲「吱吱」「喳喳」的聲音，非常恐怖。

然後，他張開了手，只見一隻大蝙蝠在他手上，已被他雙掌拍死了，高老怪把那蝙蝠頭一口咬了下來，吐了蝙蝠頭在地上，然後仰起了頭，吞下那些滴下的蝙蝠血。

蝙蝠吸人血，早已聽得多了，但從來也沒有聽說過，人會吸食蝙蝠的血。

月光之下，高老怪舐着蝙蝠血，形成一幅非常奇異的圖畫。

矮老怪表現得非常厭惡似的，道：「叫你不要再喝那些血了！」

高老怪好像吃得非常有滋味，道：「有甚麼不好？這裏沒有人，難道要我吸你的血？」

原來這高老怪要吸人血，不過，他沒有找到人，只看見天空有一隻蝙蝠經過，便一手抓來吸血。

高老怪把蝙蝠血吸盡，一手把那乾了的蝙蝠屍體拋了出去，想不到竟擲到屈志的面前。

蝙蝠的外表已是十分難看，經過高老怪吸吮之後，全身扁成一團，更是難看。

看得屈志全身毛孔　也豎了起來。

忽然，有人碰了屈志一下。

屈志一直注意外面，沒有想到會有人碰他，他被碰了一下，幾乎要大叫起來。

幸好碰他的不是別人，正是寶玉，寶玉見他要叫，一手按住了他的嘴巴。

老怪道：「你飽了？我倒想找個地方歇歇！」

「歇歇，歇甚麼？還不到處找找！」

「找！找甚麼？」

「當然是那雙狗男女！」

「對了，其實你知道那雙狗男女是甚麼模樣的嗎？」

矮老怪道：「不知道！」

「那你怎樣找人？」

一時之間，矮老怪無言以對，不過，他的腦袋在這個時候，倒也靈光，道：「非常簡單，只要見到一雙男女，女的是個美人，男的是個軍士，那便可以！」

「你怎知女的是美人？」

「她是個歌姬，在江爵爺面前跳舞的，如果不是個美人，江爵爺會選她嗎？」

這話倒有道理。

寶玉聽了這話，連忙在地上抓了一些泥，便往臉上抹去，轉眼一臉泥土，再沒有原來的美貌。

屈志看着她，幾乎笑了出來。

矮老怪又道：「歌姬是個美人兒，倒容易認出，但那個軍士又如何？」

矮老怪道：「那個軍士，個個軍士都一模一樣，那實在難於辨認！」

高老怪道：「我倒有一個辦法！」

「甚麼辦法？」

「那個軍士，得到歌姬垂青，自然是面白無鬚，非常英俊的了！」

「英俊？你我都英俊，如何分辨？」

這二人面貌醜極，竟自恃英俊，實在使二人笑不攏嘴，不過，他們却得按捺着。

矮老怪道：「他可能有一頭長髮，披在肩上，不……不，是扎了起來，以掩人耳目！」

高老怪道：「不，是披了下來，這才像個大俠！」

「大俠？那個軍士怎會變成大俠？」

「如果不是大俠，怎能在江爵爺手中奪得美人？你不承認這歌姬是個美人？」

高老怪似乎不得不承認，點了點頭。

「既然你承認她是美人，那麼，你也得承認那個軍士是個大俠，一個長髮披肩的大俠！」

高老怪無可無不可似的。

屈志摸摸自己的頭髮，他果然是有一頭長髮，經過幾日來奔波，也不自覺的披了下來。

這個模樣，如果被這高矮二怪一撞進來，便會不由分說的地把他抓了起來，他想把頭髮束起，可是一時之間，却又沒有甚麼東西可助他束起頭髮。

突然，外面那個矮老怪又有古怪的動作，他伏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高老怪道：「你肚子也餓了？」

矮老怪只作了一個「肅靜」的手勢，然後仍然伏在地上，動也不動。

屈志輕聲道：「這矮傢伙在弄些甚麼玄虛？」

寶玉也作了一個噤聲的動作，把手指按在嘴唇上。

只見那本來一動也不動，伏在地上，像個皮球的矮老怪，突然滾動起來。

矮老怪突然大叫起來：「還抓不到！」

他手上又發出了一些古怪的聲音，他用力一捏，手上的東西才沒有聲音。

「你要吃嗎？」矮老怪攤開了手，手掌上出現一隻肥大的老鼠！

「吃老鼠？」高老怪作了一個嘔吐之狀。

「當然，這種田鼠，肥美異常，你沒有吃過！」

高老怪搖搖了頭。

「那麼你便錯過了天下最美味的東西了！」

高老怪似是不想錯過，道：「可否先喝血？」

「不，絕對不能！」

「爲甚麼？」

「因爲沒有了血，肉便失去滋潤，那麼，味道也大打折扣了！」

「不過，只有一隻！」

「你眞的要吃？」

高老怪點了點頭。

「還有一隻是母的！」

「你怎知？」

「我當然知道，」矮老怪又再伏下。

他又突然向前一滾，手中又多了一隻老鼠，也是一捏，那大田鼠再也不出聲。

高老怪伸手便要。

矮老怪道：「不，我不像你那麼野蠻，我們要熱吃，好好的吃一頓！」

「熱吃？」

「當然，把牠剝了皮，燒了一會，那才美味！」

「好極！」

「還有一樣更好的東西！」

「甚麼？」

「還是不告訴你！」

「不告訴我？我便不吃！」

「不吃更好！」

「爲甚麼？」

「因爲我可以吃兩隻！」他說完大笑起來，便要奔入那間屈志與寶玉的農屋。

一時之間，二人躲回原處。

高矮二怪在門外追逐了一會，忽然，矮老怪在高老怪耳邊低聲說了幾句，兩人走了進來，往農屋處。

屈志與寶玉二人，只拚命往禾稈堆鑽。

兩人入了屋內，並沒有大肆搜探，矮老怪居然生了火，眞要把田鼠燒熟來吃。

剝了皮的田鼠發出非常美味的肉香，他們吃完了，似仍意猶未盡。

高老怪道：「你剛才說過，還有一樣更好吃的東西，那是甚麼？」

矮老怪道：「你眞想知道？」

「當然想！」

「不過，我說了出來，你也不敢吃！」

「連田鼠我也敢吃，天下間還有甚麼我不敢吃？」

「眞的要我說出來？」

「說出來！」

「你眞的不敢吃又如何？」

高老怪道：「那我把那些東西吞了下去！」

「吞下去，你說的！」

「是的，吞下去！」

「好極，那些東西就在這屋之內！」

高老怪看看四周，道：「那裏有甚麼可吃的東西？這些禾稈草？」

「在禾稈草下面！」

屈志與寶玉聽了，知道這個矮老怪，可能早已發現了他們，而今是故意唬嚇二人。

屈志心想：「倒不如自己先出去，與他們糾纏一番，也許可以救了玉兒！」

寶玉可也有同樣的想法。

同時，他們本來躲在禾稈草中，不經意的動了一下，這一動便驚動了高老怪。

高老怪想撲向遠處那堆禾稈草。

矮老怪却一手拉着他，道：「讓他們自己出來！」

「出來！」高老怪喝道。

矮老怪見他們毫無動靜，道：「高老怪，你猜一下，這裏躲着的是甚麼人？」

高老怪道：「應該是一個如花似玉的，另一個却是長髮披肩的大俠！」

「你想像力倒豐富！」

「不是豐富，而是事實，我向來料事如神！」

「好極，你們出來吧！」

聽了他們此番言語，寶玉與屈志似是避無可避。

高老怪厲聲道：「出來！」看來他似要出手。

屈志第一個從禾稈處坐了起來。

坐起來的並不是一個長髮披肩的大俠，而是一個短髮如戟的人！

原來屈志聽到他們的對話，知他二人正是派來追捕二人的，他們未知自己是何模樣，以他們的估計來緝人，想不到屈志的外表，正是他們所述一樣。

屈志自忖，如果眞的以自己面目見這二人，不用解釋也被二人抓去，他知道武功不及二人，聽着他們捉蝙蝠抓田鼠的手法，便知道自己逃不過他們手。

情急之後，他順手拿了佩刀，胡亂地把自己的長髮割了下來，他在匆忙之際，割下頭髮，其實是連扯連拉，實在是非常痛苦，不過，爲了逃命，他也不理這麼多。

高矮二怪看着屈志，立時笑了起來。

這二人是渾人，哭笑無定，屈志也只好陪他們一起傻笑。

「你猜的是個年輕少俠！」

「而今却是一個癩頭！」

「小子，你出來！」

屈志只好從命，但因爲雙腿屈在禾稈之間這麼久，有些痲痺，走起來似是脚步不穩。

「不單不是個大俠，而是個跛子！」

兩個怪人又笑了起來。

屈志聽了二人所言，索性不再走過去，詐作不能再多移動，坐了在禾稈草上，他一手按下去，却按到了一些粉末似的東西，他不及細看那是甚麼。

高老怪道：「還有一個，出來！」

矮老怪道：「這一次又看看你眼光如何——應該是一個如花似玉的美女！」

高老怪道：「應該是！」

「出來！」矮老怪這聲音，使人震耳欲聾。

寶玉再沒有選擇，她也只好把頭從禾稈之中伸了出來，兩人見了，又再狂笑！

連屈志見了，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因爲眼前不單不是個如花似玉的美人，而是一個滿臉黝黑的小子，最令人笑不攏口的，是她口中的牙齒，也是黑色的，當她一張大口，好像完全沒有牙一樣。

「你又猜錯了！」

高老怪並不理會，只是狂笑。笑了一會，兩人終於靜了下來。

矮老怪道：「你們究竟是誰？」

屈志道：「我們……我們……」

矮老怪道：「你們一男一女，躲在禾稈堆裏，幹的當然不是好事！」

兩人被他這一言，弄得非常尷尬。

屈志道：「我們只是……只是……」

「只是……幹了一些見不得人的事！」

屈志道：「不……不……」

「不是好人，是一對姦夫淫婦！」矮老怪斬釘截鐵道，兩人眼中似有兇光。

屈志道：「不，不，我們是兄妹，躲在這裏，只想逃過元兵的劫殺！」

「兄妹？」

屈志與寶玉兩人，立時拚命點頭。

矮老怪問道：「高老怪，你看像不像？」

高老怪搖搖了頭，道：「不像！」

「爲甚麼不像？」

「你看一個黑一個白，那便不像了！」

「那麼，我說是姦夫淫婦，那不錯了！」

「不，躲在這裏，也並不一定是姦夫淫婦！」高老怪似有點氣憤。

「那你說是甚麼？」

「既是兄妹，那麼……」

矮老怪聽了，急不及待的接口道：「那便是亂倫！」

「亂倫！不，你不要這樣誣譭人！」

「誣譭他們又如何？」矮老怪道。

高老怪道：「不，當然不可，我生平最恨那些沒有證據，誣譭人的人！」

「我一定要誣譭他們！」這矮老怪似又發那些執拗的脾氣。

「但我不能忍受！」

兩人似要打起來。

屈志心中，當然希望二人打起來，自相殘殺，可是，他們却又靜了下來。

「爲甚麼你不能忍受？」矮老怪問。

「因爲當年我已被人誣譭，害得我家散人亡，連妻子也沒有了！」

「那些人眞可惡！」

「所以，我發誓以後也不能誣譭別人！」

「不過，我有證據！」

「甚麼證據？」

矮老怪反而向屈志問道：「你們可有證據？」

這一問，一時之間，屈志不知如何作答。

高老怪又向寶玉問道：「你有沒有？」

寶玉搖搖了頭。

高老怪道：「沒有，那麼你不能證明！」

矮老怪接口道：「既沒有證據證明不是，那麼，那不算是誣譭！」

高老怪突然道：「那我幫不了你們了！」

「既然你也不幫他們，那麼，他們既是姦夫淫婦，也是亂倫！」

這個渾人，說着這些渾話，屈志眞不知從何申辯。

高老怪道：「殺了他們！」他目露兇光，看來矮老怪勾起他一些往事，使他變得兇殘。

屈志道：「殺我！」

「殺你？爲甚麼？」矮老怪道。

「因爲你們既要殺人，殺一個好了！」

「好有義氣！」高老怪道。

矮老怪也同意道：「我敬重有義氣之人！」

屈志立刻道：「你走吧！」他拚命打着眼色，因爲這兩個渾人，主意隨時會變，既然他們似無意阻撓，他拚命示意寶玉先走。

寶玉雖然明白，但心中不忍，道：「不，我不走，兩位，你殺我！」

兩人訝異的望着寶玉，同聲道：「殺你？」

寶玉點點了頭。

「爲甚麼？」

「因爲他是我家的男丁，他要承繼我們家中的香火，我是女兒，沒有關係！」

「骨肉情深！」

「那麼，既不是姦夫淫婦，也不是亂倫！」

想不到寶玉這一句話，使他們不再含冤。

「你們走吧！」高老怪道。

兩人聽了，想要起來。

矮老怪却道：「不！」

兩人又坐了下來。

「我剛才不是告訴過你，天下還有一樣好吃的東西？」矮老怪問。

「是的，那又如何？」

「他們走了，你也沒有得嘗試！」

屈志用聯軸瞄準一個軍士，那人狂叫……

「那是甚麼？」

「是人肉！」

「人肉？」

「燒烤人肉！」

「呸！」高老怪道：「人肉有甚麼好吃？」

「你吃過？」

「當然吃過，人肉是苦的。」

矮老怪道：「不，我也吃過，是天下至美味的，不用調味，鮮甜味美。」

「我說不好吃便不好吃！」

「我說好吃便好吃！」

兩人又爭吵起來。

屈志向寶玉示意，這正是二人離開這雙難纏的渾人的大好機會。

寶玉會意，抽起了那個包袱，便向門處去，哪知這一動，又再動出一個大禍！

因爲她一提包袱，那幅山水畫的畫軸，失去平衡，滾了出來。

聲音雖不大，却惹起二人注意。

兩人盯着那畫。

「甚麼？」二人齊問。

屈志想用身體擋住，道：「沒有甚麼！」

「是一幅畫！」矮老怪道。

「畫？江爵爺叫我們找的畫？」

「啊，你們既不是姦夫淫婦，也不是什麼骨肉情深的兄妹，是兩個逃犯。」

高老怪與矮老怪二人，互望一眼。

高老怪道：「踏破鐵鞋無覓處。」

矮老怪道：「得來全不費功夫。」

兩人同時撲向畫軸處。

屈志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剛巧手邊有一些粉末，便抓了一把，撒向二人的眼睛，希望可以暫時阻止二人去抓那畫。

哪知道這一撒，兩人按着眼睛大叫。

原來這些並非普通泥沙，而是一些石灰，石灰入了二人眼內痛得他們發狂亂叫。

屈志趁着這大好的機會，把那畫軸奪回。

不過，兩人眼睛雖受重創，但仍然可以聽到屈志奪回畫軸的聲音，他們在極痛的當兒，既要抓住屈志，又要奪回畫軸。

二人循着聲音，同時一撲。

屈志在當中，避無可避。

他只能暫時以畫軸作爲武器，格向二人。

二人撲來，屈志向後一縮，而同時畫軸正好在二人當中，突然，「颼」的一聲。

那高老怪、矮老怪二人，竟撞在畫軸之上，動彈不得，而屈志舉

着的畫軸正好撐着二人。

屈志還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而血已自畫軸處汩汩流下來。

原來這畫軸中，暗藏機關，當二人盲目撲近，而屈志在當中，擧起畫軸之際，因心情緊張而胡亂緊抓畫軸，却誤開了當中的機關掣。

當二人撲近，機關動，畫軸的兩邊，自動伸出了鋒利的匕首，而二人已自動把身體插向匕首。

屈志發覺鮮血狂滴下來，才知道驚慌，不理三七二十一，從二人當中退了出去。

那兩人本是一高一矮，但畫軸兩邊的刀正好插在二人要害之上，一時之間，他似是驚慌過度，不知如何是好。

寶玉見這情景，也是呆了一陣，然後便撲向屈志，兩人似是死裏逃生，看見了親人似的，擁作一團。

過了一會，那兩個被畫軸「串着」的高矮二怪，慢慢的倒了下來。

屈志已恢復了理智，走上前來，把那畫軸拉了出來，原來這畫軸兩端，伸出的是削鐵如泥的寶刀，只要一拉，便把二人身體剖了開來。

寶玉道：「怪不得爵爺這麼重視那畫，原來當中有如此厲害的武器。」

屈志把畫捲好，這時這幅山水畫已噴滿了高矮二怪的鮮血，幸好只是噴些，並沒有濕透。

屈志道：「我看爵爺重視這畫，並非其中暗藏有這厲害的武器，而是當中定有更厲害的武器。」

「什麼武器？」

「如果我知道便好，就像這兩邊匕首，如果不是在這危急當兒，我們也不會發現。」

「是的，我們更要好好保存這些東西。」

屈志雖然捲起了那幅畫，但兩邊的匕首仍然外露，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寶玉道：「你想一想，剛才怎樣使匕首彈出？」

屈志道：「當時……當時，我爲了暫時頂着二人撲來之勢，我用力握着這畫軸，對，這畫軸當中，定有機關，碰開了機關……」

他再小心把畫拉開，小心研究着畫軸，發現這畫軸外表像牛角的顏色，其實是用精鋼打成，而且上面有些凹凹凸凸的地方。

他按下那些凹凸的地方，按了幾次，「颼」的一聲，那兩端的匕首，縮了入內。

原來畫軸之內有機括，但平日畫軸捲在字畫當中，當然無人會發現，屈志在那情急之下，幸運地握到那機括，才救了自己，也殺了這兩個古怪狂人。

兩人又再試按機掣，果然能把匕首彈出縮入，非常有趣。

寶玉道：「這裏非久留之地。」

屈志道：「當然，我們立刻便走。」

「留下這兩屍首？」

「不……如果那十個騎馬的人再來，發現他們，豈不是暴露了我們的行踪？」

「我們把這二人火葬了。」

好在這茅屋離那對老夫婦居所頗遠，他們把一些禾桿，堆着二人身上，然後點了一把火，兩人迅速離開。

走了不久，他們轉過頭來，只見這散落的幾間荒屋，已在火海之內。

* * *

這時，兩人總算暫時逃出生天，經過這一次劫後餘生，兩人再沒有那麼拘謹。

兩人看着對方的模樣，又笑了半天。

寶玉本來是極愛美的姑娘，剛才爲了逃命，用泥灰塗臉，污穢不堪，而今出了生天，當然希望找個地方，把臉上一切泥灰洗去。

屈志的感覺其實也比寶玉好得不多，他曾用刀割下頭髮，而且身上滿有血跡，這也令他坐立不安。

兩人改了方向，向着西北方而去，可是，兩人越走越覺荒涼，一時之間，似是迷失了路。

幸好那時天氣並不寒冷，走了好久，兩人只覺肚餓，但身上再沒有乾糧。

忽然，屈志發現山邊有些野果，他走上一處山崖，想採那些野果充飢。

他上了山崖，却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寶玉站在下面，叫道：「志哥哥，你發現了些什麼？」

屈志道：「這下面是個大山谷，有很多大飛鳥，又有一些地方冒着煙。」

「什麼？你看見什麼？」

寶玉一邊說，一邊沿山崖而上，她站在山崖上看，也呆了一陣。

屈志道：「那是什麼大鳥？」

寶玉道：「那不是什麼大鳥，是我最喜歡的雉鷄。」

「雉鷄？可以吃的嗎？」

寶玉笑道：「我並不是喜歡吃牠們，而是喜歡牠們身上的長羽毛，你記得嗎？當日我在爵爺宴前歌舞，我不是插着兩條長長的羽毛？」

「記得，那兩條羽毛五顏六色，十分美麗。」

「那正是牠們的羽毛。」

「我去摘兩條羽毛給你。」屈志道。

「不，你看我而今的模樣，有了羽毛，也不知插在什麼地方才好。」

「那不用愁，下面有些湖水……不過，那些湖水似有煙冒出，不知能否……」

「我看那些是溫泉，正好讓我洗個澡。」

「對，洗個澡之後，妳又回復白白淨淨，插上那雉鷄的羽毛，定好看極了。」

寶玉似有些靦覥。

屈志道：「下去再說。」

他們走到了山谷，那裏的雉鷄似不怕他們，不過，也沒有理會他們，只站在高樹上，爲着牠們自己美麗的羽毛，顧盼生姿。

樹上有纍纍野果。

屈志也沒心情欣賞什麼，只顧採了一些野果，寶玉伸手要了一些，正想放進口裏。

屈志道：「不要，妳不要吃！」

「爲什麼？」

「讓我先吃，然後等一會，看看有沒有毒，你才吃下去。」

屈志說罷，快快的吃了一個。

寶玉望着他，心裏有說不出的感激，這個機緣巧合碰到的軍士，竟對自己那麼好，霎時之間，她有點忍不住，滴下了兩滴眼淚。

屈志望着他，不知道她心裏想些什麼，只以爲她很想吃果子，便道：「你忍耐一下，看看我有沒有肚子痛，那時，你便可以吃了。」

寶玉掉過了頭，揩了眼淚，回過頭來，道：「不，我不等了，如果有毒，讓我一個人活在這裏，也沒有意思。」

她把那個野果大口大口的咬下。

屈志想阻止也來不及。

過了一會，兩人並沒有肚痛，而且覺得那些野果其味鮮甜，於是兩人開懷大嚼。

好久也沒有像今天那麼飽餐一頓，吃完了野果，他們來到那些冒煙的湖水處。

他們用手試試湖水，只覺溫暖非常。

寶玉立時用水洗臉，把臉上污泥盡洗去，又回復了她美麗的臉龐。

屈志也把頭浸在水裏，又再用水洗臉，登時只覺神清氣朗，整個人也完全不同。

他是個男兒，不覺有什麼不便，索性扯脫下長袍，跳了下去。溫暖的湖水，把他身上的污垢也盡洗去。

屈志道：「玉兒，你也來！」

寶玉道：「你自己洗吧！」

只見她垂下粉臉，望向別處，這時，屈志才醒悟，自己是個男兒漢，寶玉却是個女兒身，怎能一起共浴於湖水之上？

屈志道：「你等一下，我很快便洗完。」

不一會，他已洗完，對寶玉道：「我去那邊，替你守候，你好好沐浴一番。」

寶玉低下了頭。

屈志走向草那邊，道：「我看不見你的。」

寶玉心裏卜通卜通不停的跳，但爲了洗去身上那些污垢，也不理會這麼多，跳進了水裏。

忽然，屈志想起，假如在這時間，眞有人來，那叫自己如何應付？尤其是如今手無寸鐵。

他想起那畫軸。

不過，畫軸在寶玉那個包袱之內，這時又不便再去拿，因此，他有些着急。

他看看自己的東西，原來那副對聯却在自己的身邊，原來他們離開茅屋出來之後，已知這字畫與對聯，藏着極大的秘密，字畫軸藏匕首，總算已發現，但其他還有什麼秘密，一時之間，無法找出。

爲了安全起見，他們把字畫與對聯互相分開。

屈志把字畫給了寶玉，希望那鋒利的匕首，可以作爲她的兵器，可作保護。

他自己却拿了這副對聯。

對聯也有兩個，不過，他用力握了又握，却又沒有匕首彈出來，不知這軸子內藏什麼。

這時，他爲寶玉守候，百無聊賴，於是拿了那對聯子的軸出來看看。

那兩條軸子，也像畫軸一般，不過較短，也是看似牛角，其實是用精鋼打成。

他把軸子捲了幾下，似乎有些聲音，却又聽不到是些什麼，不過，他可以肯定，裏面一定是藏着一些東西。

當他正在專心研究之際，忽然，他看見一些雉鷄正撲翼而飛。

山谷本是平靜祥和，這些雉鷄怎會突然飛起？

屈志心中覺得奇怪，正四處張望，但馬上又想到寶玉正在湖中洗澡，如果自己東張西望，豈不是……

他不敢動，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寶玉朗聲道：「志哥哥，你仍在那邊？」

屈志道：「在！」

「發生了什麼事？那些雉鷄有點驚惶失措似的亂飛，發生了什麼事？」

「不知道。」

「你不去看看？」

「妳……」

「我躲在湖水裏，你四處看看！」

屈志站了起來，往谷中的發光處走去，却無法發現有什麼動靜。

忽然，他伏在地上，聽了一會，又覺似遠處有馬蹄的聲音。

屈志道：「難道他們進來了？」

「他們」是指那十個由江爵爺府派來的騎兵。

「他們怎會來此？」屈志自言自語。

「發現了什麼？」

屈志道：「我伏地聽，好像有馬蹄聲。」

「對，我這裏的湖水，也無端起了一些水泡，正是遠方傳來的震盪！」

「那麼，你快起來！」屈志的叫聲顯得內心忐忑不安，因爲雖然他曾僥倖的殺了高矮二怪，却實在沒有把握對付十個人。

幸運不會永遠落在他的身上。

轉眼之間，他們已可以清晰的聽到馬蹄的聲音，不過，過了一會，馬蹄聲又靜了下來。

看來他們已到了半山，發現了美味的野果，都停了下來，不過，再過一會，馬蹄聲又起。

有人已上了山崖，發現了冒煙的泉水。

有人勒着馬兒上來，叫道：「有水，有水……有熱水啊！」

「甚麼？這山崖之上竟有熱水？」

原來他們也像屈志與寶玉一樣，發現了溫泉。

兩匹馬率先上了來。

屈志已躲在一塊巨大山石之旁，他正擔心寶玉，但一時之間又未便下去找她。

「是的，是溫泉水，我們可以好好的洗個澡了！」那人想策馬前來。

另外一個似乎較爲〝謹慎〞，道：「小心，不要破壞這個世外桃源！」

「對，這裏實在是個世外桃源。」

「而且那麼多雉鷄！」

「不但可以洗澡，還可以大快朶頤！」

那較爲魯莽的人，仍把馬縱前了兩步，馬蹄的聲音在山谷之中迴響着。

那些本來是十分平靜的雉鷄却飛了起來，一時之間，寧靜的山谷有些動盪。

「有人！」另一個軍士輕聲道。

那人勒着了馬。

屈志心下十分奇怪，他們沒有理由會發現自己，難道是發現了寶玉？

寶玉也不會那麼大意？因爲這是性命攸關的事情。

他偷偷回望水池那邊。

只見池上浮着一條白色的絲巾！原來剛才一陣動盪的風把寶玉的一條白色絲巾吹到池上，寶玉要按也按不住，只好任由那絲巾漂浮。

這時，其他的坐騎亦已到，他們一字排開。

有的馬兒躍起狂嘶，也振動了整個山谷，雉鷄又一次驚飛。

衆官兵在這時，却又不敢妄動，看來他們是要得他們的首領的吩咐，才敢行動。

果然，有一馬排衆而出，馬上的人，叫道：「谷內的人，快走出來！」

此人中氣充足，聲音也震動山谷。

當然沒有人作回應。

此人又叫道：「如果妳是逃出來的歌姬，便更加要快快出來，爵爺答應過饒妳一命！」

這話一出，證實了他們果然是爵爺派出來追捕二人的軍士。

仍然沒有反應。

那軍官又道：「如果妳再隱伏不出，我們殺下來，便屍骨不全！」

屈志聽了這軍官的引誘與恐嚇，一時之間，仍想不出任何辦法。

如果自己這樣先走出去，只會應了那軍官一句話，屍骨不全。

如果寶玉姑娘忍受不住，奔了出來，他實在不知如何應付。

屈志感到非常緊張，他雙手拿着那付對聯的軸子，因爲實在太緊張，不知不覺地緊握着那軸子，突然，他雙手作了一個反方向的旋轉。

「嗤」的一聲，一支鵝毛般的細針竟然從那軸子的一邊，射了出來。

那針剛好射在一個野果之上，因爲力道極猛，那野果不但被針穿過，而且裂開，那針最後插在石頭之上！

原來這聯子的軸也是一件厲害的武器！

屈志一時之間，仍不敢肯定！

他決定試一試。

這時，那爲首的軍官，仍然排衆而出，一騎突出，屈志把那軸子，瞄準了那馬的馬脚！

他雙手一扭，畫軸立時射出了針子。

那鵝毛般幼小的針，射在馬腿之上，深深地入了馬骨之內，那匹馬突然失去了一切力量似的，倒了下來，把鞍上的軍官也抛了下來。

那軍官也非常機靈，在這突然的變故中，沒有被抛下，順勢的翻了一個筋斗，站了起來。

衆人都覺得非常驚奇！

連那軍官也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他走近那馬，馬匹依然十分精神，但前蹄高舉，似是廢了。

軍官小心看了一會，不知那馬腿爲什麼會突然廢了，叫道：「邪門！眞邪門！」

有兩個軍士立時也下了馬，爲他們左右看，也看不出原因。

那馬突然倒在地上翻滾起來，發出哀鳴，看來似是異常的痛苦。

軍官審視這馬匹無端跪下的原因，

軍官似與這馬極有感情，上前拍着馬頭，那馬也似有靈性，回望主人，眼中竟滴下了淚！

軍官知道馬匹十分辛苦，實在有點不忍，可是，却又未能發現這馬究竟發生了什麼毛病，但見牠舉起了前右腿，腿上又沒有什麼傷痕。

軍官熟知馬性，馬匹腿部一受重傷，不但難醫，而且醫好了也不能再奔馳，於是，他下了決心，竟然一掌打下馬匹的前額。

一陣骨頭碎裂的聲音，馬匹頓然死去！

軸內藏秘　致敵死地

那軍官叫道：「給我搜！」

其他軍士齊聲和應。

一時之間，山谷動盪，雉鷄羣驚飛亂叫。

屈志看着那軍官一掌打下，可以打碎馬匹的天靈蓋，如果這一掌是打在自己的頭蓋上，他實在不敢想下去。

很明顯這軍官武功高强，那麼他手下那些軍士，也應該有本領。

自己如何以一敵十？

他又瞄準了一個較爲接近他的軍士。

突然，那軍士狂叫一聲，倒了在地上。

衆人上前，扶起了他，只見他臉上出現非常痛苦的神色，却又說不出來。

那軍士掙扎了幾下，竟然死了！

那軍官是個見過大場面的人，知道遇上了高手，立時叫道：「散開！」

衆人散開，各自找到了可以掩護身體的地方。

軍官等了一會，叫道：「何方高人，何不現身？」

屈志當然不會現身。

那時，人雖躲了起來，但馬匹仍散在各處，那些馬似乎多天沒有吃東西，不理會發生了什麼事，只見在狂吃附近的野草。

屈志當然不希望與他們直接交鋒。

他決定再射那些馬匹，嚇嚇他們，如果他們害怕，一齊跑下山去，那便好極，如果嚇不倒他們，殺了他們坐騎，也減少了一些威脅。

於是，他瞄準了一匹馬。

「嗤」的一聲，馬匹應聲倒下。

那些軍士見了，又吃一驚。

接着，另一匹馬又倒下。

那些軍士驚魂未定，接着又有另一匹馬倒下，如是者，八匹馬相繼的倒了下來。

那將軍與衆軍士實在不得其解，却見馬匹如此倒下，又不敢出來細看，氣得他們七竅生煙。

寶玉躲在湖水旁邊，一切歷歷在目，她知道那是屈志的傑作，却不知他用的是什麼方法，心裏也十分佩服這位良朋知己。

軍官已領了他的手下，躲在一塊大石之後，道：「敵人竟有古怪的武器，才可以這樣殺了八匹馬，我們一定要引了他們出來，看他們使的是什麼妖法！」

有人道：「咱們上山之際，看見有白絲巾在湖面漂浮，我看那個歌姬應躲在湖水附近！」

「對，我們先下湖處，擒了歌姬！」

軍官也贊成他們二人看法，道：「你們兩個下湖去！」

另外一人道：「我看那些馬匹倒下時頗爲痛苦，看來一定是被一種暗器所傷，而且那種暗器非常細小，射入了馬匹身體之內，才無法察覺。」

軍官不耐煩地道：「長話短說！」

那人道：「我小心觀察，有人躲在那塊大石後面！」

另外也有人附和他的看法。

軍官也同意他們的猜測，道：「好極，我派你們二人去，從左右兩面包抄那大石！」

其他另有了任務。

軍官對其餘幾人道：「我們仍然伏在這裏，一有其他動靜，支援同袍！」

衆人應了。

屈志仍躲在石後，只覺這一時間，一切都靜了下來，反而使他十分不安。

不過，他已下了決心，只要一見人影，便用畫軸射去，這樣以靜制動，才有勝算。

他最擔心的仍是寶玉姑娘，她如果也以靜制動，好好的躲藏起來，相信也無大碍，最怕的是，她忍受不住這個軍官的唬嚇，走了出來，那便誤了大事。

幸好寶玉一直沒有現身，連叫一聲也沒有。

寶玉當然也是十分懼怕，她明白這時是生死存亡的一刻，稍有差錯，兩人定要葬身此地。

她手握那幅山水的畫軸，只要那些軍士下來，她將會不惜任何代價，與那些軍官，作殊死一戰。

這一刻的靜止，也使寶玉異常驚恐，她只覺雙手抓着畫軸，依然不斷發抖。

首先是兩個黑影閃動。

屈志知道他們開始發動攻勢。

那兩個黑影一直奔向湖邊，屈志知道，他們有意先捉寶玉，再來對付自己。

兩人向山下奔去，雖然他們脚下有功夫，但也要一段時間。

屈志對準了兩個黑影，猛力扭動那聯子的軸。

「嗤嗤嗤嗤」原來這畫軸不單可以一針一針的射出，還可以不斷的射出。

那兩個一先一後奔下山谷的人，後面那個，首先中針，倒了下去。

那個在前面的，十分機靈，見後面那人倒下，自己毫不猶豫，盡快找了一些有掩蔽的地方，直竄湖邊。

屈志初次用此畫軸射針，根本上並不懂使用，射倒了一人，是他的好運。

他連發多針，再沒有射倒那人。

那人一走近湖邊，也發現了寶玉。

只見寶玉瑟縮的在石塊後面，似乎十分驚懼。

那人叫道：「站起來！」

寶玉依然綣縮在石旁。

那人走近，又叫了一聲，「起來！」

寶玉慢慢的起來，她突然伸出了那山水畫的畫軸，刺向那人。

那人實在想不到，這個外表怯懦的姑娘，竟然會向他攻擊。

他自然而然地向後一縮。

他縮得極快，但寶玉手中的畫軸突然「嗤」的一聲，那柄利刄也極快的彈出，而且早已深深的刺入那人的腹部，那人仍未覺得痛時，血已汩汩流出。

寶玉把利刄一捲一拖，那人整個肚子也被她拉了出來，那人狂叫一聲，一手推開寶玉。

寶玉被推，向後一跌，而她的利刄也剛巧劃過那人的左手，那人又再狂叫一聲，倒在地上。

兩聲狂叫，使屈志不能再顧自己安危，他不理一切，狂奔下去。

屈志見寶玉拿着那畫軸，利刄上沾滿了血，而那軍士倒在地上，心才放了下來。

「你怎麼了？」

「沒有，沒有什麼！」

寶玉的聲音顯得非常勇敢，看來她能忍受這情景，已是她的極限。

屈志接過了她的畫軸，溫柔地道：「不用怕，有我在這裏，一切都不用怕！」

寶玉只是點了點頭，本是死灰般的臉，已開始恢復些血色。

屈志見她身體有點搖晃，急忙走近，右手把她環抱了，寶玉嬌軟乏力地倚在他的懷裏。

這時，還有的六個軍士，已有五個湧了過來，團團把寶玉與屈志圍着。

屈志與寶玉後面是湖水，再無去路，前面有五個如狠似虎的軍士，寶玉知道，面對面與他們硬碰，是不能避免，而且也避無可避。

五個軍士，也知道他手上武器古怪而厲害，一言不發，五人齊動手，先奪屈志手上武器。

屈志一手環抱着寶玉，只有一手握着那對聯子的畫軸，不能把畫軸扭動，因此，不能發射出一針。

而那幾個軍士，一直懷疑屈志用一些什麼妖術，根本不知道他是扭動畫軸而射出鵝毛針，但見他只能轉動短短的畫軸，只能勉强護着自己與這個姑娘，根本上發揮不了什麼作用。

衆軍士見他毫無還擊之力，大膽起來，攻勢又發動。

屈志武功本也平平，加上要護着寶玉，五人攻來，使他不斷的退後，他已踏到了湖水。

退無可退。

寶玉有了屈志的支持，雖然在這些刀劍揮舞之下，早已恢復了力量，她穩站着，輕聲對屈志道：「我們死也要死在一起！」

這話使屈志全身充滿了力量。

「妳沒事了？」

寶玉道：「沒事！」

她自己穩站着，用力一握，畫軸的兩邊，却彈出了匕刃出來，一時之間，寒氣迫人！

有一個軍士叫道：「這姑娘的武器倒也新奇！」

另一個道：「是那幅畫，爵爺千叮萬囑要找回的那幅畫！」

衆軍士也立刻謹愼起來，因爲這幅畫是爵爺吩咐一定要找回的，看來能帶回這幅畫所立的功勞更大。

因此，衆人攻擊的目標似乎轉向了寶玉，不過，屈志還是拚命的護着寶玉。

三人猛向屈志走來。

屈志爲了避開三人快刀，無法不左閃右避，一時之間，他與寶玉漸漸分開。

而其餘兩人，見有隙可乘，便向寶玉攻去。

寶玉也舞動那畫軸，使出了一個又一個的刀花，雖然她的臂力不足，但兩邊的匕刄鋒利異常，發出

一陣一陣的寒風，兩個軍士也知厲害，不敢貿然攻上。

屈志被那三個軍士纏着，心下十分焦急，害怕寶玉被那些軍士傷害，他用聯子的軸擋了幾招之後，突然一個抽身（旱地拔葱）向上掠。

三個軍士不知他使用什麼怪招，猝然分開，仰望半空，待他跌下來，再一刀砍上。

屈志本來是竄了上去，橫身飛竄去救寶玉，但到了半空，雙手握着的聯軸被他一扭，已自動的射出了鵝毛針，三個仰着脖子的軍士，只覺臉頰與頭頂，有些痳痳地痛的感覺。

他們想再用力，已無辦法。

三人相繼的倒下。

屈志心中一喜，也怪自己爲什麼不早扭動聯子軸對付這三人，原來他太緊張，竟然忘記了這聯子軸可以射出細針！

三人倒下以後，嚇得那兩個圍攻寶玉的軍士也退了下來，因爲他們明明看到三人快要把屈志擒下來，那知屈志一個飛身，却又見三人倒下。

他們早已知道這小子邪門，而今見三個人同時倒下，不由得內心發毛，便向後退去。

屈志趁這大好良機，奔回寶玉身邊。

「妳沒事？」

「沒事！」

那兩個軍士看着屈志手中聯軸，退後了一些，然後又再攻上，因爲他們知道，只要殺了這個男的，這個女的，便是手到擒來。

而且，他們也知道，千萬不能讓這個男的有機會得手，這樣才可以阻止他的邪門武器。

兩人武功在屈志之上，快攻之下，使屈志手足無措，其中一個更施展空手入白刃的武功，想奪屈志手上的聯軸，不過，屈志知道，這東西一被奪去，自己將會先死無葬身之地！

因此，他拚命護着聯軸，有時，眼看他們大刀劈下，也不讓聯軸有被奪去的危機。

不過，血肉捱不了大刀。

屈志眼看自己的臂膊會中刀，忽然，寶玉的畫軸伸出，「轟」的一聲，那大刀劈正那匕刃！

大刀竟然應聲斷了。

那持刀的人非常愕然，呆了一瞬！

這一瞬却給了寶玉一個大好良機，她把匕首一收，接着用力向前一刺，刺入那呆着的軍士的胸前，那利刃直貫身體，利刃從他背後穿出。

那人連哼一聲也來不及便死了。

另一個軍士，看見這情形，也是呆了一下，猛叫一聲，飛身撲上。

屈志也在這時，撲近寶玉，並且伸手去把那插入軍士身上的畫軸抽了回來。

這時，屈志與寶玉兩人同時握着畫軸，那個軍士正好撲來。

他們緊握畫軸，那個軍士，不知受驚過度，還是攻擊心切，竟然撲向畫軸的刀刃之上。

當他眼看要撲在刀刃之上，本想收脚，却已來不及，竟以身向刀刄，掛在畫軸一端。

屈志與寶玉兩人驚極，用力一抖，本是掛着人的畫軸，竟把人由心胸向上剮去，分開了兩邊！

這情景實在使人害怕。

寶玉忍不住笑了起來，其實，那並不是笑，而是在發抖哆嗦！

屈志也從未看過這般情景，但他畢竟是個男兒，稍爲堅强一些。

屈志把畫軸收了回來，兩邊的刀刃仍有軍士的鮮血，他把畫軸再抖一下，刀刃上所有血已完全灑下，不留一滴！

他再用力一握，刀刃又縮入了畫軸之內。

奔前來的五人，已全被殲滅了。

爲首的軍官一直在上面，監察着下面的情形，本來好幾次也想着要把那歌姬擒下，但男的一出，又被亂了陣脚，最後在這看不清楚的形勢之下，看到這五個軍士竟然又倒了下來。

軍官對手下道：「快走！」

那人本來看着這一場拚鬥，也有點心寒，一聽到軍官叫走，立時拚命逃了。

二人找到一處隱蔽之處，停了下來。

軍官道：「我們守在這裏，他們在谷下，暫時逃不了的！」

衆人喘氣一會，安定下來。

軍官道：「那傢伙使用的邪門武器，究竟是什麼？」

那人道：「江湖上曾出現過一些叫『飛花洒雨』、『飛針錦盒』的暗器，看來這小子所用的，正是這一類！」

「這些究竟是什麼暗器？」

「發暗器本來是靠個人武功，但有些巧匠，利用彈簧機括，做出了一些可以射出的暗器，因爲是利用機括，所以力道較大，而且也準確得多！」

「這小子看來並不只發射一種暗器！」

那軍士接口道：「而且可以連續不斷發射，既邪門也厲害！」

軍官道：「這小子既然有這樣的暗器，我們自然不可以再與他接近，否則自取滅亡！」

「那麼，眼白白的讓他逃去？」

「我看那歌姬手上的畫軸，也是厲害異常！」

「厲害的不是那畫軸，而是那兩柄可以伸縮自如的刀刃，你看大刀劈下，也被立時削斷，便知厲害！」

「人插在刀上，那小子一抖，人便被剮開，實在叫人慘不忍睹！」

他們都看到剛才的情景，這時從他們語氣中，知道他們實在還有餘悸！

軍官道：「你害怕了？」

那個軍士沒有直接回答。

軍官道：「我們當然不能讓幾個同袍白白死掉，我們一定要把那個小子和那個歌姬，捉了來，煎皮拆骨！」他的說話充滿了恨意。

軍士和應道：「對，對，剝其皮，拆其骨！」

「你有什麼好計謀？」

軍士又是緘言不語。

軍官想了一會，道：「我們逼他們出來！」

「怎麼逼？」

軍士想了良久，過了一會，竟然道：「放火！」

這無疑是一個好辦法。

那軍士道：「其實我們除了要把這兩人置於死地之外，還要搶回他們手上那幅字畫與及那對對聯！」

軍士又道：「想不到那兩幅東西，竟然是厲害的武器！」

軍官道：「我看還不止如此。」

那軍士似不明白。

軍官道：「我想那字畫與對聯的內容，一定更是價值連城！」

軍士道：「那麼，我們把這些東西交回爵爺，一定會得到重大的獎賞！」

想了想軍士道：「這兩個人，詭計多端，我看殺了他們也不易！」

軍官道：「先別長他們志氣，滅咱們威風——我們還是想想如何放火！」

軍士道：「我們先逼他們往一個角落，一個樹叢角落，然後放火，逼他們出來，他們一出來，我們便大開殺戒，一律格殺勿論！」

軍官道：「但他們手上的東西呢？」

軍士道：「我看還是讓他們活活燒死好了，你不見他們手上的武器，既厲害又邪門！」

軍官想了一會，終於訂下了放火的計策。

＊　＊　＊

屈志與寶玉殺了那湧下來的軍士之後，兩人已走進了湖邊另一處矮樹叢林之內。

屈志心中極清楚，早已知道他們共有十人，他而今一數，只有八人被殺，山上處還有二人却不見人。

屈志道：「玉兒，妳沒事？」

寶玉道：「我們剛才全力殺了……殺了那個人，那情景實在可怕，我竟可以生生地剮了……」說到此處，她實在忍受不了那時的恐怖情景，竟輕輕地啜泣起來。

屈志輕輕拍着她的肩膊，道：「你不用自責，那是生死存亡的一刻，我們若不下手，被生剮的是我們兩人！」

寶玉聽了，回心一想，却也知道這是事實，如果換了是他們倆，又有誰為他們哭泣？

屈志道：「我們的危險還在！」

寶玉道：「為什麼？」

「他們來時十人！」

「十人？我們殺了……」

「我們一共殺了八人，應該還有二人！」

「二個……那個為首的軍官當然在上面，他還有一個手下，一定在商量對付我們的辦法！」

「不用怕，我們可以對付了八個，那二個應該沒有什麼威脅！」

「不，開始的時候，他們不知我們的虛實，讓我們有機可乘，但而今他們已知道了，並且同伴被我們殺了，他們一定會用些陰毒的辦法對付我們！」

他們正開始擔心的時候，山谷上面突然出現了一陣火光，接着是有馬匹奔騰的聲音。

只見一匹馬發狂似地奔下來，而那火光，搖搖晃晃的，竟然是縛在馬尾上的！

火燒着馬屁股，馬瘋狂的奔下來，牠跌跌撞撞的，把走過的樹叢都燃着了！

一時之間，馬匹所走過的地方，都有了一條火路，本是一片黑暗的山谷，頓時光亮起來。

濃煙冒起，把那些早已飛入樹林安寢的雉鷄都弄醒過來，牠們看見火光，非常害怕，撲翅高飛，一時之間，本是非常寂靜的山谷，竟是鬧哄哄起來。

屈志見那馬奔下來，叫道：「小心！」

原來那馬匹，受火燒之苦，牠拚命把身體撞向有樹的地方，而他們兩人所躲藏的地方，正是一個矮樹叢，而那馬也正向他們奔來。

離他們不遠之處，早已燒着了一部份矮樹叢的枯枝，一陣風起，火從風勢，更燒得猛烈。

兩人無法再躲，跳出了樹叢。

山谷上面的軍官與手下，已看到了他們驚惶無措的狼狽景象，但他們並不攻下來，因為他們只等滿山谷都是火的時候，兩人一定要跑上來，那時，他們便可以逸待勞！

那馬匹依然狂跑。

屈志本想用那對聯軸的鵝毛針

射死牠，但回心一想，馬匹一死，倒在地上，那會燃燒開去。

於是，他用了那畫軸的刀刃，撲了出去，看準馬匹的尾巴，一刀削去。

馬匹猛嘶了一聲，尾巴已掉，但刀刃削過之處，使牠非常痛苦。

牠痛得不知如何是好，只是盲目的，有路便跑，一直跑向山谷下的湖水處，「彭」的一聲，撲了入湖中，硬生生的浸死在湖中！

那時，山谷火勢更盛。

屈志看見山谷之上，有一處石壁，寸草不生，因此那處並無被火波及，於是，屈志一手挽着寶玉，奔向那處不受煙火影響的地方。

當他們來到，氣還沒有喘完，突然，二個黑影拿着長長的斬馬刀奔來。

那二人，一言不發，便向二人猛劈。

他們刀長，不用近兩人的身，屈志與寶玉沒有招架與閃避之力。

他們手上的聯軸與畫軸，一時之間，也無法好好利用，只能用作普通武器一般！

屈志最擔心的是寶玉，因為她不懂武功，遇到這些如狼似虎的攻擊，實在不知如何應付。

只是她左竄右竄，一時衣衫被大刀削過，一時頭髮也被削去。

屈志自己要擋避，也要保護寶玉，一時之間，身體手臂，也中了刀，幸好那只是皮肉之傷。

軍官與軍士，漸漸發現只要猛攻那個女的，那個男的便會更加手忙脚亂，於是，他們兩人攻向寶玉。

過不了一刻，寶玉已身中了一刀，那一刀劈去了她肩膊一大塊肉，血流如注，把她白色的衣裳，幾乎染紅了大半邊！

屈志也不好過，全力搶救下，他的胸口背部也中了刀，但還算並不深重，可以繼續抵擋。

忽然，一陣勁風迫近，屈志知道有人攻擊來，但一時之間，舞動了聯軸，也抵擋不了。

他只覺胸前一痛，低頭一看，却原來胸上已中了一枚黑色的暗器。

他心下一驚，手脚慢了一下，又中了另一刀。

而在這個當兒，寶玉也被那個軍士連劈幾刀，更成了一個血人，倒了下去。

那個軍士，正要再用大刀把寶玉劈死之際，突然，天空中撲下了兩隻雉鷄，牠們似有憐香惜玉之心，啄向那個軍士的眼睛。

那個軍士全無防備，只覺眼前一黑，倒了下去。

那個軍士叫道：「怎麼，怎麼，我什麼也看不見……我盲了……」

那人倒在地上，痛苦呻吟。

對付屈志那個軍官，本來也想趁這機會，大刀劈死屈志，但見那個同袍，無端被雉鷄啄瞎了，一時之間，手也慢了下來。

屈志難得有這機會，雖躺在地上，仍然用聯軸瞄準那個軍官，一扭聯軸，鵝毛針射出，那軍官也應聲倒在地上了。

那個軍官本是以為可以殺傷屈志與寶玉二人，從容容的收拾二人，本來一切都已佔了上風，但雉鷄一來，那個軍士也倒下去。

他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但也不敢動。

屈志見那個軍士動也不動，雙手抱着面龐，痛苦地叫，而寶玉也動彈不得。

屈志再不理什麼，爬近她身邊。

「玉兒，玉兒，妳怎麼了？」

寶玉却沒有反應，她整個身體已染滿了血。

「玉兒，玉兒！」他用手輕輕的推了寶玉，但覺寶玉的手臂已冷了。

屈志知道，寶玉可能流血過多，他一時衝動，抱起了寶玉在懷，希望用身體的溫暖，暫時叫她甦醒過來。

果然，寶玉睜開了眼，她知道自己躺在屈志的懷裏，似乎十分滿足。

「寶玉，妳要振作起來！」

寶玉道：「我……我會……」

不過，寶玉臉色蒼白，有氣無力，屈志也知道她可能支持不了。

「妳千萬不要死呀！」

「不……不……我不會死……我生平最愛用雉鷄的羽毛作裝飾……我與雉鷄實在有緣……想不到雉鷄在我臨危急之時，也救了我……啄去敵人雙目……」

「是的，牠們眞可愛……」

「如果我……我眞的死去……你也要替我找一些美麗的雉鷄羽毛，長伴我的身軀……」

「妳不要死……」

不過，寶玉的身體已軟了下來。

屈志擁她在懷內，悲慟地道：「我會揀最美麗的雉鷄羽毛長伴妳左右……」

這時，那個被啄去眼睛的軍士，已寂靜下來，看來已死去。

死寂的山谷，只有屈志抱着玉兒，他似是忘記了一切，忘記了還有人在窺伺着他，要置他於死地！

突然，一枚暗器又再射至，中了屈志的心胸，一陣痛楚，使他無法不放下寶玉。

這時，他才想起，還有一個軍官躺在地上。

這一枚暗器，雖然中正了要害，但並不會取去屈志的性命，不過，他這時靈機一動，索性好像中了要害而死了似的。

他直攤攤的躺在地上。

過了一會，那軍官看見屈志依然不動，可以肯定屈志已死，他嘆了口氣，從地上爬了起來。

他嘆息着，因爲九個手下跟他出來，只有他自己一個可以回去。

但他臉上也有一陣笑意，因爲他可以不費吹灰之力，搶回那幅畫與那幅對聯，回到爵爺府，一定是立大功得重賞，可能成爲江爵爺的護衛長。

就算名譽不計，把這歌姬與那小子帶回，單是這項的獎賞，也足以使他下半輩子，不用爲衣食而愁。

他越想越高興。

可是，他實在高興得太早！

當他快要接近屈志的時候，突然，他感到臉上被無數針刺入！

鵝毛細針！

他實在是低估了屈志，他以爲屈志已死，哪知道他是詐死。

當那軍官一走近，屈志已扭動了那聯軸，無數的鵝毛細針飛向軍官的臉，直到他倒了下去。

山谷又再度陷入了無邊的死寂。

終於，曙光出現，黎明重現人間。

＊　＊　＊

屈志身心都感到非常疲倦，不過，他却無法睡下去，他看着寶玉的屍體。

開始的時候，他仍然不肯相信，寶玉已經離開了他，而且永遠離開了他。

他抱起寶玉，輕輕的撫着寶玉，希望她可以甦醒過來，可是，她並沒有醒。

他最後放下了寶玉，看着她滿臉血跡的臉龐，他實在不忍心，他拿了一條絲巾，濕了湖水，把她的臉龐抹過，寶玉蒼白的臉龐，仍然是非常嬌美。

突然，兩隻雉鷄在他面前飛過，而且落下了兩條長長的羽毛。

寶玉生前最愛這些雉鷄羽毛，而今離開了這個世界，仍有雉鷄羽毛伴着她。

除了雉鷄羽毛，寶玉還是很寂寞的，屈志在山頂上，採了各色各樣的花朵，圍着寶玉。

屈志守在寶玉的屍體，不知守了多少天。

有一天晚上，突然下起大雨。

雨水自山上湧下來，並且帶下了不少泥沼，一直把寶玉的屍身也蓋了。

屈志拚命撥開泥土。

突然，雷聲大作，雨下得更大，屈志本來人已痲木，但經不起雷聲、閃電的驚動，他似乎回復了神智。

他走出外面，大雨淋濕了他的全身，雷聲隆隆，似乎在告訴他，不要再沉溺下去。

第二天早上，山谷又恢復了寂靜，寶玉的屍體已被泥沼蓋着，不能再掘開。

屈志爲她立了一個碑，但回心一想，如果立下了一個記號，江爵爺可能派其他手下，如果他們再來，可能會對寶玉不利，最後他還是決定不再立碑石。

寶玉生前愛雉鷄，死後也有很多雉鷄陪伴着她，相信她已得到了滿足。

想起了江爵爺，屈志知道，自己不能再停留在這裏，因爲可能還有其他人會來追殺他。

他立時收拾了所有東西。

最重要的當然是那幅山水畫，和那對聯子。

因爲經過了一夜的大雨，那幅山水畫與那對聯子，都被雨水濕透。

屈志把那幅山水畫打開。

幸好這畫是繪在一些絲帛之上，並非繪在紙上，否則早已在雨水中溶掉。

他小心的打開。

他打開這幅畫，一來是因爲他根本未有好好的看過這畫，二來他也想知道，這山水畫，除了畫軸是一雙鋒利的伸縮匕首之外，還有什麼其他秘密。

當他把畫打開了一些，已覺不大對勁，因爲，雨水滲入了其中，已把其中一部份變得模糊，他迅速地把畫打開，已沒有了那幅山水畫，而是滲化成了一塊一塊的黑墨。

屈志的心，立時冷了半截。

沒有了畫，這東西只是一件兵器。

不過，當屈志再小心去看時，才發覺那些一塊一塊的黑墨，似乎並非胡亂的排列。

再看清楚，還有一些非常幼小的線，圈着這些黑漆漆的墨圈。

咦？這幅畫不是山水畫，經這場雨水一淋之後，似乎變了一幅地圖！

對，是一幅地圖。

那些一團團的黑墨的地方，似是一些高山峻崖，而那些微小的線，却是勾畫出一些地形。

他再細看下去，旁邊似乎還有一些文字，不過，那些文字並非漢文，而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文字，看來是像番邦的文字。

想起番邦，屈志立時覺得這地圖上所勾畫的輪廓，有些相熟。

「咦？這不是京城……京城以

北，這幾處是天山山脈，長白山……」

他越看越覺清楚，這的確是一幅地圖，而且是一幅藏寶的地圖，因爲最重要的地方，是在一個山崖之上，旁邊並有一些圖案似的文字。

開始，屈志並不知道那是甚麼，但因爲像形，越看越覺有趣，他自言自語道：「咦，這豈不是代表黃金？這一串一串的，豈非珠寶？」

金銀珠寶，埋藏在山崖上的金銀珠寶，那豈不是一個寶藏？怪不得江爵爺要派那麼多人來追殺他們，原來最大的目的，還是要找回這一幅藏寶圖！

既然這山水畫是藏寶圖，那麼，那對聯子，又會是甚麼？

屈志又慢慢的打開上聯。

這聯子也像山水畫一樣，因爲滲透了雨水，上面的字已化作一團團，但裏面的絲帛，反而貼緊了紗面的紙，而那些紙未完全浸濕，却現出了另外一些文字。

這些文字排列非常整齊，一行是四字排列，另一行却是七字排列，上面好像有很多詩句似的。

屈志索性把裏面的絲帛撕了開來，再看內裏，完全是漢字！

「吐納功夫　在一心一意之始。意定智穩　在混沌有無之中……」

看來這是一些教人吐納的功夫文字，屈志自言自語道：「難道這是武功秘笈？」

他又再拆開聯子的另一邊。

同樣，上面已化作一團團的黑墨，但剝開了絲帛，却是排列整齊的——並非文字，而是圖畫。

第一幅圖畫，是畫了一個打坐的人，第二幅却是一個人頭，上面並有箭咀指着，似乎是把那人的氣脈畫了出來，打坐，豈不是吐納功夫？氣脈，豈不是表示一個人的意智。

天，這果眞是一本武功秘笈！

他再細看，把一邊文字與另一邊的圖畫對照起來，果然是互相配合，本來，文字非常抽象，難以理解，但再看另一邊的圖畫，却是非常容易明白。

屈志索性試試那種吐納功夫。

他屈膝打坐，照着上面所言，呼吸有致，練了一會，果然有神清氣朗的感覺。

他又再依着圖畫子文字，試了其中一些姿勢，發覺這些姿勢，竟是拳脚的功夫。

他本是學武之人，已懂得了武功的基本技巧，所謂一理通，百理明，竟然在半天之內，學懂了一套拳術。

當然，舞動起來，有點生硬，不過，持之以時日，一定有其厲害之處。

他一直由早上，練至日暮黃昏，尤不知倦。

不過，當他停下來時，却感腹如雷鳴，他便在谷中採了些野果，暫時充飢。

當他正吃得津津有味之際，忽然，那些雉鷄却突然發出了驚叫，並且有些飛撲起來。

雉鷄本是十分善良的飛禽，這突如其來發出聲音，當然是發現有敵。

屈志立時把所有東西收起，並伏在一處隱蔽的地方往上看。

過了不久，果然有一隊人馬，在各處搜尋。

看來又是一些軍士，而且大有可能是江爵爺派來的，不過，這時的山谷，不再是以前那麼美麗，而今，經過了大火，又經過了滂沱大雨沖洗，已成了一個雜亂的山谷。

那些人在上面看了一會，便拉隊離開。

當那些人馬離開後，雉鷄才回復平靜。

屈志心想：「如果再留在此山谷，那些人若折返，自己未必能逃出他們的魔掌，倒不如盡快離開！」

寶玉的屍身已埋在地下，再在這裏就下去，也沒有甚麼意義，因此，他於入夜之後，便決定動身離去。

出了山谷，他一直向前走，他根本不知自己在何處，幸好有月光照着，一路也甚平安。

當天露曙色，他已看到前面有一個市集。

他看看自己衣衫襤褸，便先到市集，買了一套衣裳，就在路旁小巷處立時換了，又再買了一些布，把那兩卷字畫包好，放在包袱之內。

然後，他找了一間小客棧，沐浴一番，好好的睡了一覺，才再作打算。

經過這一番勞累，他睡得特別香甜。

不過，他還是被鄰旁一些聲浪驚醒。

那是兩個人的對話，其中一人，似乎天生嗓門極大，屈志不用偷聽，也聽到他們的對話。

「你說那兩個人去哪裏？」

「高矮二怪，都是有分寸的人，怎會這樣？」

「我看他們早已索得那些東西……」

「喂，你不要這麼大聲，讓人聽見，你以爲是一件好事嗎？」

「這小地方有甚麼人聽到？」

「提防隔牆有耳！」

「其實爵爺叫我們來，也是多餘的，要抓一個歌姬，一個小軍士，竟然要出動我們『四奇士』！」

「看來爵爺目的不在那兩個人？」

「在乎甚麼？」

「在乎他們在爵爺的秘密山洞拿走的字畫與對聯。」

「為甚麼你會這樣想？」

「因為爵爺府中，有多少軍士與歌姬，多了他一個，或者少了一個歌姬，又有甚麼問題！」

「不過，據說那歌姬是容顏絕色！」

「如果是容顏絕色，他又怎樣會把這個歌姬送與別人？他早已……」這人發出了響亮的笑聲。

屈志聽到這裏，已經肯定這兩人，是與他極有關係，並且可能是他所提及「四奇士」中另外兩人。

高矮二怪早已成了他手下敗將，埋骨荒郊，而今再來另外兩個奇士，又將是甚麼人？

他好奇想看看那是甚麼人，只見牆板有小孔，他湊近一看。

只見隔壁房間有兩個人，一肥一瘦，互相對面坐。

那肥的有着一個大肚腩，眞有點像個肥大肚子彌勒佛，另外一個，卻是非常乾瘦，瘦得滿臉皺紋，苦口苦臉。

「是的，雖然是答應了那個吳爺，其實爵爺可以在府中，挑選另外一個，送到吳爺府中，他也不會拒絕，而今不但派了咱們『四奇士』，還有一些鐵騎兵，實在是太小題大作了！」

「不過，說也奇怪，派了這麼多人出來，卻是毫無消息，先說我們的高矮兩個兄弟，他們武功絕頂，又見過江湖風險，怎會連一個小軍士，一個小歌姬，也對付不了？」

「可能他們也像我們一樣，根本沒有遇到那個軍士與歌姬！」

「那麼，那隊鐵騎兵呢，他們有十個人，十個人對付兩個手無寸鐵的人，也抓不到？」

「他們也有可能沒有遇到！」

「爵爺派人往緬河流經的地方，而且還另外派我們往西走，目的就是為防漏網，讓他們逃去，照理他沒有可能逃得出我們這個搜索網！」

兩人相對，似乎在苦思。

屈志心想：「幸好住在這客棧，才能發現你這兩個大敵，只要逃離此二人，以後也不用再怕！」

那苦口苦臉的人道：「你以為那軍士與小歌姬帶走的東西，有甚麼價值？」

「大概是一些名家手筆，貴重古董！」

「我看並不是那麼簡單。」

「為甚麼？」

「爵爺府中，早已有無數貴重古董，他費了這麼多人力物力，找來作甚麼！」

「這也有道理！」

「我想其中一定牽涉一些比財物更為重要的東西！」

「對，那個姓吳的常來爵爺府，這人來歷似也不明，而且常常與番邦交往，有可能……」

「不要再說下去，否則……」

忽然，那個肥胖的，似乎發現了一些甚麼，向那苦臉的，作了一個手勢。

那肥胖的人，明明是坐在椅子上的，只見他一聳身，便出了窗外，這人肥胖如豬，但身手竟是這麼靈活。

屈志見他飛身出外，以為他發現了自己，立時躲了在床下，等了一會，卻無聲息。

他再走近那可以看見隔壁的小洞，見隔室再也沒有人，連那個苦口苦臉的人也不見了。

外面卻傳來一陣人聲。

屈志溜出外面，只見一隊人馬，來到這小客棧。

那客棧的掌櫃，本想招待這一班人，但無奈客棧太小，沒有足夠房間。

那十個人，也不勉强留下，只在酒樓之內，吃過午飯，又再動身。

屈志也覺十分肚餓，便找了一個近那些人的座位，以便聽聽他們來龍去脈。

屈志看見他們的舉止，似乎有點像以前在山谷所見的軍士，正在懷疑之際，已聽到他們說話。

其中一個滿臉于思的人道：「搜了這麼久，還沒有甚麼踪跡，怎麼辦？」

「怎辦？還是繼續搜下去！」

「眞的搜不到又如何？」

「我眞不知如何向爵爺交代？」

屈志聽到「爵爺」二字，心中又怦然跳動。

「最奇怪的是，那『鐵騎軍』本來跟我們也有聯絡，這幾天却完全沒有消息！」

「我已射了『光砲』，如果他們在附近，一定會看見的，既然找不到，也應與我我們聯絡一下！」

屈志知道，那些所謂「光砲」，其實是一些强力砲竹，是軍隊用來聯絡的訊號。

「也許他們早已找到了，搶着回去邀功！」

「看來他們眞沒有甚麼義氣！」

「爵爺出了這麼重賞，他們找到，還會顧甚麼義氣？你說是不是？」

「其他人我不知道，那個『鐵騎軍』的將軍，好大喜功，可能……」

「那麼，我們還繼續搜索，豈不是益了他？」

「那你有甚麼提議？」

「我們既然找不到那歌姬與那軍士，而這附近只有兩個地方可以逃出關外，那麼，他們定然已找到！」

「他們找到？」

「他們找到，並不是他們武藝高强，而是他們好運氣，碰到那軍士與歌姬，而我們只輸了運氣！」

那將軍模樣的人，嘆了口氣，道：「多年以來，我們都敗在這人手上！」

「是的，我們再不能敗，否則，這次回到爵爺府，我們再沒有地方立足！」

「那你有甚麼辦法？而今連運氣也輸了給人！」

「未必，好運並不一定要等！」

「那我們怎辦才好？」

「我們可以自己找好運！」

「怎樣找？」

「假設他們『鐵騎軍』早已奪回那幅畫與對聯，正運送回爵爺府，那麼……」他低聲說話，不過，屈志因為坐得近，也可以約莫聽到。

「那麼……我們截了他們，奪回那幅畫，豈不是……」

那將軍似乎同意，考慮了一會，道：「既是關係我們生死存亡，也不能再顧及甚麼道義，況且他們一直對我們不好，這次截劫他們，既可邀功，又可報仇……」

「那叫何樂而不為！」

忽然，酒樓外面來了兩人，正是一胖一瘦，屈志知道，這便是「四奇士」中的另外兩奇士。

說也奇怪，「肥瘦二怪」應該是認識這些侯爵爺府派出來的軍士，但他們見了面卻未打招呼。

而剛才那幾個軍士與將軍的談話却靜了下來。

「肥瘦二怪」叫了酒菜。

苦臉的瘦老怪拿起酒杯，喝了一大口，重重的嘆了一口氣：「唉！」

肥老怪道：「你總是這樣，未說甚麼之前便嘆息，我們有甚麼好運，也給你的嘆息趕走了！」

瘦老怪道：「你說這不值得嘆息麼？」

「嘆息甚麼？」

「一隊所謂鐵騎軍走了，又來了另一隊，結果又是空手而回！」

肥老怪聽了，知道他語中有所指，道：「這也怪不得，有時人多好辦事！」

「好辦個甚麼屁！」他「呸」了一口，又再大口大口的喝酒。

這個動作，擺明是一種侮辱，甚至是一種挑釁。

屈志看着那邊的軍士與將軍。幾個軍士似乎抵受不住這瘦老怪的話，想站起來，不過，將軍示意，衆人才悻悻然的坐了下來。

將軍也喝了一口酒，道：「人多不算甚麼，人少却又不見得好！」

一個軍士問道：「有甚麼好？」

「一個人放一個屁也是這麼臭！」將軍道，衆軍士聽了，大笑起來。

瘦老怪聽了，非常憤怒，也想站起來，不過，肥老怪却拉着了他，向那將軍道：「你的口也臭得厲害，聽說那『鐵騎軍』早已奪得雙寶！」

將軍知道這話是試探他們，也道：「我們這些粗人，怎會這麼容易奪得雙寶，而且我們一向團結，鐵騎軍奪得雙寶，也就是我們奪得雙寶！」

瘦老怪道：「爭奪雙寶，居然還說團結！」

將軍道：「據說你們『四奇士』分兩道揚鑣，你們的高矮二怪，早已……」

瘦老怪道：「早已奪得雙寶？」

將軍不置可否，並不回答，只是仰天打哈哈。

屈志看着他們，知道他們雖然同是江爵爺所派出來找尋自己的人，但軍隊與這「四奇士」，並不和睦，而且是互相猜忌。

忽然，屈志心生一計。

如果單以自己的力量，去對付這些人，無論自己武功如何高强，總有一天會敗在他們手裏。

既然不能用武力打敗他們，只有智取。

屈志立刻結了賬，離開這小小的酒樓。

出到外面，正是趕集時間，人來人往，十分熱鬧。

屈志穿過人羣，希望找到賣字畫的攤檔。

走了一會，果然發現街尾之處，有一個畫師即席揮毫，而他攤檔周圍，排滿了字畫，既有山水畫，也有一些對聯。

屈志上前，隨便選了一幅山水畫，又選了一對對聯，並且吩咐那畫師，把山水畫與對聯，用油紙包好。

然後，他來到了一間廟宇前面，那裏香火很盛，很多拜神的人，也有很多小童乞丐，圍在廟前玩耍。

他選一個較為精靈的，拉他在一旁，向小童道：「你可否替我交這卷東西給人？」

那小童道：「我有甚麼好處？」

屈志笑着，從袋裏掏出一兩銀，塞在孩子手裏，那孩子從來沒有擁有過一兩銀，因此非常樂意地道：「送給甚麼人？」

「你跟我來？」

那孩子跟着屈志，來到了那客棧的酒樓。

屈志道：「你看見裏面有一個肥胖的人，一個瘦的人嗎？」

那高矮二怪，外形奇特，一眼便可認出，那孩子點點了頭。

屈志道：「你進去，把這包東西交給那兩人，然後說是一個高瘦的和一個矮胖的兩個人交給他們的，說完之後，便要走出來，一句話也不要再跟他們說！」

那孩子甚爲精靈，點點了頭。

屈志在酒樓外面，找了個適當位置，預備着這一齣好戲上演。

孩子提着那油紙包進內，一直走到「肥瘦二怪」身畔，遞上了油紙包，道：「有一個高瘦和一個矮胖的人叫我把這包東西交給你們！」

肥老怪道：「是甚麼東西？」

瘦老怪向那孩子道：「他們是一高一矮，還說了些甚麼？」

那小孩早已不理會他們，一溜煙的跑了出來。

瘦老怪想追出來，但肥老怪道：「既是高矮二怪送來，倒不如先拆來看看！」

瘦老怪似乎有些深謀遠慮，不願在這公衆地方打開這個油紙包，不過，那肥老怪十分心急，早已扯開了那些油紙。

油紙是開了一部份，便露出了一個畫軸。

那邊將軍的人，一直注視着他們兩怪的一舉一動，當他們一看見那個畫軸，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肥老怪看見了畫軸，立時也停了下來。

瘦老怪更機靈，一手按着那油紙包，道：「那高矮二怪，不知耍弄些甚麼花樣，作弄我們！」

肥老怪聽了，起初還不明白，但隨即也領會，附和道：「既然是作弄我們，不看也罷！」

他迅速把油紙包蓋上，瘦老怪喝了一口酒，道：「對着這班窩囊廢，喝酒也沒有心情，唉！」

「既沒心情，走吧！」肥老怪十分聰明。

兩人站了起來。

將軍也同時站了起來，而其他軍士，分別竄到酒樓的四處。

氣氛立時緊張起來。

屈志站在外面一個隱蔽的角落，心想：「果然有好戲看了！」

他這一招離間之計，果然有效。

將軍道：「你們想走？」

肥老怪道：「喝完了酒，還不走麼？」

瘦老怪也伸了個懶腰，道：「喝完了酒，最好是去睡一下！」

將軍道：「當然可以，但請放下那油紙包！」

肥瘦二怪同聲道：「甚麼話？」

將軍道：「簡單話，放下那畫！」

肥瘦二怪互望一眼，瘦老怪道：「肥老怪，你聽到他說些甚麼嗎？」

「聽到，是放屁的聲音！」

二人同聲大笑。

將軍與他的手下，當然是笑不出。

瘦老怪道：「你憑甚麼要我們放下這東西？」

「憑爵爺之命！」

「甚麼？」

「爵爺叫咱們兩隊軍士，又叫你們四個怪人，一起出來找回字畫與對聯，而今找到了……」

肥老怪道：「找到了又如何？」

瘦老怪道：「找到了也是我們四怪之事，幾時輪到你插手？」

將軍聽了，有些語塞，不過，他的頭腦也轉得非常快，道：「爵爺吩咐過，找到了字畫之後，一定要好好保護字畫，送回爵爺府！」

「我們不懂怎樣保護嗎？」

「你們當然可以，不過，單憑你們的力量，總比不上我們這一隊軍隊！」

肥老怪仰天長笑。

將軍知道自己理由並不充足，道：「我們一起護送肥瘦二爺！」

衆軍士應了一聲，大伙兒奔上。

「你們想搶？」肥老怪道。

有軍士道：「搶你又如何？」

幾個軍士已圍着二人，兵刃在手，如狼似虎的撲來，肥瘦二怪，並沒有掏出兵器，左閃右擋，居然在三十來招之間，打倒了二個軍士。

肥老怪道：「你這窩囊廢！」

瘦老怪道：「我早已看不過你們這班欺壓良民，巧取豪奪的小人！」

他左一拳，右一拳，不要看他雙手瘦如柴，發出的力道，却是驚人，又有兩個軍士着了道兒，倒了下去。

肥瘦二怪倒也厲害，幾十招之內，便擊倒了四人，將軍知道，這些軍士與這兩個老怪，武功有一段距離，如果用正常的方法，無奈他們何。

這將軍一直還沒有出手，他只看着手下對付這二怪，自己在旁，希望找個好機會。

將軍突叫：「死纏着他們！」

衆軍士聽了，果然採用死纏爛打的方式，你退我上，不給二怪一個喘息的機會。

本來，二怪也不怕衆人的死纏，但問題在那個油紙包，其中三個軍士，除了猛然助攻之外，還找機會搶這個油紙包，他們來得及抵擋，又怕被搶去油紙包。

將軍已看中了他們的弱點，他手中已掏出了一些暗器，似乎是在找機會下手。

屈志在外面，心想：「只要他們兩敗俱傷，那麼自己再無後顧之憂！」

酒樓之內，戰況更形激烈。

將軍果然出手，撒出了暗器。

兩個老怪，把他們的袍子敞開，竟然把那些暗器網兜了過來，暗器黏着他們的長袍，却傷害不到二人！

將軍見暗器不得逞，便親自出馬，他拿着大刀，猛劈二人。

而其他軍士，也一齊攻上。

有了將軍加入，他們似是佔了上風，但肥瘦二怪，也抽出他們兵刃。

肥老怪一對銅錘，虎虎有風。

瘦老怪一柄長長的緬刀，頻傳破空之聲。

轉眼又過了七八十回合，三個軍士已倒在地上，肥瘦二怪似乎是越戰越勇。

屈志看着他們，心想：「這樣下去，雖然是兩敗俱傷，但只是傷而已，日後對自己仍有威脅！」他急忙的趕回自己的房間，把包袱縛在自己身上，然後拿着那聯軸來到酒樓。

裏面仍然是打鬥激烈。

將軍與肥老怪雙雙對壘，打得異常激烈。

剩下了的二個軍士，死纏着瘦老怪，也是殺得性起。

屈志已找到了一個極佳的隱蔽地方，他打算覷準機會，射出鵝毛細針，完全解決了他們。

忽然，肥老怪銅錘向將軍一掃，將軍一閃，却趁這個大好機會，欺近肥老怪的身，一指戳出。

這一戳中了肥老怪身上的「太宗」要穴，他整個人像石像般呆了下來。

接着，那將軍伸手把他懷抱中的油紙包搶了過來，將軍目的在這油紙包內的字畫與對聯，既拿了在手，也不理會自己那二個下屬，便要逃離。

瘦老怪見肥老怪突然一呆，定如木鷄，已知道他中了將軍的暗招，他連忙把緬刀虛晃一招，從二個軍士的空隙之中，奔了過來。

他並不是來救肥老怪，而是來搶回將軍手中的油紙包，他緬刀劈下。

將軍從肥老怪懷中搶了油紙包，正在高興，但覺一陣勁風迎面撲來，急忙一閃，但那勁風實在厲害，强快且急，一時之間，他避無可避，只把油紙包掃過去。

緬刀是非常鋒利的，如果劈下去，油紙包內所有的東西立時被劈開一分爲二。

瘦老怪只好立時把緬刀略略偏斜，但去勢實在厲害，「嘶」的一聲，刀鋒竟把油紙包削開了！

那些字畫與對聯散開，撒在地上。

本來是捲好的字畫與對聯，都因爲緬刀刀鋒厲害，攤了開來。

那字畫攤在地上，是一幅極其普通的字畫，有山有水，一看便知是普通人家裝飾的字畫。

而那對聯上面寫着：「靜坐尋思己過」「閒讀莫記人非」！

將軍與瘦老怪都是爵爺親身授命來找字畫與對聯的，當然是說過字畫與對聯的內容，而今一看，瘦老怪已大呼：「上當，上當！」

將軍一看，也忍不住的道：「那個兎崽子，敢在我們頭上動土！」

屈志千萬也想不到，會有這情形發生。

這時，他再沒有選擇，他立時扭動那對聯軸，鵝毛細針無聲地射出。

首先是肥老怪倒了下來，因爲他是被點了穴，一時之間，呆在那裏，滿身刺滿了鵝毛細針。

瘦老怪武藝高强，那鵝毛針雖然無聲無息，但在他耳內，竟然是知道有暗器射出，他急忙找地方躲，但一時之間，無處可躲，只有躲在肥老怪身後。

而將軍却是後知後覺。

他一晃身，那些鵝毛針已如天雨般洒下來，他仰躺在地上，那二個軍士，以爲將軍有病突發，也跑過來，但未及將軍身邊，早已中了細針，二個同時倒下。

本來是戰鬥激烈的小酒家，頓時一片沉寂。

屈志見所有人不再動，迅速離開這小酒家，也離開了這小市鎮。

機智恆兒　挽救山莊

屈志離開了這個小市鎮，一直往西北走。

一日，正午時分，天空却突然黑暗了下來。

屈志見前面有條小鄉村，找了一個村民一問，才知道這地方離陽關不遠。

如果到了陽關，便可出關，出關之後，便是西域地方，不再是爵爺勢力範圍。

他知道奪去爵爺這對寶物，斷斷不能再在中原立足，只能遠走西域，才能找個安全容身之所。

那村民見他似是迷路，便對他道：「如果依這條路走，你要兩天才到陽關！」

屈志道：「兩天？路上有沒有其他村莊？」

村民道：「沒有，你只會遇到

一些把守城關的守兵，這些守兵，與土匪差不多！」

「他們會怎樣？」

「他們打劫商旅，甚至殺人！」

「那怎樣能避開他們？」

「我們村民知有一條捷徑通往陽關！」

「在哪裏？」

「要上了這個山，攀過上面山崖，只用一天時間，便可到陽關了！」

「這地方難走？」

「難是比較難走，不過，却是安全，而又快捷！」

屈志當然害怕遇到那些守軍，不知其中是否有些屬於江爵爺，或者江爵爺是否下了命令，通緝自己，因此，他決定攀山往陽關。

這時，天空更黑暗，烏雲四合，並起了風來。

村民道：「天氣要轉涼了！」他頓了一頓，好像自言自語道：「今年也應該冷了，這個時候，還沒有飄過一片雪，實在不是味兒！」

村民要趕着回家，屈志想再多問兩句也不能。

屈志決定趕上山去，攀過山嶺，到了陽關，早日離開這中原地方。

當他依着村民所言，上到了半山，天空突然開始飄下了雪花。開始是一小片一小片，但過了一會，却像一大片鵝毛似的，不是飄下來，而是洒下來似的。

轉眼之間，整個山頭已成白花花的一片，而且雪還會下得更大，屈志再不能繼續趕路，應該找個地方躲避這一場風雪。

他發現附近很多山洞，他鑽進其中看看，裏面十分乾爽，倒是可作暫時棲身之所。

山洞並不是向着當風處，因此並不寒冷，屈志打開包袱，用一件厚衣服舖在地上，躺下來休息。

當他醒來的時候，外面透入微光。

他披上衣服，走出山洞，想看看外面環境，哪知道，山洞之外，甚麼也看不見，因爲山洞已被大雪所封，他試試推開那些雪，却發現雪已成冰，把山洞洞口封閉。

他一時之間，自言自語道：「眞倒霉！竟然無端的困在這裏！」

他的話音在這山洞之內迴響着。

當聲音停了下來，却又靜得有點怕人。

忽然，他聽到有一些「閣閣」的聲音，開始的時候，他以爲是山洞之內有些小動物發出的聲音，但後來再細聽，却發現似是人聲。

他嚇了一跳，自忖道：「怎麼在這荒野之中，竟也有人，難道還有人和我一樣，困在山洞之中？」

他試試敲幾下石洞的牆壁。

過了一會，却又傳來敲牆壁之聲，那絕不是迴音，而是在山洞的另一邊，或者在隔壁，或在附近的地方，有人拍石壁，表示聽到他的敲打。

屈志心下有些害怕，因爲那可能是爵爺派來的手下，不過，回心一想，途中所遇，江爵爺所派來的人，已全死在自己手下。

雖說仍有些人，可能他還沒有遇到，但這窮鄉僻壤，又怎會遇見？

他鎮定了下來，不過，爲防萬一，他不再敲打石壁，只希望早日溶雪，可以離開這山洞。

他也想起，這附近很多山洞，大有可能，早已有人在其中居住也說不定！

他回到洞內，找了一些乾枯柴枝，生起了一個火，倒也十分溫暖，他包袱之內，仍有一些乾糧，看來還可以吃三五天，暫時也不成問題。

他百無聊賴，便把那對對聯子，打開來看。

這對對聯，因經過水濕之後，早已呈現了文字與圖畫，但因一路上逃避追兵，雖然試過聯上所寫的吐納法，但尚未細看，而今有這大好良機，沒有人打擾，也不怕有人搶去，於是他細心閱讀。

這對聯子，一聯顯出文字，另一聯顯出圖畫，這些文字與圖畫是配合的。

屈志依照上面所言，開始細心學習吐納的功夫。

吐納功夫，屈志早已學過，但以前所學，似乎對自己的武藝並無甚麼幫助。

可是，依照了聯子上的圖文學習，過了不知多少時間，竟覺自己有點身輕如燕的感覺。

他甚至感覺自己與以前完全不同，有「脫胎換骨」的感覺，他知道自己眞的得了一本武功秘笈，而且是上乘的武功心法。

在完全沒有人騷擾的情形之下，他學得異常快。

每天，他學完便睡，睡醒又再練功，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

那日，他又再走出山洞口，只見白皚皚的冰，仍然塞着洞口，而且越結越嚴實。

看來外面風雨極爲厲害，而且沒有停過，以至積雪越來越多，把洞口封閉得更滿。

「甚麼時候才可以出去？」他自言自語，無心的一掌打出。

「轟」的一聲，那些硬如鐵板的冰，竟然被打碎了，冰碎紛紛掉下。

屈志這不經意的一掌，連他自己也吃了一驚！他自言自語道：「

爲甚麼這麼厲害？」

他又再試一掌。

這一掌更爲厲害，因爲是有所爲而爲，前面冰牆，出現了裂痕。

他用手去推一下，一大塊冰掉了下來。

屈志當然覺得十分歡喜，想不到困在這山洞之內，竟然無師自通的學會了對聯上的武功。

突然，他又感到一陣悲哀與一陣頹喪，因爲這山洞外面的冰塊竟是如此厚。

他又再打了幾掌，冰塊碎溶，但仍然未見出口，他有點灰心，回到洞內。

既然學有所成，他對於聯子上的武功，更加重視，練習也更加殷切。

過了兩天，他又出山洞看看，冰雪仍然阻擋着洞口，他又再打了幾拳，打破了一些冰塊。

當他打得有點興高采烈的時候，忽然發覺那半透明的冰塊外面，似有個人影。

再看清楚，果然是個人，不過，冰塊透明並不足夠，只見是個人影，却不能看到那究竟是個甚麼人。

原來山洞口處所積的冰雪極多，而屈志所住的山洞旁，其實還有些很多山洞，剛巧隔壁那個山洞，在未冰封之前，並不相連，但而今冰封了外面那一截，在洞外竟形成了與隔壁相連，而中間隔了一片冰牆。

外面那人似已發現了屈志，也拚命用掌打破冰牆，那人掌力也雄渾，冰塊被他震碎掉下。

屈志當然也非常高興，打了幾掌，冰塊也碎了。

不過，他越是破冰，越是覺得不對勁，因爲外面那人身形似是有點熟悉，再看一下，那人極爲瘦削，肩上似是披着一件大長袍，這人赫然是那個瘦老怪！

爲甚麼他會來這裏，他已經被鵝毛花針打死……

屈志正在左思右想之際，「喀啦」一聲，前面整塊冰也破了，露出了一個大洞。

「小子，果然是你！」瘦老怪那沙啞的聲音，再沒有人可以模仿。

原來瘦老怪早已發現了屈志。

屈志想轉身便走。

瘦老怪那裏再讓他走，雙手箕張，十指如戟，抓向屈志，屈志只感到身後有勁風，連忙向前一撲，但左肩仍然逃不過瘦老怪的左手。

「颼」的一聲，衣衫被撕下。

屈志道：「你想怎樣？我與你不相不識！」

瘦老怪怒道：「你這小子，害得我們四奇士只剩我一人，我不替三位大哥報仇，誓不爲人！」

屈志見他又再出招，只好虛晃着，揮出他出手如風的厲害招法。

「我怎會害了你們……甚麼四奇士……」

「小子還在裝蒜？那天你用那些細針，射死了客棧酒家內每一個人，幸好我福大命大，躲在肥老怪的身後，才逃出了鬼門關！」

「那不是我……」

「你不用再詭辯，後來我找到那個帶那兩幅畫來的小童，他已告訴我你的模樣，後來我經過那個山谷，看到那些鐵騎軍……不說也罷……」

「你也沒有可能証明我是……」

「你便是那個從爵爺府跑出來的軍士屈志！」

「我不是！」

到了這個時候，屈志只有一個辦法，死口不認。

瘦老怪與屈志說着話當兒，並沒有手慢下來，不過，屈志却在山洞之中，一路走避，左閃右避，居然使瘦老怪無法抓到自己。

他自己也覺得奇怪，爲甚麼自己的身體竟然那麼輕？竟然可以逃過這瘦老怪的十指？

瘦老怪也覺得奇怪，眼看這個小子，形格並不十分奇特，怎麼可以在百多個回合當中，仍然可以逃過自己的抓爪？而且這山洞地方並不大，活動範圍不廣，却可以被他閃過，如果出了外邊，那還豈能見他踪形？

突然，瘦老怪停了下來，他詐作喘氣。

屈志也停了下來，却氣不喘，氣定神閒，他當然明白，他自己的武功不單精進，而且眞的一日千里。

瘦老怪突然出了一掌，這一掌眞快如閃電。

屈志却也非常機靈，反應極快，也以掌還掌。

「砰」的一聲，兩人同時彈開。

瘦老怪非常驚愕的望着屈志，他走江湖數十年，知道當今江湖之上，可以接得他這一掌的人，實在不多，可是，屈志接了這掌，却依然氣定神閒。

以一個普通軍士的武功，如何可以達到這個境界？

「屈志，你不要再裝蒜了！」

「裝甚麼蒜？」

「快把你在爵爺秘洞中所偷的東西亮出來！」

「偷東西，我沒有偷東西！」

「你還在死賴？如果你不是偷了那些東西出來，你的武功會如此厲害？」

一時之間，屈志不知如何作答。

「沒有說話了吧，快拿出來，留你一條全屍！」他話未說完，那

柄長長的緬刀已在手。

對於一個小輩，瘦老怪一直不願以兵刃對付，可是，在這情形之下，沒有兵刃，他是勝不了的。

緬刀本是軟軟的，在瘦老怪用力一抖之下，成了筆直，直戟屈志。

屈志稍退，一個矮身，又再使出另一招，他在半蹲的姿勢中，一掌自下而上的送出來。

這一掌實在厲害，不單瘦老怪沒有料想過，甚至屈志自己，也沒有想過，自己竟然有此能耐！

「砰」的一聲，瘦老怪整個人被拋出了五尺之外，撞在山洞的石壁之上，痛入心脾！

屈志趁這個機會，奔入洞中，把包袱縛在身上，然後再奔出來。

瘦老怪已站了起來，一見屈志的身影，再不猶豫，緬刀如旋風擺柳，一招緊似一招，追向屈志。

屈志使出了這幾天以來所學的武功心法，不單可以避開他如狠似虎的刀法，而且還可以趁一些空隙，以肉手抗拒！

不過，薑還是老的辣！

瘦老怪突然晃了一晃，身上露出了一個大空門，屈志眼明手快，一掌打出，這一掌打中他胸前的話，這瘦老怪不倒地也要停下來！

哪知道這一招是虛晃的。

掌一到，瘦老怪已然避走，而緬刀已下，眼看便要把屈志削成兩半。

屈志收掌，一個閃身，但已太遲，他手上所縛的包袱，已被削下。

而包袱內的畫軸已滾在地上。

看見了畫軸，瘦老怪如獲至寶，竟然撲上去搶，畫軸與聯軸分別滾向兩個不同方向。

瘦老怪仍然欠缺一點運氣，他撲向那邊，正是畫軸，而屈志却先搶回聯軸。

他一握聯軸，心內暗喜，猛力一扭，只見瘦老怪已整個人彈了起來！

他已中了無數支鵝毛細針！

屈志呆了下來，一時之間，他不敢走近瘦老怪，因爲害怕他又重施故技。

他等了一刻，只見瘦老怪仍是動彈不得，他才慢慢走近，搶回他手上的畫軸，仍見他一動也不動。

屈志也無心再研究他是否死去，把兩支畫軸收好，奔出山洞，在那些裂開了的冰塊中穿了出外。

到了外面，猛然吸了一口氣，整個人立即舒暢起來。他本想立時便走，但想起小客棧酒家之中，本以爲所有人都死了，哪知道還剩下這瘦老怪，於是，他回過身來，雙掌勁出，把冰雪推向山洞。

再打幾掌，附近幾個山洞已被冰雪塞住，如果瘦老怪還未死的話，困在這些山洞中，肯定無法逃離大限！

屈志拚命向前走，此時，他身輕如燕，很快到了陽關，走向大漠。

屈志知道，如果再回中原，他的日子一定不好過的，於是他出了大漠之後，隱居在這山谷之內。

他十分想念寶玉，一日，當他佇立在窗前，却看見兩隻雉鷄一齊飛來。

本來這地方並不適宜雉鷄居住，不過，那對雉鷄飛來，竟然就在這個山谷定居。

寶玉是非常喜愛雉鷄的，屈志看見了雉鷄，當然大喜過望，也許寶玉在天有靈，化了雉鷄，來谷中作伴。

轉眼幾個寒暑，這人跡罕到的山谷，成了一個雉鷄山谷，而屈志漸也忘了自己的名字，只叫自己是雉鷄老人，雖然，他當年並不老。

在雉鷄谷中，日中無事，雉鷄老人把聯子上的武功，一一細研，又研究那聯軸中的暗器機括，倒也是樂也悠悠，生活如意。

雉鷄老人立在窗前，想着這一段往事。

雖然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一切有如發生在昨日，歷歷在目。

「唉！」他嘆了一口氣。

* * *

小童恒兒又再奔來，叫道：「師傅，恒兒又再見到飛人了！」

「胡說！」

「師傅，恒兒眞的不是胡說，那個人雖然無翼，但眞的能飛！」

雉鷄老人道：「既說無翼，他又怎能飛？」

「他拍拍雙袖，便能飛了！」

「那你帶我去看看！」

恒兒拉着雉鷄老人，往外跑去。

外面那一帶樹林，早已成了雉鷄林，有一兩隻雉鷄，在林中或者附近飛舞，長長的羽毛，繽紛七彩的羽毛，在陽光之下，十分美麗。

「哪兒？」

恒兒向四周望了一遍，並沒有發現「飛人」，便道：「我們過那邊看看！」

他們繞過了雉鷄林，也沒有甚麼發現。

不過，恒兒依然道：「有的，你不信可以問問他們！」他所指的「他們」，是住在雉鷄林另一邊的一些大漠外族人，他們來到雉鷄山谷，懇求雉鷄老人收留，雉鷄老人在谷中也要人幫手耕作，便讓他們住下，那外族人也十分勤勞，對雉鷄老人服侍有加。

那外族人依然保持他們自己的風俗語言衣飾，其中一人，見了雉鷄老人，上前恭敬問安。

雉鷄老人問道：「恒兒說有『飛人』，你們有看見過嗎？」

那人點點頭，臉上似有驚惶之色，道：「有，我們正想稟告主人！」

「甚麼？你們也見過？他是怎樣的？」

他一邊道，一邊雙手拍袖：「他可以飛，像雉鷄一樣飛過去！」

雉鷄老人皺了一下眉頭，心想：「看來事情有點蹊蹺！」頓了一頓，對那族人道：「你們小心防範，再有甚麼發現，立時來告訴我！」

外族人唯唯諾諾。

雉鷄老人回到自己的寢室，似有點失落，不過，雖然恒兒三番四次的追問他，但他依然不語。

那夜，他睡得頗不安寧，他醒了幾次，他覺得自己有點心神不屬。

第二日，恒兒很早起牀，却發現雉鷄老人仍未醒來，對於恒兒來說，這是絕無僅有之事。

因爲自他來雉鷄山莊之後，他從來沒有見過雉鷄老人這麼晏沒起來，他每朝早總是一大清早便起來，往後院空地練功，耍一下拳脚。

當他做完了清早要做的練功之後，他便往雉鷄林看雉鷄，看看牠們美麗的羽毛在空中飄舞。

這習慣多年沒有改變。

恒兒見雉鷄老人仍未起來，焦急地在房外踱來踱去，等了一會，他實在忍耐不住，索性走進師傅房中。

恒兒見他似是熟睡。

他躡手躡足的走近師傅牀前，伸出小小的手兒，輕輕按在師傅的額上。

當他想縮手的時候，雉鷄老人已一手把他的小手捉住，睜開眼睛，道：「恒兒？」

恒兒道：「對不起，師傅，弄醒了你！」

「沒關係！」他放開了恒兒的手，並打了一個呵欠。

「師傅你不舒服嗎？」

「有甚麼事，你以爲師傅有甚麼事？」

「我以爲師傅病了！」

「師傅怎會病？」雉鷄老人坐了起來，輕撫恒兒的頭髮，這個老來才收的小徒弟，這麼乖巧，逗人喜愛，實在使他老懷安慰。

恒兒望着雉鷄老人，一臉純眞，却又有擔心的神色，道：「可惜恒兒不能爲師傅做些甚麼！」

「你要替我做些甚麼？」

「替師傅分擔一些憂愁！」

雉鷄老人聽了，望着恒兒，道：「師傅有甚麼憂愁要你分擔？」

恒兒道：「師傅，我可以看得出，你心裏是有些不快樂！」

「你怎知道？」

「單是看你沒有一早醒來便知！」

恒兒這孩子眞是聰明伶俐。

「沒事的，不用擔心！」

雉鷄老人起來。

恒兒仍道：「師傅，恒兒年紀還小，沒有甚麼辦法，不過，我那幾個師哥回來，他們年紀大，武功又好，一定可以替師傅分憂！」

「沒事的，我根本沒事，你出去玩玩！」

恒兒望着雉鷄老人，然後離開。

雉鷄老人打了一個呵欠，伸了一個懶腰，自言自語道：「我難道眞的爲了這小事而擔憂？」

他盥洗過後，便步往雉鷄林，這時已是日上三竿，那些雉鷄都飛了出去，只留下一些老弱的在枝頂上飛來飛去，發出一些並不悅耳的叫聲。

看着這些雉鷄，當然是想起寶玉，已經是廿多年了，他每天仍然想起寶玉。

他看了一會，漫步至山後一處，那裏有個小山洞，外面看來是沒有甚麼特別。

他推了小門，便有一道石階，他沿階而下，又開另一道小門。

門內赫然是一個佈置極其優雅的小室，最特別的地方，便是到處都是用雉鷄羽毛來裝飾。

雉鷄老人，坐在室中一角，看着那些羽毛，他想起與寶玉姑娘逃出爵爺府，經過多番險阻，才來到這地方隱居，那一幕一幕的過去，湧現在他的腦海。

其實，他每一天都來這小密室，一方面是看着雉鷄羽毛，緬懷過去，另一方面，也細細閱讀那副對聯上的武功，這廿多年來，幾乎天天都讀那聯子上的武功秘訣，每一次再讀，他都領略到一些新意。

這廿多年來，武功精進，收了四個弟子。

這四個弟子，並非他刻意去收，而是一些窮苦人家的棄子，他動了慈悲惻隱之心，拾了他們回來。

這四個弟子，全是男的，當他們一到二十歲，雉鷄老人便命他們離開雉鷄山莊，往外闖蕩。

雉鷄山莊只屬這個老人隱居的地方，並不適宜年輕人，他只盼望每個弟子，可以憑着所學武功，到中原鋤強扶弱，作一番俠義之事。

四個弟子間中也會回來，探望一下老人家，也報告一下他們所作所爲。

幸好這些年來，他們在江湖之上，略有名聲，也受到人們的尊

敬。

忽然，他想起恆兒今早所說過的話：假如四個師兄回來，那一定可以分擔自己的憂愁。

雉鷄老人知道，自己無論如何掩飾，心裏有憂愁，便是有憂愁，絕不能掩飾得住。

他知道他心裏的確有憂愁，只不過他是在逃避。

他對着那些雉鷄羽毛，大聲地道：「寶玉，寶玉，你叫我如何是好？」

斗室之內，蕩着迴聲。

那些雉鷄羽毛，輕輕飄着，可惜，這個時刻，他沒有以往的心情去細細欣賞。

他離開這個秘密的小室，回到自己的寢室，只覺頭痛欲裂，他躺在床上，竟然不知不覺之中，入了夢鄉。

當他醒來的時候，滿室黑暗，原來他在中午入睡，竟然睡到深夜。

身上蓋有被子，想是恆兒爲他蓋的。

他伸出手來，想起來的時候，突然，他似乎接觸了一些非常柔軟的東西。

但房中黑暗，他不能看到那是什麼？

他急忙起來，點着了燈。燈一亮，他整個人被嚇呆了。

因爲整間臥室，都佈滿了雉鷄羽毛，連他的床上，也有兩條長長的雉鷄羽毛。

他本想大叫，叫人進來，但回心一想，以自己的武功，仍然不能發覺有人來，那麼，其他傭僕，又怎知還有人來過？

叫他們來，反而嚇怕他們。

這人可以無聲無息進來，佈滿了這麼多羽毛，這人武功實在高强。

這些羽毛，有的掛得極高，而且每條羽毛，保持得十分完整，並無任何損毀摺疊。

難道這人眞會飛？

那外族人，以及傭僕，甚至恆兒也說過，他們好像看到一個會飛的人。

會飛的人。

此刻，雉鷄老人也要相信，有人會飛。

* * *

翌日，雉鷄老人一早醒來。

恆兒早在外面等候，他看見師傅又再清早起來，臉上立時泛起笑容，因爲他知道師傅恢復了舊習慣，那表示他再沒有生病。

可是，當他一見師傅的時候，他有點吃驚地道：「師傅，爲什麼你的臉色這麼難看？」

雉鷄老人摸摸自己的臉，道：「沒有什麼呀！？」

「睡得不好？仍然不舒服？」

「沒有！」

這時，外面忽然傳來一陣非常急速的步伐聲。

「什麼人來？」

恆兒正想出外看看，已見一個外族人跑了進來，跌跌撞撞的叫道：「不得了，不得了！」他一臉驚惶，喘着氣。

「發生了什麼事？」雉鷄老人問。

那人道：「老爺，你快去看。－

「看什麼？」恆兒道。

那人臉孔抽搐，似乎看到一些什麼驚慌的事情，却又不知如何說起。

「恆兒，我們一起跟他去看看。」

那族人帶着他們兩人，直奔雉鷄林。

那時，只見曙光初露，天仍甚黑。

「你看！」那外族人指着一棵大樹。

他們望向那棵大樹，漆黑一片，看不到什麼。

「看什麼？」

外族人指指樹脚。

他們看去，只見樹脚處，似有幾隻雉鷄，縮作一團。

雉鷄老人上前，聽到那些雉鷄發出了咕咕的聲音，他細看之下，整個人呆了。

原來樹脚處五六隻雉鷄，身上幾乎沒有了羽毛，只留下一些短短的毛，非常難看。

「怎麼？怎麼會如此？」

恆兒看了，大叫起來，道：「他們被人拔去了羽毛？誰人這麼殘忍？」

那些雉鷄還沒有死去，不過，牠們瑟縮着，離死亡之期不遠。

雉鷄老爺抱起幾隻雉鷄，道：「快把牠們蓋着，以免着涼，並盡力救治牠們。」

那外族人接了。

恆兒叫道：「天下間竟有這麼殘忍的人。」

「恆兒，鎭定一點！」

不過，這事來得實在突然，而且使人有慘不忍睹的感覺，雖然雉鷄未死，但他們都感受到，那比死去的感覺更加難受。

「我們先回去。」

恆兒道：「我去看看其他雉鷄。」

其他雉鷄並沒有受到傷害，不過，牠們似乎是經過了一個可怖的夜晚，恆兒一走近，牠們都發出了驚叫聲。

雉鷄老人帶着恆兒回到他們居所。

恆兒看到雉鷄老人一臉凝重之色，却也不敢追問，只是默默在

旁。

雉鷄老人道：「恆兒，我們這裏可能發生一些災難，你怕嗎？」

「不怕！」

「你年紀小，不應該牽涉在這一場災難之中，你還是離開這裏。」

「離開？我絕不會離開師傅。」

「我只是叫你暫時離開，避過了這一個災難，你便可以回來。」

「不！」他望着師傅，又道：「災難？究竟是什麼災難？」

雉鷄老人嘆了一口氣，道：「師傅以前拿了別人一些東西，那些人要來取回。」

他把這件複雜的事情，用最簡單的兩句話講了出來，恆兒似懂非懂。

恆兒道：「那麼，師傅便把這些東西交給他們，那便再沒有災難了。」

「如果事情會那麼簡單，那麼一切都容易辦，我怕的是，他們不單要取回他們的東西，還要取我們的命。」

「哪有這麼野蠻的人？」

「你還是離開。」

「不！」恆兒斬釘截鐵地道。

望着恆兒，雉鷄老人想起以前青年的自己，恆兒只是十二歲，並沒有學過什麼高深的武功，因爲，雉鷄老人越是練武，越是覺得武功沒有那麼重要。

想當年，他沒有學武，也不會當上一個軍士，做軍士不成，也不會遇到寶玉，爲救寶玉，而惹下了這一大段恩仇，帶來災禍。

不過，這一切並不關乎學武，而是命運的安排。

「恆兒，你不怕死？」

「不怕，有師傅在，我不怕死，也不會死。」

「但如果師傅死了呢？」

「不會，不會的。」恆兒說着，竟然想哭。

「好，爲了保護我們，保護那些雉鷄，保護雉鷄山莊，你要學武。」

恆兒歡喜地道：「是的，我要學武，師傅，你以前說過，我不用那麼心急。」

「我希望而今不是太遲。」

他立刻帶了恆兒往山後那個小密室。

恆兒從來沒有來過這雉鷄山莊的禁地，看見裏面雉鷄羽毛的佈置，禁不住問道：「師傅，你爲什麼拾了這麼多雉鷄羽毛來作裝飾？」

雉鷄老人不想多作解釋，只支吾以對。

但恆兒始終是個小孩，他心好奇便要發問，因此又多問了兩句。

想不到雉鷄老人却發起脾氣，道：「你別再那麼煩了。」

恆兒從來沒有見雉鷄老人發那麼大脾氣，因此立刻噤聲，不過，他非常納悶，也非常不愉快。

雉鷄老人立時教了恆兒一些聯子上的功夫，一向以來雉鷄老人在收了最後一個徒兒，目的並不在教他武功，而是讓一個乖巧的孩子伴着他，因此，他向來也沒有積極教他武功。

恆兒心中雖响往學武功，不過，他生來是個隨遇而安的人，因此，也並沒有怪責師傅。

反而，而今師傅逼着自己學功夫，他竟然感覺有些抗拒，加上他被駡，心中有些不愉快，更形成他學不專心，對雉鷄老人的要求，無法達到。

雉鷄老人本想再教，但回心一想，自己心煩意亂之際，却把這些怒憤不安推在一個小孩子的身上，這樣實在也不公平。

於是，他對恆兒說：「恆兒，我們明天再練吧。」

恆兒道：「不，師傅，我們爲保山莊，應該快些練，練多一些才對。」

雉鷄老人聽了，心內十分感動。

「恆兒，我明白你，不過，今天，我們還是暫時停止。」

恆兒也沒有再堅持。

兩人走出了密室，原來他們困在密室早已過了一個下午。

那時，夕陽斜照，却帶來一些肅殺的味道。

雉鷄老人道：「我們還是去看看那些雉鷄回林的景象，好嗎？」

「好極！」

恆兒一向也喜歡看雉鷄，只見牠們在空中飛翔而過，身上長長的雉鷄羽毛，有如一個少女穿着五彩繽紛的舞衣，在山上飛躍而過。

他們來到了雉鷄林。

本是夕陽向晚之際，應該是百鳥投林，吱喳之聲不絕於耳才對。

可是，而今，整個雉鷄林却是萬籟無聲。

起初，他們還以爲還未到雉鷄飛回來的時候，可是，他們越等越覺得奇怪。

「怎麼？牠們去了哪裏？」恆兒問。

雉鷄老人也越來越覺奇怪，道：「沒有理由牠們不回家。」

他們一直等，仰望天空，直到太陽西墜，仍然未見有一隻雉鷄飛回。

雉鷄老人知道，這事已成了非同小可之事。

他立刻召集了莊中傭僕，並且叫了那些外族人，一同聚在莊內的校場。

雉鷄老人道：「你們今天有沒

有看見一些奇怪的東西？」

眾人異口同聲道：「又有飛人。」

「飛人？」這一次，雉鷄老人實在不能不相信，來襲這莊的人，眞是會飛。

「他們飛到哪裏？是否很多人？」

「他們飛到雉鷄林中，但眞正懂飛的，只有一兩個，其他的人，健步如飛，遠遠看去，也好像在那些長草之上，飛滑而過。」

「爲什麼你們不阻止他們在莊內活動？」

「我們有阻止，但阻止不來，我們發現了他們，趕往前去，去到之時，早已不見踪影。」

另一些人道：「他們來去無踪似的，有時直使人以爲眼花。」

雉鷄老人道：「不過，今天晚上那些雉鷄完全沒有再回來。」

眾人訝然。

雉鷄老人道：「大概是那些人下了毒手。」

「下毒手？他們想……」

「我想這些人來目的是對付我一人。」

「對付莊主？」

那些人並不相信，因爲雉鷄老人向來待人和善，慈悲爲懷，怎會有人想對付他？

雉鷄老人道：「那是年輕時結下的仇家。」他頓了一頓，也嘆了一口氣。

有人道：「仇家，什麼仇家，莊主對我們這麼好，我們誓要保護莊主，保護山莊。」

一時之間，羣情洶湧。

雉鷄老人道：「對於你們好意，我實在感激，他們看來並非善類，你們要保衞山莊也無能爲力。」

有些人道：「那些人會飛，定是法力無邊。」

「他們來去無踪，一定是武功高强。」

「不過，你們也不用太擔心，因爲我已飛鴿傳書，召了我四個弟子回來。」

「是文武英傑他們要回來了？」

「正是。」

眾人聽了，又起了一陣紛紜。

文武英傑便是雉鷄老人的四大弟子，他們都是孤兒，雉鷄老人讓他們姓自己的姓屈，各人單以一個字作爲名字，莊中的人，年紀大的看着這四個弟子長大，武功學成，再出了雉鷄山莊。

他們偶爾也回來山莊探望雉鷄老人，但四人一起回來，却是很少。

他們都懷念着這四個年輕人。

雉鷄老人道：「當他們回來，我們便不用害怕，不過，在他們未回山莊之前，你們之中，有老弱婦孺的，還是暫避一下。」

眾人都點頭依言，接着，雉鷄老人吩咐眾人如何守莊，並且各處配以銅鑼，如果一發現敵踪，立即敲鑼示警，這樣，那些來犯的人，也不至如此肆無忌憚。

外族人與傭僕敵愾同仇，各自守衞崗位。

那天晚上，却是一切平靜，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翌日，雉鷄老人仍然帶了恆兒往密室練功，這一天，兩人心意集中，恆兒學了不少要訣。

再過兩天，仍然沒有那些飛人出現，眾人防守開始有些鬆懈。

那天一早起來，雉鷄老人一睜開眼睛，便大聲的叫了起來，驚動了恆兒。

恆兒踏進雉鷄老人的臥室，也是嚇了一跳，因爲他整個臥室，又都掛滿了雉鷄羽毛。

「什麼人放的？」恆兒問。

雉鷄老人嘆了口氣，道：「我若知道他們便放不成。」

「這些人十分厲害。」

「是的，如果他們要殺我，早已下手，我也會早已成肉醬。」

恆兒想着，竟然哭起來。

「你哭什麼？」

「他們果眞要向你下毒手？」

「那倒不用怕。」

「爲什麼？」

「既然他們可以在昨晚殺我，却又不下手，那證明他們目的並非我的性命，那麼，我仍然是安全的。」

「他們的目的是什麼？」恆兒問。

雉鷄老人當然知道，但他並沒有告訴恆兒，他不讓他知道這個秘密，因爲這個秘密事關重大，也有可能因他知道而害死了他。

雉鷄老人道：「我看你大師兄快回來了，他見多識廣，回來之後，定有主意。」

他吩咐了僕人，收拾了房間，那些僕人見了這個臥室，滿是雉鷄羽毛，他們當然也明白事態嚴重，並且在山莊之中傳開，開始有些人心惶惶。

那夜，在山莊門口放哨的，回來稟報，說有一匹馬，正向山莊奔來。

那族人道：「看來似是大師兄屈文。」

雉鷄老人聽了，吩咐恆兒往外迎接大師兄，雉鷄老人仍在大廳之內等候。

哪知道，等了一會，傳來一陣蹄聲，又再傳來人聲鼎沸之聲。

雉鷄老人立即走出門。

只見一匹本是非常雄駿的馬，已跑至疲憊非常，而在馬鞍之上，

果然是屈文，可是，他並不是英姿凜凜的坐在鞍上，而是趴在鞍上，身似受了重傷。

屈文武功並不是他四個弟子中武功最出色的，不過，他爲人十分機警，聰明異常，沒有理由竟被人襲擊成如此。

眾人抱了屈文下來。

雉鷄老人道：「抬他入內。」

眾人抬了他入大廳，雉鷄老人立時爲他把脈，然後推血過宮，屈文悠然醒來。

屈文一見了師父，便道：「師父，我太沒有用了。」

「不用這麼說，究竟你在途中，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這山莊，外間知道的人並不多，而且入口隱蔽，當我來到山谷入口，一切仍然平靜，附近渺無人煙，但進了入口之後，突然有一隊人撲出，攔我去路。」

「一隊人？作什麼打扮？」

「只是普通黑色勁裝，就像攔路劫匪一般，不過，他們每一個人武功都十分厲害。」

「你對付不了？」

「是，我邊戰邊走，又用語言試探他們，究竟來莊有何作爲，他們却好像啞了似的，一句話也不答。」

「那你怎樣擺脫他們？」

「我雖然離開山莊已一段時間，但熟悉路形，因此，可以暫時擺脫他們。」

「後來呢？」

「後來又被他們發現。」

「爲什麼會如此？」

「因爲他們當中有一兩個人，輕功非常好，而且身手敏捷，在樹頂、山崗起伏之處，來去自如，他們可從高處找我，我自然無所遁形。」

「啊！原來如此。」

「會飛，他們並不會飛，而是輕功超卓，看來才像會飛的人。」

雉鷄老人把山莊內近日發生的事，一一告之。

屈文聽了，道：「他們目的在師父你？」

雉鷄老人點了點頭。

「不用擔心，我們回來之後，沒有人可以動師父你一根毫毛。」

「你的身體怎麼樣？」

「暫時沒甚麼。」屈文站了起來。

「我吩咐人爲你預備飯菜。」

屈文點頭，對那些族人傭僕道：「多謝你們關心，我暫時沒事了，各人仍然緊守崗位吧。」

眾人離開，恆兒很久沒有見過這個師哥，纏着他，屈文對這小師弟，也是疼愛有加。

吃完了晚飯之後，雉鷄老人問：「那些襲擊你的人，是什麼武功？」

屈文道：「我在江湖上行走了一段日子，見過的武功也很多，却未見過他們這一派的，總括來說，他們出拳出掌，都是剛中帶柔，柔中帶剛。」

他頓了一頓，道：「好像我中的這一掌……」他指着背後。

雉鷄老人道：「讓我看看。」

當屈文正想拉開衣服，他突然叫了一聲，道：「好痛，我覺得好痛。」

雉鷄老人還沒有時間問他怎樣，屈文已倒了在地上，並且抽搐不已。

雉鷄老人爲他把脈，只覺他脈搏非常紊亂，而且手脚抽搐更甚，雙眼反向。

雉鷄老人道：「快收攝心神運功。」

這時，屈文已不懂運功，只在地上翻滾。

雉鷄老人立時爲他按了幾個要穴，可是，按遍了所有穴道似乎已失去了作用。

不到一盞茶的工夫，屈文已死，僵硬在地上。

雉鷄老人打開他的衣衫，只見他背後有一處巴掌大的瘀傷，不過，再細看一下，他整個人也顫動起來，自言自語道：「『陰陽乾坤盪』！」

「什麼？」恆兒哭着問。

「這是一種極爲邪門武功，中掌的人，並不會立刻死亡，可是，一遇到飲酒之後，瘀血自動隨酒擴散，那便會立刻死。」

「師哥飲了酒？」

「是的！」雉鷄老人大爲頓足，因爲他怪責自己，爲什麼不好好爲徒兒檢查。

他不禁老淚縱橫，道：「爲什麼我這麼大意？」

恆兒道：「大師哥自己也沒說過背部有傷。」

雉鷄老人知道，這幫來偷襲的人，已開始向他作第二次的折磨。

第一次折磨，便是把那些雉鷄殺害，趕盡那些雉鷄，把雉鷄羽毛二次佈在室內，而今是第二次折磨的序幕。

「叫他們不要再回來。」他大聲叫，可是，他隨即又知道，一切太遲了，他還有三個弟子，他們應該已在路上，而且快要回到莊內。

本來是一場歡喜，而今却變成一場悲哀。

雉鷄老人似乎受不了這個打擊，整個晚上都是呆呆不語，一切都似不知如何是好。

大弟子屈文對他來說，實在是非常重要，失去了屈文，對他的信心大大的打了折扣。

在這變故當中，反而是恆兒變

得更爲成熟更鎭定，他首先安置了師父回房休息，然後吩咐傭僕埋葬師哥，再派了一隊人出外，希望可以迎接三個師哥屈武、屈英及屈傑平安回來。

當一切辦妥之後，已是凌晨。

恆兒來到雉鷄老人的房間，只見他仍然是眼光直楞楞的望着天花板，未能入睡。

恆兒輕聲地問道：「師傅，你還未睡？」

雉鷄老人以呆滯的目光望着恆兒，半晌才道：「一切事都辦好了？」

恆兒道：「辦妥了，你不用擔心。」

「眞難爲你。」

「師傅，不要這麼說，雉鷄山莊我也有份兒的，究竟那種『陰陽乾坤盪』是什麼武功？」

「是一種非常陰毒的武功，而且已失傳了……不過，而今又再出現。」

「失傳？失傳之前，什麼人才懂？」

「據說是西蛇山老邪毒的獨特武功，老邪毒八十年前，遺害武林，終被中原八大高手，合力把他趕回西蛇山，然後把他打死了，之後，這種陰毒武功不再在江湖上出現過，想不到而今又死灰復燃。」

「那麼，而今有什麼人可以學得這種武功？」

雉鷄老人搖了搖頭。

「那老邪毒有沒有弟子？」

雉鷄老人想了一下，道：「應該是沒有。」

「既沒有弟子，何以有人使出這種害人武功？」

忽然，雉鷄老人瞪着眼睛望着恆兒，道：「恆兒，你還年輕，你替我做一件事。」

「什麼事？」

「你立刻離開這裏，並盡量阻止你幾個師哥回來。」

「我？」

「是的，我想這個來折磨我的人，目的在我，你們都是無辜的，何必陪我送死？」

「師傅，我不離開。」

「爲什麼？」

「因爲我要爲你保護雉鷄山莊。」

「但誰去通知你幾個師哥？」

「我想他們也會回來，也會與我一樣，誓死也要保護雉鷄山莊的，而且，我也派了一隊外族人，他們饒勇善戰，大概可以在路上找到師哥。」

雉鷄老人望着恆兒，有說不出的感動，想不到這黃毛小子，竟然在此關頭，發揮了他潛在的勇氣。

「師傅，你可以告訴我，什麼人會來找你報仇？你是個大好人，怎會有仇人？」

雉鷄老人嘆了口氣，道：「我也曾經做過青年人，也曾做過了錯事……」

於是，雉鷄老人把當年無端救了寶玉姑娘的事，向恆兒說了一遍。

恆兒非常小心地聆聽着。

當雉鷄老人說完了，恆兒想了一會，道：「原來這與你拿來的那幅山水畫與那對聯子大有關係！」

「是的，我知道，而且我心中也有預感，這件事一定會發生的。」

「江爵爺而今也是六七十歲的人，他過去會在江湖中抓你，二十年來，既然抓不到你，也不會在這時刻再抓，那麼，這會是什麼人？」

「江爵爺這幾年來似乎家道大大中落，聖上不再那麼寵信他，但他可能手下有能人。」

「對，一定是他的手下，這些字畫與對聯，事關重大，這個能人，定是他的至親至信！」

「至親至信？」

「是的，這人不但懂得那種陰毒的『陰陽乾坤盪』，而且大有野心，找回山水畫與對聯，要去發掘寶藏！」他頓了一頓，問道：「師傅，你不怪我問你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這時候還有什麼可怪？」

「那幅山水畫，既是藏寶圖，你不去……」

雉鷄老人搖搖了頭，道：「沒有，我雖然明知那是藏寶圖，但我至今沒有想過去發掘，甚至也沒有想過那是個什麼地方，因爲當我來到這雉鷄山莊，這裏一切由我雙手所創，由荒地變成這個美麗的山莊，財富是由自己親手賺回來，那才可貴。」

「師傅說得是。」

「至於聯子上的武功，我却依從去練！並且，把一部份我所學到的，傳了給你的師哥，可惜的是，我並沒有傳給你多少！」

「不，師傅，你過去幾天已傳了很多給我，相信我已是受用不盡。」

雉鷄老人忽然道：「其實我還有那字畫上的雙刀，對聯上的鵝毛細針，我害怕什麼？」

「我聽你說那鵝毛細針……那實在是一件非常奇怪的武器……還有那畫軸雙刀，可以伸縮自如……」

「你想看？」

恆兒點點了頭。

「既是如此，我們何不立即去看？」

恆兒道：「師傅還是休息一下。」

「不，我實在不知道，我還有多少時間。」

雉鷄老人帶着恆兒，直往那小密室，那時，天已漸亮，天邊還有一些稀星。

雉鷄老人來到密室，拿出了那對聯子，先把聯軸射鵝毛細針的方法，教了恆兒，又示範發射了幾次，仍然是那麼得心應手。

恆兒道：「我也來試試？」

「小心！」

恆兒拿起聯軸，用力一扭，果然鵝毛細針無聲無息的射出，他叫道：「厲害，厲害！」

雉鷄老人又再拿出山水畫的畫軸，指示恆兒如何控制這軸尾雙刃，經過這十多廿年的研究，雉鷄老人對這畫軸，已非常熟悉，並運用自如，得心應手。

恆兒把那畫軸，左右上下舞動，並且開動機括，讓那雙刃伸出或縮入。

雉鷄老人在這時，似乎是熱血沸騰，非常興奮似的，道：「恆兒，使用這畫軸爲兵器，是有一套非常獨特的武功的，來，我立刻傳你！」

恆兒道：「好極！」

於是雉鷄老人便把這種經他多年研究出來的獨特的武功傳授與恆兒，恆兒也非常用心學習。

這畫軸雙刀，可以自由伸縮，實在是包括了所有兵器的優點，它既是一枝短棒，又是一柄刀，一柄兩刃刀，也是一柄劍，甚至是長砍馬刀。

因此，這套武功非常複雜，包羅萬有，恆兒並沒有因其難度而有所退縮，反而越學越精神。

「恆兒，你眞聰明！」

「不，師傅教得好。」

他又再舞了一遍。

恆兒忽然道：「師傅，我們對打一下如何？」

雉鷄老人突然似是童心大起，道：「好，我們對打！」

於是，兩人在這小小的密室中，廝打起來，表面看似是兒嬉，其實恆兒出手極有分寸，既謹密又有攻擊性，使雉鷄老人也不得不悉力以赴。

兩人打至大汗淋漓。

「恆兒，你眞是一個學武天材！」

「師傅，爲什麼你以前不大想我學武？」

「你想知道？」

「我當然想知道。」

「這可以說是我自己的自私，我只希望你是個乖巧的孩子，永遠件在我身旁，因爲，正如你四個師哥，學武有成，便會離開，另外一點，其實我也有另一種想法。」

「什麼想法？」

「我覺得學武並不是那麼重要，反而一個並不懂武功的人，過着平凡生活，那才是福氣。」

「我不明白。」

「就以我自己爲例，假若我不習武，當不上軍士，也沒有機會見到寶玉……」說到這裏，他又有點感觸。

恆兒急忙道：「不要再說了，其實這也是一種機緣際遇，人生的前面是怎樣，永遠不會知道……」

雉鷄老人望着恆兒，覺得恆兒實在是在這幾天之內，長大了許多。

雉鷄老人坐了下來，他感到有些疲倦，便把頭倚在牆上，打算休息一下。

當他的頭剛倚在牆上，他便整個人緊貼地道：「來了，他們來了！」

「什麼來了？」

「你伏在地上或牆上聽聽。」

恆兒依言，他也聽到了一陣一陣的馬蹄聲。

「快，我們出去。」

兩人立即走出密室，直往山莊大門處。

山莊大門之處，已擁滿了人，所有山莊內的男傭僕以及外族男丁，全都擠在這裏。

有人看見雉鷄老人與恆兒出來，立即擁上前道：「我們派出的族人受傷回來了！」

雉鷄老人道：「鎭定一點，讓我看看！」

他來到前面，只見幾個精壯的外族人躺在馬上，人已昏迷，似乎是與人對打之後，身受重傷，而那些馬匹馱了他們回來。

「把他們抬下來。」

一共是五個，每人的身上，並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傷痕，衣衫也只有些小破爛。

雉鷄老人有過大弟子屈文的教訓，拉開他們身上衣服，看看他們的背部，果然都是中了「陰陽乾坤盪」，可能他們內功並沒有屈文那麼好，因此，立即喪命。

這時，人們正喧嚷之際，山莊又傳來一陣馬蹄之聲，衆人翹首以待。

只見三匹駿馬，帶了三人回來。

恆兒上前，叫道：「二師哥，三師哥，四師哥！」

這三人正是屈武、屈英、屈傑。

他們三人迅速下馬，來到雉鷄老人面前，跪下道：「弟子來遲了！」

雉鷄老人道：「沒有，你們路途辛苦了！」

雉鷄老人道：「好，你們先去休息！」

恒兒替三位師哥拉了馬，並且陪伴衆人入了山莊內的大廳。

傭僕奉上了香茗。

雉鷄老人問道：「你們遇上的是什麼人？」

「一些白衣人，由一個叫『國師』的人領導！」

「國師是什麼意思？」

「不知道，大有可能是個官銜！」

「會不會是江爵爺府的人？」雉鷄老人問。

「對，他們會提過爵爺！」

「國師武功厲害？」

「厲害，這人武功非常厲害，輕功尤甚，簡直是到了最高境界，好像可以飛，來去自如！」

雉鷄老人道：「又是這一個會飛的人……他……其實已來過這裏……並且……」

屈武忽然發現大廳後面似乎是擺設了靈堂，道：「師哥已比我們早來一步？」

雉鷄老人微微的點了頭。

屈武心知有異，一行上前，只見斗大一個「奠」字，已知出了岔子。

屈武叫道：「大師哥……」

這個靈堂，已單擺了屈文的棺柩。

屈英與屈傑也上前，三人撲倒在地上，他們沒有號啕大哭，不過，他們的悲傷比大哭還要厲害。

屈英道：「大師哥是怎樣死的？」

雉鷄老人道：「他是被一種叫『陰陽乾坤盪』所震傷，回來之後，喝了酒，瘀血擴散而死！」

「陰陽乾坤盪？」屈英疑惑道：「這種武功我曾聽過，但據說早已失傳。」

屈武道：「可以使出這種邪毒武功，一定不是武林正派……」

忽然，三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竟在同一時間，異口同聲道：「國師？」

這時，外面又傳來沸騰之聲。

雉鷄老人道：「我們出去看看！」

屈英道：「師傅，你已經身心疲倦，外面的事，不要再理，讓我們來應付！」

雉鷄老人點點了頭。

屈傑道：「恒兒，你好好照顧師傅！」

屈武領着兩個師弟，來到莊門處。

莊門處，已列了一隊白色人牆，前面是十多個白衣人，一字排開。

那些傭僕，莊中外族人，似乎吃過了這些人的苦頭，一動也不敢動。

屈武見了那些人，喝道：「你們憑什麼來此山莊？」

那些白衣人並沒有回答，只見他們當中分開，分成兩部份，向左右移開。

當中便出現了一個坐在一個蒲團上的白衣人。

那人正是他們口中所說的「國師」，他戴着一頂白色平頂帽，臉相一派莊嚴。

屈武道：「你想怎樣？」

國師道：「江爵爺派本國師來找屈志。」

「屈志？」

在場的人根本不知雉鷄老人的眞正姓名，都覺得有些詫異。

「你們想找咱們雉鷄山莊的主人作什麼？」屈武當然知道雉鷄老人便是屈志。

國師道：「你沒有資格和我說話！」

屈武怒極，一躍上前，他這一躍非常快，而且去勢極勁，可是，坐着的國師也一躍而起，而他是後發而先至，兩人竟在半空相碰。

但見屈武整個人被彈開，而那個國師，一掌擊向了屈武之後，仍然作打坐之狀，飛回蒲團之上。

這一亮招，眞叫人大開眼界。

這國師雖無翅膀，但看他從蒲團之中躍起，整個人便像有翼，飛起來似的。

屈武倒在地上。

屈英與屈傑上前，想把屈武扶起，却不及國師身旁的白衣人快，那些白衣人早已把屈武擒着。

屈英與屈傑想搶回，其他白衣人已一擁而上，登時，兩人要對付這十多人。

兩人救師兄心切，速速使出厲害招數，一時之間，四五個白衣人倒下。

國師見狀，叫道：「停手！」

那些白衣人，如奉綸音，紛紛退後。

屈英與屈傑再撲上前。

國師道：「備酒！」

果然有一個白衣人，預備了一個山羊皮袋。

國師道：「你們再動，我便灌你們師兄喝酒！」

屈英與屈傑當然知道，中了「陰陽乾坤盪」的人，一遇酒，便會立時身亡，他們不敢造次。

國師道：「快叫屈志出來。」

衆人並不理睬他。

國師道：「你們這裏有傭僕三十二口，外族人七十六口，還有你們這幾個！」

衆人不知他說這些爲了什麼。

國師又道：「人來，先殺這七十六口！」

白衣人一聽，向那些外族人攻去，他們那採取的攻法，實在教人眼花撩亂，不及一刻，那些善戰的

外族人，竟有三十人倒在地上。

國師道：「再殺傭僕！」

那些白衣人又再簇擁而上。

就在這時，雉鷄老人已由恒兒扶着出來，朗聲道：「你要找的是我，何必傷及無辜！」

國師大笑道：「屈志，你終於敢出來了！」

「請問閣下是什麼國師？」

「國師，當然是一國之師！」

「你是那一國之國師？」

「當然是江爵爺的國師！」

「江爵爺，他只是國中的侯爵而已，怎能擁有一個國師？」

「當然可以，因爲他有了我這一個國師之後，自然會擁有一個國！」

「你們造反？」

國師道：「要打江山，立國揚名，當然要付出代價，屈志，我們此來，爲的是要討回你偷去的東西！」

「什麼東西？」雉鷄老人問。

國師道：「你偷走的山水畫與對聯！」

「啊，那陳年舊東西！」

「那麼，你即是承認偷了那些東西，而且還在你這裏！」

「那又如何？」

「如果你肯交還，那麼，我們也可以手下留情！」

「怎樣手下留情？」

「留下你們每一個人一條全屍！」國師的口氣可大，這話震動了每一個雉鷄山莊的人。

有些人忍耐不住，破口大駡，有些甚至想衝出人羣，向白衣人攻擊。

雉鷄老人道：「你要的是我，何必傷及無辜？」

國師並不理會雉鷄老人，突然似失去常性的叫道：「殺！」

那些白衣人，一擁而上，不再理會前面是什麼人，一會兒足有十個人倒在地上，到處是血跡。

雉鷄老人喝道：「住手！」

沒有人理會他，如果再繼續下去，將會有更多人無辜的死去，雉鷄老人突然從懷中抽出一管黑色的東西，然後向着白衣人一扭。

白衣人應聲倒地。

這突如其來的一刻，嚇得在場的人都呆住。

國師見了那聯軸，大喜道：「果然在你手中，並且讓你找出『綿綿聯軸針』的秘密！」

「我不想殺你的人，是你迫我！」

雉鷄老人話未說完，只見一個白影高速向他飛來，那是國師，他想用最快的速度，奪回那個聯軸。

雉鷄老人一見白光閃，推開了恒兒，他本想再用鵝毛細針對付國師，不過，國師來得眞快，快得連再多扭一下那個聯軸的時間也沒有。

國師飛近，並已出手。

雉鷄老人雙袖拂起，擋開國師的雙掌。

兩人便在當中交手起來，開始之時，兩人不相伯仲，但國師施展出他的絕頂輕功，整個人忽高忽低，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就像一隻穿花蝴蝶，在雉鷄老人身邊穿梭而過。

雉鷄老人却是從容不迫，你快我慢，施展他的內力，把自己困在一個銅牆鐵壁裏面，國師無法傷害他半根髮毛，使他焦急異常。

在這焦急當中，很快便出現破綻。

雉鷄老人看準了這一個破綻，把九成九功力集中在右掌之上，一擊而出。

這一擊實在有石破天驚的力量。

國師早已料到有此一着，他發揮了他上乘的輕功，居然讓他躲了過去，如果換轉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逃去，只有像國師這種人，能把輕功練至「飛」的境界，才有可能逃離這一掌。

雉鷄老人一掌落空。

而國師也趁這千載難逢的一瞬，他的「陰陽乾坤盪」已出，一掌打在雉鷄老人的心口。

國師打了一掌，再飛向天，然後又迅速在雉鷄老人的後面落下。

又再另一式「陰陽乾坤盪」，印在雉鷄老人背上。

雉鷄老人前後受了一震，整個人呆呆的站着。

國師並沒有再下手，他已站在雉鷄老人身邊，而手中也多了一個山羊皮酒袋。

國師道：「你再動一下，我打開酒袋，你傷口之處，被酒侵入，你將死無完膚！」

雉鷄老人知他所言不虛，動也不動。

三個徒弟看着師傅被人控制，一時之間，眞不知如何是好。

獨是恒兒一人，撲向雉鷄老人，他不害怕國師，以身體護着雉鷄老人，大叫道：「你萬萬不能害我師傅！」

國師看着恒兒，量他是十來歲小孩，沒有什麼能力，但也佩服這個孩童有這樣大的勇氣。

「走開！」國師與雉鷄老人同時叫道。

恒兒道：「不，師傅。」他轉向國師道：「國師，你放開我師傅，你要什麼都可以！」

國師道：「好極，你叫你師傅把那些東西交回給我，你們便沒事！」

「什麼東西？」

「你可見過一幅山水畫？」

「山水畫，有，我們這裏很多！」

「不是普通的一幅，而是……」一時之間，國師也說不出那是怎樣的一幅。

恆兒道：「可是有一幅……我也很難說，還有一對聯子的？」

國師聽了，竟然而喜，道：「對，正是！」

恆兒並沒有再出聲。

國師道：「你快說，或者帶我去！」

雉鷄老人怒道：「恆兒，你不能！」

恆兒道：「不，國師，我可以告訴你，那些東西放在那裏！」

國師道：「好極！」

「不過，你得放開我師傅！」

國師有點猶豫。

恆兒道：「你可以脅持我，我沒有武功，有武功也不及你千分之一！」

國師聽了，倒覺得很有理由，於是，一手推開了雉鷄老人，同時，抓着了恆兒。

雉鷄老人倒在地上，怒目而視，但隨即明白，恆兒是捨身相救。

恆兒見雉鷄老人無恙，道：「你跟我來！」

國師跟着恆兒，一直來到密室。

恆兒道：「你敢跟我進去？」

「我怕你什麼？裏面一定有山水畫與對聯？」

「當然有，我也看過！」

於是國師跟着恆兒下了石階，入了密室。

裏面的雉鷄羽毛高掛，國師並不欣賞，反而不停的打噴嚏，看來他對於這些羽毛，極不耐煩。

恆兒指向盡處的牆上，便見掛着那幅山水畫與那對聯子，他喜出望外。

國師撲向那畫。

而在這個時候，恆兒已把密室的門關上，並且把那長明燈弄熄。

國師見沒有燈火，叫道：「你怎麼弄熄了燈？」

恆兒並不出聲，他手中已持了那山水畫的畫軸，決心與這國師一拚。

他自忖年紀小，武功不及國師，但把他誘到這個密室，這地方小，也許可以用計除掉他。

「你在哪裏？」國師怒道。

「我在這裏！」

國師隨着恆兒的聲音撲了過來，恆兒早有準備，早已閃開。

說也奇怪，國師武功卓絕，輕功尤甚，但在這黑暗之中，撲向恆兒竟似一隻盲了的蝙蝠！

恆兒十分聰明，但未能肯定他是否眞的看不見，又再故意閃動，並發出聲響。

國師又再撲過來，仍然是有如一隻瞎了的蝙蝠，撞了過去。

恆兒記得，他見過一個老僕，日間是個正常人，但夜裏却看不見東西，這叫「夜盲症」，難道這國師也有這個毛病？如果是眞的，那便是蒼天庇祐。

恆兒又再多試一次。

國師這一次，一撲起來，是蓄勢以待的一撲，竟撞在牆上，那牆壁迸裂。

恆兒知道，自己估計沒有錯誤，這武功卓絕的國師，在這黑暗的密室之中，就像一隻盲了眼的鷄，加上他對這些羽毛有些過敏，不斷地打噴嚏，恆兒知道，只要再加擾亂他的聽覺，誘他發力，一切都會使他滅亡！

恆兒舞動了這畫軸雙刀，在室中廻走，發出了虎虎刀風，一時之間，滿室涼氣。

國師知道，自己再沒有佔到多少上風，他定了下來，屏息靜氣，以耳代目。

恆兒不敢停下來，把這幾天來師傅教的武功，一一的施展出來，一遍又一遍。

不過，他覺得有些疲倦，開始慢下來，如果這樣下去，只要一停，便是國師的反撲機會。

恆兒突然心生一計，把那畫軸刀，一邊插了入牆，「轟」的一聲，那聲音已傳了過來。

那最後的聲音便來自牆壁，國師已好好把握，飛身撲向牆壁，哪知道，畫軸兩邊有刀，一邊嵌入牆內，另一邊却橫豎過來。

國師一撲，非常準確，但他未撲到牆處，那畫軸刀已貫通了他的心臟，整個人掛在畫軸之上。

恆兒雖然沒有被國師撲到，但他撲來那股勁力，使他撞在牆上，昏了過去。

當他甦醒，他不敢張開眼睛，只覺得自己在一個溫暖的懷抱內，他嗅到師傅的氣味。

他突然覺得有水滴在他的臉上，他睜開了眼一小部份，只見是滿臉皺紋的師傅。

雉鷄老人見恆兒昏去了這麼久，心中非常難過，眼淚也忍不住滴了下來，他嘆了口氣，自言自語道：「我喝酒，讓我自己先死去！」

恆兒立時撲起，叫道：「師傅！」

雉鷄老人見到恆兒醒來，老懷大慰地笑了。

（全文完）

龍在江湖

文・浪
圖・飛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孟可

仗義援手　功成身退

千里馬場名氣很大，江湖豪客，官府軍人甚至京城中的王孫公子，也常到此購馬，這地方水草充足，氣候溫和，當然是養馬、練馬的理想地方。

鄱陽湖畔，康山脚下，碧綠的草原伴着清明的湖水，湖光山色孕育着清新的靈氣。居住此處的人和馬，自然與其他地方大不相同。

方則正只是一名馬伕，但他感到很滿意，千里馬場的一切都好，在此處做事，是一種樂趣，忙了老半天，實在有點累，隨意躺下，柔軟的草地，十分舒服，方則正深深吸口氣，清新芳草的氣息，吸入鼻中，頭腦份外清醒。

突然，一陣雜亂的脚步聲傳來，方則正雖然聽到，仍然無動於衷，仰望藍空的白雲，悠然自得。

千里馬場場主穆子游，對待人和對待馬一樣，全是和和氣氣，從未有過疾言厲色，所以千里馬場的人和馬，也深深感染了這種精神，彼此間相處十分和睦。

方則正躺在草地上，根本不須擔心任何人的干涉，整個心神已與大自然溶爲一體。

突然，一個不可能的意外事情發生了，方則正給人踢了一脚。

方則正仍然躺着，睜眼向前望去。一個粗眉大眼，滿臉橫肉的漢子站在面前，目露兇光，一副要吃人的神態，盯着方則正。

「喂！你們場主呢？還不趕快滾出來，迎接我們大公子。」發話的那人，大約四十上下年紀，臉上沒有四兩肉，偏偏留下兩撇鼠鬚，還穿着件藍色綢緞長衫，手中搖着把摺扇，看來是清客蔑片之類的壞蛋。

一共五個人，只看其外表，正合了俗話所說：「物以類聚」。

方則正心頭火起，來個不理不睬，依照翹起二郎腿，雙眼望天，似乎未看到有人存在，這無聲的侮辱，比甚麼還厲害，五人一齊暴怒，那滿臉橫肉的漢子提脚猛踢，對準方則正太陽穴，存心取他性命。

方則正雙目已經閤上了，似乎在享受睡眠之樂，眼看就要命喪脚下。

「住手！」一聲暴喝，有如晴天霹靂，在場衆人心神急震，那滿臉橫肉的漢子的脚尖，距離方則正的太陽穴，只不過二寸光景，由於那一聲大喝，心神猛震之下，硬生生的收住去勢。

眾人定眼望去，一名神態威猛的老者，大踏步走了過來，三十幾丈遠近，只不過走幾步路，就到了眾人的面前，這班人自然知道，對方負有縮地成寸神功，所以才有此現象，如此一來，內心暗自震駭。

老者來到了面前，雙目神光暴射，向老人道：「各位來到千里馬場，如何會與一名馬伕過不去！」

「閣下是場主？」有兩撇鼠鬚的漢子首先發話問道。

「正是穆子游。」那老者沉聲道。

「很好，在下周仲寧，久仰場主大名，這位是我們的公子，今日想來買幾匹馬！」有兩撇鼠鬚的漢子自報姓名，並說明來意。

「今天不賣馬！」穆子游說得斬釘截鐵。

「甚麼時候賣呢？」周仲寧輕聲問。

「高興的時候，還要碰到順眼的主顧才有交易！」穆子游雙目朝天，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

「好大膽，竟敢對我們公子這樣說話！」滿臉橫肉的漢子大怒，再也忍不住，衝上前去，揮掌猛擊。

「嘿！」穆子游悶哼一聲，鐵掌一揮，迎上前去，「砰！」的聲響，滿臉橫肉的漢子橫飛了出去，足足有三五丈遠近才跌下來。

這一來，立刻令到這班平素蠻橫慣了的人暴跳如雷，尤其是那位公子，何曾受過這樣的氣，大聲道：「穆子游，你好大的膽子，今天對我朱豪如此無禮，敢是吃了熊心豹子膽，不要命了麼？」

「吧！」穆子游身形一滑，右掌結結實實的打中了朱豪右臉頰，雖未用眞力，那也不是好玩的，半邊牙齒頓時脫落，半邊臉頰立即紅腫了老高。

「你敢打人！」周仲寧的兩撇鼠鬚幾乎落下，指着穆子游喝道。

「滾，再說一個字，全給宰了當馬料。」穆子游猛喝了一聲。

「你……」幾個人以爲仗着財勢，可以粗聲粗氣，任意欺侮人家，想不到碰到了穆子游，反而吃了大虧，所以忍不住，指住穆子游氣得說不出話來了。

「嘿嘿，竟敢到我馬場內打人，眞是不知天高地厚，你們這班井底之蛙，終有一日，死無葬身之地！」穆子游冷峻道。

「我們走！」朱豪再也無法呆下去，立即轉身往外走去，那班興風作浪的人，也只好垂頭喪氣跟在後面走出了馬場。

穆子游望着這幾個人的背影，似乎看到了災禍的兆頭。千里馬場經歷了多少大風浪，今日總不至於在幾個土豪惡霸面前低頭受氣！

＊　＊　＊

說起米糧舖，在這周圍數百里，可說是一個大大有名的地方，朱家更是千里之內的首富人家，自然而然，手下蓄養許多武林人物，別說普通百姓，即使官府，也要看看朱家幾分面子！

穆子游主理千里馬場，何嘗不知道朱家的勢力，但像這樣當面受辱，他是無論如何受不了，雖然後果會有一場麻煩，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了！

方則正這時已經站了起來，看見場主眉頭深鎖，忍不住的問道：「場主，有麻煩事嗎？」

「沒有甚麼，你別擔心，天塌下來，有我撐住。」穆子游口中雖然如此說，雙眼望着面前的虛空，心內仍然打結，那憂愁的神色仍然從目光中透了出來。

方則正沒有再說甚麼，心內却有了決定，朱家只要敢惹事，就要他們好看！

這時候，如果有人看到，一名馬伕的臉色如此的可怕，恐怕眞會大吃一驚，那股殺氣，別說只是名年輕人，只怕一山一寨的黑道豪雄，江湖好漢也沒有這樣的威勢。

＊　＊　＊

經此一鬧，千里馬場立時籠罩着一層愁雲。

這幾天內仍然未發生甚麼，那種風雨欲來的沉悶，仍然給人一種壓力。

五天過去了，朱家仍然沒有動靜！

他們平素强橫霸道慣了，受了這侮辱，決不會就此甘休。

千里馬場除了場主穆子游外，還有幾位武功高强的好手，首先是穆大小姐穆靈仙，另外一名堂兄長穆清賢。穆子游五年前還收了一名徒弟，二十來歲的小伙子，湖廣人士，姓陸名士揚，在馬場幫幫手，幾年來的磨練，武功也有相當的根底。

像這樣的四名高手，平常江湖道，想來惹事，只怕不容易討好。

朱家固然有財有勢，只要了解千里馬場實力，也眞要好好的考慮，不敢輕視。

「大概朱家不敢來吧！」千里馬場衆人心內暗想。

晚飯的時候，大夥兒又恢復了談笑，似乎已將這不如意的事件忘懷了。

突然，場中馬羣騷動了起來。

「颼！」飯堂上衆人跳了起來。

「坐下！」穆子游低聲喝道：「士揚，淸賢，你們兩個先出去看看，有事以嘯聲爲號！」

「是！」二人說時，人已由左右窗門探出，其餘衆人仍然低頭吃飯，沒有絲毫驚慌的神色。

陸士揚與穆淸賢探出窗口，只見數百匹馬在東邊疾馳，那蹄聲的確驚人！

這些馬本來很馴，只有受了很大的驚動，才會產生狂奔的現象。

二人定睛看時，大約有十來匹火牛，在場中亂竄，馬羣當然怕火，所以四下亂竄。

「上！」陸士揚一見，心內大怒，低叱一聲，身形猶如脫弦之箭，朝前探去，很快來到了火牛左近，大約十丈左右，右手疾揚，「嗤嗤」五柄飛刀脫手飛出，射中兩頭火牛腦門，直沒入柄，這一下擊中要害，火牛仍然衝出五六丈，才「噗」的一聲倒地。

「好法子！」穆淸賢見了，也不甘後人，但他平素不練暗器，只是掏出一錠銀子，掌心用力，裂成五粒，用重手法擊出，雖然沒有飛刀方便，但碎銀貫注眞力，那武力也不可等閒視之，由火牛腦門透入，一樣會致命！

二人很順手，一上來就解決了五頭火牛，尙有五六頭散在四周。

當下陸士揚一指，身形立往西奔，穆淸賢往南邊跑，分頭捕殺火牛。

十來頭火牛跟着很快就要消滅了，陸士揚心內暗笑，朱家的人竟然玩此花樣，大概也是無可奈何，才出此下策，千里馬場還怕幾頭蠢牛。

馬仍在騷動，餘下火牛亂奔，陸士揚越追越遠，穆淸賢也是一樣，展開輕功，到處戮殺！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火牛已消滅了八頭，剩下了三頭，仍在馬場內亂奔亂跑。

此時，陸士揚已奔出了半里，那火牛似乎知道有人在追，拚命往前跑，場中馬匹見了這滿身是火的怪物，更加驚慌失措，四下亂跑。

「看你往那裡逃！」陸士揚怒喝，身形展開，掠前三丈，已攔在火牛面前。

這時，火牛也是狂性大發，見有人在前面，立即低頭衝上，想用兩隻牛角刺殺阻住去路的人。

「嘿！」陸士揚悶哼一聲，右掌用重手法往牛頭拍去，試想，一頭牛如何受得這樣的內家掌力，「砰！」的一聲響，頓時倒地，掙扎幾下，立即死去。

十一頭火牛至此已全部消滅，但牛身上的火仍然未熄，馬場上已漸漸恢復了平靜。

陸士揚這才鬆口大氣，拍拍手掌，正想回去吃飯。

「颼！」一條軟鞭突然捲至，事前毫無徵兆，聲才入耳，軟鞭已捲上身，他到底是名家之徒，反應極快，危急中往地面倒去，堪堪避過一鞭。

「甚麼人！」陸士揚大喝一聲，跳起來迎戰。

「嘿嘿！」一條人影由馬羣中掠出，軟鞭像狂風暴雨般捲到，雖未打中，那股腥風令人聞之欲嘔，看來軟鞭染有劇毒，只要沾上，只怕性命難保。

陸士揚怒吼連連，拚命躲避，這可不是玩的，與此類兇人動手，當眞不能有半點漏洞，他的確有備而來，當然是手下不會留情。

此時，陸士揚的確危急萬分，看情形，不出十招就要命喪鞭下。

「小子，今晚是你歸天之期。」出鞭的人得意洋洋，出聲笑罵。

「你是甚麼人？」陸士揚怒喝。

「追魂鞭柳奇，你小子認命吧。」

「嗤！」一柄飛刀破空飛至，直往追魂鞭柳奇身上疾射，那股勁風當眞不是好玩的東西，追魂鞭柳奇不敢怠慢，軟鞭運勁疾揮，將飛刀打落，陸士揚已追出圈外。

穆淸賢與陸士揚細細打量來人，這追魂鞭柳奇還是黑道上有數兇人，今晚來千里馬場，自然沒有安着甚麼好心，他那條毒鞭的確是不好應付的，二人心內暗自盤算，一齊定眼望去。

「小子，你的年紀輕輕，就這樣死了豈不可惜！」追魂鞭柳奇冷笑道。

二人定眼望去，眞駭了一大跳，這那像個人，乾得只剩下一層皮的臉皮，在黑夜中看來更加恐怖！

「看掌！」陡地一聲大喝，陸士揚與穆淸賢大驚，急轉身迎敵，一股强勁的風已經臨體，不暇多想，揮掌迎上：「彭！」的聲響，雙掌接實，陸士揚與穆淸賢同時退後五步，二人手上一陣大力傳來，胸口如受千斤鐵錘重擊，一口鮮血噴出，受了重傷！

「拿命來！」追魂鞭柳奇再不客氣，揮鞭抽去，想取二人性命。

正在此千鈞一髮之間，「嗤」的一聲輕響，柳奇那條軟鞭一下子掉下了半截。

「誰？」追魂鞭柳奇大驚，後退了三步，全神戒備的大聲喝問。

空山寂寂，那有人回答，軟鞭斷了，那是事實，追魂鞭柳奇自己知道，這軟鞭是天山絕嶺金絲猴的毛髮揉合白金絲製成，別說其它，就是削鐵如泥的寶劍也不敢說能切斷，此時竟然有人用一顆小石子打斷，此人內家的氣勁，豈非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

陸士揚與穆淸賢知道來了救星，對此暗中出手的人之武功，也是十分驚奇，千里馬場怎會有此等高人援手，豈非怪事。

好半晌，仍無動靜。

「小子，拿命來。」追魂鞭柳奇突然一咬牙，決定先收拾面前這二人，然後再找其餘的人算賬。

陸士揚與穆清賢知道危急，二人不打話，突然一縱身，往來路逃去。

「哼！想逃！」這聲音冷峻無情，正是剛才出手掌擊師兄弟二人的高手，此時連面貌都看清楚，拚命逃走。

「看掌！」一股强勁之極的氣流向二人身上打去，只要挨着點邊兒，只怕非死即傷。

別看二人逃得快，這內家掌力實在已籠罩住三丈方圓的地方，無論他們往那方面逃，都不容易逃出，此人較之追魂鞭柳奇還要危險多了。

陸士揚、穆清賢眼看就要在掌力下受挫，突然，左邊也起了一陣風，柔和輕軟，剛好消去了强勁無匹的掌風，陸士揚還不知道發生了這變化，拚命逃走。

「甚麼人？」這聲大喝，貫足了內家眞力，頓時像晴空霹靂，直震得四周嗡嗡作響。

仍然沒有人回答，因爲這聲音，場主穆子游却趕了過來，試想，千里馬場來了這樣的强敵，一徒一姪，萬萬無法應付，他如何不來呢？

穆大小姐還跟在後面，見了陸士揚及穆清賢的狠狽情形，急問道：「怎樣，你們兩人也應付不了？」

「師妹，妳千萬小心，今晚來敵非同小可。」陸士揚憂形於色道。

「怕甚麼？來了多少，殺多少，千里馬場是好欺負的麼。」穆靈仙揚起頭來道。

這時，穆子游已看到馬場中兩名强敵，冷峻的道：「金剛掌胡先與追魂鞭柳奇，今晚也來到我們這個地方，眞叫人想不到啊！」

「哈哈……你想不到的事情還多呢！」金剛掌胡先朗聲笑道。

大夥兒這時才看清楚，這金剛掌胡先，身材極高，相貌堂堂，氣概軒昂，倒也像個英雄人物。

穆子游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抱拳道：「穆某不才，今晚也要捨命陪君子，請敎當代名家高招絕學。」

「不要客氣，俺胡先想會會場主。」

「請！」穆子游也不多話，一抱拳立即凝神待敵。

「有僭。」金剛掌胡先亮開掌勢，金剛掌全是走的剛猛路子，一招一式，大開大闔，並兼掌中貫足了內家眞力，所以施展開來，益發威力絕倫。

穆子游暗暗吸了口眞氣，也將師門絕學，一套三陽掌法施展出來，與敵周旋。

二人全是剛猛路子，這一對敵，有如長江大河，源源不絕，又是一招一式，明顯清楚，令人看得分明。

像這樣的高手過招，很難看到，穆大小姐等人見了，心內大爲嘆服，同時心內也暗自擔心，對手太强，只怕父親吃虧。

五十招很快的過去，仍然是個僵持之局，再打下去，只怕會落個兩敗俱傷。

衆人正看得津津有味，追魂鞭柳奇心內突然起了惡念，窺個空隙，半截追魂鞭疾點過去，穆子游正接一掌，那追魂鞭恰巧點向丹田大穴，只要點實，就不是受傷這麼簡單的事，鞭上有毒，當然不能讓手指沾着，危急中，穆子游閃身避開七步，才算逃脫大難。

金剛掌胡先發掌愈快，力道越强，步步進逼，而穆子游先機已失，處處只有挨打的份兒。

那班小兄弟已截上追魂鞭柳奇的後路，陸士揚放了三把飛刀，穆清賢也抽出單刀，幾人圍攻，追魂鞭再也施展不開了！

激戰中，一顆小石子破空飛來，正打中金剛掌胡先的腰際，身形疾震，穆子游的鐵掌已擊中了他的胸部，「砰」的一聲大響，胡先鐵塔般的身形往後倒下。

「呀！」追魂鞭柳奇見了，不由大驚，心神一震。他也給衆小兄弟打傷了，雖然不致死亡，那傷勢也有他的好受了。

穆子游暗自驚訝，暗中幫忙的人是誰，但此人的功力精深，不知是那位前輩高人？

「綁起來，慢慢的審問。」穆靈仙怒叱的道。

「放他們走！」穆子游大聲道。

「爹爹！」大小姐穆靈仙實在恨極了他們，所以才想抓起來慢慢拷打。

「他們二人竟是朱家所差，今天也算是受了懲罰，何必再過份！」穆子游道。

「爹爹也是的。」穆靈仙沒有辦法，口中仍然憤憤不平，低聲的埋怨。

穆子游環視一週，千里馬場的人沒有損失，已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十一頭火牛並未造成災害，而朱家請來的兩名高手，的確不容易對付，經此一役，他們大概也知道，千里馬場不好侵犯，只是希望他們見好即收，那是大家的幸運了。

「師父，朱家如此做，我們也應該反擊一下，別讓他們說千里馬場好欺負。」陸士揚大聲的道。

「對呀，也應該讓他們知道厲害。」穆清賢也是憤憤的道。

「哼！」穆子游望了他們子侄輩一眼，搖頭笑道：「你們這班孩子也是的，江湖上的仇殺，只要沾上邊，那是無休無止的禍害，雙方一接上，那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我們現在只要抱定宗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們眞要侵犯，我們立即施以全力反擊。」

大夥兒見場主如此說法，知道無法改變，只好默默的散開，清理場中廢物。

經此一役，千里馬場之人都想知道暗中相助的高手到底是何方神聖，大夥兒多方猜測。不過，人家是一番好意，所以穆子游等人對待所有的人，那怕是微不足道的馬伕，全都是客客氣氣的，其他的不多說了。

三天之後，馬場很平靜，穆子游仍然沉着做事，對於朱家似乎是忘懷了，不再多置一詞，但是，自穆靈仙以下，對這暗中相助的高手，却越來越有興趣。

「以我看，此人必然仍在千里馬場之內，只要找出來，朱家大概無法再輕易冒犯。」穆靈仙首先提了出來。

「只怕弄錯了，鬧大笑話！」陸士揚道。

「師兄總是畏首畏尾，有甚麼笑話，你自己才是大笑話。」穆靈仙任性慣了，對這位大師兄，更是不假辭色，說話毫無顧忌。

「好，師妹有甚麼好主意，只管說，我們跟着妳走就是了！」陸士揚笑道。

「明天……」穆靈仙說出了一套計劃。

「師妹眞是個女諸葛，我們自嘆不如。」穆清賢與陸士揚由衷的道。

「瞎說！」穆靈仙口中雖罵，那股得意的神色，可以想像她內心十分受用。

這是個好天氣，晴朗無雲，湖水碧綠，令人看着都感到清涼。

方則正最喜歡這樣的天氣，獨自躺在柔軟的草地上，可以看到天上的白雲與湖水的漣漪。

往常他只要做完了事，總要在草地上躺一陣子，這似乎是他的習慣。

他正在出神，大自然的景色實在太優美。

突然，一陣香氣傳來，方則正微微一怔，感到似乎有點不對勁，睜眼看時，不由大吃一驚，整個的跳了起來，原來穆大小姐正笑吟吟的坐在身邊。

「駭了一跳吧！」穆大小姐嬌笑道。

「大小姐，有甚麼事吩咐麼？」方則正急忙的問道。

「你這人怎麼搞的？我來這裡一定有事麼？」穆大小姐嬌嗔道。

「那……」方則正實在說不出話來。平素很少往來的大小姐，今天突然找來，到底是何緣故？

「小方，我有話同你說。」大小姐柔聲的道。

「甚麼事？」方則正仍然毫無頭緒。

「紅銅嶺你是知道的了，我有個姊妹正住在這裡，她家門口有二株大柏樹，很好找，我有一件東西煩你送去，她爹爹叫做李老實，人人都知道，你一問就成了。」穆大小姐說時交給他一個包袱。

「小的這就去了。」方則正站起來道。

「嗯，你要小心點，朱家的人這幾天找痲煩，路上看着點，有甚麼風吹草動，性命要緊！」大小姐話時一雙妙目柔情萬縷，表現出無限關注。

「小的知道了。」方則正心頭砰砰跳動。

「快去快回，我等你。」穆大小姐深情款款，尤其那句：「我等你。」令得方則正實在受不了。

「我一定盡快送到。」方則正大聲叫了起來，他似乎是逃出去，飛一般的衝出了千里馬場。

穆靈仙鮮紅的菱角小嘴，如綻開了的一朶小花，露出齊整雪白的牙齒，那笑容包括了多少得意。

望着方則正挺秀的背影，一顆芳心砰砰的跳動，如果他眞是那個暗中出手相助的高手，我怎麼辦？穆靈仙自己問自己，臉上也不禁泛起紅霞了。

方則正整個人像瘋了似的，由千里馬場衝出，似乎後面有東西追趕，到底爲甚麼這樣跑，方則正自己也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他低頭回想剛才的一幕，穆靈仙嬌美的音容，實在令人難以忘懷。

自己是一名馬伕，如何可能對她產生愛意，對方又是場主的膝下千金，自然只好是想想而已。

但是，方則正却不是平常人，即使他那身驚人武功，與師門在武林中地位，與穆靈仙談婚嫁，根本沒有甚麼高攀不起的地方。

方則正像許多年輕人一樣，對於年輕貌美的女孩子，自然而然產生君子好逑的想法。

一面走，一面想，時而臉露笑容，時而愁眉苦臉，內心思潮起伏，難以平息。

突然，他感到有點不對勁，武功高强之士，警覺性是特別强，他表面上是若無其事，其實，已提高了警覺，全身處於戒備狀態中。

* * *

「在前面下手，別太認眞，傷了這小子，那可不好向小師妹交

代。」

聲音很小，但方則正內功修為精湛，所以耳朵仍然聽得十分清楚。

他聽出那是陸士揚與穆清賢的聲音，再加上甚麼「小師妹不好交代。」方則正已經了然於胸，他們大概起了懷疑，所以想法子試我，送東西甚麼的，只不過是個幌子，想到這裡，心中原有的美景，頓時烟消雲散。

心中綺念收起，表面上若無其事，繼續向前走。

「颼！」兩條人影從林中穿出，手上拿着亮晶晶的鋼刀，而且還蒙着臉呢。

方則正心中知道底細，表面上就容易做戲了，他裝着懵懵懂懂的，傻頭傻腦的，拿着個包袱，向前直闖，道旁兩名拿刀的蒙面人，他好像未曾看到一樣。

「拿命來！」其中一人似乎忍不住，將鋼刀高高的舉起，當頭劈下。

「哎呀！」方則正見了，大叫一聲，手上包袱也丟了，雙手抱頭在地上滾動。

「小子，你是千里馬場的人，拿命來！」蒙面人將鋼刀擱在頸上沉聲的威嚇。

方則正聽了，眼睛一翻，人已昏了過去。

這一來兩個蒙面人彼此望了一眼，感到束手無策，不知如何辦好了。

假如就此離去，似乎心有不甘，右邊那蒙面人一把抓起方則正胸襟，幾個耳巴子，打得方則正頭不斷的搖動，却只有翻白眼的份兒，仍然未醒過來。

左邊那個蒙面人把手往後一指，意思說「走吧！這小子根本不是甚麼高人。」

右邊蒙面人微微點頭，轉身往回走，二人同一心意，雖未開口說話，暗中經已大罵，此行實在枉費心機，這個混帳小子根本不是甚麼高人，一名混小子罷了。

大約走了五丈，方則正仍然臥在地上，毫無聲息，可能還要好一陣才醒轉。

「師妹也是的，大張旗鼓，為了這個小子浪費心血，眞是笑話了！」陸士揚忍不住的首先出聲道。

「馬場中人多，值得懷疑的實在不少，一下子誰也無法找到正主兒，靈仙的疑心也是理所當然的事。」穆清賢平心靜想，覺得堂妹這想法並不為過。

「說實在的，暗中協助的人，究竟是我們馬場中人，還是外來的，仍然無法確定。」陸士揚皺眉的道。

「回去再說吧。」穆清賢根本無法回答，所以只想快點回去，因為朱家的人隨時會再來，馬場中多一個幫手總比較妥貼些！

「走吧！」

＊　＊　＊

「走得了麼？」四周突然湧出十二人。

「颼！」陸士揚與穆清賢身形急展，往後急掠，想逃出對方包圍，是逃是戰，那時再看情況決定。

「哈哈……」十二人一陣大笑，也不追趕，看他們的神態，似乎毫不擔心陸士揚師兄弟能逃得了，這一來，師兄弟二人面面相覷，站在五丈開外，細細打量對方，其中五人更是江湖道上霸字號人物，今日只怕不能善了。

明知逃不了，二人反而沉下氣來，冷靜的看着對方，不發一言。

「果然是聰明人，不作蠢事。」首先一名大漢正是朱家二公子朱祿，冷笑道。

「為了你們兩個後生小子，竟出動了許多高人，實在是用牛刀殺鷄啦。」右邊那名高高瘦瘦，混身就像支竹竿，臉上黑黝黝的，令人看起來，帶着有濃厚的鬼氣味。

這正是江湖上談虎色變的煞星，西湘鬼使魯密，說話的語氣一樣陰森森的，令人聽來不舒服。

「不錯，我蜂后蕭素素與無影槍董老大董謙，一向是獨來獨往，今日也來湊湊熱鬧，束手就縛，免得白費氣力，你說是嗎？」這聲音實在嬌，陸士揚與及穆清賢心頭一跳，這女人大是邪門，看來已練就了魔音奪魄邪功，稍不小心，很容易中了她的道兒，當下不敢大意，運功護住了心神。

陸士揚突然一咬牙，恨聲道：「一起上吧！少爺今兒與你們拚了。」

「嗯，夠膽色，可惜離死不遠了！」西湘鬼使魯密極是難惹，一身邪門武功，行走江湖，還未遇過敵手，今日別說其他人，僅他一個已經有得看了！

反正伸頭也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陸士揚今日是豁了出去，猛喝一聲：「殺！」抽出單刀，將身一滾，欺進對方懷中，猛砍猛劈，連防守的招式也全不用了！

「呀！」朱家那邊的人見了，情不自禁的叫了起來。

「混帳！」西湘鬼使魯密連連倒退，對方這不要命的打法，一時間令他措手不及，頓時失去先機，連遇險招，又氣又急，吼叫連連。

，旁人當然知道這西湘鬼使魯密的性情，一時不敢幫手，即使殺了這混小子，姓魯的說不定反過來找你拚命，中途插手，是看不起西湘

鬼王，還是故意侮辱！

颼颼颼！單刀捲起了片片銀光，往西湘鬼使魯密腿上攻去，這正是魯密的弱點。他身材又高又瘦，人家攻他下盤，一雙手簡直毫無作用，長長的雙腿正是地趟刀法反擊的好對象。

五十招過去，刀鋒已三次劃破了他雙腿皮膚，這還是他避得快，否則，只怕給斬斷了雙腿呢？

試想，以西湘鬼使魯密高傲的性情，又是在這許多名家的面前，被一名年輕小子殺得流血受傷，這比殺了他還難受，一張鬼臉幾乎噴血了。

「氣死我也！」西湘鬼使魯密急怒攻心，突然噴出一口鮮血，陸士揚微微一窒，攻勢稍緩。

「殺！」西湘鬼使魯密觸動靈機，猛喝一聲，心中怨氣隨着這一聲吼聲發洩而出，雙足一蹬，人已凌空躍起，頭下脚上，雙掌凌空下擊，勁風滾盪，直襲陸士揚。

地趟刀失去攻擊目標，陸士揚頓時陷入險境，而且西湘鬼使魯密掌風含有股腥氣，諒來有毒，別說硬拚掌力，只要吸進少許毒氣，立時就有性命之虞。

「好小子，往那裡跑！」西湘鬼使魯密威風八面，逼得陸士揚圈子亂轉，眼見就要喪命掌下。

「看劍！」穆清賢忍不住了，立即揮劍攻敵！

「早該一齊上！」西湘鬼使魯密得意洋洋，在一班同道面前，赤手空拳將兩位敵人打敗，無形中露了臉。

陸士揚與穆清賢本來岌岌可危，由於對方想顯顯本事，攻勢稍緩，二人才鬆了口氣，可是，對方那毒掌勁風，却不可等閒視之，只要沾着就要命了，不知道西湘鬼使魯密究竟練到第幾層火候，師兄弟提心吊膽的應付，實在是已經疲於奔命了！

「你們還是自己了斷的好。」朱家二公子冷笑道。

「嘿嘿嘿……」西湘鬼使魯密對付二人，就像貓捉老鼠，先玩弄個夠，然後才搏殺，此人生性殘酷，殺生害命是平生所最愛的樂趣，雖未下手，但困在籠中的老鼠，又能逃到那裡去呢？所以發出得意的冷笑。

陸士揚仍然拚命的支撐，但已是心力交瘁，渾身大汗，失敗只是早晚的事！

好半晌，西湘鬼使魯密似已過足了癮，右掌高舉，準備格殺師兄弟二人。

突然，幾粒小得不能再小的沙子橫飛了過來，剛巧打中西湘鬼使魯密的手臂，一下子失去了作用。陸士揚單刀揮去，那條烏黑鬼手竟意外的給砍去半截。

「呀！」在場衆人被意外震呆了！忍不住的驚叫了起來。

陸士揚也感到奇怪，世上竟有此奇事，連他自己也不相信！

「好功夫！待我來領教高招。」無影槍董謙深深吸了口氣，抽出紅纓槍，大踏步走出場中，準備一會兩名年輕高手，替老友找回場子，報仇雪恨。

「待我先上！」穆清賢說時踏上一步，準備迎戰。

「殺！」無影槍董謙大喝一聲，隨手抖起一大朵槍花，將穆清賢罩住。

穆清賢身形微錯，寶劍護住全身，窺隙進擊。

「那裡去！」無影槍董謙殺得性起，吼叫連連，施展渾身絕學，全力追殺。

穆清賢面對此强敵，不求有功，祇求無過，定下心沉着應戰。

十二招很快的過去，無影槍董謙愈戰愈勇，銳不可當，穆清賢漸漸有點招架不住，脚法稍有微亂，俗語說，兵敗如山倒，尤其是無影槍董謙這樣攻擊，極强的高手，採取守勢確屬不易！

颼颼颼！無影槍變幻莫測，漫天紅影，銀光亂閃，旁觀衆人具感到眼花撩亂，場中對手更不要說了。

二十五招，穆清賢更不行了，眼看就要傷在無影槍下，陸士揚暗中握住了兩把飛刀，準備隨時救人。

無影槍董謙心中老大不如意，在這許多武林同道面前，對付個後生小子，竟然施了幾十招，豈不叫人笑話，當下一咬牙，將向來不輕用的平生絕招施出，「天外神龍」、「虛無縹渺」及「神鬼莫測」三招，連環施出，存心要將對手刺殺。

穆清賢根本無法看清對方招式，心內暗叫一聲「我命休矣！」手中劍拚命飛舞，又那裡能架格得住。

噹噹兩聲，穆清賢手中劍已被挑上半空，紅纓槍挾着一道電光直刺胸腔。

「好！」朱家的人高聲喝采。

「看刀！」陸士揚再也忍不住了，兩柄飛刀已破空而出，急往董謙胸腹打去。

無影槍董謙已是老江湖，怎會看不到陸士揚的動靜，這兩柄飛刀根本不能構成威脅，噹噹兩聲，已被挑上半空去了！

「拿命來！」無影槍董謙殺紅了眼，紅纓槍閃電般的朝向穆清賢心上刺去！

正在千鈞一髮之際，三四粒小沙石凌空飛到，無巧不巧，剛正打

中董謙手臂，骨節上微微一麻，手指微鬆，紅纓槍「托」的一聲落在地下。

陸士揚如飛趕到，單刀往下劈，一副存心拚命的神態，意外地那一刀却砍個正着，無影槍董謙那條左臂齊肩斷下，鮮血狂噴，令得所有人全震呆了。

「你！」無影槍董謙指住陸士揚，只說了個「你」字，已說不下去，搖搖欲墜！

「好小子！」朱家衆人大怒，對於這樣結果，固然大出衆人意料之外，但自己人連番失利，一時未看出原因，全都老羞成怒，再也不客氣，一齊攻了上去。

陸士揚、穆清賢雖勝了兩仗，心中確實勝得莫名其妙，此時見對方一齊攻來，心內暗暗打鼓，一對一，已經是不易招架，一齊攻來，那眞是雷霆萬鈞之勢，自己師兄弟二人與之對抗，無異以卵擊石，心內怯意暗生，情不自禁的往後退去。

「你們二人還想逃？」朱二公子恨恨的道。

陸士揚、穆清賢二人根本不答話，全神戒備緩緩後退，突然，二人脚跟碰到一件軟綿綿的東西，他們心內才想起地上躺着的方則正，當下無暇多理，繞過方則正，繼續往後倒退。

「殺！」朱二公子怒喝一聲，首先衝到。

正在這時，方則正似乎給撞醒了，睜眼看了許多人拿着明晃晃的刀劍迎近，不由駭得大叫一聲：「我的媽呀！」雙手猛揮，一陣沙塵飛揚，朝前灑去。

這變化突其如來，追來的人猝不提防，眼睛全給沙塵打中，一下子失去了視力，不由大驚，拚命用手急揉。

陸士揚與穆清賢見到這情況，心內大喜，那敢錯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穆清賢騰身掠起，手中劍毫不留情，出招如電，已傷了五人，陸士揚也不客氣，七把飛刀連環打出，朱家人全部傷殘倒地，失去戰鬥力。

「你們下得好狠的手！」朱家一恨聲道。

「嘿嘿！這是你們先挑釁，可說是惡有惡報，如果再不悔改，只怕吃虧還要大，回去好好的想一想吧！」穆清賢認爲這是天意，所以朗聲說這番話。

「只要不死，我們會討回這筆賬的！」朱二公子恨聲道。

「隨便，我們等着。」穆清賢淡淡說道。

「走！」朱二公子把手一招，當先領路往回路走，這次偷襲固然把握住時機，但連番意外，令他們敗得莫名其妙，此時，已無暇追究原因，只好先回去再說。

陸士揚與穆清賢又何嘗不是滿腹疑雲，望着朱家這班高手蹣跚步伐，心中也是十分奇怪，師兄弟二人怔怔的望着對方高手背影，有置身在夢中之感。

「兩位公子，我們走吧！」方則正竟然道。

這聲音突其如來，將二人喚醒，陸士揚首先笑道：「小方，你這把沙子灑得太好，可說是救了我們，待回去，要好好的請教你。」

「我要送東西去，大小姐叫我送東西，二位公子先回去吧！」方則正道。

「嗯！」陸士揚吟了半晌，才出聲道：「敵人埋伏四週，今次送去只怕危險，不如過幾日再去吧！」

「既然如此，我回去吧。」方則正說道。

「不錯，現在朱家一定恨極千里馬場所有的人，萬一被他們碰到，你這條小命，只怕就要完了，送東西嘛，而且不會是甚麼要緊的東西，遲幾天送去，有甚麼關係！」陸士揚笑道。

「大小姐責怪，兩位可要幫忙說話才好！」方則正裝作憂形於色。

「好啦，包在我身上，走吧！」陸士揚笑道。當先往來路走去。

說實在的，朱家人大敗之際，這口氣無論如何吞不下，他們又是無所不爲的土豪惡霸，招集高手攔截，那時就走不了！

穆清賢與陸士揚亦一樣想法，今日僥倖逃脫大難，可說極是意外，而方則正無意的兩把沙子，才是轉敗爲勝的關鍵，二人不說甚麼，心中對方則正的感激，可說是深記心底，以後一定好好的報答。

晚上，方則正給大小姐拉到鄱陽湖畔，星光滿天，靜靜的夜，二人很久未開口，似乎正領略靜夜的美。

方則正心內暗自警惕，這位大小姐看來一定是識破行踪，眞要那樣的話，確實麻煩。

「小方，你家裡有多少人？」穆大小姐靈仙輕聲的問。

「不知道。」方則正淡然的答道。

「甚麼？」穆靈仙叫了起來。

「在五六歲時候……」方則正雙眼望天，深深陷入回憶中，喃喃道：「我們家鄉被一幫馬賊洗劫，全家都給捉去，只有我在舅舅家中，才幸免遇難，被捉去的人到底是生是死，誰也不能回答。」

「那班馬賊以後沒有消息了？」穆靈仙問。

方則正搖搖頭。

說到這兒，二人又無法說下

去，其實是大小姐沒有問下去，方則正當然無法說話，像他現在的身份，多說多錯，不說不錯，所以儘量保持沉默。

過了好半晌，穆大小姐輕聲道：「今天，多謝你救了我師兄與大哥，看情況，你是不肯承認你的身份，雖然你瞞過了我們家人，我心中知道，決不是那回事，無論如何，你總是千里馬場的大恩人，這份恩情我會記住，再見！」

方則正無法回答，睜眼望着這位聰明美麗的大小姐，內心又何嘗不是思潮起伏，一見鍾情，尤其是少男少女，更容易發生，而方則正內心的想法，却不敢宣諸於世，甚至不敢形諸於色，所以當這位大小姐苗條的身段在黑夜中消失，仍然不敢說甚麼！

他到千里馬場，是受人所托，尤其是穆家人受到外力威脅，他的責任更形重要，馬場中任何人受到威脅，都是他的天職，試想，在目前劍張弩拔之際，他能將精神花在愛情上嗎？

方則正望着大小姐消失的地方，臉上露出痛苦的神色，喃喃的道：「我不會忘記妳！」

第二天，千里馬場又恢復了正常工作，洗馬、練馬與餵馬，大家似乎忘記了朱家的事！

但是，穆家人對方則正的態度却有顯著的改變！大家客客氣氣的，當他是朋友——甚至是恩人。

方則正却不理那一套，仍然是忠忠實實在做自己的工作，很少說話。

午時一刻，千里馬場突然來了二位客人。

鐵獅子趙心源率領愛女趙沁芳到了！

穆子游精神一振，趕緊迎入客廳，吩咐僕人獻茶，一面辦理酒席。

「老哥，今天是甚麼風，令你們父女二人光臨我們這塊小地方。」穆子游哈哈笑道。

「哈哈，流浪江湖，混一碗飯吃，聽說你們千里馬場油水充足，我們父女既然知道了，自然要來刮一票了。」鐵獅子趙心源哈哈笑道。

「老哥眞會說笑，只怕我雙手奉上，你也不會要，以我們的交情，唉！」穆子游想到了朱家，不由長嘆了一聲。

「有甚麼不妥麼？」鐵獅子趙心源到底是老江湖，他知道穆子游的性格，那是天倒下來，也不會皺皺眉頭，更別說嘆甚麼氣了，他這樣一定是有大麻煩，所以忍不住動問。

「等會再說。」穆子游感到不好意思，岔開話題，說說江湖上的事蹟。

「如今江湖上，完全是一派弱肉强食的風氣，公理蕩然無存！」鐵獅子趙心源感慨的道。

「拳頭硬的稱王稱霸，自古以來就是這樣，安份守己的反而受人欺侮，嘿嘿，老哥今兒來了，好好拚個你死我活，說這些喪氣話幹甚麼！」穆子游驟遇故人，當下也放開心內煩惱，準備痛快喝個飽。

「喝幾杯倒可以，拚命只怕不行了！」鐵獅子趙心源笑道，說時望着他女兒。

「爹爹。」趙沁芳滿臉通紅，嬌嗔叫道。

「哈哈……」鐵獅子趙心源哈哈大笑。

千里馬場的人大喜，有了這個高手相助，朱家的人再兇，只怕也要衡量衡量一下再好。

說到這位鐵獅子趙心源其人，三十年前已在武林中闖出大大的名兒，憑着一套「霸拳」揚威江湖，至今亦未有敗蹟，當年與穆子游並騎，大破太行山盜寨，彼此結成生死之交，今日來到，可說是千里馬場一大喜事。

幾位年輕人高興之餘，對這位趙沁芳，心底十分愛慕，表面看來，說不上甚麼絕色美人，但她那股溫柔秀婉神情，却令人有說不出的歡喜。

總之趙氏父女一到，給千里馬場帶來了一片喜色。

朱家的事到底給鐵獅子知道了，他是個直性子，聽到了之後立即呱呱怪叫道：「好橫的人，待俺去教訓這班王八蛋！」

「爹爹！」趙沁芳低聲叫了聲。

「哈哈……乖女兒總不會以爲爹爹眞老了吧。」鐵獅子趙心源笑道，神態輕鬆，顯然並未把朱家這班人放在心上，鐵獅子趙心源豪氣干雲，果然不同凡響。

「這事不須老哥勞神，朱家不先動手，我們可以置之不理。」穆子游平靜道。

「賢弟怎麼啦，讓人欺到頭上，還這樣忍氣吞聲，莫非眞的老了麼？」鐵獅子趙心源笑笑道。

「不要太過份，還是委曲求全好！」穆子游平靜的道。

「好，你不須擔心，明日讓我先去說理，只要朱家不太狂，化干戈爲玉帛，自然是最好不過，老弟別客氣，憑我們老兄弟，還怕了這羣鼠輩不成。」鐵獅子趙心源笑道。

「爹爹！」趙沁芳低聲叫道，輕輕的拉了袖子，妄圖阻住他個人到朱家的事！

「丫頭總是要管我的事！」鐵獅子趙心源對這位愛女，倒也不願太過令她擔心。

「老哥，這朱家嗎，決不能以常理推測，他們强橫霸道，甚麼事都做得出，深入虎穴，憑老哥哥一身絕技，自然是不會怕了，但是，此輩匪徒甚麼手段都會使了出來，到時，萬一有個差錯，那時叫兄弟的如何說好！」穆子游苦勸道。

「別擔心，我去朱家，還不致吃虧，幾十年老江湖，難道還應付不了麼！」鐵獅子趙心源性情剛烈，他決心要去朱家一闖！

* * *

米糧鋪是鄱陽湖附近有名的地方，因爲方圓千里之內的人家，所吃的米，全是此處發出，朱家更是首屈一指的大富豪。

鐵獅子趙心源膽大如虎，筆直往朱家趕去。

所有的土豪惡霸心理全一樣，門口弄上兩座石獅子，站上兩列豪奴，兇神惡煞的大呼小叫。

「站住，你是甚麼人！」

鐵獅子趙心源一聽，心內就火了，他也懶得多說，仍然自顧自緩步踏上石階上去。

「老傢伙，敢是不要命了。」豪奴們怒喝道。

「去通知你們主人，只說鐵獅子趙某來了！」

「呀！」這班豪奴自然聽過鐵獅子大名，再也兇不起來，他們當然也知道，鐵獅子的性情，這是殺人不眨眼的狠脚色，別說他們幾個，即使再多幾百個，只怕也不夠人家手底下幾拳。

世上事就是這樣的，逢惡的怕，逢善的欺，當鐵獅子報上名時，豪奴們立即噤若寒蟬，兩人趕快向門內跑，趙心源知道他倆去通報，所以很有耐性的在門口站立。

只不過片刻，一陣雜亂的脚步聲傳來。

當先一人怕沒有七十歲，但那雙眼睛，兇光烱烱，好像老虎想吃人一般。

鐵獅子趙心源望着了對方，表面上神色不變，心底也不禁暗自警惕，以此却不能以霸制服，看來免不了大動干戈，千里馬場要引起戰端了。

「閣下是鐵獅子？」老人大聲問。

「正是趙心源。」

「好氣派，請到內廳待茶。」老人伸手讓客。

「不敢！」鐵獅子趙心源眞個不同凡響，若無其事般昂然走進大門去。

朱家的財富，在大江南北，也算是有名人家，鐵獅子趙心源也暗暗嘆息，富而好禮的人到底少，他們利用錢做盡壞事，眞是太可惜了。

走進大廳，氣氛立即嚴肅了起來，鐵獅子趙心源向內一望，就知道如今已闖入龍潭虎穴，看來朱家不肯善了！

十五人列坐兩旁客位上，當先一人滿頭白髮，連眉毛都是白雪如銀，這正是武林中人談虎色變的大魔頭，雪魔向傲天。

第二人却是商賈一樣的人，大約四十來歲，笑嘻嘻的一團和氣，正是天下聞名的笑臉煞談伍。

再下去七人清一色的紅衣，那形態，誰都知道這是巴山七虎，餘下六人都穿黃衫，肩上一律露出刀柄，呆板的臉色令人看了心寒，能坐在這兒，當然不是簡單脚色，江南六怪豈是尋常江湖道。

鐵獅子趙心源愈看愈心寒，僅此大廳內十五人，在武林中已是舉足輕重，任何一個跑出去，都是狠脚色，如今會合在一起，這股力量的確不可小覷呢。

自朱老頭坐定之後，火藥味更加强烈，他一句話也不說，坐在上首，冷峻的望着鐵獅子趙心源。

雪魔向傲天、笑面煞談伍、巴山七虎、江南六怪，三十道冷電般的眼光，不亞於三十道利刃，在他們眼中看來，鐵獅子趙心源如今已是一隻籠中的小貓，任意宰割。

這情況之下，鐵獅子趙心源依然神色不變，朗笑一聲道：「趙某今日來貴府，原抱着一片熱誠，江湖仇殺根本就是武林之大害，更別說爲了無關重要的小事，千里馬場願意化干戈爲玉帛，如今只看朱家的意思啦！」

「嘿嘿嘿……」朱老頭一陣冷笑，笑聲中透出輕視不屑與自負，好半晌才道：「不說別的，我兒子一條手臂與幾位朋友的威名，怎麼樣處置？」

「說起原因，朱家尋釁在先，設伏在後，穆家爲了保命而戰，那又是在不得已情况之下，僥倖傷人，說起武功，他們只怕連邊都沾不上！」鐵獅子趙心源淡淡的道。

這是事實，自己的人回來都是如此的說，朱老頭聽了，幾乎氣得吐血，他一向好强好勝，千里馬場兩名後生小子，接二連三的將朱家高手打敗，朱老頭眞被氣瘋了，經鐵獅子趙心源一提，更加怒發如狂！

巴山七虎老二，瘋虎余素首先忍不住，站起來道：「姓趙的，你隻身來到我們這兒，大概是自負一身本事，不把我們兄弟放在眼中，嘿嘿，姓余的首先不服，倒要伸量伸量名震江湖的霸拳！」

鐵獅子趙心源向來膽識豪壯，雖然陷身虎穴，仍然毫不在乎，談笑自若，大聲道：「趙某不會叫朋友失望！」

「好狂！」大廳內全是一等一的高手，見鐵獅子趙心源一副旁若無人神態，心中也不禁暗自惱怒，齊聲喝罵。

「哈哈，走江湖，玩命的，沒有甚麼其他本事，這膽識麼，倒也不敢妄自菲薄！」鐵獅子趙心源大聲笑道。

「來，來，我們試試。」瘋虎余素跳了起來。

鐵獅子趙心源當仁不讓，緩緩的站起身來，走向場中，一副從容不迫的樣子，似乎眞未把對方放在眼內。

瘋虎余素大怒，猛喝一聲：「殺！」瘋虎拳狂風驟雨般擊出。

「嘿！」趙心源身形一縱，右拳直擊，驟眼看去，那一拳相當簡單，可是，處身其中的瘋虎余素，却好像魚兒進網一般，無論向那方向，都無法逃去！

「砰！」的一聲大響，瘋虎余素給打得飛了起來，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動也不動。

招式很簡單，却極有效，一招制敵，霸拳的威名，確實是名不虛傳！

大廳內所有的人全都站了起來！

「抱歉，多多得罪。」鐵獅子趙心源微微拱手，然後退回到椅子坐下。

巴山七虎其中六虎，好半晌才回過神來，立即跳出來紛紛怒喝：「老小子，你用甚麼手法傷了我們的兄弟！」

鐵獅子趙心源仰面微笑，根本不予回答。

「殺！」六虎頓時大怒，暴跳如雷，不顧一切，齊衝上前，拳脚交加，全用重手法，存心要人性命！

「嘿！」鐵獅子趙心源陡地一聲悶哼，雙眼神光暴射，雙拳擊出，最多不會超過二十拳，巴山六虎全部倒下，看上去就像是中了邪法一樣。

對付一人，還可以說得過去，面對六人，仍然有此不可抗拒的威力，這眞令得廳內的高手震駭莫名。

朱老頭兩隻牛眼幾乎要噴出火來，鐵獅子趙心源的無敵霸拳，令他喪盡威風，還在其次，眼見敵人仍然大模大樣的坐着，仍然是無法奈何人家，這口氣實在難忍！

雪魔向傲天，笑面煞談伍不動聲息，安坐如故。

「一齊上，與我宰了這老小子！」朱老頭再也忍不住，吼叫如雷。

「颼！」江南六怪聽命行動，身形展開，將鐵獅子趙心源圍在中央。

「眞不講理麼？」鐵獅子趙心源笑說，雙拳已經擊出，面前兩怪應聲飛起，又撞在另外二怪身上，剩下二怪幾乎駭儍了，望着面前的鐵獅子，像看甚麼妖怪一般！

「颼！」笑面煞談伍却在這時，身形如電，連個招呼也未打，猛攻對方下盤。

鐵獅子趙心源猝不及防，連連倒退，一時雖未敗，但已失先機，疲於奔命。

雪魔向傲天雙目注視場中，待鐵獅子趙心源來到了面前，右掌忽劈，手臂陡地比原來長了五寸。鐵獅子趙心源一驚，鐵掌揮出，打中向傲天掌心，突然，一股寒氣自手上透入，不由機伶伶地打個冷顫。

「嘿嘿嘿！」雪魔向傲天又坐回椅中，發出得意之極的冷笑。

鐵獅子趙心源吸了口眞氣，將手臂上那股不斷上升的寒氣逼住，雙脚猛蹬，人已凌霄衝起，穿洞而出，不敢怠慢，越過幾重庭院趕回千里馬場。

大家一見趙心源回來，全都喜出望外，細看之下，臉色慘白，神情也不對。

「爹爹！」趙沁芳趕上前去拖手，握住的好像是冰塊，不由大驚，急得直流眼淚。

「趙老哥中了玄冰掌！」穆子游見多識廣，急道。

鐵獅子趙心源點點頭，牙齒冷得打震，格格格的響個不停。

「升炭爐！」穆子游揚聲吩咐一聲，立刻引鐵獅子趙心源到客廳坐下運氣，抗拒玄冰掌力侵襲，同時運掌貼在心口，將一口性命交修的內家眞氣透入，才多少驅逐了玄冰寒氣。

但是，一天一夜，穆子游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仍沒有多大的功效，他不由暗中焦急，這玄冰掌，爲武林中十三邪門武功之一，極難解救，除非有靈丹妙藥或可解救，一時之間又那裡去找？

趙沁芳不吃不眠，陪伴老父，那眼淚一直未停過，即使鐵石心腸的人見了，只怕也是不忍了。

正當大家愁眉苦臉之時，方則正突然來對趙沁芳道：「姑娘，妳想不想救你父親？」

「我當然想，那怕是用我性命來換！」趙沁芳垂淚道。

「啊！這兒有解藥一顆，給趙大俠服下，妳千萬不能說出是誰所賜，因爲暗中相救的大俠一再吩咐！」方則正鄭重的囑咐道。

「我一定守口如瓶。」趙沁芳喜道。

「嗯，妳快拿去給令尊服下！」方則正說時，送上一顆藥丸。

鐵獅子趙心源已經是昏迷狀態，迷迷糊糊吞下女兒送進口中的藥丸。

正在這時，外邊傳來嘈雜聲！

方則正趕緊走了出去，只見十幾名公差，由一名捕頭領着，大模大樣闖進客廳。

「這是甚麼人？」捕頭揚聲道。

「穆某的結拜義兄。」穆子游答道。

「這人在朱家打架傷人，犯了罪，今天要帶上衙門去問罪！」捕頭道。

穆子游怒氣上衝，伸手就要打人，但他到底是江湖中打過滾的人，知道這完全是朱家的鬼計，立刻按下性子，拱手道：「張捕頭，你當然知道這是甚麼回事，我這位老大哥一番好意去朱家勸解，遭朱家殺手圍攻，中了玄冰掌，如今危在旦夕，朱家財大勢大，如今驚動官府，你說，這還有天理國法嗎？」

穆子游說得對，捕頭在這塊地方，怎會不知道底由，但上命所差，他只能奉命行事而已。

「這樣吧！」穆子游明白對方苦衷，接着道：「五天後，在下親到縣衙報到，向縣太爺說明一切，甚至穆某人可以先入大牢，待調查明白，然後再放我出來可好！」

以穆子游的身份，而且還有一身武功，逼得急了，放開手，別說他們這班公差，只怕朱家羣集高手，也有所顧忌，想到此處，張捕頭立即道：「穆場主是有身份的武林大豪，兄弟們擔上干係，拚着給縣太爺責罵，就讓過你一次，五日後，兄弟們在縣衙等你。」

「好，張捕頭夠朋友，穆子游記得今日之事，日後再說吧！」穆子游一時才放開了心頭大石。

「告辭！」張捕頭率領公差轉身就走出了千里馬場。

「可恨！」待公差們走後，穆子游越想越氣，一拍桌子，胸中怒火頓時爆發開來，他再不能忍了。對方根本就是企圖趕盡殺絕，退讓容忍仍然是無法苟全，只好拚了！

鐵獅子趙心源服下靈藥，寒毒清除，深深的吸了口氣，緩緩的站了起來。

「老哥哥，你好了麼？」穆子游見了，驚喜的問道。

「我們到朱家去玩玩，看看他們到底……」鐵獅子趙心源懶得說出其中原委，究竟怎麼好的，他自己也說不上來，但朱家的卑鄙手段，却令人髮指，鐵獅子趙心源再也忍不住，決心要報此一掌之仇。

「好，我們晚上去。」穆子游一想，決心拚個明白。

陸士揚、穆清賢兄妹等年輕高手，內心對朱家又何嘗不是恨透了，由於穆子游主張息事寧人，他們小兄弟又有何辦法，只好悶在心中。

千里馬場這下子頓時熱鬧了起來，個個磨拳擦掌，準備殺個痛快！

趙沁芳却一個人悄悄地去找方則正，因爲一顆靈丹救了她父親，這比甚麼都重要，她內心十分感激，立刻前去表示感謝。

「姑娘別說甚麼，我也是轉達他人之意，而且這事不宜宣揚，妳還是別說甚麼吧！」方則正道。

「方大哥，無論怎麼說，小妹心內眞正感激你，我只有一個爹爹，相依爲命，那玄冰掌，可不是平常丹藥可以解救，這麼貴重靈藥，可說是無價之寶，小妹別無長物，此身決定侍奉大哥，我這心意立定，是不會改變的！」趙沁芳神色堅毅，似已決定這樣做了。

「趙姑娘怎可以這樣說，我只是一名馬伕，怎當得起妳這番好意。」方則正似乎手足無措。

趙沁芳不說甚麼，「颼！」抽出把小劍，指住心口，望着方則正，只要一個「不」字出口，她就會自殺，方則正碰到這個情況，只有束手就縛的份兒，根本毫無招架之力。

他只有點頭，而且是拚命的點頭，他似乎是與自己拚命，給人家當面威脅住，乖乖的束手就擒，毫無招架餘地，這是何等無奈之事！

「噹！」小劍落地，趙沁芳笑臉如花，露出無限得意，柔情似水的說道：「方大哥，謝謝你！」

「唉！」方則正深深的嘆了口氣，也不說甚麼，獨個兒走出千里馬場去。

趙沁芳一步一步的跟在後面。

方則正雖未回頭看，仍然聽得清楚，霍然轉身冷冷的問道：「妳跟着我幹甚麼？」

「自今以後我永遠的跟着你！」趙沁芳認眞的道。

方則正眼中幾乎要噴火，他看到趙沁芳莊重神色，知道多說是無用，無可奈何深深的嘆了口氣，轉身走去。

走着走着，他已來到了朱家門前。

「你想幹甚麼。」趙沁芳駭然的問。

「妳在此等着，片刻後我自然會出來，別亂跑！」方則正說罷，也不理會她有何反應，筆直的向大門內闖。

「小子，你幹甚麼？」豪奴們轟然大喝。

「向大爺叫小的來做衣服。」方則正傻兮兮的回答。

「哦，原來是向大爺叫你來的，快進去吧！」

方則正走進大門，他雖未來過，但也聽說過，很快找到雪魔向傲天住處，那是個獨立大院，清幽高雅，朱家顯然很尊重這位雪魔，

當然也是因爲他的强悍武功，朱家自然依爲靠山。

不經傳呼，誰也不能進入這院子。

方則正輕鬆的走了進來，四周無人，正好行事，他決定痛痛快快幹一場，於是輕輕哼了一聲。

「小子，你是甚麼人？」聲音冷峻無情，正是雪魔向傲天的聲音。

「來和你比武的人。」方則正笑道。

雪魔向傲天眉頭微皺，朱家大院豈是常人可以任意出入來往，這小子外表雖然毫不起眼，既然說此話，必有其原因，莫非朱家派人來試驗我的麼？

「別瞎思疑，勝者爲王，敗者爲寇，你總不會害怕退縮吧。」方則正笑道。

「來吧！」雪魔向傲天很討厭方則正的笑容，這笑容無異是一種侮辱，他怎能忍受得了，當下決心施展殺手。

方則正明白對方心意，仍然是毫不在意，緩步走上前去。

雙臂疾振，已將玄冰掌運足十成功力，一股白茫茫的寒氣由指尖運出。

方則正對此也不敢大意，深深吸口眞氣，將三陽眞氣調順，全身上下佈滿道家至大至剛的護身眞氣，可以說是百邪不侵。

「殺！」雪魔向傲天猛喝一聲，玄冰掌發出，那眞是不可輕視的奇門毒掌，附近的空氣也結成點點霜露，普通人只要站近點，立即會被凍僵的。

但是，方則正這三陽眞氣，屬道家秘傳，乃是玄門無上的法門，至大至剛的純陽眞氣，剛好是玄冰掌的尅星，方則正全力施爲，一股火焰般的勁氣破空而出，向前衝出，威不可當！

「嗤！」兩股眞氣相逢，頓時化成一大片烟霧，滿佈寒氣似乎給這內家眞火化煉爲水氣，四下消散！

蹬蹬蹬，雪魔向傲天一連往後退了三步，渾身頓時像洩了氣的皮球一般，爛泥似的癱瘓在地上，萎頓不堪，仗以橫行天下的玄冰掌力給對方破了，方則正不說甚麼，冷峻地望着對方，屹立如山。

「拿命來！」突地一聲大喝，一道腥風四溢的墨劍，快如閃電般由後面刺到。

方則正聽聲，身形微側，在間不容髮之際讓過劍鋒，右掌輕揮，疾拍而出，剛好擊中來人左肘，「噗」的一聲輕響，那人隨着自己的衝勢，直飛出一丈多遠才倒下，這正是笑面煞談伍。

這二人是朱家仗以爲惡的靠山，方則正只不過是舉手之勞，就將他們毀去，看來朱家也要惡貫滿盈了，自食其果，方則正心內暗嘆，緩緩走出園去。

突然，他站住脚步，朱老頭正率領一班爪牙，橫擋前面去路。

方則正平靜的望着他們，一言不發。

「殺！」朱老頭怒發如狂，暴喝一聲，首先衝到，手下七子九孫也隨着衆人衝到，到了這時候，方則正還客氣甚麼，下手毫不容情，身形如電在人羣中飛快的游走，掌指揮動處，人影紛紛倒地，片刻間已躺滿地上，非死即傷，朱家人更慘，他們沒有受傷，却全部被點中穴道，並不是普通痲穴那樣簡單，這是方則正師門秘技，他爲了懲罰朱家，才施此毒手。

「五日後，你們決心改過自新，我自會來解救，否則，你們可有生不如死的份兒。好好的記住，我們暫時再見！」方則正說完之後，緩步走出了大門。

趙沁芳一見，如獲至寶，再也顧不得甚麼，疾衝上前怨道：「你在裡面幹甚麼，呆了那麼久，害得我擔了老半天的心事！」

「沒有甚麼，我們回去吧！」方則正淡淡的道。

當晚，方則正悄然離開了千里馬場，待穆家人自朱家回來後，才知道方則正的身份，大夥兒仍然猜不透這位年輕人的來歷，他暗中解救了千里馬場，不願居功，悄然離去，到底何原故？

穆靈仙、趙沁芳兩位少女，她們妙目中盈含珠淚，雖未說甚麼，二人芳心已經暗中深深的印下了影子，她們相信，以後一定能找到這位少年俠士！

陽光普照之下，千里馬場又恢復了太平！大夥兒以後安安穩穩地享受太平了！

(完)

新派江湖查案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雪海血河

上文提要： 名捕諸葛嚴與周九命為天星堡及高迎龍証明他們不是兇手，衆豪離開後，諸葛嚴等九人留在傅家監視，果發現敵踪，交手後初步判斷兇手是「黑白海東青」比一對孿生兄弟，但缺乏証據。高迎龍等在傅雪生地下室發現了「烏金」後又繼續監視，也派人去蠟燭店查出有人拿着一批蠟燭威脅長發雜貨店掌櫃一定要賣給傅家，傅家買回來的第三天才使用……



羣豪奪寶露醜態　巧放眞兇查僱主

黑暗中，朱柏看不清楚敵友。不過他跟踪梅三月已久，從身形上認出來，與周九命惡鬥的正是他，另一位他認不出來，正與高迎龍奮戰。他看了幾眼，便已知道己方起碼暫時沒有危險，他躍上廂房屋頂，弓着腰向內堂奔去。

內堂靜幽幽的，朱柏一個倒掛金鈎，上身垂下向內窺望，大廳內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到，而且靜得讓人心悸。

朱柏覺得雙腿僵硬痲痺，連忙縮回去，氣溫太低，饒得他自小練武，也有點吃不消。但他又不敢貿然進去，回首望向中庭院，只剩下周九命還與梅三月在惡鬥，高迎龍大概已取勝，正向內堂走過來。

高迎龍到了大廳外，朱柏方向他打手勢，他便匿在一棵樹後面。雪仍下個不停，氣溫更低了，萬籟無聲，只餘中庭傳來之打鬥聲。

時間慢慢溜過，看來周九命與梅三月功力相埒，難分勝負，吆喝聲及兵刃碰撞聲越來越急。就在此刻，突見高迎龍自樹後閃出來，向大廳射去。

朱柏不敢怠慢，亦忙躍下，他雙脚未落地，耳際已聽到一陣碎裂聲音，在雪夜中格外響亮。

原來高迎龍撞破木門，直趨大廳，他人尚未站穩，更未看清楚情況，已聽到一陣細微的破空之聲，好個高迎龍，他自小肩負光復師門之重任，接受十多年嚴於常人之訓練，在木門碎裂聲中，仍然能夠分辨出來，只見他一側身，人已倒地，並向旁滾去，同時喝道：「小心！」

這句話是用來提醒朱柏，但同時亦暴露了自己的位置，這刹那，他又聽到一陣破空之聲，一聽聲音便知暗器最少有三四十件。

高迎龍左掌在地上一按，人就飄飛起來，右手劍護身，左臂勾住橫樑，扳腰一盪，人又竄到另一條橫樑，然後伏下來，居高臨下監視大廳。

這一連串動作，看似簡單，實則即使功力比他深厚，但未經接受過各式各樣之殘酷訓練，根本無法臻此。

高迎龍之武功並不可怕，可怕的正是這一點，他能隨時發揮人類之潛能，他有人類之智慧，也有野獸的求生本能。

過了兩盞茶工夫，高迎龍雙眼適應了黑暗，亦已找到伏擊他的人的位置，同時已辨認出，那人絕對不是諸葛嚴。諸葛嚴去了何處？敵人只有一個？他不相信，這刹那，他想起周九命對自己之忠告，遇到「黑白海冬青」，絕對要謹慎小心！不過，此時，他仗着外面有朱柏會接應，是以膽子頓壯，先掏出

數枚銅錢向那廝射去。

不料那廝反應異常之快，上身一屈，在地上打了個滾，與此同時，一蓬暗器已向高迎龍射去。

高迎龍連想也想不出來，他在打觔斗時，是如何發射暗器的，由於暗器多，伏在橫樑不好擋格，為安全計，他立即自另一頭躍下去，同時又射出兩枚銅錢。

那廝又報以一大把暗器，高迎龍身子凌空連打三個觔斗，蛇形劍舞得像一把傘子般，大件暗器被撞開，小件的則全被蛇形劍黏住。

這是他師父特別替他設計的，在劍上加上磁，以利其破解暗器，他雙脚落地，穩得像木樁般，橫劍問道：「好手法，閣下是四川唐家子弟？」

「好眼力！不錯，在下唐偉城，正是唐門子弟，你便是高迎龍？」

高迎龍心頭一動，急問：「你怎認識某？」

唐偉城哈哈笑道：「因為閣下名頭响，婦孺皆知，唐某敢不認識？」

「你在諷刺高某？『黑白海冬青』告訴你的？你們是一夥？」

「你廢話未免太多了！」唐偉城跨前兩步，緬刀一挽，向高迎龍劈去，高迎龍既知對方是唐門子弟，對方不比暗器，正合心意，蛇形劍立即迎起，他劍走龍蛇，與一般劍法不同。唐偉城顯然一時難以適應，只十多招已退了三四步。

高迎龍越鬥越勇，攻勢一浪接一浪，不讓對方空出手來發暗器，這是他厲害之處。唐偉城幾番欲退開發射暗器，奈何高迎龍如影隨形，絲毫不給他機會。

雙方又鬥了三十多招，唐偉城實在抵擋不住，倏地發出一道喝聲，似在招呼同伴，高迎龍藝高膽大，趁他分心，手臂暴長，一招「毒蛇吐信」，劍尖刺進其右上臂。

唐偉城咬牙苦鬥，左手冒險伸進皮囊掏暗器，高迎龍豈肯讓他如此，左掌倏地切出，這一掌去勢極猛，唐偉城倉皇後退，他左手在皮囊內，行動不便，高迎龍標前，蛇形劍一絞，皮囊登時落地：「看你還有什麼本領！」

話未說畢，只見唐偉城左臂微微一抖，也不見他如何作勢，五枚梅花針已然射出。

此時雙方距離極近，他自信有八成把握可射中對手，不料高迎龍之蛇形劍迴飛，將五枚梅花針全黏上，同時左掌化拳，擊其脅下。

這一拳毫無變化，與蛇形劍法大異其趣，但聞「蓬」地一聲，唐偉城肋骨已被打斷一條。

這一拳把唐偉城打得倒飛尋丈，但反而暫時解其圍，他人在空中，連抛幾柄小飛刀，適才用的是一般的「天女散花」，未見其眞章，這一次為求生，把平生本領全注於其上。

四柄小飛刀，刀柄中空，又故意留下小縫，飛行時，發出嗚嗚之聲，擾人心神之外，又可利用手法加上風力飛行。四川唐門子弟暗器打造、設計及發射手法，天下第一，豈有倖致？

嗚嗚聲乍起，高迎龍心知不妙，立即倒飛，同時凌空以右足尖點在左脚面上，奮力騰升，左臂一勾，扳腰一盪，翻上橫樑！

却不知他這樣一動，引動了風向改變，小飛刀同時受影響，本來在空中載沉載浮，此刻全改為向上射去！這種小飛刀，唐門喻之為「響尾蛇」，端得厲害無比！

「響蛇尾」上射之飛行動作，令人覺得不穩定，未知還有甚麼變化，高迎龍不敢大意，又從樑上躍下！

他躍下又引起一陣風，「響尾蛇」倏地下降，而且速度極快！幸好它亦有缺點，飛動越快響聲越急，等於提醒了目標！

高迎龍全身蜷曲如同一隻煮熟的小蝦，蛇形劍舞得風雨不透！與此同時，唐偉城又射出三柄小飛刀！這三柄飛刀體積雖小，但比一般飛刀重，因此去勢極快，而且悄沒聲息！

高迎龍雙脚剛沾地，三柄飛刀已至，他臨危不亂，左脚尖一挑，一張椅子飛了上來，替他擋掉兩柄飛刀，第三柄飛刀則被蛇形劍撞開！

他揮劍不止，脚踏怪步，曲折前進，宛如蛇行。背後「嗚嗚」之聲戛然而止，原來已力盡落地！

高迎龍雖在大寒天，但後衣已為汗所濕，他仍沉住氣，問道：「閣下還有甚麼絕技？」

唐偉城端坐地上不言不動，高迎龍怒道：「高某如今要殺你眞是易如反掌，你神氣甚麼！」

但唐偉城姿勢不變，他心中詫異，晃亮火摺子，只見他滿臉泛黑，不由吃了一驚，急忙上前，伸手一探，已沒了鼻息，正想檢查他身體，却見磚地上被人以刀尖刻着一行字：迫死唐偉城者，小龍門高迎龍是也！

原來他是自殺的，唐門家規之嚴，武林盡知，但高迎龍還不知唐家子弟都有寧願自殺，也不願落在敵人手中之規定。他又深知唐門子弟睚眥必報，復仇手段極之殘忍，是以忍不住打了個寒噤。

他推開大門，向外輕呼：「朱柏，朱柏！」無人應他，中庭院之打鬥聲亦已不復聞，就在此刻，忽聞內堂傳來一聲悶哼，高迎龍立即

轉身向內奔去，這一次他不容再失！

內堂一片漆黑，高迎龍跑了幾步，倏地冷靜下來，立即放慢脚步，運起眞力佈滿全身，再慢慢前進，穿過走廊，忽然一條人影竄了出來，他反應極快，蛇形劍立即刺了過去！

那人反應更快，一偏身，五指已扣住其右手腕脈，同時用力將其扯過去。高迎龍左拳正想擊出，耳際已聞諸葛嚴的聲音：「噤聲！隨我來！」

高迎龍硬生生將那拳收住，接着一轉身，伏在柱後，先向四周看了幾眼，不見有動靜，再退進房內。

這是傅雪生那間大書房，他見橫樑上有人招手，又見他指指柱子，高迎龍心領神會，便輕輕由柱子爬上橫樑，如此便不會因衣袂聲而驚動敵人。

高迎龍附耳問道：「敵人有幾個？」

「已發現了四個，解決了一個。」

「甚麼人？是黑白海冬青？」

「不知道！看來沒有他倆！某勢孤力弱，黑暗之中看不清敵人，不敢貿然從事。你來得正好，稍候點燈出去喝問，假如他們仍不現身，你便再躲起來，某希望能看清他們之面目。」

「好，不過在下問你一件事，朱柏有否進來？」

「某沒有發覺！周九命那邊情況如何？」

「梅三月帶人進來，那人已被我解決，周九命與梅三月功力悉敵，難分勝負，在下便先進內堂了，大廳內有一位唐偉城，但已死了。外面靜悄悄的，不知他們去了何處！」

諸葛嚴沉吟了一下，道：「還是依計劃行事吧！」

「你爲何不守在地窖入口那房？」

諸葛嚴不答，只用手推推高迎龍。高迎龍只好再溜下去，伸手去桌上摸燈，一陣風聲，他料諸葛嚴已經出書房，便點好燈，走出走廊，邊走邊道：「出來出來，大家都是爲了烏金而來，不如開誠佈公，共同努力，平分所得，不是兩全其美麼？」

他連問兩遍，方有人道：「咱們有十個人，你有幾個人？要跟咱們均分！」

聲音十分飄忽，教人分不出他躲在何處，亦說明其功力之深。

高迎龍嚇了一跳。「在下如何相信你們有十個人？」

「我自已清楚就好，何須證明給你看，你們到底有多少人？」

高迎龍道：「剛好是你們之兩倍，如果你們只有十個人，均分烏金，咱們也不同意，那就各憑本領吧！」言畢要去吹燈。

那人又道：「且慢，咱們如何知道你是否說謊？要合作就必須坦誠！你的人在何處？」

「在外面待命！」高迎龍道：「說得有理，要合作便得坦誠，你們的人呢？」

這次對方竟然沒有回答，高迎龍驀地走到柱後又吹熄油燈，然後由柱子爬上橫樑，再托開承塵，鑽了進去，與此同時，突聞「篤篤」聲響，兩枝弩矢射在承塵板上，高迎龍暗呼好險，連忙移換位置。

他由承塵再溜回大書房橫樑，仍不見諸葛嚴。與此同時，他又再聽到一個悶哼聲。

猛聽有人罵道：「臭小子，你躲在暗處傷人，還奢談甚麼坦誠合作！」

高迎龍心頭一動，再由承塵慢慢爬到地窖入口的那間寢室。適才聲音是由此傳來的，他小心翼翼掀開承塵，鑽了出去，落在一根橫樑上。

磚地上躺着一個人，不能動彈，看來又是諸葛嚴的傑作！但就在此刻，一陣衣袂聲響由外面傳來，接着有踏瓦之聲，高迎龍忖道：「莫非他們溜了？」

俄頃，有人持燈進房，可不正是諸葛嚴。只聽他道：「下來吧，他們走了！」

高迎龍躍落地上，問道：「也許還有人匿伏，不可粗心大意！」

他看了幾眼地上那具屍體，無傷無痕，臉上蒙着一塊黑布，乃伸手解之，日光一及，心生不明，蓋死者年紀看來只有二十四五歲！

諸葛嚴道：「咱們去中院看看！」他倏地吹熄油燈，快步而走，高迎龍亦步亦趨。

雪地上不見有人，連地上那具屍體也不見了，高迎龍首先推開木門，迎面却飛來一陣暗器，他像風箏斷線般，向後連打幾個觔斗，翻了出去。

諸葛嚴抓起一團雪，用力向窗櫺拋去，一陣沙沙聲響未落，他人却由大門射進去！

「誰在暗處偷襲？滾出來！」

周九命喘息道：「老弟，是老哥哥重傷！」

諸葛嚴先晃亮火摺子，只見周九命身前倒着兩條漢子，其中一人正是梅三月，另一個十分陌生。「老哥，你差點誤傷好人！」

此時，高迎龍與朱柏聯袂進來，原來朱柏本來伏在內堂大廳外，因聽到周九命的慘叫聲，是以趕來，伏在屋頂上替他把風。

諸葛嚴問道：「老哥，你傷在

何處，情況到底如何？」

周九命道：「老夫中了他一掌，但他傷得可比老夫還重，我封住其傷口，另一個大概已死了！是高小哥的傑作！」

朱柏向懷內掏出兩顆鴿蛋般大小的藥丸來，道：「前輩，這是峨嵋派秘製之還魂丹，專治內傷，你先服一顆，以酒送服，今晚臨睡前再服一顆，明日必有好轉！」

周九命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高迎龍忙道：「他是天星堡的總管，宋繼祖的弟兄！」周九命謝了一聲，收下藥丸，以酒送服一顆。

高迎龍轉頭向諸葛嚴：「那些人都走了？」

「好像是，但不排除他們會去而復返！」諸葛嚴拍開梅三月之暈穴，沉聲問道：「梅大俠貪夜來此，所爲何事？」

梅三月悠悠地道：「你們來得，難道老夫便來不得？」

「你不是離開了麼？爲何又回來？」

「你們亦已離開，爲何半夜又潛回來？」

高迎龍怒道：「糟老頭！你落在咱們手中，嘴還這般硬？神捕，待我敲掉他的牙齒！」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便以劍柄用力擊下去，牙齒雖然沒有掉下來，但已滿嘴是血！「糟老頭，你有種的便留下一條命來，日後跟我算帳，今日你若死了，還得等十八年！」

梅三月氣得雙眼發白，奈何痲穴一時衝不開，只能任人魚肉。朱柏道：「你在雙橋屯曹家做了些甚麼事？」

梅三月冷冷地道：「看望老朋友！」

「說謊！」高迎龍劍柄再擊下去，這次他忽然呼吸急促起來，高迎龍手指伸進其嘴巴，摳出半片牙齒來。「原來這老小子還有很多牙齒！」周九命以讚賞之眼光鼓勵他。

這次梅三月沉默下來，高迎龍舉手作勢欲鑿，他便「老實」了。「曹子奇一直希望得到烏金以打造長劍，老夫到他家跟他一說，他便慫恿老夫陪他來此搜索了！」

高迎龍道：「這句話好像有點意思，但咱們還是分不出眞僞！」

梅三月怒道：「等你分出老夫所說是假的，你再來作弄我未遲！既然分不出來，還放甚麼屁！」這老頭不是省油燈。

諸葛嚴道：「你跟他是甚麼關係？」

「相識十多年，既然來到東北，自然要去探望一下好朋友！老夫與曹子奇，純粹是朋友，他家雖然富有，但老夫家境也不差，用不着趨炎攀勢！曹子奇聲譽如何，神捕向在東北走動，應該非常清楚。」

諸葛嚴忽然解開其穴道，道：「梅大俠可以走了，不過得請您不要記恨。」

梅三月自地上爬了上來，恨恨地看了他們幾眼，最後目光落在高迎龍臉上。高迎龍冷冷地道：「今天是神捕放你走，若是我，你滿嘴牙齒必然全部掉光！你騙得了君子，騙不了我！你不服氣的，隨時可以來找我！」

梅三月走後，高迎龍埋怨地道：「神捕怎會如此輕易放過他？」

「不放他，難道你有辦法辨出其眞僞？」

周九命忽然道：「喂，你們看看，曹子奇心還好像在跳動。」諸葛嚴連忙回身伸手去摸索，接着叫他們將曹子奇扶了上來，然後運功抵掌於其後背上，一股眞力緩緩輸入，曹子奇之心跳慢慢增强。

過了一陣，諸葛嚴方散功，取出紙筆來，寫了一封信，然後摺好交給朱柏。「朱總管，請你送他到南行十里處之青石鎮上找一位叫『閻王敵』的大夫，他眞名叫曹慧英，請他救曹子奇，這封信你交給他！」

「是。」朱柏接了信却沒有行動。

「諸葛某恐他們去而復返，你最好趁天黑出鎮，把曹子奇交給曹慧英後，到清河屯集合！」

朱柏這才背起曹子奇，賈其餘勇，竄了出去。諸葛嚴道：「某如今最怕他們此行並非爲了烏金。」

高迎龍訝然問道：「不是爲了烏金？却是爲何而來？」

諸葛嚴道：「可能爲了咱們不知道之原因，也可能是爲了殺咱們。」

周九命亦奇道：「咱們跟他們根本不認識，又沒有錢，他們殺咱們作甚？殺人總也該有個理由。」

諸葛嚴冷冷的地道：「不一定，你不知道武林有許多殺手，有很多傀儡？表面風光，實際牽制於人。」

「諸葛某在沒有証據之前，從來不會肯定任何人和事。」諸葛嚴道：「老哥，你走得動麼？」

「服了那顆藥丸，似乎有點起色，應該沒有問題。」周九命扶着柱子站了起來，又走了幾步。抬頭一望，紗窗已泛白。「咱們要走，還是留下來？」

「高少俠陪你去清河屯，小弟留下來。」

周九命道：「你一個人留下來，萬一有人，無人接應……橫豎老夫內傷一時好不了，我也不走了，留下來陪你。」

諸葛嚴低聲道：「高少俠送你

去清河屯，一是爲了讓你療傷，二是爲了討救兵。」他把高迎龍拉到一旁耳語，只見高迎龍不斷點頭。

高迎龍扶周九命出鎭，到樹林裡找馬匹，昨夜拴在此處馬兒已不知去了何處。他想把周九命一個人留下，再入鎭買馬，又放心不下，只好扶着他慢慢走回去，到了車行僱一輛馬車。

馬車出鎭，沿途未見有扎眼的人物，但高迎龍始終放不下心。幸好一路平安，到達清河屯，找到宋繼祖，把周九命交給他手下。

華靜一聽到高迎龍來了，便一陣風般自房內跑出來。「如何？如今可以跟咱們在一起麼？」

高迎龍道：「先到房裡說話。」衆人到華雄房裡，他把昨夜的經過說了一遍。

華靜瞪了他一眼，怨道：「你怎地跟梅三月結怨？他待人氣量小得很，日後可要小心。」

高迎龍道：「咱們等朱柏來了以後，便分成兩批，一批跟我回去劍鎭，此處留下兩三個人照顧周前輩。」

華靜急不及待地道：「這次小妹一定要去劍鎭看看。」

人人都知她醉翁之意不在此，宋繼祖失笑道：「華姑娘放心，他不帶妳去，我帶妳。」衆人哄笑，華靜這才會心一笑。宋繼祖隨又派張保及鐵世雄去青石鎭，接應朱柏。

高迎龍就在華雄房內洗澡，他梳洗完畢，華靜已替他買了一套衣服，還有一件夾着漂棉的外袍，又弄來了一大碗麵。高迎龍只好生受了，飽餐一番，便上床睡覺。直至有人搖醒他，他才一骨碌跳了起來。

華雄笑道：「老弟不必緊張，不是來了敵人，是他們接到朱柏了，宋堡主問你幾時出發。」

「如今是什麼時辰？」

「已交午時了。」

「吃了午飯便走。」高迎龍換好服，華靜來敲門，華雄知機地溜出去了。高迎龍尷尬地道：「請坐！」

華靜幽幽地道：「爹很惦念你，回關以後，你好好去見他一面。」

「是的，有時間我一定去見他。」

「屆時你又會說沒有空閒了，你師門到底有什麼要事需要你去辦？難道不能告訴我？」

「其實並無具體要我去辦的事，但我必須在武林中闖出名頭，在武功上必須有所成就，以期他日恢復師門昔日之風光，這是家師自小便給我的任務。」

「原來只是這麼一回事，如今小妹總算知道，你有心躲避我。」

「此話怎說？」莫看高迎龍對敵凶狠，但對付姑娘却一籌莫展。

「你自己心中有數，小妹待你如此，你亦應該比誰都清楚，連我爹都看出來了。」

高迎龍再也不能裝傻，只好硬着頭皮道：「理由適才我已說了，我不想太早成家立室，以免拖累家人，江湖無處不風險，好像是次，我便差一點被天星堡宰掉，姑娘是明理人，當不會怪我，何況我也不是負義的漢子。」

華靜一抬頭，毅然道：「小妹也不是不明事理的人，我也不怕被你拖累，只要你是眞心待我好，嗯，有風險咱倆就一起負擔，你說如何？」

高迎龍有點招架不住。「我只怕……心中有了一個人之後，與人搏鬥時候會有所顧忌，生死一髮，這一念之憂，很可能便會改變結果。」

華靜道：「不管你怎樣說，這一輩子是跟定你了，生死在所不計，如果還沒有孩子，萬一你死了，我便隨你下黃泉陪你，如果有了孩子，我便回家把孩子養大，我是個姑娘，這種話都敢說了，你還有什麼顧忌？倘若你是不喜歡我的，希望你明言。」

高迎龍鐵打的漢子，這時也得變成繞指柔，不由感動地道：「高某今生能遇到你，實乃三生之幸，總之，我不會辜負姑娘的一片心意，今生除了你也不會喜歡別的女人，不過……」

「不過什麼？」華靜雙眼發亮，又透着幾分憂慮，恐怕得而復失。

「我脾氣不好，有些事決定了之後，不希望旁人改變，只怕你受不了。」

「這才有男子氣概，小妹想要的就是這種男人。」

高迎龍的心顫動了，忍不住伸出手來，輕輕握住其柔荑，華靜正想把頭枕在他肩上，房門忽被敲響，傳來華雄的聲音：「靜妹，吃飯啦！」

兩人相視一笑，長身開門。經此一談，華靜人開朗了，但反而文靜起來。吃飽飯之後，宋堡主道：「高少俠，宋某與你及華雄、華姑娘四人先走，讓朱柏歇一陣，其他人再由他率領去劍鎭，如此安排你看如何？」

經過傅家一役，宋堡主對他之態度南轅北轍，高迎龍道：「如此安排甚好。宋兄，周前輩還請你費心一下，另者曹子奇如今何在？」

「他留在『閻王敵』家裡治療，原來那老頭脾氣及架子都大得很，幸好諸葛神捕對他有恩，看了信才肯收留，不過他也沒有十足把握治好曹子奇，只能盡力而爲。朱某告訴他，只要他盡力，神捕便仍會感激他。」

高迎龍長身道：「如此請朱兄休息一下，咱們先走一步。」當下四個人分成兩批，繞路去劍鎭。華靜自然先跟着他，一路上談談笑笑，彼此少了心病，相處融洽，感情大增。到了鎭後，高迎龍還不斷叮嚀她小心。

華靜嫣然一笑道：「大哥放心，小妹不是草做的。」

高迎龍在地上把傅家之地形及位置畫了出來，又詳細指點她一番，然後道：「你先進去，我在後面爲妳押陣。」

華靜依言進鎭，她裝作遊人，又進店舖買了許多東西，繞至傅家後門，倏地躍起踰牆而進。她一落地，先向四周看了幾眼，原來這是後花園，她快步竄至一塊太湖石後面張望。

花園花草凋零，但梅花香氣襲人，未見有人在內，但雪地上依稀有脚印。雪已停了好一陣，這脚印是幾時留下的，難以猜測，她大着膽子向內走去。

走了幾步，回頭一望地上，積雪上脚印宛然在目。此刻她已顧不得許多，兩個起落，躍至後院月洞門外，先聽了一陣動靜，再探首進去。

驀地一陣風聲，華靜忙不迭把頭縮回去，髮絲飄揚，竟被人砍掉一綹秀髮，這一驚出了一身冷汗，雙足一頓，倒飛尋丈，定睛望去，仍不見有人。

這刹那，她一顆心登時怦怦亂跳起來，定一定神，先竄至一棵樹後觀望。回頭不見高迎龍，心中又暗暗擔心其安危，心道：「不知大哥如何？」

過了兩盞茶工夫，天色已向晚，氣溫下降，華靜手足有點僵硬，她咬咬牙：「華靜啊華靜，妳可不能讓人看輕，更不能壞了師父的名頭。」

她咬咬牙，沉思了一下，彎腰抓起一團雪，快衝兩步，把雪團向月洞門拋去，人却躍起，踰牆而過。

這一着果然有效，但見一個白袍漢子正在揮刀擊雪團，她躍下時，那廝已一個風車大轉身，寶刀施了個「劈」字訣，挾風向未落地之華靜劈去。

這一招反應之快，教人瞠目，幸好華靜一直小心提防，電光石火之間抬劍一擋。刀劍相交，發出一道清脆的金鐵交鳴聲，華靜蹬蹬退了三步，虎口發麻，長劍幾乎握不住。

抬頭一望，那廝臉上掛着白巾，只露出一對深邃而又懾人的眸子，他不發一言，標前兩步，一挽刀，攻勢再起，一刀緊過一刀，殺得華靜只有招架之功，而無反擊之功。

眨眼間過了十多招，華靜方尋到機會反攻，長劍自刀隙中突進，反刺對方手腕，那廝輕咦一聲，手腕一旋，意圖撞開劍刃，不料華靜反應極快，手腕轉得比對方還靈還快，但聞一聲悶哼，那廝衣袖現紅，顯然已吃了虧。他勃然大怒，右掌挾風印出，直奔華靜之胸脯。

「下流！」華靜又怒又羞，連忙退步閃避，那廝得勢不饒人，步步進迫，右掌招式越趨下流，左手刀更是凶狠，瞧其勢便知他非殺死華靜不足洩恨。

他一時大意失「荊州」，但仍有把握將對方殺死，可惜高迎龍已至。他橫空飛來，蛇形劍猛刺其後背。

那廝聽見風聲急勁，不敢大意，連忙橫擋七八尺閃開，回身望向高迎龍，雙眼射出嚇人之凶光。

高迎龍道：「華妹妳進內院，他們都已來了，這個人交給我料理。」

「他好像是黑白海冬青霍白塔，你可要小心！」

「妳已先傷了其腕，愚兄有把握殺他，快退開！」高迎龍知道對方不是易與之輩，搶佔先機，發動攻勢。那廝果然就是霍白塔，他見招破招，有攻有守，高迎龍知道對方之能，乃以快制敵。往往舊招未盡，新招又生。

霍白塔一時難以適應，不由落於下風，華靜放下心頭大石。却不知霍白塔之武功本比高迎龍稍勝半籌，但一來他左手腕受了傷，許多招式使來，難以淋漓盡致，二來高迎龍剛才伏在屋頂，觀摩了好一陣，想好了制敵之策才現身，因此他要吃虧了。

高迎龍雖然佔了上風，但要想殺死霍白塔還差一截，霍氏兄弟素來生性凶殘慓悍，他一怒之下，改變策略，採取玉石俱焚之打法，很快又扳回形勢。

兩人翻翻滾滾，旗鼓相當，難分勝負。高迎龍不爲對方所動，越鬥越冷靜，越沉穩，隱隱然有名師風範，這一戰，他自覺淋漓盡致，使他在武學上悟出很多道理，創了許多新招，他甚至不希望殺死霍白塔，好利用他提高自己的武功。

天色漸黑，霍白塔大喝一聲，刀掌齊施，將高迎龍迫退一步，他同時倒飛丈餘，再一個轉身，向圍牆掠去。高迎龍猛吸一口氣，提腿急追，但出了圍牆，已失去其踪影。高迎龍無奈，只好回去。

高迎龍走進內堂，見裏面一片混亂，捉對兒廝殺者，不下六七。他最關心的是華靜，不過見她與一

名使雙斧的大漢惡鬥，又佔了上風，這才改而去助華雄。

與華雄惡鬥的是一位使長鞭的蒙面人，華雄顯然不能適應其打法，大概已被打中一鞭，後背衣衫碎裂，且形勢岌岌可危，隨時會再中鞭，高迎龍蛇形劍一撩，握住了鞭梢，道：「華兄請去助令妹，待小弟來對付這廝！」

那蒙面漢手腕收緊，鞭梢緊緊繞住蛇形劍，高迎龍手臂用勁，鞭梢拉得畢直，也不知長鞭是如何炮製的，劍刄居然切之不斷。

雙方互相鬥力一陣，突然蒙面漢用力一拉，身子突然倚勢向前射去，他人在半空，左手已抄出一柄短刀來，向高迎龍之胸刺去！

蒙面漢向前射來，高迎龍驟失重心，連退兩步，他手腕一抖一沉，由於劍形曲折，鞭梢又鬆動，被他扯脫，他左手摸出兩枚銅錢，向對方當胸拋去，同時滾落地上，蛇形劍向上一切！

蒙面漢見銅錢飛至，連忙舉刀格落，他人離地五六尺，正好高迎龍自他胯下滾過，剛生出不妙之感，右腿已一陣疼痛，一口眞氣登時洩了，跌落地上，居然站立不穩，一屁股跌坐於地！低頭一望，右小後腿已不見了大片肉，血流如水！

高迎龍急切間看不到對方受傷深淺，但見對方一屁股坐下，便猜到幾分。他再滾回來，右手三枚銅錢破空射向蒙面漢後背，那廝艱辛地將上身向地上伏下閃避，高迎龍反應更快，脫手將蛇形劍射出！

這劍離地半尺餘，蒙面漢再也無法伏身躲避，只得忍痛向側一倒，準備滾開，但已慢了一步，「颼」地一聲，蛇形劍射進其左股，再自小腹處透出！

這一劍力大無窮，連帶將其射倒於地，大叫一聲，高迎龍左掌在地上一按，身子飛了起來，與此同時，蒙面漢轉身揮鞭抽來！

他雖然盡力施爲，奈何倒在地上，不便發力，又身受重傷，力道不大，被高迎龍覷得眞切，左手一翻，五指抓住鞭身，用力一扯，蒙面漢離地飛起，高迎龍乘勢飛起一腳，踹在其心窩上！

蒙面漢登時如斷線風箏般向後倒飛，後背撞到木柱，樑上之灰塵不斷飛下，高迎龍得勢不饒人，去勢更快，再一拳擊在其胸膛上！

「蓬」地一聲，蒙面漢黑布全爲口中所噴之血染紅，高迎龍先拔出蛇形劍來，再扯下其幪面巾。目光一及，輕咦一聲，喃喃地道：「此人好生面善。」

宋繼祖叫道：「他是少林俗家弟子鄭絕塵！」

「原來是『南北小鞭王』之北鞭！難怪！」高迎龍心生疑感：少林派的弟子爲何也與此扯上關係？況鄭絕塵又是使長鞭，冒着生命危險來搶奪烏金作甚？

「南北小鞭王」北爲鄭絕塵，南爲劉三秀，爲近年來年輕一輩之高手，在江湖上走動甚勤，聲名日隆，高迎龍曾與他有兩面之緣，是以覺得面善！

諸葛嚴直至此刻方道：「小高，留幾個活口！」

高迎龍瞿然一醒，應了一聲是，抖擻精神去助張保。張保之對手武功不高，但亦勝過張保，而張保能在天星堡當上香主，全憑他的一手好箭法。

那廝同樣蒙面，一見高迎龍幾招便殺了鄭絕塵，早已嚇破了膽，虛晃兩招，轉身便逃，高迎龍喝道：「看鏢！」那廝忙不迭地回身揮刀，那裏有什麼飛鏢？他刀勢已盡，高迎龍的劍已架在其脖子上。「張保，將他捆起！」

張保找不到繩子，只好先將他雙臂反剪於背，高迎龍上前封住其痲穴，扯下其蒙面巾，却未曾見過，但年紀甚輕，「你拉他到一旁審問！」

高迎龍連番解決兩個對手，回頭見趙引文被對方殺至渾身是血，連忙跑過去接下去，「快到一旁包紮！」那人一見高迎龍，心知今夜劫數難逃，倒不如搏一下，是以瘋狂進攻，一柄單刀連番進攻。

高迎龍見他心急反而露出破綻，憑他之造詣，要殺他眞是易如反掌，只是他想留下活口，是以隱忍不發，直至那廝使了一招「力劈華山」，雙手持刀砍下來，高迎龍見他前身空門大露，這才運勁於臂，蛇形劍盡力向上一擋，「噹」地一道響聲過後，那廝單刀已經脫手！

說時遲，那時快，高迎龍左臂暴長，五指已抓住其胸襟，用力一拖，蛇形劍一廻，指住其喉頭，喝道：「投降！」

不料那漢子性子甚烈，一點頭，竟把喉頭向劍尖撳去，幸好高迎龍知機，連忙縮手，只擦破皮肉，他左手一緊，在其暈穴上一按，再叫張保將其抱到一邊去！

與此同時，華雄與華靜聯手，亦將對手制服，高迎龍跳到宋繼祖身邊，道：「咱們已有三個活口，活該他倒霉！」

宋繼祖之對手是一位使劍穿長袍的漢子，看其架勢，造詣不淺，與宋繼祖惡鬥二百招，穩佔上風，但高迎龍一加入戰圈，形勢登時改變。

宋繼祖見高迎龍招式實用狠辣，暗叫一聲慚愧，他退後兩步，拭去額上汗漬，再度上前揮劍廝

殺。華雄及華靜分站兩旁掠陣，不讓餘下之兩位敵人逃離。

高迎龍與對方鬥了二三十招，好勝之心油然而生，乃道：「宋兄請去助神捕，這廝交給小弟料理！」

諸葛嚴已佔了上風，但聞言竟然應好。宋繼祖只好轉身過去，高迎龍豪氣干雲地道：「老頭，你可放手一搏了，此爲閣下最後之機會！」

那人微微一怔，不知對方如何看出自己之年紀，但他是老奸巨滑之輩，深明此刻最不宜分神說話之理，沉住氣進攻，他劍法沉穩有餘，但凶悍不足，高迎龍越鬥越是奇怪，深信對方必是出自名門正派，是故忍不住問道：「閣下請賜大名，以免誤傷同道，不好說話！」

那廝不吭聲，高迎龍又道：「閣下系出名門，爲何與奸黨勾結？不怕辱了師門清譽？」

「放屁！」那老頭厲聲道：「老夫還輪不到你來教訓，世間事，豈是你們這些毛頭小子能洞悉的！」

「在下雖然年輕，但出道早，可不是雛兒，憑你這幾句話可嚇不倒我，我是好言相勸，苦口良藥，你不要不知趣，倒不如彼此合作，以免閣下身敗名裂！」

那老者冷笑一聲：「你自持人多便可欺壓老夫？哼，你們又是什麼人？自身不正，還敢月旦老夫？眞是不知羞恥爲何物！」

高迎龍不由大怒，罵道：「不知深淺的老小子，少爺給你下台階你不要，那可就不能怪我了！」他奮力進攻，攻勢有如狂風暴雨般。

華靜怕他心急壞事，忙道：「龍哥，慢慢來！」

高迎龍信心十足地道：「放心，你不要開腔分我的神就好！」他攻勢一浪接一浪，蛇形劍之招式十分怪異，那老頭大概一時不能適應，登時落於下風。

就在此刻，諸葛嚴那邊傳來一個悶哼，原來他在宋繼祖之協助下，在對手肋下刺了一劍，雖然要不了命，但也夠他受的。

那人中了一劍，不由連退兩步，宋繼祖一腳踹在其後腰上，他人又向諸葛嚴飛去，諸葛嚴忙蹲身，右手一揚，封住其痲穴，至此方大功告成！

他噓了一口氣，長身扯下其蒙面巾，那人果然是霍黑塔！諸葛嚴深知其能，連忙在其身上再加上兩指。

大廳內只剩下高迎龍及老頭兩人在惡鬥，高迎龍生性好鬥，一下戰場，便有一股懾人之悍勁，且越戰越强，絕不服輸。那老頭也是好手，但碰到他，竟然有不知所措之感，爲其氣勢所征服，只能抵擋，無力反擊。

宋繼祖、朱柏等人也圍了上來，那老頭就像是煮熟的鴨子般，落敗被擒只是遲早間的事罷了。

眨眼間，兩人又鬥了四五十招，激鬥間，只見高迎龍突施一招「撥草尋蛇」，劍身一抖，撞開長劍，左手自空門處突進，似爪非爪，似掌非掌，擊向對方前胸！

老頭自知拖不了太久，也不閃避，舉起左掌迎了上去，他這一掌注了八成眞力，氣勢大盛！

不料高迎龍手腕一轉，使了一招「白蛇擺尾」，五指在其手腕處拂過，老頭只覺一陣灼熱火辣，一口眞氣登時鬆了。說時遲，那時快，蛇形劍一招「毒蛇吐信」，劍尖已抵在其喉頭上。

「你有種的便殺了老頭吧！」

高迎龍心中暗暗好笑：你老眞的想死，還不容易？嘴上却道：「你我無仇無怨，我何必殺你？」他看見諸葛嚴慢慢走向其後背，忽然將劍縮了回去，老頭反而一怔，不知他葫蘆裡賣什麼藥，正想開腔，猛覺後腰一緊，四肢已不能動彈。

高迎龍道：「如此說話比較方便！」他伸手扯下其蒙面巾，目光一及，不由叫了起來：「你是『鐵劍門』的曲掌門曲一帆？」

大廳內頓時響起一片驚訝之嘆息聲，蓋「鐵劍門」在黃河流域影響力不小，曲一帆之名頭，幾乎追得上九大門派之掌門，由此可知其地位！

曲一帆年逾六十，被人叫破身份，想起一生英名，晚年却敗在一個後生小子劍下，眞是又羞又慚又怒又恨，心中有如打翻了一瓶五味素般，一時間分不出是何滋味，但覺雙頰火辣辣的，恨不得有個地洞好鑽進去。

諸葛嚴道：「宋堡主，你帶人佈防，提防還有敵人！」宋繼祖把人帶走，只留下高迎龍及華靜。諸葛嚴道：「曲掌門不比一般人，咱們不願意讓你難堪，不過也希望有些事，您能坦誠相告！」

曲一帆淡淡地道：「你問吧！」

「在下想請問你們來此之目的。」

曲一帆哈哈一笑。「誰不知是爲了烏金！老夫也是人，不會例外，何況這十年來，老夫武功完全沒有進展，在武學未能取得突破，只好求諸於神兵利器了！你們守在此處不也是爲了此？」

高迎龍道：「咱們與你不一樣……」

諸葛嚴怕他說漏嘴，也怕他激怒了曲一帆，忙截口道：「曲掌門一生清譽，爲何今會與黑白海冬青這種殺手走在一起！」

「湊巧碰上，老夫並不知他們之身份！」

高迎龍又問：「這許多人，無一個是你帶來的？」

諸葛嚴則道：「曲掌門，在下是諸葛嚴！你剛才說的話有幾分眞實，有幾分假，彼此有如鷄吃放光虫，心知肚明，爲何至今尚不肯明言相告？」

曲一帆登時閉上嘴，諸葛嚴說道：「掌門若肯合作，咱們絕不會損你一根毫毛，也不會損你半分清譽，兩全其美，何樂而不爲？」

高迎龍加上一句：「若不肯合作者，便莫怪咱們了！」

「老夫沒有什麼可說的！」

高迎龍又想像炮製梅三月那樣對付他，這次却爲諸葛嚴攔住，沉聲道：「曲掌門，傅家一家五十多條性命死得蹊蹺，表面看來是因爲他得到烏金而惹來的禍端，但實際上以在下之見，却沒有這般簡單！」

曲一帆以冷漠之目光看他，不發一言。

諸葛嚴自顧自地說下去。「尤其是在傅家死後，竟然接二連三的來了這許多武林高手，就更加令人產生疑惑了！換而言之，必有人故意將此消息洩漏出去，此是表面所見：但在下始終覺得傅家之死，與此無關。」

高迎龍與曲一帆幾乎同時問道：「那是甚麼原因？」

諸葛嚴目注曲一帆臉上，道：「這便要掌門人合作了，爭搶烏金並不可耻，但假如被人利用便寃枉了！不知掌門認爲如何？」

曲一帆神色一動，吶吶地道：「你要老夫如何合作？」

「很簡單，把你來此之經過及目的說一說，諸葛某也許能分析出來！」諸葛嚴向高迎龍打了個眼色，高迎龍會意，立即將那些俘虜之暈穴封住。「掌門如今大可以暢所欲言了！」

「老夫來此之目的及經過都很簡單，無甚麼可說的……此是實話，並非老夫不欲明言，事實上來此是爲了爭奪烏金！」

「掌門幾時聽到傅家有烏金之消息？是誰告知你的？」諸葛嚴耐性極好，不斷誘導他說話。

曲一帆沉吟了一陣方道：「老夫是在一個月前聽到消息的，告訴老夫消息的是南宮望。老夫得到消息之後，便立即趕來此處，不料傅雪生已死，然後死心不息，故進來搜索，希望上天眷顧，讓老夫得從所願。」

諸葛嚴續問：「你今日才到？你跟南宮望很熟？」

「不錯，老夫中午才到！我一位徒弟跟南宮望是遠親，那次他來找小徒，無意中洩漏出來，小徒便轉告老夫，是以老夫方知。」

「依你這般說，你跟南宮望不熟？」

「只有一面之緣。」

高迎龍接腔道：「你如今所說，是否全部屬實？」

曲一帆不悅地冷哼一聲。「老夫光明正大，何須打誑？」

「光明正大爲何蒙面？爲何糾衆趁火打劫？」高迎龍心頭一動，忙問：「你說你是單槍匹馬來的？爲何會跟黑白海冬青一道？又是湊巧？」

「不錯，眞是湊巧！」曲一帆坦然地道：「老夫進入大廳，便陷入包圍，你可曾見老夫跟他們打招呼？」

諸葛嚴封了曲一帆之暈穴，道：「小高，抓其他的人來問問！」高迎龍依言走過去把其他三人抱來放在一塊。逐一解開穴道，方知被華雄及華靜放倒的那位漢子，乃大名鼎鼎的「鐵膽玉簫」卓不羣。

卓不羣在十八歲那年單槍匹馬，獨自上伏牛山，連挑七座大寨，因此聲名大噪。由於他之兵器是一管玉簫，是以搏得了「鐵膽玉簫」之雅號。另外兩位漢子是其馬夫及隨從。

正所謂少時了了，大未必佳，卓不羣正是此寫照，成名之後，只顧享樂，荒廢了武功，又好擺架子，把一副家當全花光，至今連初出道之華靜也打不贏。

諸葛嚴問道：「閣下來此是爲何？你不使劍，烏金對你可沒有用處，是誰指派你來的？」

「笑話！誰指派得了我？我來此確是爲了烏金，但不是自用，而是想賣給別人！你應聽人說過，這幾年我疏財仗義，花光了家產，不能不爲日後之日子打算一下！」

「每個人都有權利爲自己之生活作打算，諸葛某也不怪你！但心中還有幾個問題要問你，你認識『黑白海冬青』？是誰將此處有烏金之消息告訴你？」

卓不羣毫無顧忌地道：「到了鎭上是『黑白海冬青』拉我入夥的，說他倆爭奪烏金也是爲了錢，彼此說好條件，一拍即合，卓某一不殺人，二未偷任何東西，你雖是捕頭也不能隨便抓我。」

高迎龍道：「你是路過劍鎭，還是事先已知道此處有烏金才來的？怎知道此消息？」

卓不羣道：「這種天氣，誰會跑來關外乘涼！當然是聽到消息才趕來的。聽到此消息是在邯鄲的一家酒樓內，鄰座有人在竊竊私語，爲我所聞，因此趕來的！你們若不相信，大可以殺了我！」

諸葛嚴沒有殺他，只是再度封

住其暈穴，然後解開霍黑塔的暈穴，沉聲道：「姓霍的，你自己知道幹了多少壞事，武林中要殺你之人，多如恒河沙石，最好跟咱們合作，否則殺死你，實在易如反掌！」

霍黑塔眼露兇光，一副不屑之態，根本不理睬他。高迎龍怒道：「你已落在咱們手中，兇甚麼？殺你太便宜了，少爺會先讓你吃些苦頭！」

霍黑塔高聲道：「要殺便殺，要折磨老子也隨便你，要老子跟你們合作，除非日出西山！」他話未說畢，高迎龍已左右開弓，摑得他嘴角流血，他神色不變，但目光更加嚇人。

高迎龍向來大膽，也不禁心底發毛。諸葛嚴連忙道：「霍黑塔，你我有沒有仇？」

霍黑塔轉頭望着他，神情有點奇怪，諸葛嚴續問：「既然無仇，我便沒有必要殺你，你來此並非爲了烏金，因爲你倆根本不需要，別人會聞風而動，你倆不會！因爲自知仇家不少，不可因小失大。是故某判斷你們兄弟來此另有目的！」

霍黑塔神色不變，高迎龍道：「你們是來殺人的！」

諸葛嚴緊接着道：「不錯，他們是受僱來殺人的，而且尚有目的！」他故意賣關子，看對方之反應。

果然霍黑塔忍不住問道：「若咱們是來殺人的，人早已死光了，還有甚麼目的？人人說你是神捕，哼，我看也是浪得虛名！」

「你們故意來此，好像是爲了找尋烏金，其實另有目的，爲了轉移別人之視線！甚麼人僱你們來殺人的？」

霍黑塔哈哈笑道：「某會告訴你麼？眞是好笑！」

「沒有甚麼好笑！」諸葛嚴冷冷地道：「你已經告訴我了！」他見霍黑塔一怔，乃笑道：「你已經証實，我的推測沒有錯，只差不知幕後人是誰而已！」

霍黑塔臉色一變，恨恨地道：「你別想再自老子口中，探到半分消息！」

「既然如此，留你何用！」諸葛嚴臉色一沉，一指向其胸膛慢慢戳去，霍黑塔臉色絲毫不變，諸葛嚴手腕倏地沉下，指頭點在其暈穴上。

高迎龍問道：「神捕，這些人如何處理？」

諸葛嚴推開窗子，已是掌燈時分，臘月天，天黑早，庭院早已籠罩在夜幕中，他喃喃地道：「請他們進來。」高迎龍到外面喚了幾聲，華靜及宋繼祖等人便紛紛回來。

諸葛神先將審問之過程扼要的說了一遍，然後道：「某準備放走一個曲一帆及卓不羣等人，只留下黑海冬青……」

華雄擧手道：「咱們費了這麼大的勁才把人逮住，就如此放掉？不可惜？」

「不放掉，難道全殺了？咱們沒有這個權利！無仇無怨便殺人，武林也不容許，放掉是最佳之策！」

華雄不服氣地道：「放掉他們，回頭他們再來，不是又要大動干戈，費一番手脚？」

「他們再來，諸葛某也不管了，因爲在此處已查不出甚麼線索了！」諸葛嚴在廳內踱起步來。「明天咱們便離此處到杜英陵家，仔細查一查！」

宋繼祖道：「在下不善推測，一切以神捕馬首是瞻！」

高迎龍則問：「留下黑海冬青，用意何在？」

「把他帶上，引白海冬青現身，也許有用！」諸葛嚴沉吟道：「至於如何利用他倆，某還沒有良策，目前只能見一步走一步。」他吸了一口氣又道：「路上大家都要小心，梅三月不是省油燈，他也是位關鍵的人物，我放他走，是放長線釣大魚！」

宋繼祖乾咳一聲道：「傅家的『烏金』就這樣放着，反正傅家已無一人，不是很可惜？」

朱柏也道：「這叫做空手入寶山！」

諸葛嚴笑道：「你們想要烏金？絕對不能在此刻帶走！否則將惹來殺身之禍，相信你們都明白這個道理！」

華靜道：「烏金是甚麼模樣，咱們連見都未見過，可否讓咱們去看看？」諸葛嚴想了一下，終於點點頭，他讓宋繼祖、高迎龍等昨天下去看過的人，留守在上面，他親自率人下地窖。

高迎龍自忖在這批人之中，自己武功最高，遂與張保上了屋頂監視，其他人則匿在內堂四周，提防有人乘機衝進地窖搶奪烏金。

大約過了兩頓飯工夫，方見他們上來。諸葛嚴重新關好地窖之機關，道：「希望大家記住某家適才的話，不要覬覦烏金。武功一途，紮實爲尚，靠神兵利器，縱然取勝，亦不光采！」他目光在衆人臉上掃過，道：「諸位請發個誓！」

當下由高迎龍帶頭，輪流挨個發下毒誓，諸葛嚴臉色稍寬，道：「如今咱們趕回清河屯！」當下羣豪趁黑帶着霍黑塔離開劍鎭。

羣豪趕到清河屯時，天剛濛濛亮。諸葛嚴已決心離開此處，轉到杜英陵家調查，是故根本不理暗中

有沒有人監視。

高迎龍覺得諸葛嚴冷靜沉着，且明辨是非，但他之一切又讓人覺得莫測高深，除非他自己說出來，否則你永遠難以眞正地知道他心中想些甚麼，甚至不知道他下一步棋怎麼走。

高迎龍年少武功高，向來眼高於頂，但他就是佩服諸葛嚴，覺得跟着他，你不會選錯！

周九命被他們吵醒，高迎龍立即趣前問道：「前輩今天覺得如何？」相對於諸葛嚴，周九命比較風趣平易，因此對他又是另外一種態度。

周九命哈哈笑道：「老夫這麼飯桶，你以後不要再喚我前輩了！放心，死不了！」

「你再歇歇，晚輩也要回房睡覺了。我估計諸葛前輩，明天才會起程去清陽堡。稍候晚輩叫店小二替你煎藥。」高迎龍的確疲累，回房倒頭便睡，睡得十分香甜。

一陣敲門聲，把高迎龍吵醒，他睜開雙眼一望，紅日滿窗，語氣模糊地問：「誰？甚麼事？」

外面傳來華靜的聲音：「日已午過，還不出來吃飯？」高迎龍應了一聲，匆匆擦了一把臉，開門出去。

午飯開在諸葛嚴房內，人都到齊了，只等他一個。他羞澀一笑：「對不起，在下睡得太死了。」

諸葛嚴道：「坐下來，邊吃邊說。」吃了一半，他才開腔：「諸葛某問過霍黑塔了，但他至死不說一個字。」

高迎龍道：「你是否有用刑？他就算是鐵打的，也不可能隻字不吐！」

「某只用了七種大刑，他三次暈倒，只肯承認是受僱來殺人的。至於僱主是誰他則堅不吐露。」

高迎龍目光一亮，問：「他承認用蛇形劍殺死傅家五十多條人命？」

諸葛嚴點點頭：「他只承認以蛇形劍殺死傅家五十多人，但否認杜英陵一家人也是他幹的！」

宋繼祖插腔道：「老弟，看來僱他倆兄弟來殺人的幕後兇手，必是你們『小龍門』的大仇人了，也許你循此線索查下去，眞相便能水落石出！」

高迎龍嘆息道：「這道理在下也知道，但……」

華靜截口道：「你一時想不起來，也不打緊，慢慢想慢慢查，甚至回師門問你師尊，便能知端倪。」

高迎龍知道她此話之含意，無非是要自己回關內，乃搖頭道：「在下若拿不到半點線索回去，家師也不可能知道，當年本門幾乎滅門，他暗中查了許久，也未查到眞凶，是以有此機會，我更不能放過。」他忽然抬頭問道：「諸葛前輩，您幾時要去清陽堡？在下想執鐙左右，不知前輩肯否？」

諸葛嚴笑笑道：「有你相助，某家眞是求之不得，豈會拒絕？若無意外，某家準備明早便出發，不知有多少人願意去？」

不料在場之人：高迎龍、宋堡主、鐵世雄、朱柏、張保、鄒家盛、趙引文、華靜、華雄，甚至連周九命也嚷着要去。

高迎龍喜道：「大家都去熱鬧一點。」話未說畢，諸葛嚴突推席而起，衝出房去，宋堡主座位近門，忙跟着出去。其他人見狀，雖不知發生什麼事，但亦猜到幾分，紛紛長身而起。

高迎龍一掌拍開窗口，跳了出去，聲音却在房內迴盪着：「一定是來了敵人，趕快分開！」華靜一對妙目一直未離開過其身，立即隨他躍了出去。

她一落地便見高迎龍揮劍截住一個白袍蒙面漢，那漢子背着霍黑塔，不問而知他是霍白塔。

與此同時，諸葛嚴亦自鄰房窗子躍了出來，長劍在手，自後圍攻，道：「霍白塔！你這是尋死！任你再驍勇，也跑不出包圍圈，不信你看看周圍。」

霍白塔冷冷地道：「霍老二敢來，便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咱兄弟倆活在一起，死也死在一塊。」

諸葛嚴再不打話，自後揮劍進攻，他劍尖不斷刺向霍黑塔。霍白塔兄弟情深，豈肯讓乃兄被殺，是以不斷閃避，他前後受敵，如何是對手，不過片刻，已經岌岌可危。

此時諸葛嚴又道：「咱們來談談條件如何？」

「若要咱們出賣僱主，便不必多談。」

「不，某家素聞你倆一向言出如山，只要你答應不再爲惡，不再殺人，某便放你們走！」

霍白塔呆了一呆，道：「天下間有這種便宜事？」

「諸葛某對你無仇無怨，何必殺你倆？扣下令兄只不過爲了了解一下內情而已，本無惡意。只要你發下毒誓，某家便立即放你倆走，不過，若再濫殺無辜，日後再撞在某手中，你莫怪我劍下無情。」

霍白塔心知再鬥下去，不出二十招自己必然落敗，而後果更不堪設想，是以決定相信他一次，故而沉吟道：「你不會耍花招？要老子發個誓還不容易？」

高迎龍接口道：「咱們只想知道內情，與你無冤無仇，何必殺你倆？」

當下霍白塔發下毒誓，諸葛嚴與高迎龍便住了手，但宋堡主與朱柏十分知機，悄悄踏前幾步，形成一個包圍圈。霍白塔問道：「你們想知道些什麼？」

諸葛嚴問道：「很簡單，某家只想知道誰僱你們去殺傅家一家大小的？」

霍白塔眉頭一揚，道：「對不起，這一點霍某不能說，咱們也在僱主面前發了重誓，不能洩漏半個字。」

朱柏怒道：「難道你們不怕死？」

霍白塔哈哈大笑道：「賤兄弟若是怕死的，也不會幹這一行，若是不守信諾的，也不會有這麼多人僱請咱倆。」

諸葛嚴沉吟道：「此行規某家也知道，但你倆已答應不再幹這一行，應已無顧慮。」

「哈哈，這不是行規，而是人格，武林誰不知道咱兄弟說一不二？這是咱們爲人之信條。」

高迎龍冷笑道：「難道你倆兩條命，還不如一句承諾？」

「命你們可以拿去，要咱兄弟做這種事，萬萬不能。」想不到霍白塔居然還說得正氣凜然。「莫以爲咱們是殺手，便以爲能以武力威迫，哼！賤兄弟寧願不要命，也要守諾言。」言畢一掌按在天靈蓋上，等候對方之反應。

諸葛嚴嘆了一口氣道：「某家已不在官府裡辦事，否則一定要抓你倆正法，如今某只有興趣替無辜者平寃，再饒舌問一件事，你知否杜英陵一家是誰殺死的麼？」

「不是賤兄弟幹的，咱們也不知是誰殺的。」

高迎龍知道諸葛嚴有意放他倆一條生路，是以趕緊問道：「你們以蛇形劍殺死傅雪生一家，也是僱主授意的麼？原因何在？」

霍白塔正容道：「不錯，是僱主要求的條件之一，但原因不明。」

朱柏接腔問道：「僱主對你倆還有幾項要求？」

霍白塔搖頭表示不答，宋堡主續問：「你們殺了人之後爲何再回傅家？原因何在？也是僱主之要求？」

「不錯，也是僱主之要求。」

諸葛嚴問道：「有關此項，他如何要求你倆？」

「殺人之後，必定有不少武林人士趕到傅家，請你倆再在傅家活動七天。」霍白塔道：「這是僱主之原話。」

霍白塔接道：「當時某也問過他，爲何要如此？他說：『原因你不必問，老夫交付你倆兩千兩銀子！』賤兄弟經考慮後便答應了。」

霍白塔已有點不耐煩，道：「你們還有什麼要問的？」

諸葛嚴道：「最後一個問題，僱主之要求，你們全部完成否？」

「基本上已完成，只有活動七天這一項，未能完成，不過，咱們只先收了一半酧金，剩下的另一半不去收就是，也不會短他的理。」

諸葛嚴揮揮手：「沒有其他問題，兩位可以走了，但請記住誓言！」高迎龍等三人立即退後。

「謝了！」霍白塔把乃兄扛在肩上，大踏步向前走，走了幾步，倏地住步回頭道：「諸葛神捕，今日之恩，異日有機，賤兄弟必定相報。」言畢洒開大步飛奔，眨眼間，已消逝在人流之中。

諸葛嚴怔怔地望着其去向，半晌才噓了一口氣，道：「回客棧吃飯吧！」

衆人重新入席坐下，心情異樣，都覺得沒有胃口。諸葛嚴又道：「計劃要改變，吃飽後便立即起程。」

高迎龍脫口問道：「爲何臨時改變計劃？是擔心霍氏兄弟會把消息傳出去？」

周九命搖頭笑道：「他這樣做必有道理，沒有十足把握之前，他不會告訴你。」

（未完・三）

上文提要：「七狂幫」幫主凌華霸佔黑底湖，野心勃勃想誅滅各派而雄霸天下，却在較量中斃在「紫金幫」幫主霍天亮蛇形弓的絕招下。黑底湖下海丐任飛魚潛出，向司徒英武獻上他花了二十五天搜索到的「奪劍」，寶劍在主人手上立即發揮不可思議之效能。司徒英武再聯袂頓悟師太、惟正道長等人準備殲滅危害萬民的三股流寇……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兵奇劍奪

徒叛決法大命抽　甲軟贈命使成完

「雲外飛仙掌」果然別具一格，神妙無窮！

八名年輕劍手縱使平素心高氣傲，但在這情況下，無不垂頭喪氣，承認雙方的武功相差太遠。

「祝葉青，你怎麼說？」

「士可殺不可辱，我是祝帆星，不是甚麼祝葉青！」祝帆星怒目瞪視着卜雙單。

卜雙單冷笑不迭。

「不識抬舉的東西！」

「哈哈……今天果然稀客臨門，可見老朽的占卦術，還是很有一手的！」倏然之間，庭院內又出現了一個白袍中年人。

卜雙單瞪着這中年人：「你是從那裡鑽出來的小毛蟲？」

白袍中年人莞爾一笑：「老朽只是個江湖術士，正是不學無術之輩，就算你說我是條小毛蟲，也並無不妥之處！」

「他媽的，你貴庚了，開口閉嘴便是『老朽』！」

「不才今年剛滿四十。」

「才四十歲人，稱甚麼『老朽』？」

「唉！兄台有所不知，老朽是人不老，心老！」

「心老？」

「不錯，老朽的一顆心，早已又老又殘，要不是大廟不收，小廟不要，閻王殿的牛頭馬臉欽差也不理不要，這條賤命早就應該嗚呼哀哉，去也去也！」中年白袍人一臉憂鬱地說。

「他媽的，你剛才還不是笑口吟吟的嗎？怎麼忽然變得苦口苦臉？」

「昔才縱聲一笑，只是勉强扮出來的，但時間一長，自然難免流露出眞情眞性！」

「他媽的巴拉子，你到底是甚麼人？」

「祝家莊唯一的食客——『悲情報君知』列一顯！」中年白袍人苦着臉說。

「哼！老夫是甚麼人，你可知道嗎？」

「兄台的大紅披風，一捲三摺，一旦抖敞開來，威力可及方圓十丈之外，江湖上能舞動得起這大紅披風之人，除了『紅雲老仙』卜雙單之外，又還有誰能？」

「果然有點眼光，但老夫並不欣賞你這種拍馬屁的手段。」

「唉！拍馬屁也好，拍老仙老鬼的屁也好，都不外乎是一句閒話……」列一顯喃喃地說。

卜雙單瞧着他的臉，不禁爲之眉頭大皺：「看你也不是池中之物，何以鬱鬱寡歡？」

「這是命中註定，夫復何言。」

「哼！江湖中偏偏就有這許多不倫不類的怪物，眞是妖孽！」

列一顯落寞地一笑：「論到妖孽，還輪不到我這種人來擔當。」

卜雙單嘿嘿一笑：「你在這祝家莊是唯一的食客，但除了哭喪着臉做人之外，還有什麼可以值得一提的？」

列一顯「唔」的一聲，道：「常言有道：『食君之祿，擔君之憂。』列某既然在這裡白吃白喝了這許多年，要是莊院有什麼人要找這裡的麻煩，老朽是一定要代爲解決的。」

「要是解決不了呢？」

「那就只好各安天命，誰也怨不了誰！」列一顯有點無可奈何地說。

「哼！你眞的要跟老夫比劃比劃嗎？」

「雖然不大情願，但既然逼上門來，說不得只好捨命陪老仙了。」

「好，有種！想不到在這等毫不起眼的小地方，也有你這麼一號人物，明知道老夫來歷，還是不惜一拚。」

「久仰兄台掌法獨步天下，老朽正想領教領教。」列一顯仍然是哭喪着臉的模樣。

卜雙單道：「老夫的『雲外飛仙掌』，你剛才大概已看得一清二楚了吧？」

「此等神妙絕技，又豈是一兩個照面，便可窺全奧？」

「嘿嘿！當然是看不清楚了，所以，是不惜拚掉一條性命，也想在老夫手底下多看一遍？」

「兄台既然這樣說，老朽承認便是。」

「好！難得你有這樣愚勇，老夫就讓你再看清楚一點吧！」

語畢，卜雙單向前踏出兩步，神威凜凜地瞪視着列一顯。

列一顯仍然是垂頭喪氣的樣子，卜雙單向前踏出兩步，他却腳步游走向右方。

他游走的速度並不快，有如一條沒精打采的死蛇爛蟮。

但卜雙單是武學上的大行家，一看之下，不由喝采稱讚：「失傳已久的『移波迷踪步法』，居然在你腳底下重現，嘿嘿，姓列的，你這食客似乎不簡單啊！」

「再木簡單，也不是卜兄的對手。」

「少廢話，看掌！」

「紅雲老鬼」卜雙單出手了。

「呼」的一聲，右掌挾着雷霆萬鈞之勢，怒撲列一顯胸膛。

驟然看來，這是剛猛無比的一擊。

但「雲外飛仙掌」，豈是如此剛陽猛烈的掌法？

列一顯並不愚笨，他嘆息一聲，叫道：「卜兄台怎麼用上了少林派的『大力金剛掌』啦？」

卜雙單桀桀一笑：「好眼力！」掌勢一變，倏地變得虛浮不定，但却勁力內蘊，遠較「大力金剛掌」更難防範。

列一顯身形急挫，在一晃眼間整個人似已變成三尺侏儒，急速地在卜雙單掌下竄走。

「玄門第一縮骨功！」卜雙單冷冷一笑：「看來，你所練的武功，倒是博雜之至。」

「這雜種般的雜種武功，不値方家一哂！」列一顯自嘲地說。

卜雙單掌勢一變再變，列一顯似變成了侏儒般，而他却暗運神功，恰恰相反地把身形變得暴脹，有如一個脹大了的皮球。

八名年輕劍手在旁觀戰，無不爲之目瞪口呆。

說句眞心話，這八名年輕劍手，平時大多數都瞧不起此時在場中與卜雙單交手的「悲情報君知」列一顯。

直至此際，八名年輕劍手首先慘敗在卜雙單單掌之下，繼而目睹列一顯竟能與卜雙單分庭抗禮，雖則打下去勝負之數尚難臆測，但已足夠使八人對列一顯爲之刮目相看。

事實上，不單是八名年輕劍手對列一顯刮目相看，就連「紅雲老鬼」卜雙單，也越戰越是驚詫。

他想不到這白袍中年人，外貌看來毫不起眼，但一經接戰之下，竟然大有文章。

「好！眞人不露相，老夫居然把你看走了眼。」卜雙單越戰越是豪興大發，便恰似一個喜歡下棋的人，忽然遇上了對弈高手般。

列一顯的身形，越變越是矮小，而卜雙單却恰好相反，連手掌也比平時粗大了兩倍。

「好厲害的『雲外巨神掌』！」列一顯忽然嘶聲大叫。

「識貨！識貨！」

「蓬」然一聲，列一顯已在兩人對話之間，胸膛結結實實地中了一掌。

但他仍然屹立不動。

卜雙單的身形，已漸漸恢復了原狀。

「他媽的，你練的是那一門氣功，竟能中了老夫這一掌而絲毫無損？」

「卜兄，你把『雲外飛仙掌』化作『雲外巨神掌』，端的是出神入化，老朽既已中掌，又豈有絲毫無損之理？」

「放屁！你是否受傷，難道還能瞞得過老夫的眼睛嗎？」

列一顯凄然一笑，道：「不錯，老朽的確是絲毫無損，但却不是因爲老朽練就了什麼神奇的武功，而是……」

說到這裡，忽然一手把衣襟撕破，露出了一件很銀光閃爍的軟甲。

卜雙單一望之下，不禁長長的吐了一口氣：「老夫明白了……嘿嘿，好一件『天山銀蠶軟甲』，想不到居然會穿在你個半死不活的東西身上。」

列一顯苦笑道：「這件寶貝，老朽其實是用不着，也不想用的。」

「他媽的，這又是什麼屁話，你若用不着，也不想用，何以偏偏會在你的身上？」

「這是老朽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嘿嘿！這麼說來，你只是代爲保管這件寶物嗎？」

「的確是這樣。」

「哼！是誰這麼笨，竟然會把這件珍貴的寶物，交托給你這樣的東西代爲保管？」

「那人姓宋！」

「宋？宋業邦九玄洞主？」

「不錯，正是這位武林怪傑。」

「他這個老不死，又在搞甚麼花樣？」

「宋洞主若不搞些花樣，也就不會是九玄洞主了，他把這件寶貝交給我，說是留待後用。」

「留待後用？那麼你現在爲什麼把它抖揚了出來？可知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要是天下間黑白兩道人物都知道這寶貝就在你身上，你可知道會惹上多大的痲煩？」

「這一點，老朽當然是很清楚的，所以嘛……」

「你怎麼了？」

「這件東西，既然已抖揚出來，以老朽的能耐，自然是再也保管不住的，唯今之計，只好把它轉送給卜兄，代爲保管好了。」

卜雙單聽得整個人爲之楞住。

列一顯可不是說說便算，果然立刻把這件珍貴無比的軟甲脫了下來，恭恭敬敬地呈奉給「紅雲老鬼」卜雙單。

卜雙單接住這件軟甲，但覺這軟甲奇輕，但却柔韌無比，端的是舉世難逢的寶物。

卜雙單雖然脾氣怪異，行事忽邪忽正，但他並不是貪婪之人。

他甫接下這軟甲，隨即便搖頭不迭，叫道：「這寶貝本非老夫之物，正是無功不受祿，我不要，也不要代別人保管着它。」

「但這是宋業邦之物，如今已在大庭廣衆間暴露出來，要是你不肯接受，憑老朽的本事，又怎能再保得住它？」

「屁話，都是屁話！老夫跑到這裏來，想要的並不是什麼軟甲，而是三兩罎好酒罷了！」

「要喝酒，那是易事。」列一顯目光一轉，凝注在祝帆星的臉上：「你到酒窖裡，把最好的幾罎酒都搬出來。」

平時，祝帆星是不大理睬這位「悲情報君知」列一顯的，但到了今天，他才總算大開眼界，雖然說到底列一顯仍然不是卜雙單的對手，但其人武功之高，已是不容懷疑的了。

「好，好，咱們立刻去取酒，但莊主……」

「莊主尚正好夢方濃，不宜驚醒，快去，快去。」

* * *

果然是第一流的佳釀，老夫總算沒有找錯了地方。」

半罎美酒灌入腹中，卜雙單的心情愉快多了。

列一顯也陪他喝酒。

卜雙單目注着他，道：「這祝家莊莊主的武功，以你瞧，覺得怎樣？」

列一顯道：「實話實說，不堪一提！」

卜雙單眉頭一皺，道：「這個老夫也是心中有數，但以你這樣的人物，又怎會獃在這種小地方？」

列一顯嘆了口氣，道：「像老朽這樣的人物，不獃在這種小地方，又能跑到什麼大地方去？」

「呸！他媽的放屁，放屁！」卜雙單「哇」的一聲怪叫着：「刻下江湖之中，妖氣瀰漫，邪魔外道把中土武林搞得烏煙瘴氣，以你老弟這等身手，要是肯挺身而出，好歹也可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來。」

「幹大事的，不是老朽這種人。」

「不是你這種人，又是那一種人？」

「朝氣勃勃的人，例如司徒英武。」

「司徒英武？」

「難道你不知道這青年高手的故事嗎？」

「聽是聽過一點點，宋業邦那個老怪物，似乎對這小子很不錯。」

「宋洞主是愛材之人，像司徒英武那樣的青年俊彥，他又怎會輕易錯過。」

「哼！是龍是蛇，日後自有分曉……嗯，對了，這軟甲既然是宋老怪的，他何以不把這寶貝送給司徒英武，却要給你這個半死不活的東西穿在身上？」

「那是因爲時機尚未成熟之故。」

「何謂之『時機尚未成熟』，這又是什麼怪招？」

「宋洞主說過，這軟甲雖然很有用，但若給一個武功平平的人穿在身上，那只是一種浪費。」

「那個姓司徒的小子武功很差勁嗎？要是眞的那麼差勁，宋老怪何以對這小子另眼相看？他莫不是越老越糊塗啦？」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住嘴！這幾句老生常談，老夫每次聽了，最少有十天八天連耳根都會又痲又癢！」卜雙單忿怒地說道：「六七十年前，那些什麼江湖前輩，人人都對我說這樣的廢話，老夫早就聽得煩厭極了！姓列的，你懂不懂？」

「很難懂！」

「什麼？」

「老朽只是實話實說。」列一顯長長的嘆一口氣，道：「卜兄是個很奇怪的人，你的說話，你的心思，又有誰懂了？」

「呸！你不是占卦高手嗎？」

「在市集中，騙騙一般無知婦孺，尚還堪可，在你老兄面前，只好老老實實，豈敢造次。」

「自始至今，你都在拍我老人家的馬屁，但在拍馬屁之餘，却又有膽量跟老夫交手，若說古怪，恐怕你比老夫有過之而無不及。」

「卜老兄言重了，老朽只是這護院裡的一個食客，又豈有資格跟你相提並論。」

「嘿嘿！跟閣下談談，未嘗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是否有趣得要噴飯？」

「不噴飯也得噴酒。」

倏地，「嗤」的一聲，一大口酒自卜雙單的嘴裡噴向一個人的臉上。

但這一口酒，並不是噴向列一顯，而是噴在兩丈以外祝帆星的臉上！

* * *

夜星稀疏，在渡頭客棧門外，一個老和尚正在用破蒲扇的扇柄敲門。

一個店小二老大不情願地開門，一看見這衣衫殘舊的老和尚，隨即佛然不悅地叫道：「快走！要化緣跑到別的地方去！」

老和尚嘻嘻一笑，道：「小施主，你誤會了，貧僧並不是來化緣的！」

店小二沉着臉，喝道：「有什麼事，明天再來，半夜深更的，別阻着老子睡覺！」

老和尚又是嘻嘻一笑，忽然從衣袖裏摸出了一錠黃澄澄的金元寶：「且別生氣，這點小意思，小施主拿去吧！」

店小二瞧着這錠金元寶，不禁張大嘴巴，半天也合不攏起來。

「這……這 不 是 跟 老……不……不是跟小的開玩笑吧？」

「嘻嘻！區區一點小意思，小施主不要嫌棄，已經上上大吉，又怎會找你來開玩笑？」老和尚和顏悅色地說。

店小二接過金元寶，隨手一拈，但覺份量沉甸甸的，心想：「金元寶不簡單，這和尚更不簡單……」

老和尚又再笑口吟吟，道：「貧僧可以進入客棧嗎？」

「當然可以……只是……只是……」店小二在高興之餘，却又不免憂心忡忡道：「拿人錢財，與人消災，這種道理小的是明白的，但不曉得這位佛爺……」

「小施主，你大可以一千個一萬個放心，」老和尚在店小二耳畔低聲叫道：「貧僧決不會叫你感到爲難，只要給一張床貧僧睡到天亮，貧僧一早拍拍屁股便走，除此之外，別無其他苛求！」

店小二疑幻疑眞：「就只是這樣？」

老和尚道：「實不相瞞，這錠金元寶，是貧僧在路上無意間撿拾得來的，但出家人不求財富，但求心安理得，六根清淨，貧僧決定把它轉贈給有緣人，你明白了沒有？」

店小二這才心下釋然，心想：「原來是個又老又獃的糊塗老和尚！」

既是天降橫財，那是上天賜予的福氣，當下喜孜孜的收下金元寶，又把一間上好的客房打理得乾乾淨淨，好好招待這老和尚上床睡覺。

老和尚嘻嘻一笑，道：「貧僧睏倦得要命，小施主不必多費工夫，貧僧要睡覺啦！」

「既然這樣，不打擾了！」

「明早貧僧便要離去，他日有緣再見！」

「對！他日有緣……再見……」

* * *

翌日清晨，店小二甫睜開眼睛，就已看見老和尚的臉在自己眼前浮現。

「佛爺，你怎麼還在這裡？」店小二揉了揉眼睛。

老和尚笑道：「貧僧要走啦，天字第一號房的大爺叫喚了大半天，敢情是有話要對你說……」

「噢！小的立刻便去……」

店小二匆匆趕往天字第一號房。

這是客棧裡最好的上房，住在裡面的，是百達城外有「天霸無敵掌」之稱的軒轅獨木。

軒轅獨木，是城外第一高手，方圓百里內無人不識，無人不曉的土豪惡霸。

* * *

房門沒有關上。

店小二才推開木門，就已看見了軒轅獨木。

可是，無論他怎樣看，也沒法子認得這人就是軒轅獨木。

爲什麼？

理由很簡單，也很怪異。

因爲軒轅獨木，竟在一夜之間，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

他本是一個昂藏七尺的彪形大漢。

但當店小二看見他的時候，這威霸一方的武林巨寇，竟然已變成了一個又瘦又小的「人乾」！

老和尚不見了。

軒轅獨木也好像「不見了」。在天字第一號房內，只留下了一具早已嚥氣的「人乾」！

* * *

這裡是世間上最神秘，最陰森地域之一。

這是地牢的地牢！

在地牢裏，到處都是殘舊破爛，甚至是霉臭氣味中人欲嘔的棺木。

而在地面上，又是一座一座慘白的墳墓……

但在地牢下的地牢，却有一座金碧輝煌的神秘宮殿。

而且，這宮殿氣勢之宏大，更是一般人無法可以想像的。

在上一層的地牢，似乎處處都充斥着死亡的氣氛。

但到了這一層地牢，却又是完全另一番景象。

這神秘地下宮殿，不但佈置堂皇，更有地下河流，甚至是溫泉在四周圍繞着。

除此之外，更有奇花異草種植於河流、溫泉四周。

溫泉的水，看來很燙熱。

烟霧迷繞，置身其間，如在夢境一般。

一個銀髮老婦，在溫泉中浸浴。

雖然她有一頭銀髮，看來年紀已在七旬開外，但她臉上却完全沒有皺紋。

很光滑的一張臉。

但這種「光滑」，却令人有着一種可怖的感覺。

銀髮老婦在溫泉裏泡了大半個時辰，只是露出了一顆頭顱。

她似乎在思索着某些事情。

倏地，一個老和尚，慢條斯理地搖動着一把破蒲扇，來到了溫泉旁邊，目不轉睛地盯着銀髮老婦。

銀髮老婦似是渾然不覺，又似是根本懶得去理睬這個老和尚。

她仍在閉目沉思。

老和尚嘻嘻一笑，道：「殿主在這裏已泡了大半天，恐怕身上已有些皮肉浸得剝落下來。」

銀髮老婦猛然抬頭，目光森冷地盯着老和尚：「我要你去辦的事，可已辦妥？」

老和尚道：「軒轅獨木那個混帳的叛徒，已給貧僧用『吸精抽命大法』處決！」

銀髮老婦「哼」一聲：「這叛徒竟敢勾結外敵，妄想侵佔『地底迷殿』，合該有此下場！」

老和尚道：「妳在這地下宮殿已三十五年，天天都在泡這溫泉水，難道還沒有泡得夠嗎？」

「你懂什麼！」

「嘿嘿，貧僧的確什麼都不懂……唉！誰叫妳是貧僧的親妹子……」

「胡說，你早已經是個出家人，正是四大皆空，再無家人的牽掛！」

「貧僧雖然做了大半輩子出家人，但所做之事，却與屠夫無異。」

「你也許眞的是個屠夫，但却不是手段高明的那一種，充其量只是第三四流的角色。」

「貧僧若是第一流的屠夫，也不會在這暗無天日的地下宮殿裡一直蹉跎歲月。」

「如此說來，是我連累了你啦？」銀髮老婦寒着臉說。

「不要斤斤計較，要成大事，必須犧牲一點，這個道理貧僧是省得的！」

「司徒英武那個小子，似乎越來越不像話！」銀髮老婦忽然赤條條地從溫泉水裏冒了出來。

老和尚爲她遞上一襲長裙。

老和尚道：「他若眞的越來越不像話，妳又何必憂心忡忡？」

「哼！」

「實際上的情況，却是他越來越成氣候，再不想辦法對付他，將來……」

「將來的天下，一定是我的！」銀髮老婦勃然變色，厲聲叫道。

老和尚嘻嘻一笑：「到了妳這把年紀，居然還是野心不減當年，貧僧佩服之至！」

「你不佩服我，還能佩服誰？」

「但司徒英武人緣上佳，際遇更是好得出奇……」

「大不了背後有九玄洞在撐腰！哼，要收拾他，並不是什麼難事！」

「若單是只有九玄洞的老糊塗在他背後撐腰，司徒英武這小子自然是不值得顧慮的，但除了九玄洞之外，還有不少武林中人，都攏靠在司徒英武左右，漸漸形成了一股不可輕侮的勢力！」

「少擔憂，他身邊有什麼樣的人，本座早已瞭如指掌！」

「哼，只怕妳連頭頂上有什麼人擺放着，也不清不楚！」

銀髮老婦臉色一沉。

她當然知道，在她頭頂之上，是第一層地牢。

那是擺放着無數死人的地方……

* * *

正午。

在綠水湖旁邊，兩個老者正在對弈。

這兩人，赫然竟是九玄洞主宋業邦與「紅雲老鬼」卜雙單。

卜雙單不喜歡下棋。

但宋業邦這個老怪物今天棋癮發作，硬是要拉着卜雙單玩兩局。

卜雙單無可奈何，勉强答應了。

但這並不表示，卜雙單的棋藝遠遜於宋業邦。

相反地，宋業邦連敗兩盤，輸得連一張老臉也漲紅起來！

「他媽的！今天邪門極了！」宋業邦拈着白子，灰白的眉毛似已打了個結。

卜雙單却似是快要睡着了覺。

「不要急，慢慢想好了……總有一局……你會勝過老夫的……」

「哼！少插嘴！」

「這裡只有咱們倆，咱們只是在互相對話，老夫並不是在插嘴……」

「早一陣子，你跑到祝家莊大鬧了一場，玩得很過癮嗎？」

「祝家莊只是個小地方……就算把每一塊磚頭拆開來慢慢細看，也看不出有什麼瞄頭！」卜雙單懶洋洋地打了一個呵欠，然後接着說：「倒是你這一帶，風雲際會，黑白高手麕集其間，你一定不愁寂寞吧！」

「誰說不寂寞？要是眞的多姿多采熱鬧非凡，誰有興趣拉住你來下棋？」宋業邦咕噥着說。

卜雙單睨視着他，冷笑道：「姓宋的老鬼，不要在老朋友面前裝模作樣了，今天你的棋藝，比十年前還差了二十倍，究竟是打什麼算盤？」

「沒這回事！」

「老朋友，老寃家，有話快說，有屁快放！這一局棋，就算老夫贏了吧！」

「胡說，你幾時贏了？」

「雖然你裝神弄鬼，到最後還是故意要讓我連勝三局的，對不？」卜雙單毫不放鬆，氣勢咄咄逼人。

宋業邦固然是江湖中難纏的老怪物，但他這個老朋友卜雙單却是更不簡單。

宋業邦手裏拈着的白子，忽然「噗」的一聲，完全碎裂。

他苦笑着，然後拇指一豎。

（未完‧七）

上文提要：平鄉崔家堡三虎「鐵頭金剛」崔志虎與老四「粉面小子」騰虎攔截住小子艾慈、勞克與白小娟，欲向小子索取被拿走的一大包金首飾。原來四虎是色狼，已用此包金飾騙來了四個老婆，崔家四虎啃吃三江口洛陽一帶，因此小子出手毫不留情，傷了三虎以及總管尉遲明和三個跟班，然後小子索銀五萬兩，方能買命……



小子統吃

新派武俠詼諧傳奇／辛可

文・圖　士・飛

大雄護主鬥小子　總管偷襲反受辱

驪山主峯有兩座，峯尖處相隔不過還十丈，看上去宛如伉儷二人，遠遠望去，煙雲罩頂，蒼綠泛青，山石嶙峋，十分壯麗。

登驪山而望八百里秦川，也是一件令人神往的事。

驪山東面可見臨潼，山上各有一座廟，一是老君廟，另一個便是娘娘廟，山高崖危，望之有如處身畫中。

人若坐在望月樓，又適逢八月中秋夜，手持美酒神飛驪山，也是人生難得的至高享受呢。

如今艾慈要請勞克去望月樓喝酒，勞克不覺一抹嘴巴，道：「好，說話不兌現，嘴巴一定爛，老夫等着叨擾你在這長安城東門望月樓的一頓美酒了，哈哈……」

他忽然收住了笑，衝着崔志虎一伸手，道：「崔三堡主，你只要取來一件信物，我立刻免費為你跑一趟腿。」

崔志虎一瞪眼，道：「我身上除了一把刀，什麼也沒有帶在身上。」

勞克點點頭，道：「這一點我老人家十分的相信，你們的作風我清楚，總是寶刀出門，滿載而歸。」

他彎腰拾起了兩把鬼頭刀，又道：「這兩把刀當信物。」

他把兩把鬼頭刀包起來，笑對艾慈道：「朝南走，大約二十來里地，那兒有個雙龍坡，坡上有一座雙龍廟，廟前是一個三岔口，一條朝西往平鄉，往東是咱們要走的，你帶他們在那兒等吧！」

他伸手一拍馬屁股，直往山坡下面衝去。他往平鄉討銀子去了。

艾慈與白小娟跨坐在馬背上，他二人看着崔家堡的人在附近砍了幾根樹幹做成擔架，把哎呀之聲不斷、痛苦不堪的崔騰虎扶躺擔架上，慢慢往坡下移動着。

艾慈又唱起梆子腔來了。

他這一回唱的不是會閻王，更不是催馬到潼關。

他唱的是李自成血洗河南的那一段。

「天上的雲兒喲，悠蕩蕩，

「江湖的兒女呀，兩腿忙，要問為何事他們動刀又動槍喲……

哎……哎咳咳……

「羣魔作怪喲，他鬧家邦呀……咳……

「天下的黎民遭了殃，上天一看就着了慌，

「刹時間打開那山海關的門，

「這一回可不得了，哎呀呀，天變了……

「你要問天是怎麼變，那滿清韃子進了關呀！

「哎……咳……哎……」

艾慈當然是跟在「嵩山老怪」趙光斗身邊學會的，不過在韻味上，他還沒有趙老怪唱得傳神與好聽。

但白小娟却聽得拍手笑了起來，道：「艾兄弟眞是會唱，戲台上的人也沒有你唱的這麼好。」

騎馬在前面的崔志虎冷冷哼道：「他奶奶的，已到了得意忘形的地步了。」

艾慈聞言哈哈笑，道：「花銀子的大爺駡人了。」

馬兒並不因主子吃敗仗而反常，相反的，却是那麼蹄蹄踏踏的緩緩而行，使得每一騎俱都是昂首甩尾，儀態昂揚，就連崔四虎的坐騎，也不時的把馬尾巴甩在崔騰虎的頭臉上，彷彿馬也要欺負一下落水狗似的。

二十來里地，一行人老遠便望見一座大山坡。

山坡坳處有幾棵老松樹。

樹下有一座小神廟。

那大概就是雙龍廟了。

夕陽眞是無限好，因為黃昏已轉眼到。

一行人在艾慈的吆喝下，就在小廟前停了下來。

艾慈望望山坡西面，一溜老松遮黃昏，眼看着天就黑下來了。

他穩坐馬背上對白小娟道：「餓了嗎？」

搖搖頭，白小娟道：「吃了你那頓訂婚酒，我現在還不餓！」

艾慈一笑，道：「如果餓了，我這兒可帶着有。」

這當兒，突聞崔家堡的人叫道：「黑桃愛司，你口口聲聲說是保護我們，實則是為了那五萬兩銀子，你明是保護，實則押解，如今到了吃飯時辰，不論你保護也好，押解也罷，總不能叫爺們挨餓吧！」

艾慈就着天色餘光，發覺說話的正是總管「鐵拳」尉遲明，他那光亮的臉上還充滿了憤怒。

呵呵一聲笑，艾慈道：「可眞有你的，不愧總管人才，替大伙想得眞周到，不過你大總管想到沒有，這兒前不見村後不接店，中間這兒是座廟，就算我大大方方的掏腰包請各位大吃一頓，也是無法呀！」

一頓，他又道：「當然，話可又說回來，如果我的勞大叔把五萬兩的銀票拿到了手，各位自可早早的回去，那時候各位要怎麼吃，怎麼喝，那就是各位自個兒的事情了。哈哈……」

尉遲明破口駡道：「眞他娘的混蛋不是好東西，你這個小子到底懂不懂江湖規矩，如今牽着爺們的鼻子走，就該管管老子們的吃喝，你什麼時候聽說過，兩國交戰而餓死俘虜的？」

艾慈笑道：「說的有理。」

白小娟道：「看樣子他們眞的餓了，兄弟何不把包裡吃的分一點給他們？」

艾慈搖搖頭笑道：「小娟，妳可要搞清楚放明白些，他們可是一羣虎狼，妳眞拿他們當人看啊？就算我把包裡的點心分給他們一半，他們照樣是吃孫喝孫不謝孫，還想要妳的命哩！」

小娟一聲嘆，道：「兄弟，他們也怪可憐的。」

艾慈翻身下了馬，他一句話也不再多說，很快地打開了包裹，伸手抓了一把色香味俱佳而又十分好看的點心。

那是王小倩特別為他做的，想不到還分一些給崔家的人分享，眞是壓根兒也沒有想到的事情。

艾慈還眞有些兒捨不得。

他在一大包裹中挑了十二個，心不甘情不願的送到尉遲明面前，道：「大總管，你厲害，連我專門啃吃惡霸的黑桃愛司也服了你，為了不落個虐待戰俘之名，只好拿出連我自己也捨不得吃的點心來，咬着牙送給各位用，來吧！大總管，一人吃兩個，擋飢不足，墊墊肚皮倒還是可以的。」

尉遲明步履沉重，手按左肩走過來。

天色已經黑下來了，但他那雙眸中吐露出來的精芒，却被艾慈看得眞切，心中不由冷冷一笑。

就在尉遲明伸手去接艾慈送過來的點心的時候，突然間，他那已經伸出來的手在中途一變他的左掌變成拳，那麼凌厲的搗向艾慈的心窩。

尉遲明號稱「鐵掌」，拳上的功夫十分了得，雖未達隔山打牛功夫，但他曾一拳打死一頭花斑豹，這件事關洛道上就有不少人知道。

如今，他趁着天黑，倏然出拳，如果得手，那麼整個局勢即將大變。

只要艾慈口吐鮮血倒下來，崔家堡的傷痛立將獲得最高的代價，當然，尉遲明也露臉了。

不料，事情並非如尉遲明想的那麼如意。

艾慈不等敵人拳風沾身，冷笑一聲，左手托着糕點，快不可言的自敵人鼻尖下面滑過，身子側轉，使得敵人的鐵拳擦着他的背滑過去。

緊接着，艾慈的右足往後暴踹，口中怒叱道：「去你娘的！」

「蓬！」

一脚踢在尉遲明的左後脅下。

「啊……」

尉遲明被橫着踹出二丈遠，兩個觔斗連着翻，剛巧被馬擋住。

他眞是倒楣，被馬蹄連踩了兩下，有一蹄子踢在他的傷口處，痛

得他流眼淚，臉上的肌肉變了形。

艾慈罵道：「娘的皮，年頭眞的變了，好人難做，壞人太多。」

他左手托的點心，竟然一個也沒落下地。

他仍然走向尉遲明，道：「他奶奶的，生意還沒成交，你老小子等不及的要報仇了，好，你既無信在前，更休怪我無義在後了。」

「咻！」

利刀已握在艾慈手中，刀芒發出窒人的冷焰，就要往尉遲明的脖子上切。

「黑……桃愛……司……」

猛回頭，艾慈看見崔志虎撕破短衫剛剛紮好崔騰虎胯上的刀傷，見艾慈要出刀，這才拚命的喝叫。

艾慈刀指向驚怒交加的尉遲明，怒目暴睜，道：「我操！你在鬼叫甚麼！」

崔志虎丟下破衫，緩緩站起身來，右手戟指艾慈，道：「黑桃愛司！你銀子還沒拿到手，就開始耍狠了，五千兩銀子你還要不要了？」

五千兩銀子是尉遲明的身價。

艾慈當然明白這一點，如果殺了尉遲明，他就會少得這五千兩銀子。

但艾慈却冷冷地道：「少拿銀子來炫耀，惹火了我，銀子、人命我全都收下，什麼都不留！」

崔志虎大怒，道：「今天爺們認栽，但事情却未曾蓋棺，你小子休想定論，自以爲吃定平鄉崔家堡了，你小子未免太狂妄了，怎麼的，人被你宰了，大把銀子也被你小子敲個夠，臨了還任憑你挑肥挑瘦的宰割，成！如果你今晚宰了我崔家堡的總管，你小子乾脆把我們全部擺平在這兒，否則你是龜孫王八蛋。」

艾慈收回利刀，他嘿嘿笑了起來。

他也得意的讚道：「哈！好！硬漢一條，崔三爺呀！就你這幾句大義凜然而又氣壯山河的說詞，我就饒了這小子一回。」

他又是一聲嘿嘿笑，道：「我小子一生最佩服有骨氣的人，這麼辦，我仍然發慈悲，點心分與各位吃，各位流血又流汗，好一陣子辛苦了，是應該吃點東西墊肚子，他娘的，人的肚皮最害人，若非爲了這座五臟廟，這世上怎會有這麼多的殺殺砍砍？大家都不餓肚子，每個人都變成了老大，誰聽誰的？」

他把點心送過去，又道：「來吧！每人吃兩個，我敢說你們崔家堡沒有人做得出這麼好吃的點心，各位只要一嚐，便知不是吹牛的。」

却不料崔家堡的人沒有一個理睬他，任他送到任何一個人面前，全都將頭往一邊轉，看也不看一眼。

崔志虎冷冷地道：「黑桃愛司，你省省吧，像你這種專門在道上攪稀泥的潑皮貨，早晚還不知道怎麼個死法，以老子看，你小子餘日不多，何不留着自己吃，該吃的多吃點，該喝的多喝些，免得慘死的時候窮叫冤屈。」

艾慈一聲笑，道：「哈哈！好呀！我說兒，老子這才弄明白，原來你要吃是假，要命是眞，嘖嘖！只可惜你們遇上的是大小統吃的愛司呀！」

突然，他又聲色俱厲地道：「歪點子少出，安安分分的回去養傷，等着來日報仇吧，如果再動歪腦筋，那是你們自己不想活了。」

大敞步的走回坐騎前面，小心翼翼的又把點心包好。

他還留下了幾個送給坐在馬上的白小娟，笑了笑道：「我們兩個吃，就坐在馬上等勞大叔。」

白小娟伸手接過兩個甜餅。

甜餅的外層上面還黏着一層黃澄澄的芝蔴，尚未入口，就聞到了一陣陣香又甜的味道了。

* * *

勞克催馬加鞭往前趕。

二更天過後，他趕到了平鄉崔家堡。

勞克多年前曾來過，崔家堡就在平鄉的西北方，越過了一座滿山坡梨樹後面，有一排桑樹沿着大道的兩邊種，一棵棵桑樹虬枝盤根，都生得一副怪模樣兒。

官道上路面平坦，都是用細砂舖成的，順着這條大道，走不過半里地，迎面就是個大廣場。

廣場上有四五個石滾擺在場子上，石滾兩端有石耳，當然是用來碾麥的。

大場的正對面，好高大的一座堡樓，光景不比飛龍堡的低多少。

這時候崔家堡的堡門已關，約莫着快要入睡了。

勞克到了堡樓下，他直着嗓門大叫：「開開門，上差老爺到了。」

堡樓上有個堡丁，他用手擋住了燈光往下看，叱道：「那裡來的老頭兒，在那兒窮嚷個什麼勁？」

勞克高聲道：「小子若不快開門，我老人家可要回頭了，到時候你們去寶山城的六個人完了蛋，可休怪我老人家沒有把信替你們送過來。」

他還眞的在調馬首。

他要走了。

堡上的大漢急忙喊：「喂！喂喂，等一等呀！馬上就給你開大門了，別走呀，我的老大爺。」

口氣可變得眞快，老頭子變成了老大爺。

堡樓上發出登登的聲音來，

聽聲音總有四五個人。

堡樓的大木門很快就拉開了，一溜衝出了四個堡丁來。

其中兩人赤着背，露出一身賁起的肌肉來。

「聽你剛才說，我們三堡主與四堡主幾個人遇上了什麼痲煩了？」

「何止痲煩，快要完蛋了。」

「老頭兒，你在胡說些什麼？」

勞克馬背上笑彎腰，他哈哈地笑道：「我請問，你們中間誰當家作主？」

幾個大漢面面相覷。

勞克笑了笑，又道：「躭誤了救人時辰，害死了崔家的兩條虎，你們誰擔待？還不快進去通報？」

兩個穿着上衣的回頭就往堡內跑。

片刻，堡裡面奔出了兩女一男來。

那男的寬胸臂又長，四方大臉，濃眉毛，大蒜鼻，個頭足有七尺長。

兩個女的也夠瞧，西湖綢，繡花鞋，粉臉上還有一層紅胭脂，這時候她們的鬢角邊還插着一朵可愛的玫瑰花。

插這種花的女人惹不起，身上帶着刺兒。

這三人迎上勞克。

其中一個女的道：「你老請快說，他們出了什麼事？」

勞克快馬七十里，就算不餓也會渴，却不料人家不但不請他進去坐，連水也不給他喝一口。

他舐舐嘴唇，道：「什麼話我也懶得說，哪！這是兩把宰人的鬼頭刀，你們一定認識它。」

兩個女的接過刀，大驚之下立刻問道：「是我丈夫的東西，他們的人在那兒？你又是什麼人？」

勞克一笑，道：「我是個局外人，能活到我這把年紀，也全是平日修來的，所以我不能見死不救，就在他們六個人快要挨刀的時候，是我苦苦哀求，求那個操刀的小王八蛋刀下留情，娘的，老子就差沒給那小子跪地求饒，不過，總算救了他們六個人的命，不過那小子眞不是東西，他死敲活榨的，硬要五萬兩銀子才放人。」

他眨眨眼，放低聲音又道：「你們不知道，六個人都受了傷，有的還得趕快醫，晚了只怕來不及了。」

淒厲的一聲尖叫，一手拉住勞克的馬韁繩，七尺大漢怒聲道：「老頭兒，你快帶我去，我要活活的撕了那個狗養的東西。」

勞克一聲笑，道：「閣下是崔家堡何人？」

「副總管巴大雄就是老子。」

勞克豎起大拇指讚道：「好！眞有你的，單只看你的個頭，就知道你比你們的總管行，更比兩隻老虎強，那就快點去牽馬來，我帶你去，可要快呀！」

巴大雄正要抽身往堡內走。

只聽勞克又對兩個女的道：「他要能放倒那小子，不但替崔家堡露臉，也爲你們省了錢，不過嘛，萬一他也栽了，前後一共七條人命全完蛋，你們可得多琢磨。」

突聞一個女的尖聲叫道：「巴大雄，你等等！」

她叫住巴大雄，又對勞克道：「昨夜裡大奶奶同幾個受傷的回來，聽說那人叫……黑桃愛司的……」

勞克道：「不錯，洋人玩的玩藝兒，上面的黑桃愛司最是大，誰也不敢壓，那小子就叫黑桃愛司。」

「他不是昨天離開寶山嗎？」

「誰說的？」

「大奶奶他們回來說的，她還看着他們離開，怎麼會又折回來了？」

勞克心中暗自笑，原來他們以爲艾慈離開寶山城，這一趟是去搶人的，也許崔四虎心痛那三斤三的首飾吧！

他哈哈的笑了起來。

在場的人看了傻了眼。

勞克止住笑，道：「那小子神出鬼沒，是個名副其實的小瘟神，誰遇上誰倒楣，二位大奶奶，如果要救六人的命，你們可得快一點，最好弄輛車，幾個人都已經無法再騎馬了。」

兩個女的直跺脚，彼此無奈地道：「怎麼辦？怎麼辦？大奶奶傷得那麼重，她才剛剛吃完藥躺下，大哥二哥又去了赤陽城，偏偏這時候出了大事。」

勞克道：「救人要緊，花銀子消災呀！」

一個女的突然果斷地道：「巴大雄，快找人備大車，我與四妹立刻上路，先救人應當是不會錯的。」

兩個女的立刻奔回堡內。

巴大雄吆喝着堡丁們，很快的就備了一輛馬車。

也眞是夠快，兩個女子各背了一把寶劍，一身短紮打扮，就好像戲台上唱孫二娘的模樣。

當然，也許比孫二娘好看。

二女躍身上了馬，巴大雄也攀在大車上，他身邊有一把厚背大砍刀，那像伙足足有三十斤重。

笑嘻嘻的，勞克到了車前面，道：「什麼都可以不用帶，什麼都不重要，但五萬兩銀子可不能少。」

有個女的摸着自己奶罩子下，連聲道：「帶了，帶了，你老就在

前面給我們帶路吧。」

勞克聳動着紅鼻子道：「那就快快上路吧，時間就是金錢吶，天爺，這時候怕是三更天了吧！」

他帶着笑聲拍馬疾往山坡大道疾馳。

那馬車就在巴大雄的喝吼聲中，頂着淡淡的月色，一個勁兒的奔向那黑暗的大道上。

時光就好像不肯合作的怪物一樣，當你需要它的時候，它却像閃電般一閃而過，就算想抓一把也休想。

當你不需要的時候，它却是那麼遲緩的流動着，就好像日子過也過不完似的，盡在磨蹭。

如今，雙龍廟前的崔家堡六人，就有這種感覺。

他們的身心都感疲憊不堪，傷處痛苦，只怨時辰過得慢，遙望着平鄉的大道上始終無人影，何時才見有人來？

一旁的艾慈也心焦，他一心只想早拿銀子早走人，可不願盡在這兒乾耗着，挺叫人惱火的。

當然，這時候對勞克領的那輛車而言，可就更是心焦如焚了，最好是轉個彎眨眼間便到了目的地。

這樣那該有多好呀！

兩邊的人都在急。

一邊急着時間慢，要見面，另一邊急的時間快，也要見面。

然而，時辰就是時辰，它永遠也不會變的。

五更天快到了。

只見勞克一馬衝上雙龍廟。

他人還在馬上坐，艾慈便已摸出了點心，送了上去，道：「塡塡肚皮，我知道他們不會給你什麼好吃的。」

勞克吃着點心，道：「你怎麼知道我老人家還是餓着肚皮的？」

哈哈一笑，艾慈道：「這要看你是跟誰打交道了，遇上了崔家堡的那羣惡霸，他們不在你身上刮些油水，已經算你走了老來運了，還指望他們向你招招手兒到裡面給你好處，哈！門都沒有。」

勞克笑道：「算你小子機靈，我老人家做好人，一路趕到崔家堡，還眞猛舐嘴唇，可就沒有人爲我送茶，我的肚皮都要氣炸了。」

就在這時候。

崔家堡的車馬全到了。

巴大雄攏住馬，擰身跳下車。

崔家兩位奶奶也躍下了馬。

三個人這時已看到了雙龍廟前面躺的六個人。

六個人也都瞪着無神的雙目看過來。

兩個奶奶狂叫着，撲了過去。

「嘖嘖嘖！這種場面眞感動人。」

突然，巴大雄自車上抽出他那把厚背砍刀，往肩頭上一扛，大踏步來到艾慈面前，暴伸出他那根如小棒鎚般的指頭。

他惡狠狠的指着罵：「奶奶的，可是你小子的傑作？」

艾慈一聲笑，道：「喲！那裡冒出來一個大個子，你的本事不知道是不是如你的人一樣，那麼的嚇人？」

巴大雄沉聲道：「可要掂掂巴大爺的份量？」

哈哈笑了笑，艾慈說道：「行！但是……哈哈！我不想打沒銀子的仗，你可是腰纏萬貫？」

巴大雄猛然一楞，旋即怪聲笑道：「老子一個蹦子兒也沒有，斗大的腦袋瓜有一顆，有本事，你下馬來拿。」

艾慈笑笑道：「看樣子，你這個巴大個子是準備要爲崔家堡來個殺身以成仁，捨生以取義了。」

巴大雄怒聲道：「成仁也好，取義也罷，與你毫不相干，下馬來吧，難不成你是想死在馬背上？」

說着，巴大雄雙手緊握着厚背砍刀，擺出個玩命的架式來。

抖着馬韁繩，艾慈把馬退了幾步，樹影兒的半掩下，一個騰空翻縱，人已自馬頭上翻落在地面上。

艾慈打量着前面這個大個子，他比自己高出一個頭來，滿臉的憨態，顯然的他是個忠厚老實的人。

這種人多半是四肢發達而頭腦簡單，一句話能爲你拚命，世上有許多這種人正被利用着。

艾慈爲這大個子叫屈，他是怎麼會被崔家利用的？

他咧嘴笑了笑，先爭取大個子一點好感。

他是眞的想感化姓巴的，這世上有許多人十分重視第一印象，好壞之分便決定於一念間。

艾慈對巴大雄的印象就是不錯。

「你說你姓巴？」

「不錯，巴大雄就是我。」

「你家住在……那……兒呀？」

「老子是來同你拚命的，可不是彼此套交情，你接招吧！」

艾慈和氣地說道：「大個子，無論幹什麼事，總也得先來後到吧，你要找我拚命，儘管一邊候着，你放心，絕對不會叫你失望的，但却要容我把前一筆帳結算清楚，然後再輪到你呀！」

突聞崔志虎道：「大雄，你退下！」

巴大雄可以不聽艾慈的話，但不能不聽崔志虎的。

巴大雄把厚背砍刀猛地一掄，大蒜鼻子抽動了幾下，怒聲道：「我巴大雄饒不了你這小子。」

艾慈聳聳肩道：「這話我聽得可多了，不過到現在爲止全都是我

在饒了別人的命，不信眼前可證明。」

突然，崔騰虎的老婆狂叫一聲，掄起手中的寶劍衝向艾慈。

她尖聲叱道：「可惡呀！」

但她才走不出幾步，已被崔志虎一把抓住：「弟妹，這是什麼時候，那有時間再磨蹭，快扶四弟上車吧！」

艾慈冷冷地道：「崔三虎，可以拿來了吧！」

崔志虎從老婆手中接過銀票，他一把抓得緊緊的，道：「黑桃愛司，這裡是五萬兩銀票，但我崔志虎可以告訴你，當你尚未用去一半數目的時候，你一定已經沒福氣再用了，因爲你要沒命了。」

他猛然抖手擲向艾慈。

不等幾張銀票落地，艾慈伸手疾抓，一把全抓在手中。

迎着月色仔細數，一二三四五，整整五萬兩，他習慣地在銀票上彈了幾下，小心翼翼的揣入懷。

很快地，崔家堡的人能騎馬的騎上馬，不能騎的扶上車。

崔騰虎就不能再騎馬了。

他被抬上去的時候，他老婆先看看地上那個肉團團——那玩意兒對她並不陌生，她還眞喜歡，如今成了眞正沒用的東西了。

她臨走時衝着艾慈駡：「黑桃愛司呀，你這個殺千刀的吸血鬼，姑奶奶恨不得一劍劈死你。」

艾慈道：「好哇，妳把肝火燒旺一點，隨時來找我報妳斷根大仇，但却不要忘了多帶些銀子。」

崔志虎咬牙道：「狗操的，你等着挨宰吧！」

他又對巴大雄叫道：「巴大雄，咱們走了。」

然而，巴大雄咬着牙，道：「三堡主，我要掂一掂這小子到底有多少份量？怎的如此狂妄？」

崔志虎心中明白，巴大雄蠻力有，武功招式却平常，人前一站唬唬人還可以，如果遇上愛司這種會家子，他一定會吃虧。

崔志虎不用多想，立刻厲聲道：「大雄，快快趕車走，要想報仇也不急着這個時候呀！」

艾慈突然哈哈笑，道：「傻大個子，聽你主子的話準沒錯，憑你這身骨架，能生得如此高又壯可也眞是不容易，這要是直不楞的倒下去，我的兒，地面非被你砸個大坑洞不可的。」

崔志虎又大聲叱道：「巴大雄，你敢不聽我的話？」

「三爺，咱們這麼一走，我巴大雄心有不甘啊！」

崔志虎道：「你走是不走？」

巴大雄拗上了，他高聲地道：「三堡主，你們上路吧，巴大雄的命不值銀子，殺他不過，老子鳥朝上擱，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得得！」

崔家堡的人馬上路了。

現場留下了一匹馬，那是巴大雄的。

尉遲明最後走，他啞着聲音喘着氣，對雙手抱刀的巴大雄道：「副總管，那小子心狠手辣，還是上馬吧，等堡主他們回來，自會找這小子算帳。」

頓了頓，他又道：「我們都得馬上治傷，堡裡又鬧空城，你又何必急着這個時候跟他玩命？走吧！」

巴大雄咬牙道：「老子就算壓也要壓他個半死，總管你先上路吧，巴大雄不會叫崔家堡替我買命的。」

巴大雄這是一句無心話。

但是聽在尉遲明的耳裡，立刻就發酵了變酸了，令尉遲明感到不是味道，因爲他的命是五千兩銀子贖的。

他一聲長嘆，勉強在馬上拍拍巴大雄的肩，道：「巴兄弟，你自己多加小心了。」

話落，拍馬而去。

該走的全走了。

雙龍廟前就只有艾慈、勞克和白小娟，還有就是一心要掂掂艾慈份量的巴大雄。

艾慈站在那兒沒有動，却聽勞克對艾慈說道：「小子，你可是眞的要把這隻大狗熊給做了？」

「你老的意思？」

勞克道：「一個忠於主子的人，不論他的主子是個什麼德性，但他本人却值得喝采，在這亂世裡，這種人，可也難得呀！」

不錯，艾慈由感而發，所謂：「循規度日難識好人心，亂世歲月最易辨忠奸」，如果這種人也死在刀口上，可眞是無天理了。

於是，艾慈做了個大膽的決定。

他走近巴大雄，漠視於巴大雄的大砍刀，淡然一笑，道：「大個子，雙龍廟前兩頭牛，你拗，我比你還拗，你說，咱們怎麼個打法？」

巴大雄吼道：「對殺對砍，誰先倒下誰倒楣。」

艾慈一拍手，道：「如果閣下倒下去了？」

巴大雄冷冷一哼，道：「老子只有一條命，除此之外大鳥一個。」

艾慈道：「如此說來，要錢沒有，要命一條了？」

巴大雄破口駡道：「狗養的雜種，你的口氣，就好像你已經贏定了。」

（未完・十九）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五彩傳奇



上文提要：小五子在林中找到石大娘，從她口中得知自己乃是江湖英雄南英刀公子所生，雙親均已被人殺了，小小心靈中已嚐到人生的悲痛。爲保護自己便殺了石大娘，而後謊向羅老大、白爾艷等說是因保護自己才殺石大娘。羅老大等三人又帶小五子去西京長安，遇到老君廟大智和尙，大家商議去總督府盜寶……

七惡八邪進西京　目標一致爲探寶

小五子像蛇一般，貼著地面匐伏到最外面的鐵栅邊，就在八個守衛的分往兩邊走的時候，他颯的便溜出鐵栅門外，順著欄杆到了院子裏。

當八個人站定身子回過身，小五子已鑽進那片香草裏面了。

於是，有個大漢又高聲一句：「四時！」

牆的另一道院子裏，便立刻傳來：「平安」二字。

這是暗語，也是口令，小五子不懂這一套。

這種口令有個名堂，也是具有兩種作用。

那就是能叫當值的人不睡覺，更可以嚇唬潛來的賊人。

然而，却並未嚇住小五子。

小五子已經從高牆下面的水道口處又爬了出去！

他仍然在爬著往前行，直到他爬到那座屋子上面，看到屋脊上的羅老大。

羅老大見小五子爬回來，他笑笑，便一把托起小五子，笑道：「此地別說話，回去再細說。」

小五子低聲道：「阿爹，累你久等了。」

羅老大寬慰的一笑，道：「我等得不算久，替你擔心倒是眞的。」

小五子道：「害阿爹替我擔心，對不起啦！」

羅老大笑道：「同阿爹客氣？阿爹當然擔心自己的兒子！」

小五子不開口了。

小五子想到南英，自己的父親是南英，母親是柳柔柔，母親死了，爹也被人害死。

羅老大扛起小五子，匆匆的自原路出了城，也匆忙的回到老君廟。

白爾艷與錢一串已經睡了。

大智和尙守在廟外面，他迎上了羅老大。

「怎麼樣？發現甚麼？」

羅老大道：「進去說話。」

這時候，住在客室裏的白爾艷與錢一串也聞聲趕來了，兩個人見羅老大抱著小五子走進大智住的房間，便也立刻跟進來了。

他們幾個仍然坐在桌子邊上，不過這時候又多一個小五子。

附近的大路上傳來車輪聲，天大概快要亮了。

老君廟裏面，羅老大道：「好了，小五子，你可以把見到的說出來了。」

小五子頓感自己成了要人，這該從在座的幾人眼神中看得出來。

八隻眼睛全集中在他一人身上，八隻好像要看穿他的眼睛，烱烱的逼視著他。

小五子伸出舌頭舐舐嘴唇，緩

緩的道：「那地方防守得眞嚴，院子裏面有八個人守著，院子另一面也有人守著，眞的是裏三層外三層，若非是夜裏天黑，誰也走不過去。」

他雖然年紀小，但也會往自己臉上貼金，先把那去的地方說得宛如龍潭虎穴一般，這樣，就顯得他的本事。

好像這種自我吹噓的事情，每個人都與生俱來似的。

當然，小五子也自不例外。

白爾艷道：「你都發現些甚麼？」

小五子道：「我是施展出阿娘教我的蛇行功，一路爬到大鐵栅門邊，覷個機會便爬進去的，大鐵栅雖然有三道，却也難不倒我，你知道，我祇要能把頭鑽進去，便立刻會全身溜進去，就像是條蛇！」

白爾艷又問：「你進去以後發現甚麼了？」

小五子道：「那間房子好大，中間放了五隻銅條固的大木箱子……」

白爾艷看著羅老大，道：「五隻大木箱？」

羅老大立刻臉皮一緊，道：「快說下去！」

小五子道：「我仍然不敢站起來，先是伸手掀開一隻大木箱，不料裏面發出「咻咻」的聲來，我立刻又把木箱蓋起來！」

羅老大冷笑道：「這是『西楚巧匠』王大痲子的傑作，這人大概已經來西京了。」

錢一串道：「這老小子鬼計多端，有他在，事情還眞的夠痲煩。」

白爾艷道：「還好沒有傷到小五子。」

羅老大道：「木箱中藏著機關，小五子未站起來，否則，祇怕小五子出不來了。」

小五子道：「我還是把每個箱子查了一遍。」

羅老大精神一振，道：「快說，你查到了甚麼？」

小五子道：「我不把箱蓋打開，祇輕輕的掀起一點點，祇要能把手伸進去摸，就好了！」

羅老大道：「你摸到些甚麼？」

小五子道：「有四口箱子都是冷冰冰的硬塊，祇有一口箱子裏面珠光璀燦，伸手一摸，都是些我不曾見過的寶貝。」

白爾艷立刻拍手大樂，道：「你可曾拿回來一些？」

小五子看看羅老大，道：「阿爹不叫我拿。」

羅老大道：「拿回一小部分，必然驚動他們。」

錢一串道：「對，我們的目的是全部。」

不錯，江湖七惡，幾曾小鼻子小眼的弄小錢？

他們不動則已，動一次就是價値連城的東西。

打家劫舍的弄些小錢，他們是不屑而爲的。

七惡是這種作風，八邪也是這樣。

＊　＊　＊

大智和尙又進城去了。

錢一串也進城去了，他還帶小五子一起進城。

西京乃是秦川第一大城，在這裏龍蛇雜居，牛鬼蛇神各顯本領之下，便也促成一股繁囂與熱鬧。

錢一串帶小五子趕熱鬧，完全因爲小五子昨夜建了大功。

羅老大本來不許任何人走出老君廟，因爲總督府的那批寶物尙未弄到手，七惡久未在江湖出現，怕萬一被人認出來，必然引來痲煩。

還是白爾艷一句話：「小五子從未見過世面，叫錢一串領他進城去，就算看看雜耍場子廟會，也好叫小五子新鮮一番。」

小五子打從心眼裏高興起來。

錢一串領他先在酒樓吃個夠，又帶他逛大街，現在，錢一串把小五子帶到小南門的雜技場子來了。

西京的雜技場內，花樣可眞不少，口技魔術耍關刀，說書賣藥帶跑解，樣樣都叫小五子新奇不已。

遠處，靠近土牆一角，圍的人也最多。

錢一串與小五子二人隔着人牆看過去，只見兩個雙辮子小女孩，一彈一彈的往空中彈。

小女孩在空中笑嘻嘻，還在空中翻觔斗。

錢一串怔了一下，低聲對小五子道：「小五子，這女娃了不得！」

小五子冷笑，道：「不稀罕，我也會。」

錢一串道：「你當然也會，因爲你是我們七個人一手調教出來的，所以你應該會，而且比這女娃更好。」

小五子道：「所以我不覺得有甚麼了不起。」

錢一串道：「你懂個屁。」

小五子一怔，道：「錢叔，我惹你生氣了？」

錢一串道：「你是我們七人調敎的，你應該會，但那女娃又是誰敎出來的？你想到沒有？」

小五子道：「敎這女孩功夫的人，一定有本事。」

錢一串道：「擠過去看看。」

小五子一馬當先往人叢中擠，錢一串卻仍然站在人羣外面看。

小五子擠到圈裏面，他擠在一堆孩子羣中坐下來看。

就在這時候，場子有個俏婦人，這婦人打扮得眞俐落，綠長

褲，短花衫，腰紮一條紅絲帶，水蛇腰，肥臀大，模樣兒長得像朵花。

這樣的女子會帶個娃兒跑江湖，倒是眞新鮮。

再看看圍在場邊看的人，除了一羣小孩子，就是許多大男人，這些大男人原是來看這俏娘子的，但當這婦人先舞了一趟刀法之後，有一半嚇得張口結舌，再等這婦人把女娃兒當玩偶般的往空中一拋四五丈高下，那些色瞇瞇的眼光已變得佩服不已。

又是一連七個拋擲，那小女孩哈哈笑道：「阿姨，我餓了，要吃東西。」

婦人抱住女娃兒放在地上，笑道：「餓了好辦，這裏有這麼多大爺，他們怎麼捨得把我們的小彩餓壞？」

那女娃笑道：「大爺們若是給我吃飽，我還有更好的獻給他們看。」

那婦人立刻抱拳的向四週作了個揖，笑得花枝亂顫般的道：「各位爺們都聽見了，我這個小女娃餓了，那得爺們賞幾個了！」

她伸出雙手，雙手白得十分細膩，看起來就像那美麗的大花瓣。

現在，這兩片花瓣已合攏在一起，那麼美妙的送到人羣面前來，她露出滿口貝齒，笑得令人心癢癢的道：「請賞幾個。」

她的手上已被碎銀子堆得滿滿的，但她仍然擠在人羣中往外圍的人面前伸。

不料突然有個人伸手在她的手中抓了一大把碎銀子，這女人一怔。

是誰會拿她的銀子？

婦人猛抬頭，不由全身一緊，道：「你……」

「眞是死要錢。」

婦人笑嘻嘻的道：「誰會厚臉皮拿我們的血汗錢，原來這次來了八隻手。」

惡人相見，總是先調侃一番。邪人遇見惡人，更是免不了會鬥鬥嘴。

錢一串早就看見場上的女人是誰。

不錯，無憂島上的「死要錢」嬌嬌也來了。

這是一場盛會，八邪需要她出馬，於是，嬌嬌也把小彩帶來了。

「死要錢」嬌嬌從來不花銀子，她不花不是她不會花，更不是她沒有銀子。

她只是不願意花銀子。

她只喜歡看別人花銀子，那樣才會令她心情愉快。

她把小彩帶在身邊，可不是要小彩出來見世面，小彩才五歲多，有甚麼世面好見的？

她只不過帶小彩，做爲她賺銀子的工具，她可以隨便找個街市，當街大叫幾聲，便會圍過人羣來。

她只要在衆人面前，美目盼兮的轉上幾轉，大眼珠就會叫這些人的魂出竅。

然後，她只要露一手刀法，準叫這些男人嚇一跳。

可是這些被她嚇住的人，更是不願被她嚇跑，男人總是千方百計的維護自尊，如果被女人嚇跑，像甚麼？

於是，就在小彩的表演之下，嬌嬌便賺了不少銀子，嬌嬌是把小彩拋向空中，由小彩在空中自行發揮，她當然不會叫小彩玩命。

她會很準確的在下面接住小彩。

錢一串哈哈笑道：「嬌嬌，拿去吧，這種小錢我還不會放在眼裏。」

錢一串把抓在掌中的銀子又放在嬌嬌的雙手。

一時間，錢一串未收回手，嬌嬌雙臂立刻感到一股壓力，那是一種內力的推壓，嬌嬌如果放手，滿手的銀子都將散落地上。

她臉色一緊，雙臂貫力，力透掌心，便與錢一串形成了僵持局面。

圍觀的人即時並不在意，但時間一久，有人便叫嚷起來，道：「喂，怎麼欺負一個女人，你是幹甚麼的？」

錢一串聞言，忽然收回手，笑道：「我們是同鄉，外地相遇敘敘舊。」

「死要錢」嬌嬌也回眸笑道：「各位，下面還有精彩的，馬上獻給各位看。」

小五子便在這時候擠過來，笑問道：「錢叔，這位阿姨你認識？」

錢一串重重的點點頭，道：「認識已有二十年了，熟得很。」

「死要錢」嬌嬌忽然雙手抓緊小五子的肩頭，她仔細的看了又看，雙目溜圓的驚訝，道：「眞像，太像了！」

小五子道：「阿姨說我像誰？」

錢一串不等嬌嬌開口，立刻叱道：「像甚麼？你要爛舌根呀？」

嬌嬌立刻笑道：「像我死去的兒子。」

錢一串心中好笑，你這種女人還會生出這種絕頂聰明的娃兒來？

嬌嬌想起那天晚上在青衣江的事情來了。

那晚上眞是緊張刺激又危險，「刀公子」南英中了自己暗下的毒，這些年沒消息，大概早已物化，但他的一雙兒女，卻在此時相聚在一起了。

這種令人愉快的事情，她當然要與錢一串配合。

就算七惡與八邪之間鬧得不愉快，包藍又吃了虧，幾乎死在無憂島上，但比之當年「刀公子」南英出現江湖，逼得七惡八邪東躲西藏不敢出面，那件事情就不必提了。

七惡與八邪都在想法子，有一天叫南英的兒女結爲夫妻，這是壞姓南的根，絕刀公子的種。

當然，只有七惡八邪才會想出這種絕子絕孫的毒計。

是的，七惡八邪至今沒有一個人有兒子。

他們根本不打算有兒子，他們不希望遺禍子孫，因爲他們心中明白，他們殺的人太多了，幾乎壞事做絕，如今還能活在世上，便是因爲他們雙方各把力量結合起來了。

現在，在大原則與大前提下，嬌嬌笑瞇瞇的拉着小五子走到場子中央。

她看了小彩幾眼，笑道：「小彩，你過來見見這位小朋友。」

小彩喜孜孜的走近小五子。

四隻眼睛對着瞧，誰也未開口。

他們又怎會知道，他們原是兄妹？

嬌嬌看了錢一串，笑道：「老錢，你看他們像不像小夫妻？」

錢一串拍手笑道：「像，眞像一對小情人。」

嬌嬌笑道：「對，很像一對小情人。」

小彩突然道：「你叫甚麼名字？」

小五子伸手拉着小彩的手，道：「我叫小五子，小妹妹，你叫甚麼？」

小彩低聲道：「我叫小彩。」

小五子道：「小彩，小彩，你的名字很好聽。」

小彩笑着，露出兩個梨渦來，道：「小五哥，我們很像是兄妹嘛！」

嬌嬌聞言沉聲道：「你們像夫妻，不像兄妹。」

四週的觀衆又叫起來：「表演啦！」

嬌嬌對錢一串道：「我們表演，你替我收銀子，如何？」

錢一串道：「你叫我也賺這種小錢？」

嬌嬌道：「演完了我請你！」

錢一串冷笑道：「你請客我出錢，幾曾聞得『死要錢』掏腰包請客的？」

「爲了他小夫妻第一次見面，我一定破例一次。」

嬌嬌還向錢一串拋了幾個媚眼。

錢一串一哆嗦，立刻低聲道：「聞得你同成器那殺手打得火熱，怎麼不見姓成的？」

嬌嬌沉聲道：「提他幹甚麼？你替我收銀子吧！」

嬌嬌站在場中央，她俏聲笑道：「眞對不起，要各位久等，無奈他鄉故人來，多說了幾句話，我這裏先陪上大禮了。」

她抱拳一揖，然後又高聲道：「這次改變表演把式，我要把這男女兩個娃兒拋向空中，由他們在空中表演給各位看，保證絕妙。」

觀衆立刻響起一陣掌聲來。

嬌嬌振起雙臂，立刻把小彩與小五子往空中拋上去。

小五子早已技癢，這時候他被拋在空中，故意一個大力道往上彈，便在他的反彈中，一連五個觔斗，雙手平伸，他已與小彩併肩落下來，巧妙的落在嬌嬌手臂上。

小彩落下地來，也不管人羣中爆起叫好聲，一把拉住小五子道：「你眞行，比我彈得還高，還能連翻觔斗。」

小五子道：「你也差不多。」

嬌嬌拉住小五子道：「你都學些甚麼本事？」

小五子道：「我還會『蛇行功』，要不要我演一演？」

嬌嬌笑道：「白妖精的看家本領你也學會了？可好，你且當衆表演。」

小五子立刻倒翻個觔斗匐在地，只見他把小腦袋仰起來，腰身一扭，四肢立刻在地上划動起來，乍一見，宛似一條蛇在爬。

小五子的動作太怪，卻引得人羣中不停的叫好起來。

嬌嬌低聲自語：「這小子已得『萬人迷』七成眞傳。」

小五子繞着圓圈爬一遍，他剛要站直身子，便在這時候，小彩忽然倒立起來，她雙臂疾走如足，已到了小五子的前面，笑道：「來比賽，我們看誰快？」

小五子立刻扭動腰杆，手足併施，緊緊的迫在小彩後面，他就是不超前。

錢一串驚訝的道：「小小年紀已學會『病羅漢』的『羅漢倒轉乾坤』，眞不得了。」

「病羅漢」當然是八邪中的齊飛。

小五子跟着小彩的倒身疾走，又匍匐了一圈，人羣已是裏三層外八層，許多人爬到附近的小樹、牆上看。

嬌嬌向錢一串施個眼色。

錢一串立刻高聲道：「列位，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有錢的幫個錢場，沒錢的幫個人場，來吧，賞幾個小錢來，飽了我們，卻也少不了你們的。」

他邊說邊取過一個布袋子，那裏面原就裝着他的銀子，那是帶小五子來城裏玩耍花用的！

他這時候卻派上了用場。

錢一串走了一圈，還眞收了不少碎銀子。

錢一串剛轉過身來，嬌嬌一把便搶過去，笑道：「夠了，今天到此爲止。」

嬌嬌拉着小彩要走。

錢一串心中不是滋味，他忙上前攔住，道：「你不是說要請我們客嗎，還有，那袋子裏還裝有我的銀子。」

嬌嬌俏笑道：「你的也是我的，再說我請客你敢去吃嗎？」

錢一串當然不敢，如果他敢去，那麼「大頭鬼」包藍便是在說瞎話騙人了。

包藍說，南英中的是嬌嬌身上帶的兩種毒物，她下毒的手段，更是高絕，令人防不勝防。

錢一串重重的道：「你連我的銀子也拿走？」

小五子與小彩已是面面相覷。

嬌嬌道：「我怎麼知道這袋子裏還有你的銀子，你要不就是想混水摸魚了。」

錢一串怒道：「眞是個邪透了的女人。」

嬌嬌道：「我知道你此刻不會打架，是嗎？」

錢一串道：「那可不一定。」

嬌嬌笑笑，道：「你不敢！」

錢一串道：「你在逼我？」

嬌嬌道：「就算我逼你，你也不會在正經事未辦之前，爲這種芝麻綠豆小事而壞了你們的大事！」

錢一串一怔，這個女人眞厲害。

不錯，他與小五子來的時候，嚴老大曾經告訴過他，絕不能在城裏鬧事，尤其是在這個時候。

錢一串遂低聲道：「嬌嬌，你那另外七個大男人呢？」

嬌嬌笑而不答！

錢一串看看人羣已散去，遂又低聲道：「死要錢，你怎麼知道我有大事要辦？」

嬌嬌道：「我怎麼會不知道？」

錢一串道：「好哇，原來你們八邪也早看上那批東西了，哼！」

嬌嬌靠向錢一串的身子，暗中擰了錢一串一把，捏得錢一串又痛又癢，她卻冷笑道：「早在一年多前我們就知道了！」

錢一串道：「文公度他們呢？」

嬌嬌又是笑而不答！

錢一串沉聲道：「也好，八仙過海，咱們各顯神通！」

嬌嬌收起笑，道：「這也正是我要說的話。」

錢一串道：「你連我的銀子也取走了，我們今年只好餓肚子了！」

嬌嬌道：「你在向我乞憐了！」

她一頓，又道：「聞名江湖的八隻手，人羣之中你只要走一趟，立刻銀子一大把，你還在老娘面前哭窮？」

她的話不錯，「八隻手」錢一串早年便是幹妙手起家，他若想摸別人的銀子，那實在太容易了。

然而現在卻情況不同，他絕不能爲了吃一頓而犯下羅老大的規矩，他還沒有忘了羅老大的話，大事未辦，絕不能惹事！

小彩楞然的看着小五子，兩個人有些依依。

便在這時候，「死要錢」嬌嬌忙笑對小五子道：「小五子，你過來！」

小五子看了錢一串一眼，傻兮兮的道：「不了，我們沒有錢，只好回去了。」

嬌嬌忙取出一塊碎銀子，笑道：「快收下，算是阿姨送你的見面禮，這塊銀子足夠你吃飽肚子了！」

小五子未伸手去接。

錢一串已伸手搶過來！

嬌嬌未曾躱過去，因爲錢一串出手太快了！

錢一串如果要奪取對方的東西，他永遠也不會失手，因爲他幾乎就等於一人生了八隻手。

嬌嬌氣唬唬的道：「我可不是給你銀子，你伸的甚麼鬼爪子？」

錢一串不開口，他忿怒的以食指與拇指挾住那塊碎銀子，口中發出咯咯咬牙聲！

小五子驚道：「錢叔，別生氣嘛！」

錢一串重重的道：「拿去，你個死要錢，誰稀罕你的銀子！」

嬌嬌伸手接過來，她猛古丁吃一驚，那塊碎銀子竟變了樣！變得扁平不整，就好像鐵鎚敲過一般。

嬌嬌遂即冷笑，道：「你嚇不倒老娘，錢一串，你我心裏全明白，過不久有得一場鬥，不過嘛……」

錢一串道：「不過甚麼？」

嬌嬌道：「將來總得要他二人成爲夫妻，這件事你大概不會反對了？」

錢一串道：「我贊成。」

＊　＊　＊

錢一串當然贊成小五子與小彩二人結成夫妻，因爲這正是羅老大的主意。

羅老大所決定的事情，他們六個人沒一個會反對。

雖然，羅老大當初的意見，是想把小五子調教成一個揚名江湖的大惡魔，由小五子去同他爹南英決鬥生死。

南英完了，那麼就由小五子兄妹結成夫妻，至少也可出出心中怨氣！

誰要「刀公子」仗義揮刀，把七惡八邪嚇得東躱西藏，少做許多大買賣？

聞得錢一串的話，小五子仰面看了錢一串一眼，又把眸芒盯上小彩！

小彩不懂甚麼叫夫妻，怔怔的看着小五子。

她才五歲多一點，怎麼會懂那一套？

但小彩直覺得小五子應該是她哥哥，也許這就是心有靈犀吧？

嬌嬌又細看了小五子幾眼。

不錯，這孩子確實很像刀公子，而且太像了！

當錢一串拉着小五子走到十丈外，混入一片人叢裏，嬌嬌還在自說自話的道：「那眼神，那嘴唇，還有那臉的輪廓，眞是像。」

小五子是南英與柳柔柔親生親養的孩子，他當然會像「刀公子」南英。

小彩不想與小五子分手，她一直拿着眼睛看着遠去的小五子。

在她的心中，小五子如果也住在青衣江無憂島上，那該有多好！

＊　＊　＊

錢一串匆忙的往城外走。

錢一串不是沒有銀子花才帶着小五子回老君廟。

如果他想要銀子，他只要動一下腦筋，露一手「八隻手」的絕技，他就會立刻有花不完的銀子。

他帶小五子回老君廟，是因爲他遇上了「死要錢」嬌嬌這個女人。

嬌嬌還把「刀公子」南英的女兒也帶來了！

這麼小的女孩被嬌嬌這女人拋起四五丈高下，難道她就不會在夜裏把小彩帶上總督衙門去？

羅老大會把小五子帶到西京來，嬌嬌當然也會帶來小彩的，問題是嬌嬌把小彩帶來，眞的也是爲了那批寶物？

想到這裏，錢一串便立刻往城外趕。

其實，當他看到「死要錢」嬌嬌的時候，他就有這樣的想法了。

所以他也曾無意又有意的問嬌嬌，文公度的人在那裏？

明知嬌嬌不會說出來，錢一串還是如此問。

現在，錢一串與小五子二人回到了老君廟。

白爾艷驚異的道：「你們怎麼不盡興的去玩？」

羅老大淡淡的道：「老錢一定遇上甚麼人了，否則他就算不帶小五子走一趟西京的怡紅院，至少也會玩到天黑才回來，因爲他答應小五子要看西京夜景的。」

小五子奔到白爾艷身邊，叫道：「阿娘！」

白爾艷卻低聲問錢一串，道：「怎麼了，眞的被羅老大猜對了？」

有些無精打彩的樣子，錢一串一屁股坐在櫈子上，道：「羅老大猜對了，我們是遇上人了！」

白爾艷道：「甚麼人？」

錢一串道：「八邪之一的『死要錢』！」

白爾艷楞然，道：「那個騷女人，她來西京做甚麼？」

錢一串突然笑道：「烏鴉落在猪身上，你們都是同一類的人，誰也別說誰黑。」

白爾艷冷冷道：「我可並不像她一樣死要錢。」

小五子立刻接道：「錢叔的錢袋也被她訛去了。」

白爾艷冷笑，道：「誰叫老錢動那騷娘兒的腦筋？」

羅老大一直未開口。

遇到事情，他總是沉默着不開口。

羅老大就是這樣的人，一個善於用腦筋的人。

錢一串立刻猛搖頭，道：「見了那女人，我躱還來不及，那有心情動她的歪腦筋，我可沒有忘了羅老大的臨時交代。」

小五子突然插一句，道：「那個阿姨還帶着個小女孩，比我小一點！」

羅老大立刻彈起來，低吼道：「這是眞的？」

錢一串道：「不錯。」

羅老大道：「你們都說了些甚麼？」

他問的是錢一串，眼睛卻狠狠的盯着小五子，如果小五子眞的知道自己的身世，甚至知道小女孩就是他的親妹妹，他會毫不猶豫的下手殺了小五子。

羅老大的神情，連白爾艷也感染到一點緊張。

錢一串哈哈笑道：「我問不出文公度他們幾人的下落，別的意思又難以表達，唯獨叫小五子將來娶那女娃兒爲妻的事，大家的意見相同，哈……」

羅老大嘿嘿笑了！

白爾艷道：「那女娃兒長得怎麼樣？」

錢一串道：「可愛，可愛極了，就好像當年的……」

羅老大立刻叱道：「像誰？西施還是貂蟬？」

錢一串道：「差不多吧！」

白爾艷道：「你見過西施或貂蟬了？」

錢一串一怔，道：「我怎麼會見過他們？大家傳言她們漂亮，她們一定很漂亮。」

這二人眞會演戲。

＊　＊　＊

是的，只要看着女人順眼，便會說「情人眼裏出西施」。

那麼，好看的女人就是西施，西施便成了美女的代名詞了，小彩不大，她才五歲多，又怎能說她漂亮？可愛倒是一些不假。

可愛的小女孩就活潑，小五子就是這麼想。

羅老大對小五子道：「去找那兩個小和尚，吃飽了再同他們一起玩。」

小五子眞聽話，他眞的出去找那兩個小沙彌了。

白爾艷見小五子走了，便立刻問錢一串，道：「你沒有遇見大智和尚？」

錢一串搖搖頭，道：「我只管躲着『死要錢』，就沒有往總督那條街上走。」

羅老大重重的道：「我們要盡快佈置了，再過一天半，『大頭鬼』他們也應該趕到了。」

白爾艷道：「這一件事如果八邪也插一腿，事情可就不順利了！」

錢一串道：「八邪已經插一腿了！」

白爾艷道：「你怎麼能確定？」

錢一串道：「嬌嬌那女人在見了我的時候就已經拿話點明了，她說咱們必是爲了那批東西趕來西京的。」

羅老大一瞪眼，道：「這話是眞的？」

錢一串點點頭，道：「是眞的，當時我眞想出手斃了那婆娘，可是街上的人又多。」

羅老大突然自懷中摸出幾錠銀子，對錢一串道：「快走，再帶小五子上街上去玩。」

錢一串道：「羅老大，你甚麼意思？」

羅老大道：「你只管帶着小五子在大街上溜躂，而且是大搖大擺的遊玩一番，天黑以後，你甚至帶小五子到客棧都可以。」

錢一串道：「這是爲甚麼？」

羅老大道：「你沒有對嬌嬌那女人說，我們都將趕來西京吧？」

錢一串道：「我當然不會對她說。」

羅老大道：「那就好，你可以帶小五子盡興的玩，會加深八邪的人，要他們相信只有你同小五子二人趕來西京，不過是遊玩而已，這樣也可以免去他們對我等產生戒心。」

錢一串點點頭，道：「有道理。」

羅老大又道：「當然，最要緊的還是你要去注意到這幾天西京都是來了甚麼大人物。」

白爾艷笑道：「就像『大漠黃風』石成玉那號道上響噹噹的人物。」

把銀子塞入懷中，錢一串道：「好，我這就再進城去趕着小南門酒館先喝一頓去。」

錢一串走出客廂，小五子正在院子裏笑，他拍着兩個小沙彌的光頭，笑道：「你們的大光頭，就好像我在山中吃的哈密瓜，眞好玩。」

他把兩個小光頭拍得「叭叭」響，拍得小沙彌直瞪眼，他們不知道哈密瓜是甚麼樣。

錢一串走過來，笑道：「你怎麼拿人的腦袋玩，快跟我走，進城去。」

小五子道：「又要進城呀？」

錢一串道：「你不去？」

小五子無奈的道：「去是想去，可是剛去又回來，我餓着肚子開溜腿！不好玩！」

錢一串道：「這一回有了銀子，我們玩到第二天再回來，怎麼樣？」

小五子立刻笑道：「這可是你說的，我們玩到第二天再回來。」

錢一串拉着小五子便走。

錢一串在想着，要怎樣方能引得八邪的人出面。

因爲，他確切的相信，八邪必然來到西京了，就好像他們七惡一樣，只是暗中潛伏不出面。

小五子又開始興奮起來了。

錢一串走得快，他便也跟得快，一個時辰不到，他二人又進了西京城門。

錢一串順道又走到小南門，附近又傳來喝采聲，錢一串擧首望過去，他幾乎哭笑不得。

小五子已笑道：「錢叔你看，他們二人又在那兒耍把式了！」

錢一串低沉的道：「眞是死要錢，一刻也不放過賺錢。」

他雖然這麼說，但還是跟着過去瞧！

小五子又擠到前面去，他還向站在場中央的小彩打招呼，道：「咳！」

這一聲「咳」，他把嬌嬌的視線拉過來。

嬌嬌笑呵呵的道：「喲，陰魂不散，來追你的女朋友了？你這個小王八蛋！」

錢一串也擠進來了，他聞得嬌嬌罵小五子，便冷笑道：「死要錢，你怎麼那麼喜歡錢？你連讓女娃歇一歇也不肯，你難道想把小五子未過門的媳婦累死呀！」

「死要錢」嬌嬌吃吃笑道：「你懂個屁，我們這是一邊練功，一邊賺銀子，一擧兩得呀！」

小彩也走向小五子，她小小年紀便流露出十分依戀的樣子，想要說甚麼，但卻又說不出來，最後只是眨眨眼睛，道：「你也來表演吧！」

（未完・十四）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寒夜屠龍

上文提要：錢如土與花牡丹離開了窰洞上陽曲，癡呆了的三小王爺則交白爾壯看管。二人來到火星廟找五鼠探聽七王府拿十萬兩銀子贖三小王爺的消息，從五鼠口中，錢老已嗅到大戰前夕的兇險煞氣，果然跳澗鼠丁大海慘被王府八大殺手修理得變了樣，此際方總管施施然出現，錢老才跟着出面，七王府今夜是有備而戰，遠處有弓箭手，河上有大王子忽必日……

義士落難遭犬噬　心急如焚討救兵

錢如土哈哈一笑，道：「咱們不是猪，姓方的，你若對咱們不利，忽必亮就完了。」

「叭……」

這時方管事一掌打在錢如土的老臉上，他對剛奔到的十多人叱道：「綁起來，聽憑王爺發落。」

眞快，這些人原是準備綁人的，只一看他們手中的繩子便知道了。

他們是設計好了的，這種架式，是錢如土永遠也想不到的事。

錢如土與花牡丹二人被上了綁，嚄，方管事嘿嘿冷笑道：「老小子，你也有今天吶！」

錢如土不甘示弱道：「走上這條路的那天起，娘的，老子就沒打算善終！」

他低頭，酒葫蘆還掛在腰際，這時候他多麼的希望狂喝幾口呀！

他對方管事一笑，又道：「痲煩你了，大管事，我這老伴由你替我照管，如何？」

他不說還好，這麼一說，嚄，方管事火大了。

方管事出刀，「颯」的割下錢如土的酒葫蘆，「嘩嘩」之聲起處，酒葫蘆掉地上。

方管事暴起一腳踢，「叭」的一聲，只見酒葫蘆被他踢上半空中，落下來碰在石頭上還未破。

有個武士火大了；上前來個一腳踩。

「叭」一聲，好端端的一個酒葫蘆被這人踩破，葫蘆內有三斤多汾酒也濺了一地。

錢如土厲聲叫：「哎呀呀，我的老伴呀，你爲老夫盡了忠成了仁，操他娘這筆帳我找來如風！」

過來個武士，伸手就是兩巴掌，打得錢如土直搖頭。

「媽的，再叫砍下你的狗頭來！」

錢如土道：「他娘的，你們眞的要那小狗死呀，操，來吧，老夫的這身賤肉，你看着辦吧！」

花牡丹道：「老爺子，你少說兩句吧！」

被綁的申屠仁也叫道：「老爺子，光棍不吃眼前虧！你老人家年歲大了，怎能經得起他們粗手粗腿的，還是少開口的好！」

錢如土道：「記住，只要那小子在咱們手中，他們就拿咱們沒辦法！」

「叭！」

這一巴掌是方管事打上來的，但錢如土卻笑了！

錢如土剛才的話太重要了，他告訴申屠仁幾個，意思是再受罪也不能把忽必亮的地方講出來。

方管事就是聽了這話才出手的。

* * *

船上下來八個大漢，其中一人走前面。

這個人是紅臉漢，如果他的臉上有長髯，便有些像七老王爺忽必顯的模樣了。

這人大步走過來，方管事急忙迎上去，低頭彎腰打躬，道：「迎王爺！」

那人手一指，道：「就是他們嗎？」

方管事道：「上稟王爺，正是他們幾個，只不過主角兩人在場，另外四個變了，當初大鬧咱們七王府的是另外五個年輕的，如今這四人不是的！」

王爺者，乃忽必日也，老王已逝，按韃子們的規矩，老大自然的成了七王府的王爺了！

忽必日還有二弟叫忽必月，論功夫，忽必月還勝過他老哥，但論機智，忽必日就高明多了。

現在，忽必日站在錢如土面前，他自上至下仔細的看看錢如土，咬咬牙，沉聲道：「媽的，你就是主謀嗎？」

錢如土道：「就算是吧！」

「叭！」

「哼……嗯……」

錢如土挨了一嘴巴，打得他幾乎連肚子裡的酒爲之洒出來了，口水橫飛發出哼聲來！

忽必日忿怒的吼罵：「媽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要的甚麼嘴皮子！」

錢如土反而吃吃笑了！

忽必日也狠，他回以冷笑，道：「我會叫你這老狗笑不出來的！」

錢如土收住笑，道：「我相信你的話，人爲刀俎，我爲魚肉，生死不是已操之在你嗎？」

忽必日道：「知道還不立刻說出來，我三弟被你們藏在甚麼地方了？」

錢如土道：「你以爲我老頭兒白活這麼大年紀呀？」

忽必日道：「你不說？」

錢如土道：「說了死得更快！」

忽必日道：「不錯，說了死得更快，但你怎不想一想，到了這步田地，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何不認輸把我三弟藏的地方說出來，本王給你們一個痛快，至少不受這皮肉之苦了！」

錢如土道：「說的比唱的還好聽，那麼，就叫你那色淫的小弟隨咱們一起去閻王老子那裡打官司吧！」

「叭！」又是一掌打去。

忽必日咬牙道：「可惡！」

方管事在忽必日身後，道：「王爺，咱們何必在這老狗身上費力氣，這老東西同這女子十分親近，好像他的女兒一般，何不……」

忽必日已往花牡丹轉來了！

花牡丹恨死方管事了，他把這惡魔引到她面前。

忽必日見花牡丹的身上綁得緊，他還再細看每一個繩扣是不是綁得夠力道。

側轉身，忽必日狠狠的捏緊了花牡丹的下巴，冷叱道：「媽巴子的，眞是個惹禍精！」

花牡丹把頭一甩，道：「要怪呀，怪你小弟是個小色魔，他一心想要沾汚我！」

忽必日嘿嘿冷笑，花牡丹又道：「當然，你小弟怎麼也不會直接找上我，因爲他身邊有個方管事，一切都是姓方的搞出來，沒有姓方的，你小弟至今好好的！」

方管事出掌欲打花牡丹：「我揍妳這臭女子，妳他媽的不懷好意，也想誣告方大爺！」

他揚巴掌，但被忽必日攔住。

忽必日對方管事沉聲道：「本王早已知道了！」

方管事嚇得忙低頭，也往後急退兩步。

花牡丹得意的笑了。

只不過花牡丹只笑了一聲就不笑，因爲忽必日面對她在咬牙，雙目似也在噴火！

花牡丹從未遇上過男人在她面前那麼一副凶殘樣子，甚至在搏鬥中一樣。

男人見了她總是一副笑瞇瞇，不論是色瞇瞇也罷，總是比這忽必日的這張鍾馗要好看多了。

「妳可以告訴我，你們把我三弟藏在甚麼地方了？」

花牡丹道：「你也可以告訴我，你們會立刻放掉咱們嗎？」

「叭！」

「啊！」

這一掌眞的不帶憐香惜玉，打得花牡丹的兩顆牙似乎也鬆了，她吐出一口鮮血！

「妳說不說？」

花牡丹猛的一口血水吐向忽必日：「哦呸！」

忽必日就沒有閃開，被花牡丹吐了一身，他緩緩的伸手去擦臉，鼻頭抽動了一下，把他的右手平伸出來了。

「皮鞭！」

有個武士急忙把皮鞭送在忽必日的手中。

忽必日抖起皮鞭叭叭響，清脆聲放鞭炮一般，只一看便知道這人常用皮鞭抽打人！

忽必日嘿然一聲，道：「本王最不喜歡不乾脆的人，不說是嗎，就別怪本王心狠手辣！」

他對準花牡丹當頭一鞭打過去！

「咻」的一聲帶起「叭」的脆響，花牡丹縮頭未躲過，連頭帶肩挨一鞭。

何止一鞭，忽必日的第二鞭，第三鞭連着地，他打了十多鞭，可憐花牡丹頭上青絲也散了，頭飾早飛得不知去向，月光之下她未喊叫，錢如土看得直在叫。

「丫頭，丫頭，撐住！」

花牡丹的臉上有血痕，她還吃吃的笑道：「老爺子，我不怕，別爲我操心，我有如聲哥，他會爲咱們報仇的，你老放心吧，我死也不會說的。」

錢如土吼道：「孩子，只是太委屈妳了呀……都是我這老糊塗……」

忽必日冷笑道：「現在不說，早晚得說，妳何苦受皮肉之苦？快說吧！」

花牡丹尖聲道：「說你娘的蛋，韃子呀，看你們還能逞凶到幾時，咱們大漢江山就快恢復了。」

嚄，花牡丹這是豁出去了。

忽必日一聽又冒了火，手中皮鞭又是一掄猛抽打，直到花牡丹低頭不動了。

花牡丹昏死過去了。

錢如土再是吼叫，也沒叫醒花牡丹，他老人家發了火，吼罵道：「小子啊，你敢放了老夫，咱二人較量，你若勝得老夫一掌半掌，你的小弟我送來。」

方管事急忙對忽必日道：「王爺，千萬別上當，這老頭十分了得。」

忽必日好像忽然想到什麼似的，他微微一笑，道：「帶回王府去，我有辦法對付他們。」

他還眞的大牌，說完立刻把皮鞭拋給一個武士，隨之有人牽來馬匹，忽必日騎上馬背，對錢如土與花牡丹二人一聲冷笑，再看看爬在地上已受了傷的申屠仁、丁大海、毛勇、石虎四人，再一次的沉聲道：「全部帶入七王府去，我就不信他們不說出老三的藏身地方。」

* * *

陽曲在太原東南方只不過二三十里那麼遠，忽必日這一次一舉抓到錢如土這些人，他的威風可也大了。

忽必日這是大舉出動，他幾乎調動全部去老爺嶺的人馬趕來陽曲捉人。

現在，他拍馬馳在前方，後面幾匹馬上綑着錢如土幾人，所有的人全騎着高大的蒙古馬。

原來這些人早已到了陽曲附近，他們把馬匹藏在黃土高坡的另一面，由忽必日親自調派，他却上了那船上，直到岸上殺得差不多的時候才一聲暗哨圍上來了。

錢如土就覺得心神不寧，但當他以爲只有這八個韃子武士，才稍稍的安心，豈料他們這是進入牢籠了，七王府的一百騎射已形成犄角，想逃也逃不掉了。

* * *

太原府的北城幾乎整條大街已充滿了喪事的那種低迷沉悶的味道，這裡進進出出的人沒有一個人臉上有笑容，便話聲也壓得低低的，只一瞧，全是韃子。

快走近七王府了，只見街道兩邊僧道之外還有二十四名大喇嘛，最叫人不可思議的莫過於府門對面搭了一座戲台子，也不知唱的什麼戲，唱戲的一把鼻涕一把淚，哭得可眞夠淒慘，聽得人們也抹淚，因爲那哭叫比之死了親爹娘還淒痛，不由人人落下淚來。

有上百匹紙紮的馬，一匹匹宛如眞馬一般那麼高大，花童花女二十四，持拂紙人與大車也有整十輛，這些還不算，三牲五畜各十二頭，那是爲什麼少一畜？只因爲少了一樣，那便是猪。

* * *

七王府中的鼓樂，自老王的屍棺運回七王府就未曾稍稍的間斷過，進進出出的人們可眞不少，便知府大人也一天來兩回，京中的大官們更是兼程過太行而來太原府。

七老王的喪事場面就甭提多麼的盛大了。

* * *

便是再盛大，七王府中仍然籠罩在一片慘雲愁霧之中，因爲小王忽必亮出事了。

忽必亮出了什麼事？

從七王府中傳出的話，是說小王遇上造反的大盜們，一時還未能回來，如果有人再細問，回應的便是一瞪眼，要不然客氣的一句「不知道」。

七王府的勢力大，誰敢追根究底呀？那年頭誰都知道皇帝老子是元順帝，他在宮中只尋樂，眼看着大元江山就要毀在他的手了。

雖然如此，太原府的七王府仍然是個人人談之色變的地方，而此刻，忽必日出師報捷，這消息立刻傳遍太原城，王爺把盜匪抓回來了。

不少人奔向北城，但走了一半就站住了，七王府的家兵們把人給攔下了。

* * *

七王府中養了十多隻獒犬，這種狗並不高大，但却十分凶殘，打起架來是沒完沒了，至死方休。

至於獒犬咬人，那就更是凶殘了。

而此刻，王爺忽必日同他二弟忽必月，兩個人各自坐在後花園的一座亭子裡，十名武士在亭下站，就聽忽必日一聲吼：「把那個老頭子帶出來！」

立刻就見幾個韃子從一間黑屋中把錢如土帶出來了。

錢如土原是人在黑屋內，一旦出來，又是晨光直射，他幾乎看不見眼前的景物。

錢老被拉到大亭前面的草坪上，他此刻才抬頭看到大亭內，不由冷笑了。

錢老眞慘，他被關了一天多，這一天多他不但全身骨節不自在，便是酒癮犯了以後令他幾乎要發瘋。

他冷笑中，由不得忿怒的道：「韃子，你們如果不馬上殺了老夫，操你娘的，老子駡到你們下刀。」

他卯上了，不就是命一條嗎，那就快求死吧。

他果然大駡：「你奶奶的老皮，快殺呀，老夫不會求饒的，老夫反倒謝謝你們，快來吧！」

忽必月對他的兄長道：「殺了吧！」

忽必日搖頭道：「不，怎麼也不會把主謀人犯先殺了，莫忘了，小弟還未救出來。」

他把手一擺，只見這五個韃子人手一繩，先把錢如土拴牢用力拉成五個方向，隨之，忽必日冷冷道：「我怎麼會叫你馬上死呀，除非你把小王藏身之地說出來。」

錢如土大駡：「你媽的，這輩子你休想……嘿……」

他冷笑也是厲烈的，如果此刻放了他老人家，這裡的人們就會被他打死一半。

然而五根長繩把他拴，錢如土的罪可大了。

突然，聽得巴掌拍得「吧吧」響，一間畜舍的門拉開來，有個韃子一聲吼，戟指被綁的錢如土；嘍，四頭獒犬吠吠叫着往錢如土撲上來了。

四犬發了瘋似的對準錢如土就是一陣撕咬，而錢如土也不示弱，他仍然以腿踢，一開始，兩頭大獒犬被他踢得滾出去三丈外。

但這種凶殘的狗是不服輸的，牠們皮粗肉厚不怕踢，而錢老又被五根長繩緊拉扯，他踢了沒幾次，便被四頭獒犬咬得衣破肉綻，鮮血直流，這光景就快把他分屍了。

便在這時候，忽聽大亭中的忽必日一聲吼：「夠了，把牠們攆回去，我可不叫他死得早。」

就見看守狗的韃子撮唇吹了一聲口哨，四條狗眞聽他的話，立刻又奔回畜屋中去了。

忽必日却對五個拉繩的韃子吩咐：「拉到一邊去。」

錢如土已是滿身鮮血了。

他被韃子們拴牢在一邊，就聽那忽必日道：「換一個，拉出來。」

於是，自黑屋中拉出一個人來，這個人也一樣的一身是傷，他可不正是五鼠老大「飛天鼠」申屠仁。

申屠仁也一樣的被五根繩子拴得牢，他的人處在正中間，這時候他才發現快昏迷的錢如土。

申屠仁大聲吼叫：「老爺子，哈……」

錢如土沒酒喝，他有氣無力的道：「是老夫拖累你們五位好兄弟了，我老人家如果死掉，那算你們霉運，遇上我這個掃把星，如果我老人家能活過這一劫而你們也逃過這一關，好兄弟，咱們合穿一條褲子吧！」

那意思就是死了完蛋，活了大伙好哥們。

申屠仁哈哈笑得十分慘然，道：「老爺子，你就別把咱兄弟擱心上，這時候不用牽腸掛肚，是仁義就在此時表現出來，你會知道的。」

他這裡正說着話，畜門拉開，只見又是四條大狗跳了出來了。

跳出來的乃是另外四頭獒犬，牠們只一奔出門，立刻便往申屠仁撲咬過去。

申屠仁受了傷，這些惡犬鼻子尖，一聞便聞到了血腥味，毫不猶豫的便撲上申屠仁了。

申屠仁初時還出腿踢，只不過不久便被惡犬咬扯得他的兩腿難動顫。

四隻惡犬猛着咬，申屠仁仰天大笑，笑得人們心膽欲裂而吃驚。

一個人被四頭惡犬當點心還能大笑，看的人當然會吃一驚，只不過大亭內的王爺可就哈哈笑了。

「說不說？你們把人藏在什麼地方去了？」

申屠仁大駡：「藏到你媽的褲襠裡了。」

他這麼一駡，駡得在院子一邊的錢如土落下淚來了。

是的，在每一個欲改朝換代的節骨眼，總是免不了有許多英烈之事出現，而申屠仁五鼠便是這樣的人物。

「申老大，你叫老夫好感動呀！」

「哈……」申屠仁仍笑，但兩腿已血糊淋漓了。

* * *

「夠了，再換一個出來。」

眞狠，丁大海在河岸邊上挨得慘，可也逃不過這一劫，他幾乎也是被拖出來的。

也不知方管事在忽必日耳邊嘀咕些什麼，就見忽必日站起來，他走出大亭來到了丁大海的面前。

「叫什麼名？」

「丁祖爺！」

一怔，忽必日還未聽出來，便冷冷道：「是你第一個去了河邊？」

「不錯。」

忽必日手指趺爬在屋門邊的錢

如土與申屠仁二人，道：「他們逃不過狗吻，那是很悲的事，我不想也在你的身上發生，如果你說出……」

「我呸！」

他還眞的神來一吐，也正是一吐爲快。

他知道已無法出手對付韃子，吐一口唾沫也算討回些什麼了。

丁大海吐了忽必日一臉的血水，而忽必日連拭也不拭的回身便走上大亭內。

「放狗！」

嘍，果然又是另外四隻惡狗放出來了。

四頭惡狗又是對丁大海一陣咬，咬得丁大海的腿上見白骨，丁大海咬牙不出聲。

忽必日也爲他內心佩服，他心中在想，漢家如果都是這種人，只怕大元朝危險了。

* * *

現在，又換了個石虎被拉出來，力氣也大，四頭惡犬撲上他，他出腿就踢，他把兩頭惡犬踢得溜地滾出三丈外，發出一陣尖叫聲，半天不知東南西北中。

石虎兄弟五人是幹什麼的？他們平日也學了對付狗的本事，當然也知道如何對付惡犬。

石虎不在乎被咬，他只覷準了機會，便會猛的一脚踢在狗的鼻子上。

任何狗都怕傷及鼻子，如果有人不相信，可以去看看，如果出撲或石頭，狗就會斜着狗身一邊閃躲，就怕鼻子受傷害。

石虎踢得惡狗直打轉，但他身上的鮮血味，還是引得四頭惡犬挨上來好一陣撕咬。

石虎大駡：「操你先人祖奶奶，別說是狗，便是刀子又怎樣。」

他皆目欲裂，直視大亭，忽必日見被咬得差不多了，便把手一揮，道：「換一個。」

毛勇被拉扯出來了。

五條大繩攔腰拴，可也把個毛勇扯在五個韃子家將的正中央了。

「放狗！」忽必日大叫。

門啓處，又見四條惡狗奔出來了。

毛勇立刻一聲尖叫與搖頭又擺尾，四隻撲上來的惡犬不向他咬了。

四隻惡犬圍住他，齜牙咧嘴直低吼，狗目直視毛勇不消停，擺出欲咬的架式。

毛勇口中發出嗚嗚聲，既擺頭又扭腰，他與四隻惡犬玩上了。

原來這個毛勇會馭狗，他當過馴狗師，有人就以爲毛勇會狗語，什麼樣的惡犬，只要經過毛勇的調教，一兩天就會令人滿意的豎起大拇指叫他一聲「讚」。

此刻，毛勇的本事用上了，他不停的發出嗚聲來。

這光景還眞的叫大亭內的兩個王爺兄弟吃一驚。

忽必日大吼：「怎麼一回事？」

有個韃子忙奔過來，他摸摸毛勇身子，再往狗鼻子上一送，大叫：「咬……咬……」

但毛勇的嗚聲很管用，惡犬就是不咬他。

只見那馴狗韃子已急出滿頭大汗來了，但四頭惡狗就是不下口。

於是，忽必日大吼：「去把所有的狗放出來，媽拉巴子的，如果牠們都不下口，算他命大，今天就免他這一關。」

果然，十六頭惡犬全都放出來了，嘍，眞嚇人，有幾頭惡犬還在舔狗唇上的鮮血吶，如今又被放了出來，一頭頭直往毛勇奔去了。

毛勇急忙又是長嗚不已，他快累慘了。

「飛毛鼠」毛勇善馴狗，他不但出聲音，也比劃手勢，他動起手勢來，再惡的狗也漸漸的聽他指揮，只可惜他此刻是被五根繩子拴得牢，除了口便難動手。

毛勇拚了命的發出嗚嗚叫聲，而且還得急轉頭左右擺動着叫，他四面楚歌，面對的是十六隻衝着他齜牙咧嘴汪汪狂叫的獒犬，只一個不小心，他就會被這羣惡犬分屍。

毛勇也有信心，如果他的雙手能自由，不出一刻時間，他反會指揮這羣惡狗去咬牠們的主子！

當然，這個念頭也只是在毛勇的腦際一閃而過，他此刻那裡有時間去多思多想呀……叫吧！

再看看大亭上，忽必日與忽必月二人驚異的睜大了眼睛，他們有生以來還是頭一回看到這種光景。

忽必日怔怔的道：「異人，異人呀！」

忽必月道：「這傢伙會狗語呀！」

忽必日冷冷道：「且看他能撐到幾時！」

受了重傷的錢如土、申屠仁與石虎三人正爲毛勇在發急！

申屠仁明白，此刻不能叫毛勇分心，一旦出聲不靈光，毛勇就慘了！

石虎與丁大海也明白毛勇有此本事，兄弟們相處久了，誰的絕招彼此當然瞭然於胸。

但錢如土不知道，他見這光景，大吼：「毛兄弟，爲何不指揮牠們造反？」

造反當然是造牠們主子的反，毛勇當然知道這些，只不過他除了口之外，他甚麼也表演不出來。

毛勇聽了錢如土的話，再加强嗚叫，而且還把頭往個拉繩子的韃

子們甩過去！他不停的甩，却也甩得惡犬回頭看看拉繩子的大漢們，但還是衝着毛勇大叫不休！

毛勇原是受傷不輕的，他如今再挨了餓又窮折騰，還得拚命的叫，好一陣子以後，他上氣不接下氣地喘起來了，而且出聲也沙啞了！

有個韃子是養狗的，他忽的奔上前來，拿着一塊毛巾狠狠的捂住毛勇的嘴巴！

這人還當頭一巴掌，叱道：「叫吧，我看你還能叫出聲來呀，兔崽子！」

毛勇最怕這一手，他沒有聲音了，於是……

於是十六頭惡犬發了性，一窩蜂似的奔向毛勇，嘍，毛勇再是左右腿前後蹬，還是被這些惡犬咬得體無完膚，幾乎站立不住了！

如果不是五根蠅子拉得緊，他早已被惡犬拖倒了。

這時候大亭上的忽必日才大吼一聲：「夠了！」

管狗的立刻大吼一聲拉房門，十六頭惡犬便又奔回牠們狗屋去了。

「轟」，毛勇倒地便喘氣，他雙腿血肉模糊十分凄慘，光景骨頭似乎也露出來了。

毛勇也被拖到錢如土他們倒臥的屋前，重重的被人拋在地上！

「哈！」忽必月二人走過來了。

忽必日看着幾個人的慘相，口中發出「喳喳喳」聲，拍着巴掌道：「本王知道你與一般百姓不一樣，因爲你們是能人，也自以爲可以與咱們官家作對的人，所以爲了不叫你們逃走，今天先把你們的雙腿咬爛，叫你們不能穿房越脊逃走！」

他走到錢如土面前，又冷笑道：「老頭兒，你這模樣能上房嗎？」

錢如土瞪着紅目，道：「小王八蛋，你比你爹還陰險，來如風說的沒錯，不能輕易落在韃子手中，娘的，果然被他說中。」

他提到來如風的名字，兩個王爺彼此一瞪眼，那忽必日與忽必月二人當然知道父王會攏絡過江湖上的頂尖高手，其中就有來如風，那麼來如風必是父王心腹大患，來如風如果沒死，他就是兇手！

忽必日一把揪住錢如土，叱道：「你認識來如風？」

「多年的交情了！」

「他人呢？」

「去南方了！」

「去南方做甚麼？」

「殺你們韃子呀！」

錢如土似意猶未盡地道：「他們加入義軍，兩淮之地起烽煙，小王八蛋，你們就快完蛋了！」

「呸！」

忽必日一巴掌打得錢如土吐血，但錢如土却已哈哈的狂笑起來。

他的笑聲不好聽，聽得人心也發毛，宛似寒夜烏鴉叫，只因爲他的酒癮犯了。

他早就需要喝上十斤汾酒了，然而他連酒味也聞不到的一陣子一陣子的痛苦，令他想死！

忽必日看看忽必月，道：「可以把那丫頭帶出來了，你說是不是？」

忽必月一笑，道：「三弟就是被這丫頭坑的！」

他們反把罪過推在花牡丹的身上了！

* * *

忽必日與忽必月兄弟二人又到了大亭上，就聽忽必月一聲吼：「帶那女子！」

「是！」有個韃子回應着，手一揮，便見幾個韃子押着花牡丹自一個房中走出來了。

花牡丹只一出了屋門便四下看，她當然也聽到了剛才的慘叫聲。

此刻，花牡丹只見屋外地上一堆血人，幾乎他們的褲子也碎了，眞叫慘不忍睹。

花牡丹大叫一聲：「老爺子！」

錢如土的火大了！他狂罵：「他娘的老皮，難道你們也不放過一個被害的女子呀，你們不是人！」

大亭上，忽必月忿怒的叱道：「再罵拿刀子扎穿她的那張肥幫子！」

花牡丹尖聲道：「老爺子，他們怎麼這樣對付你們呀，可惡！」

忽必日吼道：「拴牢了！」

也是五根繩子把花牡丹拴起來了！

花牡丹這就要接受同樣的狗噬，她的心中却也想到一個人，如果來如聲看到了，不知應怎麼拚命了。

這裡五根繩子把花牡丹拴好，那面就要放狗了，便在這時候，嘍，方管事又出餿主意了！

也不知道方管事對兩位王爺怎麼說的，說得兩位王爺也微微的點頭了。

於是，前面有人往這面奔來了！

只見那人奔到大亭前施一禮，道：「稟二位王爺，老王妃她們正在前面等候吶，爲老王誦經的時辰到了。」

這是正事，兩位王爺不敢怠慢，立刻命人又把花牡丹送回屋內去了。

便在這時候，奔來十幾個韃子把錢如土幾人也拖入另一間黑屋去了。

那間黑屋還眞似地獄，想是不少烈士們的鮮血就是洒在這兒的了……

* * *

那個潛在水中未出面的「鬧江鼠」張千，他把河岸那一場搏鬥看得十分仔細，也十分驚心！

張千原是打算衝出水面奔上去出刀的，但當他發覺河上來了船，而岸上原打算逃的人又無奈的被一羣弓箭手們逼回來，張千的心也涼了。

他在水中直叫着：「完了！完了！」

等到錢如土幾人被擒之後，張千只想到一個人，那便是白鳳仙與她的乾兒子白爾壯。

「鬧江鼠」張千眞不敢立刻上岸，他順流而下，直到五七里外之後才爬上岸，可也眞難爲他了，夜來天涼，又是初秋天氣，白天還可以，但到了夜晚，依舊涼意襲人。

張千並不覺得涼，他還冒汗，他是冷汗熱汗一齊流，而且還連帶的有淚水。

張千能不流淚嗎，幾十年在一起的好兄弟，眼睜睜的看着他們挨殺被抓，自己又無法出手去救，這種事情任何人也會痛心疾首。

張千忘不了一個人，那便是錢如土的老酒葫蘆被韃子踩破的時候錢如土說的一個人，那個人便是來如風。

張千以爲，若找來如風，那得耗費太多時間，爲了解救及時，必須先找白鳳仙。

張千沿河而下，奔到了那一道高原土坡邊，他發現那一輛雞公車。

張千想着運忽必亮的時候，幾個人還意氣風發，料不到今天只剩下他一個人了。

* * *

張千已經奔到沒路可行的土坡上了，忽的，他發現一條人影疾若鷹隼般往他這面飛奔而來。

張千仔細看，原來是白爾壯跑來了，這白爾壯乃白鳳仙的乾兒子，自從遇上花牡丹以後，這小子竟然愛上了花牡丹，這兩天還正在懸念花牡丹吶。

張千也聽到白爾壯的叫聲：「站住！」

白爾壯也發現是張千，他不叫了，但很快的堵住張千的去路。

白爾壯同時也吃一驚，道：「你一身的濕衣呀，怎麼了，發生什麼事情了？」

張千道：「快，快帶我去見你乾娘！」

白爾壯擔心花牡丹，他急問：「怎麼了？到底發生什麼事了？牡丹人呢？」

張千道：「見了你乾娘我自會說的，快帶我去。」

白爾壯心中立刻有了不祥之兆，他回身便走，他也不再多問了。

兩個人幾乎是跑的一樣又來到那座土窰洞門口外，就聽窰洞中一人正在吃吃笑。

笑的人不是別人，已成癡樣的忽必亮是也。

忽必亮坐在窰門癡望河面，沒有人，但他呵呵笑，一副天眞呆瓜樣，張千與白爾壯進來的時候，他幾乎視而不見，還是白爾壯推開他，才把身子橫一邊。

於是白鳳仙在內室中開口了：「是爾壯？」

「娘，不好了。」

「咻」的出來一團紫影，那白鳳仙走出來了，她的身法之快，令張千咋舌。

白鳳仙見是太行五鼠之一的張千，又見這張千如此的狼狽模樣，不由雙目一厲，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張千急忙指着洞外，道：「白前輩，大事不好了吔！」

白鳳仙不開口，他等着張千繼續說下去。

白爾壯可也急得一邊目不轉睛，恨不得張千一開口就把事情講完。

張千咬着牙，道：「咱們由錢老帶領着，也設計週詳的前去汾河岸與韃子們會面，却也料不到這一回韃子們大擧出動，而且設計得更陰狠毒辣，顯然是要一網打盡的企圖，先是……」

這「鬧江鼠」張千便也把當時的情況詳詳細細的對白鳳仙說了一遍。

他說得熱淚也流出來了，抽噎的道：「當時我眞想衝出水面去救他們呀，可是……」

白爾壯已按捺不住的全身骨頭咯咯響。

白鳳仙道：「你若當時衝出水面，只不過多加一個被捕的人，於事無補！」

張千道：「所以我想到了白前輩這兒了，妳們得快快去救人吶！」

白鳳仙道：「他們如果殺了阿土，我叫他們的七王府死絕！」

張千道：「前輩，救人如救火呀，妳打算……」

白鳳仙一怒而轉洞室內，半天，她才走出來。

只見她走到忽必亮的面前，重重的一掌拍在忽必亮的腰腿上，就聽忽必亮咯的一聲，木然的坐在地上不動了。

忽必亮並非昏過去，而是更見癡呆。

白爾壯道：「乾娘，妳打算……」

白鳳仙道：「帶這小子去太原府，咱們走馬換人。」

「換人？」

「爲了救我的阿土，這是唯一的辦法了。」

張千一聽忙搖手，道：「前輩呀，如果去走馬換人，錢老爺子必會不高興的。」

他此言一出，白鳳仙不解的道：「怎麼說？難道還有什麼妙法呀？」

張千道：「前輩，妙法還沒有，只是一旦放忽必亮，十萬兩銀子就泡湯了，錢老必不高興。」

白鳳仙道：「人命比銀子重要多了。」

張千道：「可是那十萬兩銀子是援助南方義軍的銀子，多一分銀子就是一分力量，咱們出來助錢老爺子，爲的也正是把銀子弄到手前去助義軍的呀！」

白鳳仙怔住了，是的，如果只爲救人，又何必當初？

白爾壯道：「乾娘，不如咱們把這小子留下來，我們暗中前往救人。」

白鳳仙看看發呆的忽必亮，半晌，她才點點頭道：「那就弄些吃的擱在他身邊，咱們立刻去太原。」

張千道：「你二位去太原，七王府在太原府的北大街，我不能去。」

白鳳仙臉色十分難看的道：「你不去？」

張千道：「非是我不去，實則我比二位心更急，要知我們五個好兄弟，四個已被捉了去，我怎麼不急呀！」

「你却不去。」

「我還要去找一個人，這個人只要找到他，老爺子與我的兄弟們便有救了。」

白鳳仙道：「你不信任我？」

張千道：「非是不信任前輩，只不過妳不覺得咱們只是三個人，怎麼能把他們六個一齊救出來呀！」

白鳳仙一聽也對，便問道：「你找何人？」

「來如風！」

白鳳仙道：「就是那個江湖梟霸們也頭痛，曾與我的阿土聯手十多年的來如風？」

「不錯，正是他！」

白鳳仙道：「找到他也只多了一個人呀！」

張千道：「還有花姑娘的好兄弟幾個人，聽花姑娘說，他們兄弟中有個來如風的小堂弟叫來如聲，比之那個來如風毫不遜色。」

提到來如聲，一邊的白爾壯直哼哼，他小子一瞪眼，道：「不用去找來如聲，我去……」

他似是中了邪似的，拔步便往窰洞外奔出去。

怪的是白鳳仙也不呼叫他，任由這白爾壯跑去。

白鳳仙淡淡的道：「這孩子愛上了牡丹了，他肯爲牡丹而死，我不能攔他。」

張千急道：「可是他……」

白鳳仙道：「我曾爲情苦了數十年，如今再見乾兒子愛上了花牡丹，我還能重蹈當年覆轍嗎？世上多少人爲情而拋去生命，爲愛而不顧一切，我能攔住他嗎？」

張千也黯然了。

* * *

關上了窰門，可也把忽必亮鎖在裏面了。

白鳳仙問張千道：「你到什麼地方去找那個叫來如風的人。」

「洪洞縣。」

「你是怎麼知道來如風去了洪洞縣？」

張千道：「咱們也是聽花姑娘她說的，花姑娘說那來如聲他們弄到不少七王府的金磚與銀子，說好了的要送去洪洞的，來如風與他們約定好了的，在洪洞縣碰面，然後把金磚與銀子交來如風帶往淮河岸義軍之手的。」

白鳳仙道：「也好，洪洞離此兩百里地，你就快去吧，但我是不會等你的。」

張千道：「前輩，如果無把握，千萬別輕易下手，我見過那批韃子們，他們的手段夠狠，打人比打狗還厲害，他們眼皮也不眨一下。」

白鳳仙道：「該怎麼做我知道，你還是快去找來如風他們吧！」

張千與白鳳仙就在那輛雞公車的附近分了手，他仍然不放心的對白鳳仙道：「前輩，且容張千再一次向你囉嗦，無把握不可蠻幹呀！」

白鳳仙忽的一聲長嘯，拔身直往小路上飛一般的奔去，很遠很遠，張千還聽到幾聲尖叫：「阿土，阿土啊，我來救你了。」

張千聽得全身木然，他幾乎掉下淚來。

這二人一個朝北飛奔，另一個起步朝南行，朝北是去太原府，朝南便是去洪洞，朝北的人去拚老命，朝南的人當然是去找那俠盜來如風了。

* * *

白爾壯愛着花牡丹，他聽了花牡丹被抓進七王府，那比他自己被抓還痛苦。

這白爾壯曾說過，他要同那個未見過面的來如聲公平的爭取花牡丹，那麼，有什麼比這時候更可以在花牡丹面前表現的？

白爾壯自小被白鳳仙帶在身邊養大的，當然，白鳳仙的本領他早已精通，甚至在用毒方面也習有專長。

白爾壯的一把毒針，有人就叫那針叫「虎頭蜂尾針」，別人發針是用腕力與指勁，但他是用一個筒管附上機簧，那比之用手力可就霸道多了。

白爾壯年少氣盛力氣壯，一路奔進太原府城，他先是走在大街上，不知道七王府在何處，想想便走入一家小飯館裡坐下來。

有個伙計走過來：「客官，你吃什麼？」

「來一碗拉麵吧！」

「只要一碗麵？」伙計有些瞧不起人似的。

白爾壯當然也看出來了，便指着滷好的羊肉道：「再切個半斤羊肉吧！」

那伙計這才滿意似的走去，白爾壯左看右瞧，不知該問那一個，他可是很少來這太原大地方的呀！

於是，一大碗拉麵送上來，另外一盤刀削羊肉片放在白爾壯的面前來。

白爾壯一看抬起筷子點點頭，道：「伙計，向你打聽個地方。」

伙計看這年輕人有些土裡土氣，遂笑問道：「你問吧，只要是小地方太原，我都知道。」

白爾壯道：「太原地方這麼大，你怎麼說是小地方？」

伙計哈哈笑了。

大地方的人就是喜歡逗弄外來客，這可不是欺負，而是尋尋開心吧了。

白爾壯這麼一問，伙計當然更樂了：「怎麼不是小地方？北京城才是大地方呀！」

白爾壯也笑了，他笑得木訥。

伙計開心已完，便問道：「說眞的，你問什麼地方？」

「七王府。」

伙計一聽臉皮也繃住了，道：「你問七王府呀？你是幹什麼的？」

白爾壯可不能說是去打架的，他傻傻一笑，道：「是這樣的，我有個好兄弟在七王府，我這是打從遠道來找他的。」

伙計聽了只把手一指，道：「北街。」

伙計要走，臉上一片不高興，這光景看在白爾壯的眼裡，他也是一楞。

「伙計，我還有話問你。」

伙計回過頭，道：「吃完了你去七王府，這頓飯不收你的錢。」

白爾壯道：「我也不會白吃。」

伙計道：「喂，不收你的錢也不行呀！」

白爾壯道：「爲什麼？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帳房走出個中年漢，他笑問白爾壯，道：「聽口氣，你並非是……」他往門外瞧，再看飯店內，遂又小聲的道：「你不是韃子吧？」

白爾壯道：「我是漢家郎呀！」

便伙計也過來了。

「你不是韃子？」

白爾壯道：「聽聲音也應知道呀，我是漢人。」

伙計道：「你說你兄弟是七王府的人呀，七王府一窩韃子住着，你當然……」

白爾壯道：「七王府的人你們怕，所以不收他們吃飯的錢？」

伙計道：「收了飯錢他們找麻煩。」

白爾壯一聽，雙目一厲，怒叱道：「可惡！」

帳房先生道：「別大聲，韃子們聽了會割舌頭的。」

舌頭一割，這人就別出聲了，當然也不會罵人了。

白爾壯道：「二位，我老實的對你們說，我是去救人的，我不是找什麼人的。」

「救人？」帳房先生一楞，又道：「送死不是，前不久有人去搶七王府，如今被抓在七王府，他們是死定了，你一人去救人呀，別往刀山上走吧！」

帳房先生拍拍白爾壯道：「快吃吧，吃完了你走回路，如今的七王府正在爲死去的老王辦喪事，住的人可多了，而且不少京中來的大人物，更有不少武功奇高的人，你一人呀，算了。」

白爾壯一聽之下冷冷笑了。

他不再多言，先吃個飽再去北大街。

* * *

碎銀子一錠擱在桌子上，白爾壯這就要往門外走，帳房先生拾起銀子追上去。

白爾壯一見，道：「我沒白吃呀！」

笑了，帳房先生把碎銀子往白爾壯手上一塞，道：「留着，是咱們看錯人了，你必是義士，這頓飯咱們請客。」

白爾壯道：「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呀！」

帳房先生道：「你說得對，但天下不能沒義士，年輕人，咱們最是尊敬義士，你收下。」

他回身便走回帳房去了，白爾壯瞧這模樣，又見伙計笑嘻嘻的向他揮揮手，便也轉身往大街上走去了。

白爾壯的心中明白，漢室江山被韃子們糟塌得慘，人們早已等着變天了，不是嗎？

（未完・十六）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谷

上文提要： 龍虎門第三代傳人康少峯又被羣豪一致推選爲領袖，他帶頭奔赴五虎嶺殲滅「幽冥教」。衆豪行近「幽冥教」總壇處，突見三人仆地，近前一看是黑風崗崗主夏宏光和九頭神鷹崔斌，二人已奄奄一息，康少峯向羣豪索靈丹餵下救醒兩位。夏宏光、崔斌叩謝救命之恩並願跟隨康少峯，共滅「幽冥教」……

捨身取義現奇跡　赴湯蹈火爲武林

血女微一欠身，道：「不必多禮，老身風聞此番領袖羣雄的又是龍虎門的掌門人，請站出來！」

這話彷若平地一聲雷，嚇呆了神州一奇、病叟龍雲和鬼谷主母女，一齊頻頻以目示意，意思是說：「小峯，千萬別承認，否則就沒命啦！」

然而，康少峯乃是一條頂天立地，心胸坦蕩，光明磊落的漢子，寧可人頭落地，也不肯謊言訛騙，挺身上前三步，不亢不卑道：「武林末學康少峯正是龍虎門的第三代掌門人！」

康少峯豪情萬丈，却令鬼谷谷主母女、病叟龍雲、神州一奇、許心影爲他捏了一把冷汗，同身也激起了血女的無限殺機，臉色隨之大變，左臉上的刀痕頓呈血紅之色，喝問道：「甚麼？領袖武林的龍虎門掌門人會是你這個毛頭小子？」

小峯佇立如山，聲壯氣傲：「不錯，正是區區在下我！」

許心影滿臉驚惶，氣急敗壞道：「峯哥，開甚麼玩笑，別替他人當替死鬼，你只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兒，怎麼可能是龍虎門的掌門人，絕對不是，是你自己隨口亂說的。」

康少峯的語氣異常堅定：「我是龍虎門的掌門人，此事千眞萬確，如假包換。先師左玄飛來峯收徒授業，絕命谷喪命歸天，臨終前交我銀圖玉符，可恨這些東西都被楊威老賊騙走了，無法拿出來當面驗證。」

這些話無異給他自己註定了必死的命運，諸俠你瞧瞧我，我望望你，顯得有些慌亂。

驀地，血女的眸中射出一道兇芒，叱道：「老婆子我早已發出重誓，與龍虎門的人仇深恨高，勢不兩立，決心要趕盡殺絕，鷄犬不留，難得你如此坦蕩爽直，姑且賞你一個痛快！」

呼！話甫落，招已出，玉掌倏展，立有一股剛猛絕倫的勁氣破空襲來。

血女玄功入化，早已將二十四張銀圖參悟透徹，其成就之高，遠在左玄、楊威甚至張子漁之上，堪稱是武林中天字第一號的高人，一掌拍出，狂風呼嘯，無堅不摧，看得人膽顫心驚，如置身暴風雨中。

康少峯也自一驚，一面以御氣神功護體，一面閃電也似的橫移丈許，並道：「大家快躲！」

羣豪的動作也不慢，飛快的閃向兩旁。

彭！血女掌招走空，撞在後面的山壁上，只聽「轟隆隆」的一聲響，塌下來一大塊，登時砂飛石走，塵土蔽天，彷彿地震一般。

餘威所及，儘管康少峯應變夠快，還是被震得身形一歪，退了半步。

羣豪更糟，有的搖搖晃晃，有的東倒西歪，大家都灰頭土臉的十分狼狽。

乖乖，一擊之下，竟有如此神威，血女果然名不虛傳，羣俠都看傻了眼。

可是，血女却不滿意，一擊無功，怒氣益熾，吼聲如雷道：「赫！難怪你這個小毛頭能接掌龍虎門，果然有一點眞才實學，居然已將御氣神功修得五成火候，能在雷霆一擊之下活命超生！」

怒眉雙挑，刀痕由紅轉紫，血女忽又叱道：「娃兒，你既是龍虎門的掌門人，今天就非死不可！」

呼！又是一掌，比剛才更强勁有力。

康少峯眉頭一皺，反手握住了背上殘琴。

羣豪見狀，也作好了應戰準備，躍躍欲試。

一場空前未有的大決戰將要展開。

想一想，忍一忍，康少峯滑步移形，再度讓開，沒讓血女傷到一絲一毫。

却令血女火冒三丈，引爲奇耻大辱，拍打着血轎咆哮道：「康小子，你爲何不還手？是看不起我這個老殘廢，不屑一戰？還是貪生怕死，想做縮頭烏龜？」

許心影一臉惶悚，含淚叫了一聲：「師父！」以下的話欲言又止，未敢多言。

康少峯依舊從容自如，不疾不徐道：「老前輩，晚輩不還手既不是不屑一戰，亦非貪生怕死，而是想等妳老人家怒氣消了之後有話要說。」

血女一字一咬牙道：「我老婆子恨透了武林各派，尤其是龍虎門，咱們之間沒有甚麼好談的，你說是死，不說也是死，何必浪費唇舌。」

一扭頭，對許心影道：「心兒，把師父的銀針拿來！」

許心影冷汗直冒，聲音顫抖：「師父，妳老人家……」

血女臉罩寒霜，吐字如冰：「住口！師父一生的幸福完全斷送在龍虎門的手中，他非死不可，絕不更改，快拿銀針來！」

心影素知師父性情，不敢違抗，但又不忍眼睜睜的看着意中人就此喪命亡魂，遵命將銀針雙手遞給師父，猛可裏噗通！一聲，跪倒在轎前，聲淚俱下的哀求道：「師父，徒兒不敢不遵，但請妳老人家能看在師徒一場的情份上，給他一個申訴的機會，如果他說得不對，師父恨意難消，再殺也不遲，徒兒父母早喪，孑然一身，只有師父和小峯哥兩個親人……」

說到這裡，但聞嗚嗚泣聲，已聽不清言詞。

「唉！」

左慧姑嘆息一聲，陪着她落淚不止，也不知是何感受。

許心影哭聲悲悽，字字血淚，感人至深，血女高高舉起的銀針忽又放了下來，冷森森地道：「康少峯，有甚麼話就說吧，爲了心兒，可以給你片刻的時間申訴。」

康少峯想了想，小心翼翼地辯解道：「二十多年前的陳年往事，不論誰是誰非，在下身爲後輩末學，不想也沒有資格妄加評斷，小峯想說的是眼前整個武林正處於存亡絕續的關頭，幽冥教野心勃勃，血洗江湖，滅武當，毀少林，火燒黑風崗……」

血女截口道：「往日之事不能不提，老身斷腿毀容之仇不能不報！」

「可是，請別忘了，天下英雄同樣屍橫盈野，付出慘重代價，而且事出有因。」

「甚麼事出有因？簡直是一派胡言，純粹是爲了搶奪我老婆子的銀圖秘籙。」

「前輩，事實並非完全如此，據在下所知，妳從江南殺到江北，造成多少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羣豪激於義憤，這才……」

「閉嘴，老身從無殺人之心，一切皆因爾等貪婪寶圖而起！」

小峯聽到這裡，心有感感焉，猛然想起師父死神左玄的遭遇何嘗不是如此，對血女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許心影緩緩站起身來，想插話又插不上話。

血女一臉怒氣，殺機絲毫未減，銀針緊握手中，隨時都有出手殺人的可能。

羣豪心情沉重，手脚發冷，將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銀針上。

康少峯仰天長嘆道：「前輩之言不無道理，先師也是在這種情形之下被人追殺、圍攻，最後含恨而終！妳老人家的心情感受，晚輩可以充分體會。」

這幾句話，令血女聽得很順心，臉上綻露出一絲笑意。

雖是冷笑，敵意已較前緩和不少。

康少峯心下稍稍一寬，道：「往者已矣，二十多年前參予其事者多已作古，包括先師祖宇內一聖張子漁在內，前輩又何必斤斤計較。」

血女陡地雙目暴睜道：「你說張老頭已經死啦？怎麼死的？埋骨何處？我要刨他的墳，鞭他的屍。」

「死在逆徒楊威之手，就葬在

幽冥教內。」

「有地點就好辦，張老頭的屍要鞭，這筆血債還是得由你來承擔。」

「小峯身爲龍虎門的第三代掌門人，自願承擔一切，但……」

「哼，你想不承擔也不行，先把銀圖秘籙交出來，再準備去見閻王！」

「抱歉，寶圖落在楊賊手中，晚輩無物可交，不過……」

「不過怎樣？」

「銀圖既是前輩之物，等在下滅掉魔教，誅殺此獠，奪回寶圖之後，定當雙手奉還，絕不食言。」

血女的臉色復趨冷厲道：「我老婆子早知楊威乃張老兒門徒，同在被誅之列，殺人奪圖之事勿須娃兒費心，先把你們解決掉，然後再去找他算帳。」

銀針高高舉起，劃了一個圓弧，準備出手。

許心影斜欺半步，靠近血女，一臉乞求之色。

羣豪也暗自運功戒備，作好最壞的迎戰打算。

康少峯不願事態擴大，一心想化干戈爲玉帛，仍圖作最後的努力：「前輩請息怒，再聽在下一言，此事早已時過境遷，人事全非，先師祖命喪五虎嶺，龍虎門禍起蕭牆，幾乎毀宗滅派，當年圍攻前輩的人幾乎一個不剩，望勿濫殺無辜，嫁禍他人，妳老人家斷腿毀容之恨刻骨銘心，晚輩不敢奢求就此一筆勾消，但請高抬貴手，放過天下英雄，康少峯願以龍虎門第三代掌門人的身份一肩扛下！」

血女臉色一沉，道：「要你的命也願意？」

康少峯臉不改色道：「只要不再爲難他們，小峯情願一死！」

扭頭一瞥鬼谷谷主母女，又道：「師娘，請恕小峯不孝，要先走一步，親仇師恨務請代爲了斷……」

話還沒有說完，鬼谷谷主母女已淚眼迷濛，左慧姑聲淚俱下道：「峯弟，你不能死，不能死呀，血女前輩別殺他，殺我吧，我是龍虎門第三代掌門人左玄的親生女兒。」

有人願替小峯死，足證二人的關係非比尋常，給許心影帶來極大震撼，一時間也摸不清是恨？是怨？是酸？本已想好的幾句求師父饒恕康少峯的話，竟忘了出口。

血女眉梢帶煞，唇角含威，殺氣騰騰道：「橋歸橋，路歸路，寃有頭，債有主，我老婆子要殺的是龍虎門的掌門人，豈可隨便瓜代頂替！」

話落人起，紅影掠空，銀芒閃爍，連人帶針箭射而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疾向康少峯的心窩刺去。

血女玄功入化，出手快得驚人，簡直像是電光石火一般，大家只見紅影中有一道白光寒芒四射，耳目身形難辨，嚇得魂飛魄散，莫知所措，雖有救人之心，却無救人之力，根本插不上手。

只聽許心影喊了一聲：「師父手下留情！」

人也不顧一切的衝出去，爲了救人，打算犧牲自己。

九州羅漢、神州一奇、病叟龍雲、左慧姑母女，也同時挺身而上，欲與康少峯共存亡。

康少峯已存下以死相殉，助羣豪度此厄難之心，一直一動不動的傲然卓立在那兒，懼意全無，及見慧姑母女等人捨命前來馳救，不禁大駭，不喜反怒道：「諸位前輩快退下，即刻進襲幽冥教，這兒的事由小峯一個人來扛，不得插手！」

怕他們不肯聽命，又忍痛「空谷傳音」、「風聲鶴唳」，橫掃一琴一掌。

血女動作太快，好似天兵天將，從羣豪頭頂一掠而過，康少峯發招同時，她也猛攻數掌，橫劈許心影、九州羅漢等人。

而龍、呂諸俠乃義無反顧，視死如歸之人，豈會就此退縮，同一時間之內也發掌猛攻血女。

如此一來，演變成一個極端混亂而又危險的局面。

而且諸般巧合，無形中成爲小峯與血女聯手來對付九州羅漢、鬼谷谷主、呂松林、左慧姑、許心影與龍雲。

尤其康少峯置身核心，處境最險，可謂九死一生，間不容髮！

情勢馬上進入最緊張的最高潮。

死神向每個人伸出召喚的手！

鬼門關打開了，準備歡迎新客！

未曾出手助陣的人嚇得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猛可間，轟！的一聲巨震，無數股暗力全部撞在一起。

登時，場中像是吹來一陣前所未有的大風暴，砂飛石走，塵土蔽天，十丈方圓之內的樹木野草齊都連根拔起，兩旁的峭壁也禁受不住，落石滾滾。

好傢伙，幾位一等高手全力一搏，果然威力無邊，駭人聽聞！

場中一片渾沌，慘叫聲，此起彼落，交織成一首恐怖的樂章，如臨世界末日，但却伸手不見五指，甚麼也看不見。

直至砂塵落地，草木靜止後，這才看清楚，各路英雄好漢被旋滾的暗力逼退到峭壁下方，縮作一堆，身上蓋着一層厚厚的塵土，狀

至驚恐。

目光移往血轎前方，地上倒着五個人。

許心影倒在小峯的右前方。

左慧姑倒在小峯的左前方。

右後，是神州一奇呂松林。

左後，是九州羅漢與龍雲。

五人靜靜地躺在地上，身上的塵土約有三寸多厚，久久不見動靜，看來傷勢不輕。

稍後，有一位中年婦人栽在地上，是鬼谷谷主。

顯然，血女挾憤出手，全力施展，再加上康少峯推波助浪，琴掌齊揮，六人抵擋不住，全部不支倒地，鬼谷谷主算是受創最輕的一人，足證她功力深厚，確非泛泛之輩。

康少峯更了不起，不愧爲是龍虎門的掌門人，依舊挺身屹立，毫髮未傷，殘琴環抱胸前，神情從容自若。

莫非康少峯的功力已經達到爐火純青之境，可以禁受六七個一流高手的掌力而安然無恙？事實也不盡然，皆因血女出掌志在阻止愛徒，並對付龍雲等人，而呂松林、鬼谷谷主他們則將目標對準血女，多方暗力激盪，小峯立身之處無形中成爲眞空地帶，故而未曾波及。

然而，血女手中銀針，一向招無虛發，不知毀了多少成名人物，康少峯決心以死相殉，又怎能倖免於難？

這，也許是血女臨時改變主意？也許是受諸俠牽制，力不從心？事實畢竟如何？可能只有血女自己心知肚明。

血女早已端端正正的坐回轎內，臉不改色，衣不沾塵，好像甚麼事也沒發生。

她雙腿全斷，行動却比常人還快，沒人看清楚她怎樣出來？亦無人弄明白她如何回去？來去如風，神鬼莫測。

血女沒再理會天下英雄，目注愛徒許心影，從身後取來一個十分精巧細緻的玉匣，打開來拿出一隻小瓶，倒出一粒碧綠色的丹丸，對身旁的一名婢女道：「阿珠，快把這粒靈丹給心影服下去。」

「是，主人！」

叫阿珠的婢女應諾聲中接過靈丹，塞入許心影口中。

此姝眞怪，自始至終未看羣豪一眼，嬌軀一轉，又施然回到轎邊。

血女目注愛徒，思潮起伏，心中自言自語道：「論功力，在場的這一羣男女僧道，都比不她，想不到我一時氣急手重，她又不敢封架，竟將她擊倒在地……」

想至傷心之處，眸中淚光閃閃，往日愛徒在自己病中服侍，相依爲命的情景又湧上心頭。

星眸陡地一轉，忽又落在小峯身上，臉色陰睛不定，若有所思。

恰巧，小峯的目光也投注在血女臉上。

二人四目相接，瞬又分開，血女的腦海中掠過一連串意念。

情勢顯得很窒悶，死亡的陰影仍籠罩全場。

許心影服下靈藥沒多久，嬌軀一陣蠕動，神智很快便告復甦。

睜開星眸，第一眼就向康少峯投來驚喜的一瞥，見意中人死裡逃生，芳心甚慰，精神一振，匍匐至血轎前，感激涕零的道：「謝謝師父不殺峯哥之恩，康姨娘若地下有知也會銘感五內，永世不忘！」

傷心人別有懷抱，血女的感受却大不相同，眶中淚水盈盈欲滴，在心底深處吶喊道：「唉！可憐的孩子，留他一命可知師父的內心有多痛苦，二十年的煎熬，幾度生死，身已殘，容已毀，好不容易才找到了龍虎門的掌門人，偏偏又是妳朝思暮想的人……」

想到這裡，眸中射出兩道奇異的神采，對康少峯道：「娃兒，你知不知道我老婆子爲甚麼沒殺你？」

康少峯正容道：「晚輩正想請教。」

「老身不殺你的原因有六。」

「請前輩明示。」

「一因心兒情深；二因娃兒義重；三因你血仇未雪；四因你膽識過人；五因你捨生取義，豪氣干雲；六因你篤守信諾，琴掃羣雄！」

「謝謝前輩的厚愛。」

「不必謝，咱們的事到此並未了結。」

「那麼，前輩的意思是……」

許心影一聽師父的口氣不對，臉都嚇白了，插言道：「師父，妳老人家大人大量，可千萬不能再爲難小峯哥哥。」

血女微微一喟，道：「心影，此事與妳無關，休再多言，快上來坐在師父身旁，爲師的自有安排。」

許心影不敢怠慢，遵命落坐在血女一旁。

血女之言，事關重大，羣豪摒息凝神，靜待下文。

康少峯則依然鎭定如故，處之泰然。

血女沉吟少頃，這時冷若冰霜道：「基於前述六個原因，老身願網開一面，暫寄爾項上人頭數日，等你殺進幽冥教，宰了姓楊的，奪回銀圖秘籙之後，再來取你性命！」

康少峯聽得一呆，許心影心慌意亂道：「師父，小峯哥還是個孩子，妳老人家就高抬貴手，別再爲

難他……」

血女不等她說完，便截口道：「心兒，爲師的心意已決，別再多言，咱們先到別處去轉轉，然後再返回幽冥教看熱鬧，俟機了斷一切。」

切字出口，放下轎簾，四名女婢抬起轎子，朝谷外走去。

康少峯風度絕佳，擺擺手，朗聲說道：「前輩慢走，不送，咱們後會有期！」

直至目送血轎消失不見後，大家才鬆了一口氣，慶幸大難不死，恍如再世爲人。

醉叟解千愁摸着自己的腦袋嚷嚷道：「我的媽呀，能夠在這個女魔王的手中超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非康少俠身先士卒，俠肝義膽，醉鬼的這顆上好人頭可能早已搬家！」

冷面人魔夏宏光也推崇備至道：「盟主的膽識見地，的確高人一等，不愧也是領袖羣倫的將相之才，剛才倘若逞强動手，天曉得能有幾人死裡逃生，夏某跑了大半輩子的江湖，識人無數，今天才算遇上眞正的大英雄！」

接着，你一言，我一語，一片讚譽之聲，簡直視若神明，把康少峯捧上了天。

小峯却淡淡一笑，憂心如焚道：「辱承謬讚，愧不敢當，托諸位鴻福，得以履險如夷，保全武林元氣，不過事情還沒有完，血女志在必得，更大的險惡將會接踵而來，現在甚麼也別說，趕快救援呂大俠他們最重要。」

話剛說完，神叟余千知已竄了出去，一下子就給九州羅漢、病叟龍雲服下四粒靈丹。

另一邊，鬼谷谷主也不落人後，餵了神州一奇呂松林及愛女慧姑每人一粒「還魂丹」。

康少峯跑過去對鬼谷谷主道：「師娘，爲了臂助小峯，使妳老人家及慧姐屢冒奇險，實感惶愧萬分……」

鬼谷谷主不以爲然道：「峯兒，快別這樣說，事實上我等貿然出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並沒有幫上忙，眞正救你命的人是那位許姑娘，是她打動了血女的鐵石心腸。」

「那裡，大家都功不可沒，小峯會牢記在心！」

九州羅漢、神州一奇、病叟龍雲與左慧姑，都是修爲有素之人，內力深厚無比，傷勢也並非很重，靈藥順喉而下，神效立生，沒多久便相繼清醒過來。

四人互相一瞥，彷若大夢初醒，見康少峯迎風而立，俱皆喜出望外，一齊起身說道：「謝天謝地，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這眞是天大的喜事，也是天大的奇蹟！」

康少峯忙將衆人倒地之後的事細說一遍，最後道：「血女一去，前路障礙已除，由此直搗幽冥教，應無問題，大家趕快行功調息一下，立刻行動！」

小峯言忠信，行仁俠，羣豪由衷感佩，言聽計從，在一片應諾聲中，集體運氣行功。

行功畢，一個個皆神充氣沛，精神煥發，所有的疲憊一掃而空。

康少峯一揮手，方待向前推進，突然發現前方絕壁上插着一柄飛刀，飛刀上繫着一面三角小紅旗。

「閻王令！」

「閻王令！」

羣俠臉色大變，驚呼之聲四起。

康少峯同樣錯愕不已，未敢再冒進。

閻王令是幽冥教殺人的標誌，此令一現，楊威及二鬼三使必在附近，不久便會現身殺人。

可是，大家展目四眺，兩側是插天絕壁，光滑如鏡，寸草不生，根本沒有立足之地，前後是深長狹谷，目力所及之處亦未見人影半點。

這支閻王令的確來得突兀。

是甚麼人送來的？

甚麼時候送來的？

大家面面相覷，茫無所知。

康少峯彈身而起，拔下閻王令，大聲呼喊道：「閻王令康少峯收到了，不打收條，是英雄就站到明處來，別藏頭露尾！」

白搭，夜靜如死，反應全無。

病叟龍雲忽然驚「哦」一聲，道：「小峯，閻王令不會無緣無故的在此出現，一定大有名堂，快看一看。」

康少峯如夢初醒，急忙取下小紅旗，定目細看。

紅旗上面附着一張便箋，上面密密麻麻的寫着一片字。

寫些甚麼？

沒人知曉。

只有康少峯一個人明白。

小峯的臉色隨着便箋上的字句，忽喜忽憂，是驚還疑，久久一言不發。

諸俠如墜五里霧中，數十道目光不約而同的盯在小紅旗上。

萬萬沒料到，一向光明磊落，心胸坦蕩的康少峯，却突然撕下便箋，團在手中，擺明了不想給大家看。

這事透着古怪，疑雲四起，議論紛紛。

想要出言探詢，見小峯眉頭緊鎖，正陷入苦思中，又不便啟齒。

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摸不透小峯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

左慧姑憋不住了，硬着頭皮追問道：「峯弟，上面究竟寫些甚麼？快說出來聽聽，或者給大家看看嘛，是不是有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令你委決不下？」

康少峯愁眉未展，臉色沉重道：「是有一件意想不到而且很嚴重的事發生！」

「到底發生何事？」

「究竟有多嚴重？」

「是好事？壞事？」

「有無應變良策？」

十幾個聲音連番發問，亟待康少峯揭開這個悶葫蘆。

詎料，康少峯望了大家一眼，却連半句話也沒有說。

而且，三把兩把的將便箋撕碎，張嘴吞下肚子。

颼！將閻王令抖手擲出，又插回到原來的地方。

吞字滅跡，事非等閑，大家越發疑雲重重。

「這件事一定不簡單！」

這是羣豪一致的心聲。

然而，康少峯不說誰也猜不着畢竟發生何事？

左慧姑憋不住，本欲打破砂鍋問到底，康少峯揚目朝山谷外面望了一眼，鄭重其事的道：「諸位請在此稍待，在下去去就來！」

臉容肅穆，不帶絲毫感情，看不出來是憂？或是喜？

話一說完，便即轉身向谷外走。

鬼谷谷主、神州一奇與病叟龍雲覺得事有蹊蹺，齊步伸手攔阻道：「小峯，到底是怎麼回事？你要去那裡？幹甚麼？」

康少峯道：「有人約我在谷外相會，有要事相商。」

左慧姑追上來追問道：「所會何人？」

「歉難奉告！」

「所談何事？」

「也不能說。」

「究竟是何驚天動地的大事？爲何如此神秘？那小紅旗上到底寫些甚麼？」

「對不起，小弟只能說這麼多。」

「最低限度你該告訴我們此去有無危險？」

「很難說！」

「此人是敵是友？」

「現在還不清楚。」

神州一奇呂松林道：「約你的人會不會是小女盈盈？」

康少峯的答覆很肯定：「這個人絕對不是呂姑娘！」

邊說邊走，去勢如風，瞬間已在數十丈外，病叟龍雲大聲說道：「你是怎麼搞的？天塌下來也該由大家分擔？不可單刀赴會，難道你忘了前次上楊老賊大當的事了？」

小峯一時失察，認賊作父，失去十六幅銀圖，一方掌門玉符，外加宇內一聖張子漁的一條命，往事記憶猶新，那堪重蹈覆轍，神州一奇、病叟龍雲、鬼谷谷主母女以及九州羅漢等人，在一片呼喚他別冒此奇險聲中，飛身猛追。

其餘的人也意識到事態嚴重，一步走錯，說不定就會滿盤皆輸，緊隨在後追下去。

康少峯見此情景，急得五內如焚，在心中吶喊道：「抱歉！眞的很抱歉，這件事太重要，我不能說，眞的不能說！」

但見大家窮追不捨，又怕發生誤會，霍然止步轉身道：「此事十分重要，而且十萬火急，在下必須準時趕去，因爲對方身份特殊，無法久候，稍有延擱，就會錯失良機，進而影響到整個武林的存亡絕續！」

九州羅漢道：「依老衲之見，不論事情如何緊急，最少應有三五人結伴同往，小英雄單獨前去，各門各派實在放心不下。」

康少峯道：「不行，對方指定由在下一人赴約，如有人同往就取消約會。」

左慧姑含淚道：「可是，萬一又是姓楊的設下的圈套，二鬼三使都在附近埋伏，可是危險萬分之事，你如有個三長兩短，叫我如何……」

康少峯截口道：「不會的，此人似是滿懷善意而來，慧姐請勿過慮，退一萬步講，果不幸而被妳言中，小弟也會自己照顧自己，即使殺不了楊威，也會把他打個半死，然後你們再趁勢追擊，定可大獲全勝！」

不知爲何，羣豪都有一種生離死別的感覺。

大家皆憂急如焚，心頭蒙上一層死亡的陰影。

小峯話完，轉身欲去，諸俠齊皆出手相攔，苦苦相勸。

康少峯慷慨陳詞道：「此行關係非小，勢在必行，就算是虎穴龍潭，一去不返，也一定要去！請別再攔我勸我，如果一切順利，天亮之前便可返轉，否則，諸位可照原定計劃直撲魔教總壇，不必等候，若一再不肯放人，在下只好自絕在各位面前了！」

說來悲壯激昂，義正詞嚴，果然舉掌按住了自己的「天靈」死穴。

大家睹狀大駭，心知事非等閑，康少峯必有不得不單刀赴會的原因，彼此互望一眼，急忙停了下來。

萬般無奈之下，鬼谷主也只好改變主意，含淚叮囑道：「好

吧，你一個人去，師娘都依你，但盼處處謹愼，事事小心，多多保重！」

康少峯道：「小峯理得，再見！」

「再見！」

在一片再見聲中，一條矯健俊逸的身影已自箭射而出，刹那間便告消失不見。

康少峯走了，留給大家的却是一團迷霧，一個解不開的謎！

惶急中，時間的脚步似乎特別慢，羣豪心事重重，相顧愕然，在山谷內走來走去，一言不發。

不知多少次，想要追下去，一探究竟，甚至同生共死。

但仔細一想，又不敢冒此奇險，萬一因而僨事，斷送了康少峯的性命，也斷送了武林的生機。

然而，康少峯的生死與武林的存亡息息相關，大家又怎能放心得下？

羣豪深深感覺到，閻王令信箋上的字句，必定非同小可，約康少峯的人也必定大有來頭！可是，康少峯不肯說，甚至連便箋也吞下肚去，諸俠想來想去還是想不出個所以然來。

要會的人究係何人？

要談的事究係何事？

為甚麼要密而不宣？

為甚麼要單刀赴會？

為甚麼要吞下便箋？

為甚麼……

一連串謎樣的問題壓得大家透不過氣來，想來想去，依然摸不着邊兒。

大夥兒來回蹀着，凹凸不平的山谷，幾乎被他們踏出一個平坦的廣場來，還是無計可施。

「阿彌陀佛！」九州羅漢宣了一聲佛號，道：「康少俠智勇雙全，神功入化，應該可以逢兇化吉，履險如夷，我們沒必要老往壞處想。同時，此事固然疑點甚多，咱們乾着急也於事無補，他不肯明言，想來必有難言的苦衷，老衲拙見以為還是聽他的話，在此相候為宜，如在天亮之前仍不見歸來，再行計議也不遲，不知諸位以為怎樣？」

事到如今，不這樣又能如何？

等待是他們唯一的選擇。

等待的滋味却不好受！

時間之神，顯得格外遲緩而又沉重。

夜靜如水，月明風淸，山谷外面一點動靜也沒有。

可急煞了情深意重的左慧姑，柔腸寸斷，珠淚輕彈，兀自掩臉而泣。

鬼谷谷主本想勸女兒別哭，自己也陪着落淚不止。

唉！慧姑母女愛他至深，關懷備至，偏偏造化弄人，他們之間又仇深似海，天曉得這一段恩怨會如何了結？

時間，慢慢地，悄悄地，在大家焦急中過去一刻，二刻，半個時辰，一個時辰……

天，快亮了，黎明的前夕，却顯得特別黑，諸俠的心情亦隨之更加緊張。

有人發現左前方有一個黑影，跑過去一看，原來是塊筆立的怪石。

有人聽到右前方有步履沙沙之聲，跑過去一看，原來是風吹草動。

彼此啞然苦笑，一臉悵惘！

東方，露出一點微微的魚肚白，正逐漸擴大中。

終於，天亮了，小峯約定返轉的時辰已過，人影仍杳如黃鶴。

鬼谷谷主心憂愛徒安危，實在等不下去了，道：「小峯說是天亮之前會回來，如今天色已亮，人影未歸，很可能已發生意外，咱們不能在此死等，應該出谷去四處找一找才是。」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沒人理會康少峯臨去前如天亮未歸，可直撲幽冥教總壇的話，一致同意鬼谷谷主的主張。

也不知是誰先誰後，大夥兒一窩蜂似的，踏着朦朧的晨曦，向山谷外面如飛奔去。

可是，來到山谷外面又有何用？極目四望，並無人影半點，左瞧右看，亦未見一房半舍，既沒有打鬥的痕跡，也沒見死屍血債。

康少峯生死下落不明！

大家的心頭彷彿插了一把鋼刀，好冷！好重！好痛！

神州一奇呂松林見左邊甚是平坦，一望無際，右面則是廣闊的樹林，道：「那神秘人相約之處八成在密林內，咱們分頭仔細搜索一下，應可弄個水落石出。」

羣豪立以行動代替了答覆，雁翅也似的散開，踏入茂密的松林內。

半個時辰不到，便將這一大片樹林搜完，相繼穿林而出。

搜得很仔細，不曾放過一寸土，不曾放過一棵樹，連一隻老鼠也沒遺漏。

可就是沒見康少俠的踪影。

大家絕望了，木然的站立在林外，一籌莫展。

太陽爬上了五虎嶺，瀉下萬道金光，耀眼的光輝給大地披上一層金色的外衣。

旭日東升，大地復甦，到處璀璨明亮，諸俠的心情却恰恰相反，一團漆黑，沒見半點希望的光芒。

前後數里，山勢又變，一邊是連綿不絕的山峯，一邊則是平坦寬廣的農田，有一條小溪貫穿其間，

阡陌縱橫，滿目蒼翠，點點農舍，縷縷炊烟，組合成一幅大自然的美麗圖畫。

半山腰上，竹林深處，也有精舍數間，磚紅瓦綠，朱門白壁，一望即知宅第的主人非高人雅士莫屬。

然而，看來看去，仍未發現康少峯的踪跡。

隨着時間的流逝，羣豪的心情也愈來愈沉重。

有的人心存悲觀，往最壞最不幸的地方想。

有的人仍抱持一線希望，企盼能有奇蹟出現。

是生？是死？或不幸，都是大家一廂情願的一種猜測，並無任何事實根據。

他們都是身經百戰，智計百出之人，此刻却變得手足無措，一籌莫展！

來人是誰？

目的何在？

為何單單只邀康少峯獨自一人？

小峯的吉兇下落究竟如何？

這是問題的核心，大家議論紛紛。

然而，你一言，我一語，只是空談，根本沒有答案。

現在怎麼辦？

這是眼前最迫切的課題。

大家意見分歧，誰也不敢作最後決定。

鬼谷谷主這時一臉肅容道：「小峯逾時未歸，的確令人憂急，但在尚未完全絕望之前，咱們還是要盡最大的努力，左前方全係農田農舍，在此邀晤的機會不大，可能的去處應在右前方的山腰一帶，拙見以為不如再仔細的沿山搜尋一陣，如能尋獲，自是天下武林之福，萬一仍杳無音訊，便應當機立斷，按照小峯行前交代，即刻進襲魔教，為他報仇，也為天下武林除害。」

情勢如此，也只好這樣，諸俠一致頷首稱善。

醉叟解千愁快人快語道：「對！對！對！谷主之言對極啦，要搜現在就行動吧，別再磨蹭，在康少俠下落未明之前，醉鬼決定滴酒不沾！」

解千愁一語甫畢，羣豪正欲分頭行事，左慧姑忽然驚叫一聲，道：「大家快看，山腰那棟精舍門口出現一個人，正自東張西望，很像他。」

一句話，點燃了大家的希望之火，順着左慧姑手指之處望去，果見精舍門口站着一個人，正是他們苦尋不遇的康少峯。

小峯昂首而立，左顧右盼，似在找尋甚麼。

「峯弟！峯弟！」

歡呼聲中，左慧姑沒命似的當先飛奔而去。

羣豪愁眉大展，急於弄明事實眞相，也緊隨在後，其快如風。

這時，康少峯已發現有人尋來，招招手以示歡迎之意。

個個都是一流高手，輕功已入化境，僅片刻工夫已至白壁朱門之前。

大家最關心的是康少峯的安危，見他英姿勃發，神采奕奕，心中的一塊石頭這才放了下來。

康少峯不但精神飽滿，而且滿臉春風，眉宇之間充滿了喜悅與快慰，一看即知必有出人意表的奇遇。

羣豪都意識到，在這短短的兩個時辰之內，必有驚天動地的大事發生，但小峯不說，誰也摸不着邊兒。

左慧姑櫻唇微啟，正要出言追問，康少峯左右張望一下，道：「此非談話之所，咱們先到裡面去再說！」

病叟龍雲等人警覺事非等閒，當下一言不發，緊跟在小峯身後進入精舍。

繞朱閣，轉翠樓，過荷池，走月門，一行十餘人落坐在偏院的一間書房內。

不待羣俠動問，康少峯便自正容說道：「這座宅院乃是一位在外為官的知府大人的別墅，偏靜幽雅，最宜修身養性，在下已與守屋之人談妥，可借住數日。」

這話沒頭沒腦，好似空穴來風，大家都摸不着頭緒。

「來人是誰？」

「發生何事？」

「為甚麼要在此暫住？」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羣豪爭相盤問，問題一籮筐。

康少峯沉吟一下，慢條斯理地道：「為了能順利的誅滅魔教，也為了此人的安全，在下必須保守秘密，不能告訴各位這人是誰，只能透露一點，此人來自幽冥教。」

「幽冥教」三字如雷轟頂，皆大吃一驚，任誰也沒有想到幽冥教內還有俠義之士，此乃喜事一件，人人額手稱慶。

病叟龍雲道：「那麼，此人十之八九是盈盈姑娘？」

神州一奇呂松林也是這樣想，目注康少峯，靜待下文。

康少峯搖頭道：「不！這位大智大勇之人絕非呂姑娘，以她在幽冥教的身份地位，尤其楊賊對她早存戒心，絕對無法做出這種旋乾倒坤的大事來。」

左慧姑道：「峯弟的意思是，此人的地位遠在呂姑娘之上？」

「可以這樣說。」

「我們認識嗎？」（未完・廿八）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義海搏命

上文提要：君不邪從李寡婦處逼供出陷害常在山的主謀是「白虎堂」，因此與神偷李凱、「拚命三郎」屠仁、牛天剛哥兒四人商量欲爲死去的常在山報仇，他們來到閻王坡的閻王廟等待「天南瘋虎」王偉山，因爲王偉山的二大殺手被君不邪所殺，且砍了一臂去押當，轉過來再以押當的銀子要討回質押的玉獅子，所以王偉山非來不可……



殺傷捕快匿小舟　紅顏知已慰衷情

君不邪道：「拿去吧，用得着。」

李凱道：「快去弄吃的，再找藥舖弄些刀傷藥回來。」

那菜園張接過銀票，立刻往城門那邊走去。

君不邪四人來到茅屋內，立刻間，先讓君不邪躺在小床上，那牛天剛粗聲問屠仁，道：「你殺了姓耿的三人？還是沒追到他們？」

嘿嘿一聲笑，屠仁道：「殺了。」

君不邪道：「兄弟們，咱們這是同白虎堂的人馬拚上了。」

牛天剛道：「誰怕誰呀？」

屠仁道：「老子自從玩上刀，命就已經吊在鳥上了，娘的，上天很公平，每人只有一條命。」

君不邪在小床上道：「咱們這麼一攪和，白虎堂必會設下各種詭計捉拿咱們，這以後行事全得謀後而動了。」

李凱道：「阿邪，行動上大伙全聽你的，你說怎樣就怎樣，上刀山，下油鍋，孬種才會塌尾巴。」

狗如果逃跑，狗尾巴永遠是垂下來的。

君不邪道：「我的好哥子們，上刀山並不一定就是死，下油鍋也得看那油鍋夠不夠大，一腳踏入江湖中，早已把生死看淡了。」

牛天剛道：「對，生又何歡死又何懼。」

屠仁道：「義字當頭，全無反顧了！」

李凱已哈笑起來了。

＊　＊　＊

菜園張回來了，他買了多少東西？只看他挑的兩籮筐滿滿的，便知道了。

姓張的很高興，他取出幾包刀傷藥，笑道：「我找南京最有名的大夫，買了這些刀傷藥，阿邪的傷三兩天必會好起來。」

哥兒幾個不出門，由菜園張把酒菜也擺上，這一天吃到過午才罷手。

大伙擠在茅屋睡，也不知睡了多久，忽聽菜園張噫了一聲：「誰來了？」

他這兒是城牆外，此刻天色已灰暗，論時辰，這時候誰也不會來此地。

茅屋門口仔細看，菜園張吃一驚，發覺來的不只一個人，他沉聲叫：「快起來，娘的來了十幾個呀，他們是……」

李凱當先走到門下看，他的眼光尖，立刻暗中看出來，是府衙來的捕快們。

「不好，狗腿子們找來了。」

君不邪已下了床，他的傷似乎又好多了。

「菜園張，快迎上去問一問。」

菜園張急忙奔出門，他哈哈笑着迎向十幾個捕快，那是在十幾丈外的溝邊上。

「爺們是辦案的吧，怎麼辦到我這菜園子來了？」

忽聽一個大漢，忿怒的道：「鎖上！」

鐵鏈抖响中，兩個捕快已把菜園張的脖子套上了。

菜園張大聲叫：「爺們這是幹什麼，我菜園張又沒犯王法，你們……」

「叭叭」兩個大巴掌，那怒漢道：「你小子可會到祥和銀號去兌換銀子？」

菜園張抗聲道：「換銀子不犯法呀！」

怒漢冷冷道：「我便直接告訴你，那張銀票是贓票，趙家當舖報過案，銀票上有當舖的特別記戳，小子呀，這你該明白了吧！」

菜園張猛一怔間，附近傳來一聲低吼：「那張銀票是我的，是我逼這種菜的替我跑跑腿買來我需要的東西，事情與種菜的沒關係。」

菜園張急得猛一楞：「你……」

是的，君不邪來了。

他看看來的人，爲首的敢情正是南京府衙的捕快頭子，他有個外號叫「活剝皮」，黑道上的人很少敢惹他的。

如果是兩年前，君不邪也不敢惹。

「活剝皮」佟大年迎上君不邪，他哈哈冷笑，道：「你小子想替他脫罪？」

「你此刻殺了他看我會不會掉眼淚。」

佟大年回頭，道：「放了他！」

嘩啦啦一聲响，菜園張脖子上的鐵鏈拉下來，佟大年指着君不邪道：「把他鎖了。」

兩個捕快跳過來，君不邪大叫一聲：「等等！」

佟大年厲叱道：「等什麼？」

君不邪道：「佟爺，上了鐵鏈，我大概與常在山一個下場，拉到菜市去砍頭。」

佟大年道：「那也要看你小子的造化。」

君不邪道：「我不論造化，我只論實質，佟爺，你應該知道常在山是寃枉的，對不對？」

佟大年道：「休提常在山一案，跟老子衙門打官司去。」

君不邪道：「何人設計坑常在山？那個惡師爺古來風嗎？」

佟大年叱道：「胡說八道！」

君不邪道：「難道是白虎堂？」

佟大年忽的嘿嘿怪笑，道：「你小子已招供一半了，最近這幾天，白虎堂死了人，便是今早也死了三個，原來就是你小子幹的！」

君不邪冷笑不已。

佟大年又道：「你是爲了常在山的死吧，聽當舖趙老板說，你與常在山常混在一起，嘿……」

他突然對幾個捕頭道：「鎖上！」

兩條鐵鍊當空罩過來，君不邪甩肩閃身一聲笑，道：「怕要勞動佟大人動手了。」

佟大年見君不邪躲過兩條鎖鏈，雙眉一揚，叱吒道：「你敢反抗！」

君不邪道：「娘的，幹上你們這種狗腿子的傢伙，有幾個是兩手乾淨的，你們是打着官府的旗號坑百姓，老子早就看不順眼了。」

「嗆」的一聲，佟大年拔出刀來了。

「嗆」，君不邪的單刀也握在手上，光景要幹了。

君不邪突然一腳踢，他踢得一旁發怔的菜園張往地上滾出三丈遠，叱道：「老子叫你辦這麼一點小事，你把官家也引來，看我不宰了你！」

那面，佟大年手一揮，道：「圍緊了，且看我三刀之內砍了他……需知拒捕就是殺罪！」

「嘩啦啦」間，十二名捕快已形成個包圍圈，那佟大年操刀嘿嘿笑了。

君不邪不動，他雙手又端莊的把刀豎在面前。

佟大年霍然錯步拋肩，手中刀已泰山壓頂砍向君不邪，固守的君不邪塌肩斜閃一尺，單刀快不可言喻的斜砍敵人的肩頭。

半空中發出「噹」聲，碎芒點點出現。

佟大年吃一驚，若非收刀快，這一刀他是躲不過的。

隨之，光華倏映，他人打橫閃退，半旋身一刀往君不邪的雙腿砍去。

君不邪冷哼，羅漢腿已使展出來了。

他左右晃，前後躍，身形疾快，令人以爲出現兩個以上的君不邪。

就在佟大年吃驚中，君不邪一刀削過佟大年的右肩上，發出卡一聲響。

佟大年挨刀大吼：「給我殺了這小子！」

「殺！」

十二名捕快圍上了，然而，君不邪一聲大笑，乾坤刀法洒出一片刀芒，立把圍上的捕快殺得閃退不迭。

只不過這些捕快平日裡使橫慣了，今天遇上君不邪，他們不信拿不住他。

有個捕快大聲叫：「用鐵鍊纏他雙腿，四把刀封他四路，另外準備抱住他。」

這人的功夫也不弱，果然當先出刀。

他出刀並不打算砍人，而是拚力去封住君不邪的那把神出鬼沒的單刀。

半旋身中，君不邪一聲冷笑，就在那人的刀剛沾上他的單刀同時，就聽他一聲怪叱。

「血泣令！」

聲音並不大，但却很懾人心志，但見一片光華閃出一團光焰，幾乎把近身的幾個捕快圈在他的刀光中。

立刻間，傳來幾聲「哎喲」。

鮮血狂標中，地上已倒了四個捕快。

君不邪這是豁出去了，捉去也是死，殺人也是死，心中有了決定，手中刀便也毫不放鬆了。

捕快們今晚才發覺遇上了煞星，想走又不甘，只有一齊拚上了。

君不邪厲叫着，又是那殘酷的血泣刄使出來。

這些捕快豈是他的對手，轉眼間十二個捕快全死在這城牆邊上了。

君不邪提刀去找重傷的捕頭佟大年，豈料找了半天未找到，姓佟的早逃回城去了。

* * *

君不邪忽的往地上坐下去，他的傷還未好吶。

菜園張奔上前，却被君不邪喝退。

君不邪低聲對菜園張道：「跑回屋內，叫他們快來，今夜不能住此地了。」

他忽的又道：「等等。」

菜園張道：「阿邪，你說。」

君不邪道：「叫他們暗中到江邊，那個地方他們都知道，大伙在江邊會面。」

菜園張道：「我這就去說。」

他正要往茅屋飛面走，君不邪又叫住他。

「張兄，你要記住，當我走遠以後，你要辦一件事情。」

菜園張道：「什麼事情？」

「罵我。」

一怔，菜園張道：「你叫我罵你？」

「不錯。」

菜園張道：「我疼你還來不及，怎會罵你？」

君不邪道：「你非罵不可，我這就先走了。」

君不邪猛吸一口氣，吃力的，也帶着幾分蹣跚的往江邊方向走了。

黑夜的月光拖長了他的身影，放大了他的形象，江湖道上免不了殺戮血腥。

* * *

「小子啊，王八蛋，狗日的，你別的地方不去，偏到我菜園子裡躲藏，害苦我菜園張了，操你娘，我這是招誰惹誰了！」

菜園張果然破口大罵，遠處君不邪笑了。

屠仁、牛天剛與李凱三人沒有一個笑的。

屠仁還在茅屋後面回罵。

「他娘的，菜園張不夠意思呀，他敢罵不邪，我宰了他！」

李凱道：「菜園張不是那種不義傢伙。」

牛天剛道：「老張過來了，咱們問問他。」

果然，菜園張走進茅屋前後窗，他對屋後低聲叫：「兄弟們，快去江邊呀，不邪在江邊等你們，小心形跡，別再被狗腿子們盯上了！」

屠仁叱道：「菜園張，你剛才爲何罵不邪？」

菜園張道：「是不邪要我罵的，我不罵他，他不依！」

李凱低聲一嘆，道：「還是阿邪有頭腦，他在爲菜園張脫罪了。」

屠仁却關心殺人，他急問：「咱們只聽到刀聲，剛才阿邪又不許咱們出刀，他……」

菜園張道：「不邪呀，他可殺了不少人！」

牛天剛道：「多少？」

菜園張道：「我吃驚看不清，總會有七八個，唔，八九個……十個出頭吧，只逃走那個受傷的佟大年。」

李凱一怔，道：「好傢伙，活剝皮也來了。」

屠仁冷笑道：「早晚老子剝他的皮。」

於是，李凱三人乘黑夜往江邊去了。

屠仁、牛天剛、李凱這三人心中明白，君不邪不叫他三人出面去迎擊佟大年那一批官家捕快，一方面顧忌他三人的功夫，但最重要的還是以後行事方便。

他們三人當然也想到，爲什麼君不邪要菜園張大聲吼罵君不邪自己，那也正是叫聽到的人以爲這件事與菜園張沒關係。

捕快被殺死十二名，這個案子就鬧大了。

菜園張吼叫的聲音大，大得走遠了的佟大年也聽見了，只不過佟大年也冷笑，第二天過午，就來了另一批辦案的捕快，他們收屍，當然也把菜園張帶走了。

菜園張被帶到大牢裡，他的罪受大了。

只是這菜園張也是硬漢，便是上釘板也只叫兩個字：「冤枉！」

* * *

沿着江岸往南走，十八里處有個地方叫閻王灘，閻王坡就在一道小河的盡頭。

閻王灘是個從不見人跡的地方，沿着那條漫蔓叢生的河道兩邊，有許多虬根老樹長到河床上，有污泥，有險灘，也有吸人的浮沙十幾處。

這兒雖然人跡少，蒼蠅多極了。

這條充滿危機的閻王灘，便是晴天也令人覺得陰森森的嚇人！

更令人覺得怪的是這一帶濕林多，霧氣重，早晚濃霧吹不散，便是江上船隻，在駛過這一段的時候也躲得遠遠的，怕沾上那股子陰森味。

現在，有條小船自江邊搖過來了。

那小船不大，坐上三個人就覺得有些擠得慌。

小船上三人正是李凱、牛天剛與屠仁。

小船到了閻王灘那個長滿蘆葦的河口處，牛天剛只把櫓一擺，便見小船往霧裡搖進去了。

於是，遠處傳來「呼嚕呼嚕」聲，像野鴿子叫。

李凱雙手捂住嘴巴回叫，果然不遠處傳來呼叫聲。

「阿凱嗎，我在這兒。」

牛天剛一聽之下加把勁，那小船穿過柳根與蘆葦叢，箭一般的往前駛，漸漸的看清了。

李凱眼尖，立刻一聲歡叫，道：「哈，張小燕也來了，太妙了！」

前面也停了一條小舟，不大，與牛天剛搖的船是同一個樣子的。

這時候船上兩個人，一男一女兩個人。

男的正是君不邪，女的長得嬌又俏，一雙眼睛睜得大，坐在船尾吃吃笑吶！

這個女子屠仁三人都知道，她是曾在夫子廟前玩把戲的張姑娘，也是阿邪的紅粉知音。

張姑娘就是張小燕，她能在繩子上翻觔斗，張小燕的輕功也了得，騰身一躍四丈高。

此刻，張小燕指着屠仁三人道：「你們是什麼好朋友呀，看着阿邪哥桶出那麼大的漏子來，怎麼得了呀！」

兩個小船靠一起，君不邪笑笑道：「我沿江往這兒走，偏偏碰上小燕，她送我來的。」

張小燕不悅的道：「兩年了吧，你跑哪兒去了，我找遍了南京城裡城外，一點消息也沒有，原來……」

李凱笑道：「咱們阿邪不一樣了，他學了一身好功夫，他受了高人調教。」

張小燕道：「他已對我說了，只是，這往後你們打算怎麼辦？」

屠仁道：「大妹子，妳安心啦，不就是動動刀子嗎？」

這時候，李凱已把吃的用的一大堆，送到君不邪的這條小船上了。

君不邪取過兩件毛毯，道：「我的好兄弟們，我在此地養傷，辛苦你們得分頭去辦事了。」

牛天剛道：「阿邪，你就吩咐吧！」

屠仁道：「阿邪，這鬼地方一片沼澤，蚊虫毒蛇處處有，你怎好在此養傷？」

君不邪道：「却也是最安全。」

頓了一下，君不邪對牛天剛道：「把精神養過來，三位陪着我這大妹子回南京。」

張小燕一瞪眼，道：「你攆我走？」

君不邪道：「這鬼地方不適合妳住，是不是？」

張小燕道：「你能住，我就能住，兩年前，你叫我在周家茶館等你，哼，一等等兩年，你呀，休想我走！」

李凱道：「阿邪，她暫時陪陪你也無妨，又不是同白虎堂的人幹上了。」

君不邪道：「這兒一樣危險呀！」

張小燕道：「別把我看成一般大姑娘！」

君不邪有些無奈的搖搖頭。

牛天剛已把東西搬完，君不邪道：「咱們不同官府對抗，那會兩面受敵，咱們把力量結合起來，先對付白虎堂的人。」

李凱道：「在山哥的仇怎麼辦？」

君不邪道：「君子報仇，三年不晚，眼前先要把玉獅子弄上手，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李凱道：「我就想不通，玉獅子對司馬前輩那麼重要，他非弄回玉獅子不可嗎？」

君不邪道：「我問過，但總是碰一鼻子灰，但我認爲那玉獅子必牽連到一段恩怨情仇。」

李凱道：「當時我只覺那玉獅子的玉是上品，雕工細膩，是件寶物而已！」

他思忖着，又道：「既知玉獅子在王偉山手上，司馬前輩就該登門索取才對，爲何……」

君不邪道：「難處就在司馬前輩不敢露面，要知司馬前輩發過毒誓，擁有他的玉獅子之人，他必無條件爲這人做三件事，各位想想，萬一那王偉山除了要司馬前輩替他完成兩件事，而留下一件叫司馬前輩自廢一身武功，或索取司馬前輩一條腿，怎麼辦？」

牛天剛等聽了君不邪的解釋，

楞了。

君不邪道：「司馬前輩傳我絕世武功，就是要我替他把玉獅子奪回去，眞可惜，閻王坡我失去大好機會。」

他嘆口氣，又道：「我為在山哥的死十分在意，如今我在此先把傷養好，三五天之後，咱們在此相會，你們三位可潛去虎丘山莊，設法先探查玉獅子下落。」

李凱看看張小燕，吃的一笑道：「也好，有一位張大妹子在此照顧阿邪，我們當然也放心了。」

張小燕哈哈笑道：「這還像句人話！」

君不邪道：「妳就不怕毒蛇？」

張小燕道：「我玩過毒蛇。」

君不邪道：「毒蚊蚋也成羣，妳也不怕？」

張小燕道：「那好呀，咱倆用毯子包起來，什麼蚊子咬得了！」

「哈……」牛天剛也笑了。

李凱三人就要走了，君不邪又交代：「三位，千萬別輕易出手，等我！」

李凱點頭道：「行，咱們絕不亂來。」

屠仁道：「阿邪，你也要小心了！」

君不邪道：「大家小心！」

於是，李凱三人匆匆忙忙又走了。

君不邪還站起來，他對身邊的張小燕道：「眞是我君不邪的好兄弟，有兄弟如此，此生何憾。」

張小燕道：「阿邪哥，他們走遠了。」

是的，李凱三人的小舟早不見了，在這煙霧瀰漫的閻王灘，五七丈就看不見對方了！

* * *

張小燕很愉快，她忙着為君不邪弄吃的，二人快兩年未見面，當然也有許多話說不完！

兩張毯子攤開來，舖一張，二人合蓋一張，兩個人斜倚在小舟邊，肩併肩的吃着醬肘子肉配大餅！

君不邪吃到一半忽然問道：「大妹子，快兩年了，說是我不想你，那是騙人的！」

張小燕用力貼緊君不邪，半帶笑的道：「你說說，你是怎麼想我的！」

君不邪道：「說不上茶不思飯不想，只是當我孤獨一人的時候，立刻就想到你！」

張小燕把嘴巴一翹，道：「你呀，第一個想的是你的幾個兄弟！」

君不邪坦然的道：「那也是免不了的要想他們！」

他頓了一下，又道：「你爹張班主好像不太喜歡我這個浪子，我也並不順他的意！」

張小燕道：「我爹說，你是個走碼頭賣藝的好材料，他一直希望你加入，可是……」

君不邪笑笑道：「我心裡明白，我不是個被人套牢的笨驢，你們那種生活，我過不慣！」

張小燕道：「我知道，所以我不勉强你！」

君不邪道：「你却跟我來到閻王灘！」

張小燕道：「你討厭我跟你在一起？」

君不邪道：「這是甚麼話，我求之不得！」

他笑笑，帶着幾分酸苦的笑，又道：「我不入你們的張家班，你爹是不會叫你嫁給我的，而且我也知道你師兄盯你甚緊！」

張小燕道：「我師兄盡在我爹面前下功夫！」

笑笑，君不邪道：「你還是把我當你最好的朋友吧，因為……」

張小燕急問：「因為甚麼？」

君不邪道：「因為如今不但白虎堂的人不放過我，連帶着官衙的捕頭佟大年也要抓我！」

張小燕道：「所以你就躲到這兒來了！」

她把吃的擧在手上，道：「阿邪哥，我陪着你，我們遠走天涯，叫他們也找不到你！」

君不邪搖着頭，道：「我不能走！」

張小燕道：「怎麼說？」

君不邪道：「我必須辦兩件大事，如果這兩件事沒辦好，我寧願死！」

他暗中咬牙，又道：「在山哥不能白死，還有司馬前輩的玉獅子，那是我發誓要為司馬前輩找回的東西！」

張小燕沉默了！

她也是江湖兒女，當然明白江湖人講的是信義二字，君不邪如果就此走掉，君不邪以後的日子就痛苦，他也別再混下去了！

閻王灘瀰漫着潮濕的濃霧，偏西的日頭好像被幪上一層厚厚的白紗，看上去像個小鏡子！

張小燕依偎着君不邪，她似乎很滿足的樣子。

閻王灘的蚊蚋特別大，盡在二人身邊嗡嗡叫，也不知有多少！

大毯子蓋在二人的身上，便是頭也幪在毯子下面！

「嘻……眞好玩！」

君不邪道：「好玩的事情新鮮，而新鮮也總是很短暫，是不是？」

張小燕道：「我們就應該把握這短暫的一刻呀！」

君不邪道：「是的，我們應該……嗚……」

君不邪的嘴巴被堵住了，那是一張濕濕的軟唇，帶着幾許香味！

君不邪不嗚嗚了，他享受着那美妙的「重」吻，張小燕出聲了，她反而發出嗚聲來！

那張毛毯在跳動，在波浪形的抖動着，當然，也引得小舟閃晃不已！

這時候四下沉寂，唯有吃不到血腥的一羣蚊蚋，發出急燥的聲音，宛似在為二人奏一篇助興的樂章！

半晌，毯內傳來吃的一笑，那是張小燕的聲音，道：「你果然衝動起來，嘻……」

君不邪道：「我是年輕漢吶！」

張小燕道：「那麼我這身子……」

君不邪道：「小燕吶……你……」

張小燕道：「我是不會後悔的，我……」

君不邪道：「小燕，你爹不喜歡我，我却不能叫你爹看不起我……」

張小燕有衣衫滑到毯子外面來了，她在幹甚麼？

「阿邪哥，有道是，士為知己者死，我愛你，我把身子交給你也是我心甘情願的呀！」

毯子下面有了更厲害的閃動，君不邪抱緊了張小燕，他却說着令張小燕無奈的話！

所謂無奈，那是二人無法更進一步的行動，雖然張小燕的上衣已脫，但君不邪抱緊了她，令她無法再脫下去！

折騰半天原來二人只是相擁相抱，纏綿而不悱惻！

「小燕，你聽我說，一個受了傷吐過血的人，在療傷期間絕對禁女色，否則會吐血而死，你……」

他香了張小燕，又道：「你不會希望我死在你身上吧？」

於是，張小燕不動了！

有一隻嫩白的手自毛毯中伸出來，然後外面的那件短衫又被拉進毯子下面，然後！

然後張小燕安靜的睡在君不邪的懷中。

小舟上的人不動，小舟當然也不動了！

張小燕也明白這些，因為她也是練武的人，南京夫子廟前，那位「繩上飛燕」就是她！

君不邪的話並未騙她，此刻，便是再想與君不邪共效于飛，攀登巫山，也只好熄熄火了！

* * *

李凱剛剛走上「快活賭坊」的台階，遠處傳來鳴鑼聲，李凱站在台階邊遙看大街上，嚄，只見兩個捕快在開道，兩個捕快押人犯，有個漢子在敲鑼，後面還跟了一羣看熱鬧的人。

李凱原來不在意，但當這批人走到「快活賭坊」的時候，他大吃一驚！

「天爺，是菜園張呀！」

李凱緊走幾步到了街邊，那菜園張的身上穿着囚衣衫，前後寫着字。

「罪犯張川，私通盜匪！」

銅鑼開道，菜園張步履蹣跚，散髮遮去半張血臉，看得李凱心中一痛！

「神偷」李凱暗中咬咬牙，立刻扭頭走進「快活賭坊」！

李凱不是來賭的，他是有任務的！

原來李凱三人回到南京城，三人分頭去辦事！

李凱奔來快活賭坊，因為賭坊的李寡婦曾與常在山火熱過！

常在山就是在李寡婦的熱被窩中，被官府的捕快抓進知府衙門的大牢裡！

君不邪要辦的兩件事中，第一件事並非是為常在山報仇，而是逮個機會找出陷害常在山的人。

當然，玉獅子的事才是要緊的，只不過那得等君不邪的傷好了以後，哥兒幾個再下手奪取玉獅子！

* * *

「神偷」李凱的心中有疙瘩，那是他看到菜園張被抓去遊街！

常在山也曾遊街，過不久就被拖出去砍頭了！

李凱就是怕菜園張也被砍頭而憂心！

現在，李凱走到大廂房，他發覺廂房中正賭得兇，三大桌全是三十二張牌九推起來！

李凱正要擠進去下幾把，從裡面，忽然有個大個子，抓住個十來歲的娃兒狠着打！

這大個子邊打邊叱罵：「叫你別來，你偏要來，害得老子又輸光！」

那娃兒也很倔，挨打不哭直瞪眼！

四週下賭注的人幾十個，沒有一人關心那個娃兒在挨打，忽的，那娃兒把小手一伸，大個子不打了。

大個子一怔，道：「你哪裡來的！」

娃兒低聲在大個子耳邊嘀咕兩句，大個子轉頭看推莊的三個人！

大個子也把娃兒手中的一塊金條取在手。

他拍拍那娃兒的頭，笑笑，道：「要得！」

他丟下那娃兒不管，立刻又擠進人堆裡！

李凱是神偷，他當然看得清，便也跟着擠入人叢中……

三十二張天九牌，熱鬧過癮就是兩人各取一張，對着呼叫要點數來！

那莊家把牌推出去，李凱一看就知道是小牌九！

小牌九每一門兩張，這玩意兒是一翻兩瞪眼！

那莊家把八張牌推出去，挽袖擲骰，乾淨俐落，他兩邊各站一個漢子，一個收銀子的，另一個是賠銀子的，只不過當莊家把牌取在門前，兩邊的漢子却各取一張，敞開了喉門叫起來。

左面的呼叫：「七七八八不要九！」

右面的呼叫：「要九是個虎頭樓！」

右面的又叫：「十一樓住九姑娘！」

右面接唱：「太憋十送去見閻王！」

兩個人這才剛要把牌放，一邊的李凱在冷笑。

那個打娃兒的大漢就在這時候猛一抓，他抓住身邊兩個人的手！

兩個人在下面換牌了！

而且這換牌的人又是出門的人！

原來這就叫牌九抬轎子，別以爲打麻將有抬轎，牌九抬轎更厲害！

這大漢手力猛，他抓住兩個漢子的手，厲叱道：「他娘的，換牌呀！」

那出門的人中竟也是推莊一夥的人，實在出人意外！

兩張牌抖落在桌面上，只見是一個雜九與紅八！

大伙一見火大了，有人就要掀桌子！

那大漢吼道：「把贏的吐出來，爺們饒你這一次！」

有個漢子走過來，伸手「叭叭」打嘴巴，把得推莊漢子低下了頭！

「我早說過，來玩的爺們就是咱們衣食父母，一再叫你們手脚乾淨，你們拿我的話當耳邊風呀，這不是在丟李大姐的人嗎？叭叭叭！」

又是三巴掌，那漢子叱道：「把錢退人家！」

推莊的換人了，換成個小老頭！

李凱回頭，他發覺大個子拉着那小孩走出廂屋，不由搖頭一嘆。

李凱沒有跟出賭坊門，繞過迴廊往二道大院中，這二道大院更熱鬧，全是搖寶的！

李凱看了幾莊，便往後院溜，天色已灰暗了！

李凱走到後院左邊院牆下，忽聽牆外傳來劈哩叭啦聲，隨之傳來吼叱與尖聲喊叫！

那聲音聽起來嚇人，是誰在牆外打起來！

李凱覷個準，躍上牆頭看下去，心中一沉！

原來在牆外拚鬥的正是那個大個子，有四個大漢操刀圍殺！

這大漢身中數刀不打算逃，附近，那娃兒在尖聲叫……

李凱一看不得了，再不救就會死人！

李凱是神偷，他的心眼靈活，閃到巷子口附近一聲大吼：「官差老爺，巷內要出人命了！」

他叫的聲音大，便也傳來急促足音，聽起來漸去漸遠，顯然殺人的都跑了！

李凱急急奔入巷中，只見那娃兒扶緊了大漢，道：「爹，回家吧！」

大漢見李凱奔來，他還能笑！

「剛才那一聲叫喊，是你老弟吧？」

李凱道：「他們手上有刀呀，你老兄……」

大漢冷笑道：「我正準備弄死個墊底的，你……」

李凱叱道：「老婆孩子怎麼辦？」

大漢幾乎要與李凱吵起來！

「我父子出了門，他們冒充是賭客，說我幫了他們忙，一定要請我吃一頓，娘的，我不疑有詐，就跟了他們，不料過巷口被他們用刀逼進來，我把弄的銀子奉上，還是免不了挨殺！」

他咬咬牙，又道：「我如今一紋不名，我就算挨刀也要去找他們！」

李凱叱道：「找誰？」

「賭坊的人呀！」

「他們會承認嗎？你怎麼不用用腦筋！」

「我操他娘的！」

李凱自懷中摸出一張百兩銀票，道：「大個子，收下吧，回去別再來了！」

一楞，大漢子道：「我怎麼能要你的銀子？」

李凱道：「你就把我當你的朋友吧，快收着，我還有事要辦吶！」

大漢子道：「你就送我銀子走了？」

一怔，李凱道：「那要怎樣，難不成還要咱們二人幹架？」

大漢子道：「你總得留個名姓吧！」

李凱道：「有必要嗎？」

大漢子道：「有，如果你不留下名和姓，這銀票你快收回去！」

「我姓李，叫李凱！」

大個子哈哈笑，道：「原來是一家子，我叫李大山，住在對江浦口，在白雲山老爺子面前做事……你……」

李凱一笑，他轉身便走不見了。

大漢子李大山雖然挨了刀，身上在淌血，他好像也不在乎，抓起娃兒抱在肩上，便往江邊去了！

＊　＊　＊

那是一扇新裝修的大窗，便是窗上的幔帘也換成水綠色的了！

李寡婦哈哈笑，她貼着惡師爺古來風依偎着！

深秋有些寒意，門帘大窗全關上，有個丫頭往房中端吃的，那酒香隨風飄出來！

李凱在暗中抽動着鼻子，心中着實不自在，因爲他站在牆外吃冷風！

房中碰杯在喝酒，半晌傳來惡師爺的話！

「李大妹子，可找出是哪個王八蛋擲的石頭？」

李寡婦道：「別提了，提了就氣死我！」

惡師爺古來風道：「怎麼說？」

李寡婦道：「這幾天不見你到來，我的心中急死了，你去哪兒了？」

惡師爺古來風道：「娘的，衙門裡十二名捕快被人殺了，我爲這案子在忙着。」

李寡婦吃一驚，道：「誰會這麼大的膽子呀？」

她頓了一下，又道：「那夜你氣走以後，來了個潑皮叫君不邪，這小子同常在山是同穿一條褲子的好搭檔，那石頭就是這小子砸的，他還逼問我常在山是何人坑的，我當然不會說出來。」

古來風咬牙切齒。

李寡婦又道：「我的五名手下圍住他，反被他打得五個人滿地爬，操他娘的！」

李寡婦也開口駡，駡人的口胎不遜男人。

惡師爺古來風道：「果然就是他，佟大年說的那人也正是爲常在山報仇的小王八蛋！」

他猛喝一口酒，又道：「我回去以後，非得策劃個計謀，活捉這小子不可。」

李寡婦道：「那得天亮再走呀，師爺！」

「哈……」古來風笑得邪。

李寡婦立刻「嘻嘻嘻」的斜目而笑，她笑得淫。

一個邪，一個淫，房中不久就吹了燈。

房中傳來嗚啊聲，房外的黑影中，李凱聽得直冒火。

他不是冒的慾火，他冒的是怒火。

他想到常在山，他也知道常在山與李寡婦也有一手，不料這女人眞無情，如今又投入古來風的懷中。

移情別戀也就算了，爲何要坑人？

李凱心中下了個可怕的決定，他打算出刀了。

＊　＊　＊

窗外面，「神偷」李凱暗中打算着如何動手，忽聽房內傳來哈哈聲浪，只一聽便令人全身不自在。

「你呀，粗粗的鬍子貼着我胸口上，想吃奶呀！」

「嗚……吃吃何妨！」

「唔，你這個扭勁……」

於是只聽聲音響，難見床上人。

李凱在咬牙，他心中思忖着。

「樂吧，娘的老皮，等着叫你們樂極生悲。」

他乃神偷，輕功自然不俗，抬頭看，院牆附近有個小柴房，李凱並不急，閃到柴房走進去，拉了一把破椅子正要坐下來養精神，附近傳來一聲叫。

「張彪，這兒沒有人，你那兒……」

「我這兒也沒有，娘的，不會有人來，哪裡會有那麼巧，師爺來，那狗東西也來呀！」

「石天貴，再賭去，娘的，我正贏了幾把，你說時辰到，要來後面巡查。」

「不來行嗎？出了事不是鬧着玩的。」

這二人邊說邊往前院走去，柴房後，李凱在冷笑。

這二人不是別人，正是陪古來風一同來這賭坊的知府衙門捕快。

上一會這二人沒到後院來，古來風對二人不高興，這一會二人定時來巡查，那古來風當然放心的抱住了李寡婦尋樂子了。

約莫着過了快半個時辰，柴房中的李凱要走出來，忽又發覺那二人又來到後院了。

這兩個差爺眞負責，一路又查看後院四週。

有個黑影到了門口站住了。

這黑影豎起耳朵聽一陣，衝着走來的那人點點頭，手指前面低聲道：「事情辦過睡着了，師爺在打鼾，哈哈！」

另一人道：「太好了，咱們賭到四更天。」

兩個人併肩往前走，這情形全被李凱看到了。

李凱反手拍拍腰，他那把尖刀斜插着。

先看左後看右，提起後跟足尖點地拔身起，那李凱「錚」的一聲上了房，房坡上倒身一個反捲簾，雙手抱住屋簷柱，人已到了前房坡，他把身子貼在房坡上，後院中一個人影也沒有。

眞快，李凱自屋上躍下地，取出尖刀挑門閂，他在房上便已眼觀

四方耳聽八面了。

他聽到房中兩人在打鼾，顯然是房中兩人已熟睡，再聽到廂房住的女人也微鼾，便放心大膽去撥門閂。

眞是高手，那雙插的門閂撥開了，李凱閃身溜進門，他走路比貓還輕靈，掀起房門帘人已到了大床邊。

深秋天氣凉，大床上兩個人抱得緊，有一隻脚伸出棉被外，那是一隻又白又細膩的脚，只一看便知道是李倩娘的脚了。

如是平時，李凱就會仔細觀，慢慢看，但此刻不同了，李凱無心看，因爲他是來殺人的。

現在，李凱握刀站在大床前，殺人之前的那股子狠勁，就好像會武之人先運內功一樣，他的胸脯一挺一挺的，然後尖刀往師爺古來風的脖子移去。

李凱手腕剛運刀，睡着的師爺猛古丁一瞪眼。

「你……」

李凱也吃一驚，這就叫該死不死由天命，爲什麼偏在這個節骨眼他醒過來。

原來巧的是古來風正巧做惡夢，他夢見有人來殺他，因而一驚而醒。

他還眞看到一把刀切過來，急忙往床內閃。

李凱反倒不急了，他把尖刀抵在古來風的肚皮上，冷冷一笑，道：「你不該死是天意，我這個人不違天意，你若是未及時醒來，你的人頭早搬家了。」

李寡婦也醒來了。

李寡婦發覺是李凱，忍不住的叫了一聲：「是你！」

李凱冷笑道：「你沒忘記我？」

李寡婦道：「你們那幾個，我都見過。」

李凱道：「李寡婦，在山哥迷妳，迷得家也不回了，妳却在他被砍頭不久就姘上這老傢伙，妳……」

李寡婦拉着棉被遮身子，古來風與她擠在一起。

古來風如果不是赤裸，必出手與李凱搏鬥，但他此刻毫無辦法，尖刀又扎在肚皮下。

李寡婦脫口而出，道：「又不是我坑了常在山。」

李凱迫問一句：「那是誰坑的？」

「你問師爺。」

李凱尖刀往前抵，古來風那光溜溜的肚皮有血流出來了，他低呼：「唔！」

李凱叱道：「說，是不是你坑的？你暗中看上李寡婦，使個心計坑人呀，娘的，快說！」

古來風道：「這事與我何干，要問去問少堂主王定國，那是他們幹的事。」

「王定國！」

李寡婦道：「白虎堂少主呀！」

李凱嘿嘿冷笑，道：「娘的，官府却草菅人命。」

師爺古來風道：「証據確鑿，怎是草菅人命？」

一怔，李凱道：「什麼証據？」

師爺古來風道：「有人發現他去了柳條溝，常在山被抓，他身上搜出于家的寶物，這還會錯？」

他把聲音放大不少，打算叫外面的人聽見。

古來風漸漸恢復冷靜，他要穩住李凱別殺他。

他當然不想死，人死了便什麼也沒有了。

「朋友，我們往日無怨，近日無仇，你收刀，快走吧，別被我的人碰到。」

李凱咬牙道：「還有個菜園張，張川，他又犯了什麼罪？」

師爺古來風冷笑，道：「朋友，你怎不問那些死了的十二名捕快怎麼了？」

這件事，李凱當然知道，他狠狠的道：「張川是無辜的呀，他又沒殺人。」

古來風道：「他沒殺人你知道？」

一怔，李凱咬咬牙道：「我知道張川是好人。」

古來風道：「兇手是由他茅屋走出來的，他當然脫不了關係。」

李凱道：「娘的，老子也脫不了關係，老子先宰了你這惡師爺。」

他把尖刀要往古來風的肚皮送，古來風嚇得直搖手，道：「你等等！」

「等什麼，交代後事？」

古來風道：「朋友，如果你是張川朋友，我回衙門爲他脫罪，你今殺了我，張川會死。」

古來風就是有頭腦，他看出來李凱關心張川，便以救張川爲由，果然李凱動心了。

李凱收刀，他冷冷道：「老子好像非相信你謊言不可了。」

「是實言，你放心。」

李凱道：「我會再找你的，惡師爺，如果你騙了我，我隨時隨地會出現在你的身邊，嘿……」

他轉身，但忽的又回過身來，大床邊上掛着惡師爺的衣褲，他一把抓在手上。

「別叫人，也別出門，天亮再回衙門。」

李凱轉個身法，忽的不見了，就好像鬼影子的消失似的，他越牆而去。

惡師爺果然不叫，他却對身邊的李寡婦道：「大妹子，嚇着妳

了。」

李寡婦道：「你流血了。」

古來風却又笑笑，道：「皮肉之傷沒關係，倒是我要交代妳一句話。」

「什麼話你說吧！」

「咱們照睡覺，等我那兩個笨蛋來了，就說我的衣裳被人偷去，千萬別說剛才那回事。」

李寡婦微微笑起來，她笑得自覺苦澀。

房中的燈仍未熄，只不過燈光不太亮，忽的，李寡婦哈哈一笑，道：「經過剛才的倒楣事，你還有勁幹呀！」

「哈……這也叫壓驚呀！」

「唔！」這是李倩娘的聲音，帶着幾許的無奈。

於是，四週又沉寂下來了，只有床在動。

床動是因爲有人在上面窮折騰，否則床是不會動的。

* * *

「拚命三郎」屠仁改扮了裝束，他提了個籃子帶炭火，蹲在路邊賣滷蛋。

屠仁曾開個牛肉館，宰牛他不請人，他自己動手宰，如今他提了籃子賣滷蛋，小買賣引不起人們的注意。

屠仁就蹲在南京東城門外兩里地的土崗上，只要有人走過來，他便吆喝一聲：「五香滷蛋！」

那是一條通往虎丘山莊的通路。

虎丘山莊也正是白虎堂所在地。

屠仁剛在大樹下蹲着，遠處飛一般的來了兩個大個子，這二人已經走過屠仁的面前，一人忽又回頭。

屠仁抬頭，衝着那人咧嘴一笑。

另一大漢也轉過身來了。

兩個大漢子走近屠仁，其中一人瞪着屠仁道：「東城開牛肉館的，你怎麼改賣茶葉滷蛋？」

屠仁一笑，道：「慚愧，別人生意越做越大，我背運，生意越做越小。」

他托起帶火爐的籃子又道：「二位，買幾個！」

那大漢伸手抓了幾個滷蛋，分了一半給同伴，這二人剝着吃，每人吃了四五個。

屠仁帶着幾分不在意的道：「二位，生意做不來，想找個事情幹，不知虎丘山莊可否缺人手？」

「哈……行，我回山莊問管事，你等着。」

另一大漢抹嘴巴，轉身大步就走。

屠仁剛伸手，那大漢笑笑，道：「記帳！」

這大漢跟着也走了。

屠仁急走兩步，道：「兄台，蛋錢？」

大漢猛回頭，沉聲叱道：「娘的，你要不要去虎丘山莊做事？」

一怔，屠仁點點頭，道：「要，要，拜託你老兄了。」

大漢回身就走，走得頭也不回。

屠仁咬牙，駡道：「娘的，白吃呀！」

原來屠仁打算混進虎丘山莊，目的當然是想辦法把玉獅子弄到手。

屠仁抬頭看遠方，那兩個大漢已走遠，心中好不惱怒的粗聲駡：「你娘的老皮，下一回老子賣茶水，毒死你們這批王八蛋。」

剛回頭，忽見遠處來了一人，那人個頭小，屠仁一看便笑了。

屠仁提了籃子迎上去，道：「阿凱，是你。」

來人正是「神偷」李凱。

「屠仁，快走！」

屠仁一驚，道：「什麼事，看你慌張的樣子？」

李凱道：「快走，找天剛去。」

李凱回身走，屠仁上前拉住他。

「你說，什麼事？」

李凱道：「是有關在山哥被坑之事，快走！」

屠仁道：「你昨夜在李寡婦那兒問出來了？是什麼人坑的在山哥？」

李凱道：「與白虎堂少堂主王定國有關係，快走，咱們去找牛天剛，一齊去見阿邪。」

屠仁道：「我正打算混進白虎堂吶，娘的，幾個滷蛋白送人吃了！」

李凱道：「你知道牛天剛去什麼地方了？」

屠仁道：「必是去找菜園張了。」

李凱吃一驚，道：「城牆下的菜園去不得呀！」

屠仁怔了一下，道：「怎麼了？爲何去不得？」

李凱道：「菜園張被官府抓去了，罪名是私通盜匪又殺官差，只怕……」

屠仁一驚，道：「菜園張也被抓了，他娘的，拉出去砍頭就冤了。」

屠仁道：「菜園張若是被砍頭，咱哥兒幾個就罪過了，阿邪必會發瘋。」

李凱道：「先別提菜園張，牛天剛千萬別往那地方去，誰去誰被抓。」

屠仁一聽火又大了。

（未完•三）

上文提要： 秋玉潔和陰美華爲爭寵而成仇，原野身邊有太多的女人，與他有露水情的女人有藍芝、秋玉潔、陰美華、百里虹，如今又多了金棠，在多位美女中，他均未找到眞心對他的情侶，她們和江湖上其他人一樣都是爲了要得到原野心中的「錢洞」之秘，因此原野下定決心專心尋回昔日失憶的武功……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風塵俠侶

花心大少嘆無奈　嘗後唾棄爲哪椿

楊金蕊道：「聽說你手底下不賴。」

「那裡，那裡！」

「你接我幾招看看。」楊金蕊出了手。

楊家以毒出名，連楊啓宇的身手平淡無奇，但是，楊金蕊的身手卻截然不同，很有深度。

她的拳掌施展開來既管用又很俊。

有很多拳掌好看而不中用，也就是花拳繡腿。

和戲台上武打時套招一樣，眞玩命是沒有用的。

二十招後，兩人不分勝敗。

這工夫楊金虎也上了。

小原支持了五十招左右，楊金蕊越打越起勁，而且越往後越是精粹的，小原也估不透她的深淺，猜想她必然另有師承。

小原絕對不能落在這兄妹二人手中。

一旦他們兄妹把他交給楊啓宇，那就完了。

楊啓宇在陰美華的安排之下，給他服了興奮藥物，又以裸女誘之，楊啓宇受不了才拿出了解藥解了小原的劇毒。

楊啓宇自然早已恢復了功力。

小原不敢大意，認眞搏鬥。

看來楊金蕊的確比她的哥哥管用多了。

小原勉强支持而不想用那「天門玄功」的一招「開門引火」，就在這時現場上又出現了一人。

小原看清了來人，不由心頭打鼓。

正是「五毒散人」楊啓宇。

上次把他整得死去活來，出盡洋相，他自會記在心頭。

小原怕楊啓宇的只是那一身的毒而已。

這工夫楊啓宇道：「你們二人退下。」

兄妹二人退了下去。

楊啓宇道：「小子，你想不到會落入老夫手中？」

小原道：「你那兩套也不怎麼樣。」

「那就試試你的運氣吧！」

兩人動上手，小原全力施爲，決定十招內施出那一招奇學先打倒那老賊，對付小的就比較容易了。

那知才兩三招，已感四肢無力，頭重脚輕起來。

小原道：「你……你已經施了毒？」

「你忘了我是『五毒散人』了？」

「這算什麼英雄好漢？」

「使毒名家不許他施毒。」

「至少這……這不大公平。」

「告訴你，你早就中了毒哩！」

小原越來越不濟，就在這時施出了那一招。

此刻施展太晚了，威力減了一半多。

只不過施展出來，總比不施展好些。楊啓宇絕對未想到，原野已是强弩之末，還有這一奇招。

此人的武功的確不高，又是意外，腰上被打了一下，由於中了毒力道不夠，只抓破了衣衫和皮肉。

即使如此，也嚇了老賊一大跳。

就在這時，楊金蕊的聲音在小原耳際道：「小原，你往東南方跑，要快，我爹不會追。」

這當然是楊金蕊以「蟻語蜨音」說的。

小原也以「蟻語蜨音」道：「爲什麼？」

「因爲東南方有個我爹的對頭在那裡。」

小原不能太信，這是因爲楊金蕊出現，就表示對小原某種程度的同情與好感，此時此刻除了此途也無他路可走了。

於是，小原向東南方狂竄而去。

雖然他已失去力道，爲了逃命，跑得還不算太慢。

楊啓宇父子追了一程沒有再追。

是不是東南方眞有一個大對頭呢？

小原並沒有看到什麼大對頭，只是狂奔。

他奔出六七里外，躺在一個小山洞中，吞了一粒劇毒的解毒丸，但那種無力感仍在。

「如果不好用，那就完了。」

想着，想着，意識開始褪化而模糊了。

＊　＊　＊

小原醒來時，視覺還不太清晰。

只是隱隱嗅到一股幽香，也看到一個影子在身邊晃動，努力睜眼仔細看，原來是楊金蕊坐在床邊上，用熱毛巾敷在他的前額上。

這畫面很意外，但也十分溫馨。

屋中很靜，幾乎可以聽到她的呼吸聲。

「妳不是楊姑娘？」

「是的。」

「妳爲什麼要救我？」

「要是不救，你可能會死的。」

「妳不是背叛了你的父兄？」

「我總不忍眼看你不治而亡了吧？」

「妳爹好毒！」

「你不也對他下過毒手？」

「若要追根究底，他不是該負大部份責任？」

「你感覺怎麼樣了？」

「好多了，還有一點點的頭暈。」

「很快就好了，要不要吃點藕粉蓮子燕窩羹？」

「我眞有點受寵若驚了。」

「也沒有什麼，我去拿。」

小原握住了她的一手，道：「妳在我的身邊比吃什麼都好，楊姑娘今年十幾了？」

「問這個幹什麼？」

她掙勢着，小原以爲，她的肌膚之嫩，這麼拉扯，眞怕弄破似的道：「妳不會超過十八歲！」

「十七！」

「果然沒有猜錯，妳的武功不是妳爹教的？」

「不是，我另有師承。」

「爲什麼妳一點也不像楊金虎？」

「我們是同父異母。」

小原吃了一碗燕窩羹，她還要爲他推拿。

這是一種以內力貫於雙手，推宮活血的手法。

「中了楊家的這一種毒，血液不暢，服了解藥還要推拿，復元才會快，躺下來。」

小原巴不得她的玉手在他身上摸索。

她推拿得很細心，遍及全身。

到了他的大腿根處，很自然地豎挺起來。

小原偷偷看她，她的粉臉都紅了，道：「好無聊！」

「金蕊，一個男人在此情況下要是沒有反應，那就不正常了，沒有一個女人喜歡那種男人的。」

楊金蕊不出聲。

小原抓住她的手往那東西上一放，她叫了起來。

小原就是這樣的人，有人說他邪，也有人說他不矯情。

這算邪嗎？古人張敞有詩曰：洞房之私，有甚於畫眉者……男女居室的花梢實在太多了。

男女間到了某一程度，一些動作不能以高不高尙？或下不下流去界定。（目前的性心理學家以爲夫妻有時也可以說些髒話，以增加情趣。）

可是太古板太正經了，反而矯飾而不夠坦直了。

小原抱住了她。

她覺得有根鐵槓頂在她的小腹上。

「小原……不可以……不可以……」

說到第十個不可以的時候，她尖叫了起來。

此刻已經作了絕對不可以的事，嚇得她抱緊了小原，一會推拒，一會緊摟，有時還叫「不可以」。

的確不錯。

年輕就是靑春，靑春就是寶。

小原以爲楊金蕊不比藍芝差。

當然也比金棠好得多，因爲金棠和藍芝二女雖美，一上就知道她們已經不新鮮了。

楊金蕊却不是這樣，而且她的表現，頗似第一次開苞少女的情況，那就是羞、怕、驚、痛交集。

古人造字，這個「婚」字十足代表了少女洞房之夜的心態，最初大多是「金針刺破梅花蕊，咬住被頭戰兢兢」。

又有所謂：第一下痛，第二下痲，最後好像蜜蜂爬。雖有點戲謔，事實也大概如此。

只不過，美中不足的是，最後小原很技巧地發現，她沒有落紅。

練武之人不落紅，實在不應苛責。

例如大劈叉等動作，就會裂破處女膜，只不過另有一個現象，小原却並不那麼想了。

她的胸上頸下部份一個紅印。

那是男人在激情的猛烈吸吮下所造成的。

小原年紀雖輕，却是個老江湖。

此刻他非但不再把此女當作清純的少女，還以爲她假得可怕，甚至和父兄一起來賺他。

他不以爲，和他上床只是楊金蕊個人的意願。

他們作得很技巧，使人以爲她和父兄不同，她是對小原情有獨鍾的，小原本想一走了之，但由於楊金蕊不同些，決定繼續和她一起幾天，暗中觀察一下，找到更有力的證明。

楊金蕊很體貼，就像新娘子一樣。

第二天小原午睡了一下，不久醒來。

好像是被什麼聲音驚醒的，傾聽了一下，後門外有人低聲交談，小原的警覺心很高，立刻來到後門內。

「阿蕊，我不甘心，妳爹怎麼可以叫妳和他……」

「小聲點！」楊金蕊道：「大家都在千方百計挖那大秘密，咱們也不能落後，你要忍耐點！」

「妳不是男人，不知道戴綠帽子的滋味！」

「那也要認了，像藍芝、金棠、百里虹及陰美華等，哪一個也不比咱們遜色吧，還不是都是……」

男的道：「可是我不同，妳要是和他繼續往來，咱們就完了！」

「完了就完了！我也沒有非要你不可的意思！」

似乎那男的掉頭絕望而去。

小原返回房中躺下，不久楊金蕊返回房中，見小原還沒醒，坐在一邊發楞，也許有點後悔吧？

那個年輕人是誰？

和楊金蕊只是朋友?未曾婚嫁？

又停了一會小原才裝作醒來，道：「阿蕊，我睡了多久了？」

「兩個時辰左右。」

「妳爲什麼不睡一下？」

「我沒有午睡的習慣！」

「我要改變妳……」拉她上床叫她倒下。

也許是二人日夜消耗體力之故，她不久就睡了。

楊金蕊醒來時，不見了小原。

小原離開，就跟上了一個年輕人。

到了郊外，這年輕人發現被人跟踪，停下不走，似要讓小原先走。小原走近却停了下來。

這年輕人劍眉星目，一表人才。

只是個子稍矮了一點，道：「你是何人？」

「快別裝哩！你不久前不是找過楊金蕊？」

「是……是的，你知道了？」

「碰巧看到了！你貴姓？」

「我叫呼延廣！」

「尊駕不是『三奇』盲道人門下？」

「正是。你是原野？」

小原點點頭，永遠是一副不在乎的樣子。

「你爲什麼奪人之所好？」

「楊金蕊是你的妻子？」

「不是，却是未婚妻。」

「這不能怪我，他們父母用計接近我，而我又沒用强，她自願獻出一切的，而且我發現她早非處女了！」

「這麼說，你得到了她却並不領情？」

「也不能這麼說，我只是將計就計而已。」

「你是說他們是爲了你的大秘密？」

「這還用問嗎？」他說了認識的經過。

「你就這麼一走了之？」

「我不在乎付出遮羞費！只怕他們不會要！」

「總之一句話，你太猖狂了！」

原野道：「猖狂慣了，又改不過來！」

「我可以爲你糾正過來！」

「那好極了！我一直想找這麼一個人……」已拔劍在手。

呼延廣亮劍就要出手。

「慢著，你和她已有超友誼的事？」

「干你何事？」

「我想問問，對你我都有益無害！」

「當然有！」

「幾次？」

「放肆！怎可這麼問？」

「還是那句話，我可以判斷，除了你我之外，是否還有別人？」

呼延廣猶豫了一下，道：「只有一次。」

「你和女人作那事時有無吸吮女人的習慣？」

「你……你眞下流！」

「我想，下流的未必是我吧？」

「你問這個幹什麼？」

「楊金蕊的胸脯上部，有個被吸吮的紅印。」

呼延廣的臉色很難看，如說他沒有這習慣，又怕丟人，如說有吧，又不甘心，這証明她另有男人。

呼延廣攻出一劍，小原閃過。小原立刻起警覺，因爲此人比「嶺南劍客」卓絕還高明些。

不到二十招，小原就施展不開了。

呼延廣道：「我也要那秘密。」

「我知道。」

「只要吐出秘密，咱們就是好朋友了！」

原野道：「我看還是不交這朋友算了！」

呼延廣劍上加勁，小原正要施展那一怪招，又遲了一步，劍被擊落，人家的長劍已抵在他的頭頂上。

只要把劍身豎立，加上爆發的內力，就能把他劈爲兩片，呼延廣道：「原野，要作朋友還是作鬼，你要馬上決定！」

原野嘆口氣，道：「我看還是作鬼算了！」

「你寧願死？」

「誰願意死？只不過我根本沒有什麼大秘密，也不知道是哪個王八蛋硬說我知道，就不斷地有人找我，一時一刻也不得清靜，簡直生不如死。」

「你是說你根本不知道那個大秘密？」

「當然不知道。」

「我不信！」

「你不信很簡單，就讓我作鬼算了，我活夠了。」

「你想死？我却不想要你死。」

這工夫有個人走了過來，這人蒙了面，好像走路不沾土。

呼延廣道：「你是什麼人？不要走近。」

來人不出聲，繼續緩緩前行。

「你再進一步，我就劈了他。」

「在下就是怕你饒了他，所以才想代你出手。」

「你和小原是仇人？」

「可以這麼說。」

「大名也不敢說出來嗎？」

「能說出名字，又何必蒙面？」

呼延廣點了小原兩個穴道，小原應指而倒，呼延廣掄劍指着來人道：「我要代你取下面罩來。」

「很好！」

呼延廣一式「笑指南天」，雖是通俗招式，高人施出，却極有威力，但對方閃也不閃，格了開去。

呼延廣又攻出一招「上下交征」，也是一樣。

呼延廣是內行，不由心頭一凜。

他深深感覺，這人的路子奇特，好像十分輕鬆。於是連攻五招都是如此，這五招却是他的精粹。他的精粹在對方看來，似乎都是一樣地不精粹。

呼延廣十分識趣，突然收劍退後五步，道：「尊駕不能告知大名？」

「多此一問了。」這人的話不多，每一句一字都很有力。

呼延廣知道自己不敵，不願當場出醜，就虎頭蛇尾地走了。

這蒙面人似乎忘了一邊地上還有個原野躺在那兒。

他負手背向小原佇立，似乎十分消閒。

直到小原自解了穴道，他才轉過身來。

小原此刻已坐在地上，一試眞烝，暢行無阻，這才一躍而起，道：「多謝這位大俠援手！」

蒙面人攤攤手道：「我不是來救你的。」

「也許這位只是路過，適逢其會，拔刀相助。」

「也不是！」

小原茫然道：「那你來此的目的何在？」

「殺你！」

「殺我？要我死就是了，對不？」

「正是。」

「既要我死，剛才爲何不讓呼延廣殺了我而又救我？」

「自始而終，我說過一個『救』字嗎？」

「既然不救爲何又阻止他殺我？」

「我要用自己的方式處置你。」

「我懂了，也是爲了這個秘密對不？」

這人不出聲，攻來一掌，小原忽然覺得這一掌的路子有點熟，再接一掌，印象更深。

正因爲這人的掌勢詭譎而又沉猛，小原接了五招，退了七步之多，不得不用那一招「開門引火」了。

此招一出，此人顯然全力應付，雙方接實兩掌，「啪啪」聲中，小原退了十三步，此人退了九步半。

小原腦中「嗡嗡」作響，好像作了一天的苦工，渾身一點力道也沒有了，這証明對方的武功十分怪異。

小原道：「奇怪，你的路子有點熟。」

「你再仔細想想，爲什麼會熟的？」

小原想了一下，道：「好像學過，卻又施展不出來，你一定認識我對不？」

「對！」

「我認不認識你？」

「也許認識。」

「何不揭下面罩？」

這人考慮了一下，又搖搖頭。

「爲什麼不能？」

這人長嘆一聲道：「看不看我的眞面目都是一樣的。」

「我以爲不一樣，至少我看清了你的面貌，也許會想起往事，我走過火，有些記憶未復。」

這人仍然搖頭一言不發掉頭離去。

小原佇立了足有半個時辰。記憶時隱時現，總覺得這人的武功和他那一招「開門引火」相似，但功力比他深厚。如是敵對，爲什麼不繼續攻擊？他不是要殺小原嗎？

他相信只要對方比他多會一招，就可以重創他，因爲小原只想起一招「開門引火」，而且威力還遜於對方。

他隱隱約約記得，他會好幾招。

這人爲什麼虎頭蛇尾？這人和他有什麼關係？

* * *

此刻小原感到有點涼意，正要回鎮，忽然發現四面八方來了五六個人，似乎已把他包圍起來了。

這些人爲首的是「宇內三奇」之一的「呂狀元」呂景文。

第二個是「五毒散人」楊啓宇。

第三個是「無本商人」金萬迪。

第四個是「笑殺觀音」秋玉潔。

第五個是陰九成，也就是陰美華之父。

小原很聰明，一看這五個人和他有關係的女人都沾親帶故，也就心知肚明了，他抱拳道：「各位前輩找在下有什麼事？」

呂景文和陰九成的身份最高，陰九成道：「小子，聽說你勾引少女，到處招搖？」

小原道：「陰前輩不可這麼說，我們是清清白白的。」

呂景文道：「你和藍芝來往甚密，同時又和其他女人來往，你把藍芝當作什麼人哪？」

小原道：「呂前輩，在下每次都付了費。」

「你……你說什麼？」

「藍芝是賣的，旗幟高懸，雖說賣藝不賣身，總是下了海，所以在下每次嫖她都付了費。」

呂景文厲聲道：「小子，豈容你侮辱她？」

小原攤攤手道：「各位前輩請評評理，每次付費十萬算少嗎？」

有人脫口而出，道：「幹什麼要這麼貴？這數字就是買回兩個窑姐兒也綽綽有餘呀！」

「是啊！」小原道：「只不過是『關門』而已！」

有人笑了起來。

「五毒散人」道：「小子，你和我的女兒怎麼說？」

小原道：「楊大俠，是金蕊自願的。」

「自願的也不能始亂終棄呀！你說過要娶她的。」

「我沒有說。」

「各位想想看，他沒有說要娶她，小女會和他……」

這些有頭有臉的人爲何要在這麼多人面前公開他們的女兒或門下和小原上床的事，眞的不在乎嗎？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理由很簡單，他們都想要小原的大秘密。

他們也知道想要這秘密的人很多，他們都要說出要此秘密的身份和地位，也就是使別人無法取代，都想成爲最有資格要此秘密的人。

一個人有了太大的慾望和貪念，自尊和人格就不重要了。

秋玉潔道：「小原，我們的事呢？」

小原道：「大姐，我們又如何？」

「你想賴帳？」

「我小原從不賴帳，我只想知道大姐今天來此作甚？」

「我只是要你及各位知道，我三十多年的童貞，都葬送在你的手中，你要給我一個交代！」

「無本商人」金萬迪道：「秋女士，莫非妳和這小子也上過床？這可就新鮮了！」

「新鮮甚麼呀？你今年多少歲了？」

「四十八。」

「你老娘今年貴庚呀！」

「七十九了吧！」

「這不結了！你老娘三十一歲以後才生下你的！這就表示你娘像我這年紀仍然還不想斷『奶』哩！」

這大膽而逗笑的詞兒，引起一陣大笑。

金萬迪吐了口唾沫，道：「皮厚！」又道：「小子，你和小女金棠的事還用我說嗎？」

秋玉潔這下子抓到了把柄道：「金萬迪，原來你們家的女人也挺好這調調兒！眞失敬了！」

小原道：「令嬡金棠另有相好的，我不便介入，所以只好立刻退出，這有甚麼不對嗎？」

「你渾蛋！退出就成了？」

小原道：「只要發現找我的女

人另有居心，我就倒了胃口！也就是絕不要二手或三手貨。」

陰九成道：「小女和你的事你要交代清楚。」

小原道：「陰前輩先去問問令嬡，再說如何？」

「問甚麼？」

「問問她我們的交往情況！」

陰九成道：「現在得到一個結論，眞正有資格找這小子算帳的人，只有在下和金萬迪兄二人，尤其這小子殺了我兩個兒子！」

呂景文臉色一寒道：「你有資格下此斷語？」

「當然，因爲你不是藍芝的至親，而藍芝的確下過海賣笑，而且強調賣藝不賣身，既然賣藝不賣身，怎麼說和小原上過床？」

陰九成道：「這是不是有點矛盾了？」

呂景文道：「我是藍芝的救命恩人，她無親人，我就是她的代言人，至於說她賣藝不賣身，卻和小原要好，這不正是表示她用情專一嗎？」

秋玉潔道：「大家爭議之下，恐怕沒有結果，我倒有個主意！」

另外幾人道：「那就請說出來聽聽！」

秋玉潔道：「我以爲要小原說句話才有用。」

「對，」楊啟宇道：「他總會喜歡哪一個的？」

呂景文道：「小原，你說吧！只要憑良心，說出心裡話，我們絕不會和你過不去的……」

小原早已看穿了這些人，要是他說了對哪一個有興趣，其餘幾人必不會放過他，說他玩弄女人。

這些人的眞正目的，不過是那個大秘密罷了。

當初他們放任自己的女兒和他接近，就居心叵測。

在場這些人物，那會不知道小原和他們的女兒來往。

既然知道而不干涉，他們在想甚麼就可想而知了。

小原道：「我目前無法說明喜歡哪一個。」

衆人先怒而後喜。

至少他們都未絕望，還有五分之一的希望。

這和他們前來興師問罪的態勢完全相反，已經露出了馬腳。

秋玉潔道：「小子，你兩腳踏了五條船，眞是無恥！」

小原道：「這種事兒，和無恥扯不上關係。」

呂景文道：「小子，我想聽聽你的見解，這種隨便的態度不是無恥又算甚麼呢？」

小原道：「這和人類的見解、文化及教養程度有關，當然也和當地的風俗習慣有關，各位一定聽說過有關租妻租女及賣妻賣女的事吧？」

當然都聽說過，所以都不出聲。

小原道：「北平人有『三不讓』那就是『本事不讓，名聲不讓，老婆不讓』，如把老婆讓人，會被譏爲鴨子。」（按：母鴨要和三隻公鴨交合生的卵才能繁衍後代。）

不知是誰笑了一下。其實小原扯得離了譜。

小原續道：「烏龜就是『汚閨』的諧音。王八被稱爲戴綠帽子，是因爲古時妓女的丈夫要以綠巾裹頭……」

這些高人一個個臉上一陣紅一陣白。

小原道：「江、浙、舟山及仙居一帶居民，有租妻之事，婦女怕改嫁不好聽，而又貧困或難耐空幃獨守，就流行租妻，這眞是大笑話。不怕租妻陋俗傳爲笑談，反而怕正正當當的改嫁，這是自欺欺人型的。」

秋玉潔冷冷地道：「還有其他型的？」

「當然，倮儸人的先祖是西羌人，分佈在西康東南，四川西南，貴州西北，雲南北部及廣西西部，漢人稱他們爲「蠻子」或「夷人」，他們對租妻租女視爲光榮，不以爲恥，有客人路過借宿，留下客人喜歡的女子，其餘的家人都避到田野中去過夜，客人住幾天都無妨，只要把帽子或其他東西掛在門上，家人就不進屋打擾。客人離去後，這一家人就會展示客人留下的禮物，說是客人未沾到便宜，說客人是傻瓜，過一夜算甚麼？竟留下這麼多的禮物。各位說說看，這些租妻的人，大概也不乏有頭有臉的大人物吧！在他們的心目中，甚麼才是恥辱？」

衆人訕訕地，一臉無奈和慚容，被轉彎抹角罵了一頓。

他們不過是爲了名利二字而已，他們得到了大秘密，進入「錢洞」，就會很快成爲天下第一富人，也會成爲天下第一高手。

古人說：衆生芸芸，不過兩人而已，一個是名，一個是利，正是所謂：天下熙熙，皆以利來，天下攘攘，皆以利往。

小原道：「名利不是好東西，人人皆知，但夏桀寵妹喜，殺忠臣關龍達，卒爲湯所滅；商紂蹈其覆轍，殺比干，寵妲己，又爲武王所滅；以後的周厲、秦始、呂后及楊廣之輩，莫不熱中名利，驕奢霸道，其結果又如何……」

呂景文道：「小子，你賣弄甚麼？在場諸人，那一個的文事底子和見聞不比你高深？」

小原道：「當然，當然，我只

是再提一下，炒炒冷飯，只怕各位貴人多忘事，把這些事都給忘了！」

金萬迪道：「我看這小子一味敷衍，甚至轉彎抹角罵人！咱們一定要問清楚，他到底要哪一個？」

那知沒有人附和他的意思。

這些人似乎又不願意得罪小原。

不得罪他，至少還有希望。

就算這秘密是一個大餅，將來平分也能分一塊。

金萬迪見無人幫腔，就不再多言了。

陰九成道：「小子，你總要選一個成家是不是？」

「那也不一定，也許我一個也不喜歡！」

衆人爲之色變，危機一觸即發。

小原道：「各位別緊張，我是說，有一天我決定要娶某一個時，我會補償其餘的人……」

這些人一聽可以「補償」立刻臉上又有喜色了。

小原抱拳一揖，道：「各位前輩，我還有事！」

他要離去，每個人似乎都不想讓他走。

只不過每個人都沒有主動攔住他。

大家似乎都在觀望，別人不攔自己又何必得罪人？

於是小原大大方方地離開了現場。

秋玉潔道：「這可眞是笑話，這麼多的人，居然讓他揚長而去！」

楊啟宇道：「我大妹子不是也未攔阻？」

「我是人微言輕，不夠斤兩！」

金萬迪道：「我大妹子太客氣了！我們這些人都是爲下一代的女兒或門人爭這口氣，大妹子妳不是爲自己爭？」

「爲自己又如何？」

金萬迪道：「啃嫩草啃上了癮，應該出頭才對。」

「金萬迪！」秋玉潔厲聲道：「你給我斯文點！」

「怎麼？妳上了床也能斯文嗎？」

秋玉潔撲上就是一掌。

金萬迪邊架邊退。

呂景文道：「金大俠的嘴皮子何必那麼刻薄？」

金萬迪道：「我的話雖是戲謔了點，却也是事實吧！有一次我聽到她和小原交談，她說小原就是一夜不下『馬』她也不在乎！你們猜小原說什麼？」

大家都願意聽，却都不出聲而望着金萬迪。

秋玉潔道：「金老賊，你敢胡說？」

金萬迪道：「如果金某有一句謊言，就叫我死後變狗變豬！對對！就變成匹讓人騎的母馬吧！」

秋玉潔又要撲上，呂景文一攔。

金萬迪道：「小原說她像匹『鐵馬』……」

有人掩口，也有人背轉身去竊笑。

秋玉潔終於撲上，金萬迪不在乎。

其他諸人都離開了現場。他們希望二人打得越兇越好，能同歸於盡，倒地而亡，那就更加理想了。

因爲五分之一的機會就變成三分之一了。

二人打了一會，半斤八兩，很難分出高下。

他們發現其餘的人都走了，也就明白了他們的心意，因而打得就不起勁了，金萬迪道：「咱們還打什麼？」

秋玉潔收手掉頭就走。

金萬迪道：「大妹子，有句話不知妳愛不愛聽？」

秋玉潔緩緩走去，沒有出聲。

「大妹子，妳這把子年紀，小原的歲數，老實說是不大合適的，這是實話，妳也別見怪！金某十年前喪偶，一直獨身，咱們湊合湊合不是很好？」

秋玉潔道：「我給你介紹一個？」

「是哪一家的閨女或者寡婦什麼的？」

「一頭五百多斤重的豬母……」

「呸！」金萬迪大聲道：「秋玉潔，小原是不會啃老梆子的了！不知妳如何打發漫漫的長夜！」

* * *

小原晚飯後返回客棧，桌上有一張字條。

「小原：有些女人要殺你，小心！」

雖未署名，却可以看出是陰美華的筆跡。

小原已擺脫了那些少女的長輩們。那是一種「四兩撥千斤」的技巧，不費一手一脚或一刀一槍就化解了危機。

只不過小原却知道，女人比較痲煩。他立刻換了一家客棧，但是，一更稍過，就來了一個，是楊金蕊。

「小原，你只是好玩，不時地摸摸女人？」

「這是什麼話？」

「那麼？你對我有什麼交代？」

「妳的遮羞費是多少？自管開出價碼來。」

「小原，我告訴你，你已經中了毒！」

小原一驚，這也是他可以想到的，道：「妳要毒死我，我也認了！反正大家誰也得不到什麼。」

楊金蕊道：「得到什麼？」

「反正大家心照不宣！」

「如果你能說出大秘密，我考慮給你解藥！」

「這不太公平吧！如果給妳，我怎能對得起其他的女人？」原來小原發現院中另有女人晃動。

他相信必是那些女人，如秋玉潔、藍芝、百里虹及金棠等等，所以故意這麼說，這些女人絕不會坐視。

這似乎又用上了「四兩撥千斤」之說。

「現在只有我在此，你不說我就讓你死！」

這工夫有人探進頭來道：「楊姑娘，他死了我們怎麼辦？」竟是百里虹。她本是小原以前在家時的玩伴，最初小原以爲她不是爲了那個秘密，現在証明，她也沒有什麼兩樣。

楊金蕊冷冷地道：「百里虹，妳難道也不怕毒？」

百里虹道：「毒固然可怕，但也有毒施展不開的時候……」楊金蕊忽然聽到背後有微聲，正要轉身，已被人自後面制住了兩穴倒地。

這個出手的人就是藍芝。自楊金蕊身上搜出解藥，爲小原及百里虹解了毒，藍芝道：「楊金蕊，我們要一條心，以後不許對自己人用毒！」

楊金蕊爲之氣結，只好點頭。

小原當然知道她們的動機，絕非顧念那露水之情，而是有志一同，對他有所企圖。

楊金蕊道：「小原，你有什麼交代？」

小原道：「我以爲問妳們自己比問我好些！」

「什麼意思？」

「妳們找我，而非我主動找妳們，後果應由妳們自負，只不過將來我一定會給妳們一點補償！」

「什麼補償？」

「現在不能說，將來再說！」小原抱拳離去，衆女未攔，似想盯上他。小原也知道她們會如此。

只不過小原離開後立刻聲東擊西地不斷地轉向。

在山野中轉來轉去，很難盯牢。

小原擺脫了衆女，正自暗暗高興，又出現了一個人物，小原聽說過此人，一看就認了出來。

他就是「三奇」中的盲道人。

盲道人並非看不見，樣子像瞎子，視力大概也差些道：「原野，你要對呼延廣有個交代。」

「呼延廣是道長何人？」

「他是貧道的門下。」

「晚輩爲什麼要給他一個交代？」

「他是楊金蕊楊姑娘的未婚夫。」

小原笑道：「道長，據我所知，楊金蕊另有相好的，道長有什麼話說？」

盲道人道：「原野，你應該把那『錢洞』秘密告訴貧道，由我陪你前去，萬無一失……」

「道長眞以爲我知道什麼『錢洞』的秘密？」

「那你對那些姑娘是怎麼說的？」

「我說要補償她們！」

「你對呂景文、楊啟宇以及金萬迪等人又是如何說的？你沒有承認確有『錢洞』這件事？」

「晚輩說過，那是被逼的，不能不胡說八道。」

「原野，貧道雖是出家人，却不怎麼慈悲！」

「我聽說過！」

「你要是打我的馬虎眼，我就會使你消失……」

小原道：「相信道長六根未淨，也絕對上不了天也成不了神，終有一天你也會自地平線上消失的。」

「對，只不過你要先我而去！」

「道長不妨指導我幾招……」

盲道人雙掌交叉胸前，繞走一匝，只攻出了一招半，就把小原逼退了五步之遠，眞是厲害。

小原又不願意動不動就施出那一招來。

這工夫忽然有個人打着飽噎而來，且邊走邊打。

一般人吃得太飽有空氣積在腹中，一動就會打噎。

不過最多也只是打幾個或幾十個。

這人一路打來二三步一個，大約打了百十個之多，而且打噎的聲音聽來不大，却震得耳膜不大舒服。

近了一看，竟是一個袈裟破爛，有點像濟公的髒和尚，一臉油垢，只有眼珠是白，嘴唇是紅的。

小原猜出，正是「三奇」中的「瘋和尚」。

這都是當今的頂尖人物。

小原一邊退避，一邊考慮如何應付。

對付一個都差得很遠，兩個如何應付？他道：「這位可是瘋前輩嗎？」

「瘋和尚」道：「我姓瘋嗎？」

「前輩貴姓？」

「你把瘋和尚倒過來讀，那就我的名字了。」

「尚和峯，山峯的峯？」

「不，就是刮風的風！」尚和風道：「你如果能接下盲道人十五

招，貧僧就服了你。」

「服了我又如何？」

「我拜你爲師。」

「前輩別開玩笑了。」

「貧僧絕非開玩笑。」

小原此刻眞不願亮那一招，可是盲道人招招指向他的要害，眞怕他下煞手，就非用不可了。

這工夫他又施出了「開門引火」。

全力施爲，而且在對方毫無心理準備之下，盲道人驚噫一聲而暴退，但這一招太絕，已遲了半步。盲道人的肩衣被抓裂，露出五個爪痕。

這只是電光石火的一刹。

誰也想不到，剛說過小原能接下對方十五招，就服他這話的「瘋和尚」，竟然悶聲不响撲了上來。

就在這時，他看到了衆少女如金棠、藍芝及楊金蕊等，還有楊啓宇及呂景文等人，這些人當然也看到了小原。

只不過小原却更注意另一個人。

這個人在另方向大石後閃出，雙臂顫動、演化，在這瞬間，小原的靈智忽然開了一竅。

這動作似乎深植在小原心底，一下子翻了出來。

小原不假思索，就施出了石後那人示範的一招。

如果小原根本不會這招怪學，僅憑此人演練一下，那能依樣葫蘆施展出來？這絕對不可能的。

這一招比第一招「開門引火」更厲害。

竟把撲上來的「瘋和尚」砸了個踉蹌。

但是，這兩個高人，名氣是一回事，人格却又是另一回事，盲道人自後面猛攻而上，小原要應付這二人，那要會「天門玄功」三、五招以上才行。

他正要迴避，由於「瘋和尚」又攻上來，等於腹背受敵，「啪」地一聲，他的「腦戶穴」上中了一掌，往前栽去。

這一景象驚壞了呂景文，金萬廸以及楊啓宇和一干少女，一擁而上，圍繞在臥地的小原身邊。

小原口吐白沫，呼吸停止，「人中」及嘴唇發黑，這正是人類在死亡邊緣時所呈顯的蹟象。

在小原中那一掌的瞬間，他本又看到石後那人在演練另一招。

瞬間的悸動使他忘了身在危急之中而中掌。

如他不分神，即使不引用這人演練的一招怪學，用他自己的大致可以閃過「腦戶」要穴中在肩上。

這人的臉和「錢洞」中人扯上了關係。

「錢洞……」沒有人知道「錢洞」中的秘密，只有小原和這個人，爲什麼小原看清了此人的臉會悸動亡魂？

這當然是個大秘密。

小原直挺挺地仰臥地上，高手們惋惜，少女們心痛、悲傷，即使不如此，有過私情的人有此下場，自不免有些傷情。

但是，沒有一個少女如喪考妣，痛哭失聲的。

呂景文一試小原的心脈及腕脈，立刻沉聲道：「你們兩個出家人居然出手如此狠毒無情。」

這一掌是「瘋和尚」擊中的，他道：「這小子的奇招，誰知道他只有那麼一兩招？」

盲道人道：「人死了是不是這個秘密也斷了線，妳們幾位姑娘，哪一位願意負責料理他的後事？」

此言一出，居然互相觀望，大家都不出聲。

也許她們並非怕破費，而是怕這些高人恥笑她和小原的交情最深，無婚嫁之名而有夫妻之實。

這工夫有個陌生漢子奔來，頻頻拭淚。

衆人一問之下，說是小原的家僕，願領小原之屍回故里安葬，這當然無人攔阻，這人抱起小原離去，因此刻小原已斷了氣。

這些人以爲白忙了一場，大家懊喪地互相嘆氣，不久也就各自散了，那漢子奔出十來里路，進入山峽中。

這工夫山洞中奔出一個少女，正是陰美華，乍見這漢子抱了一個人回來，她幾乎可以猜到是誰了。

這漢子是她的忠僕，也是她的死士。

「孫立，是小原？」

「是的，他中了『瘋和尚』一掌，似乎已經死了。」

「死……死了？」陰美華陡然地震懾，呆了一下，接過小原進入洞中，仔細一試心脈，激動地道：「孫立，他沒有死，還有一點心脈活動的跡象。」

孫立道：「那太好了，不知應如何急救？」

陰美華道：「不久前他是如何受傷的？」

孫立大致說了一遍，陰美華一窒道：「『瘋和尚』那等高手一掌擊中他的後腦，只怕就有很大的痳煩了。」

孫立道：「就由小的爲原公子以內力推拿及催催心脈試試看。」

「不行，你給我護法，我來試試看。」

「我看還是由我來吧！」一個人站在洞口。

來人竟然是呂景文。

（未完・七）